

輔仁大學叢書 第六

明季清題佛教考

陳垣撰

輔仁大學叢書 第六

明季清初佛教考

民國二十九年八月刊行

明季滇黔佛教考序



中國史學、莫盛於宋、而宋代史家之著述、於宗教往往疏略、此不獨由於意執之偏蔽、亦其知見之狹陋有以致之、元明及清、治史者之學識、更不逮宋、故嚴格言之、中國乙部之中、幾無完善之宗教史、然其有之、實自近歲新會陳援菴先生之著述始、先生先後考釋摩尼佛教諸文、海內外學者咸已誦讀而仰慕之矣、今復以所著明季滇黔佛教考遠寄寅恪讀之、並命綴以一言、寅恪頗喜讀內典、又旅居滇地、而於先生是書徵引之資料、所未見者殆十之七八、其搜羅之勤、聞見之博若是、至譏斷之精、體製之善、亦同先生前此考釋宗教諸文、是又讀是書者所共知、無待贅言者也、抑寅恪讀是書竟、別有感焉、世人或謂宗教與政治不同物、是以二者不可參互合論、然自來史實所昭示、宗教與政治、終不能無所關涉、即就先生是書所述者言之、明末永曆之世、滇黔實當日之畿輔、而神州正朔之所在也、故值艱危擾攘之際、以邊徼一隅之地、猶略能萃集禹域文化之精英者、蓋由於此、及明社既屋、其地之學人端士、相率遁逃於禪、以全其志節、今日追述當時政治之變遷、以考其人之出處本末、雖曰宗教史、未嘗不可作政治史讀也、嗚呼

明季滇黔佛教考總目

卷一 明以前滇黔佛教第一

明季滇南高僧輩出第二

明季黔南傳燈鼎盛第三

滇黔僧多蜀籍第四

卷二 法門之紛爭第五

靜室之繁殖及僧徒生活第六

藏經之遍布及僧徒撰述第七

卷三 僧徒之外學第八

讀書僧寺之風習第九

士大夫之禪悅及出家第十

卷四 僧徒拓殖本領第十一

僧傳開山神話第十二

一一六

深山之禪跡與僧棲第十三

一二三

卷五

遺民之逃禪第十四

一二九

遺民之禪侶第十五

一五二

卷六

釋氏之有教無類第十六

一六八

亂世與宗教信仰第十七

一八一

永曆時寺院之保護及修建第十八

一八八

附弘光出家之謠

一九五

右六卷、十八篇、附一篇、凡十二萬餘言、專論明季滇黔佛教之盛、推其致盛之原因有三、一、佛教復興之波動也、有明中葉、佛教式微已極、萬曆而後、宗風復振、東南爲盛、西南亦被其波動、今於前三卷論之、二、僧徒開闢之能力也、滇黔建省較後、其開闢有賴於僧徒、此節近始發覺、益顯宗教與文化之關係、今於第四卷論之、三、中原喪亂之影響也、明季中原淪陷、滇黔猶保冠

帶之俗、避地者樂於去邠居岐、故佛教益形熱鬧、今於末二卷論之、惜予固陋、所據多習見之書、諸語錄搜集稍難、亦皆刊布之本、並無珍奇秘籍、足以自憲、僅將故事整齊、庶當時士習禪風、有可考見云爾、博雅君子、幸進而教之、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三月新會陳垣識於北平勵耘書屋

明季滇黔佛教考卷一

新會 陳垣 援菴

明以前滇黔佛教第一

雄辯 玄堅 普瑞 玄鑑 普福 道元 普通

圓護 本帖 月溪

近人石屏袁樹圖嘉穀著滇南釋教論、凡萬言、附臥雪堂文集末、於明以前滇南佛教、浩乎其言之矣、吾茲所論、祇明季自萬曆至永曆一段、與袁著範圍不同、敘述方式亦異、惟欲述明季事勢、不得不略溯明以前以爲之導、元郭松年大理行記有曰、此邦之人、西去天竺爲近、其俗尙浮屠、家無貧富、皆有佛堂、人不以老壯、手不釋數珠、一歲之間、齋戒幾半、絕不茹葷飲酒、至齋畢乃已、沿山寺宇極多、不可殫紀、中峯之北有崇聖寺、中有三塔、大者高三百餘尺、凡一十六級、樣製精巧、中峯之南有玉局寺、又西南有蕩山寺、凡諸寺宇、皆有得道者居之、得道者非師僧之比也、師僧有妻子、今則不爾、其得道者戒行精嚴、日中一食、所誦經律、一如中國、所居灑掃清潔、雲烟靜境、花木禪房、水澗澗循堂廚、至其處者使人名利之心俱盡、此大理之大觀也、讀此可略知明以前滇南佛教之盛、其始自西傳入、多屬密教、其繼自東傳入、遂廣有諸宗、然僧史缺略、文獻無徵、崇禎間汰如明河撰補續高

僧傳、號稱踏破鐵鞋、殘碑斷碣、搜采殆遍、惟因未至西南、所著錄滇黔名德僅四人、曰無照、古庭、鏡中、廣能、附錄二人、曰淨倫、何清、初曾約滇僧蒼雪讀微分任、蒼雪序亦曾舉盤龍古庭念卷再光定堂諸人爲例、誓與畢命蒐羅、了此公案、然結果蒼雪所舉五人、僅古庭一人有傳、則史料搜集之不易可想也、同時徹庸周理、與陶不退居士倡言欲爲滇南從前大善知識出些子氣、乃取古庭高足大巍所著竹室集、及朗目和尚所著浮山法句、合滇南諸名德小傳、彙爲一編、以示陶無學居士、題曰曹溪一滴、其取材多屬方志稗史、神話遺篇、且考證多疏、未足據爲典故、後圓鼎撰滇釋紀、搜羅較衆、然雜亂無章、弊亦與曹溪一滴等、

黔省僧史尤缺、康熙間善一如純輯黔南會燈錄、曰、予行脚東南、經諸大刹、每於休夏之際、披閱傳燈、見古今尊宿名目、多在江浙諸省、黔中未見點墨片言、不禁掩卷歎曰、聖賢不擇地而生、佛法徧一切處、何吾黔之獨無也、是人以地固耶、抑佛法有偏耶、抱此念十數年、及至歸里、每思唐宋時所集者、謂吾黔宗教未訖、混混無傳、固無論矣、若自明迄清、風聲所樹、吾黔宗教已廣、各家語錄、亦有流行、較量諸省、不相上下、何近代竟無傳也、深究其源、總以關山追遜、郵簡莫及、令操觚者無由收集爾、予不敏、敬矢厥志、不憚寒暑、躬歷諸郡、彙收全黔諸家語錄、綴以管見、編輯成書、名曰黔南會燈錄、庶幾後世披覽、無遺憾焉、然其書限於傳燈、且多載機緣、未詳行蹟、又未追溯明以前古德、仍不能無憾也、茲篇所述、既非燈錄、亦非僧傳、不能爲各个僧徒之臚列、僅取其足以證明明以前滇黔佛教大勢、及前人所忽略、舊說有沿誤者、順爲訂正而已、

右概論

盤龍崇照、古庭善堅、滇人所豔稱也、昆池瀾漫數百里、盤龍肉身峙於南、古庭肉身峙於北、方志載之詳矣、

惟筇竹寺雄辯玄堅兩法師、方志不載、蓋憑靈蹟者奇、奇則易入、特人事者淡、淡則易忘、雄辯玄堅固不以奇蹟著者也、漢釋紀一、洪鏡雄辯法師、生善闡城、姓李氏、少事國師楊子雲爲上足弟子、世祖破大理之明年、師始至中國、留二十五年、更事四師、皆當世大德、最後登班集之堂、嗣壇主之法、其學大備、乃喟然嘆曰、佛法種子不絕於世、矯矯龍象、豈擇地而行、吾其南歸、遂詣壇主以其言告帝師、爲璽書以賜之曰洪鏡、歸國、國人號雄辯法師、師解樊人之言、爲書、其書盛傳、習者益衆、時梁王爲雲南王、以天屬之尊、事師甚嚴、後逝於大德五年、塔玉案山陽、按此傳未著所本、雲南阮志金石下據筇竹寺歷代碑鈔、有雄辯法師大寂塔銘、至大三年翰林修撰浦城楊載撰文、僉雲南諸路肅政廉訪司事魏郡張元書丹、漢釋紀當即本此、惟阮志既載其目於金石、不爲補傳於仙釋何也、漢釋紀一又有玄堅書菴宗主、姓王氏、古滇龜城人、年逾童、善屬文、以己所見、解法韻爲歌訣、獻雄辯法師、師覽而異之、由是諸方企仰、爭傳誦焉、至元甲申禮法師披剃、親授指南、曉夕講習摩訶衍四絕論、并圓覺等論、又受宗教禪師衣鉢、大德庚子、雄師昇以山門法席、時有高僧節思仍爲梁王師、乃頒令旨并法旨、命師住持玉案山、至元癸巳、雲南行中書省平章蒙古督魯彌實創大德寺、奏聞延師爲大德寺主、庚戌南省大臣奏請大藏以新荒服、特旨於古杭、命僧錄司管巴領琅函三藏、傳至善闡、分供筇竹圓通報恩三刹、以昇僧尼轉閱、乃命師主教法門、護持經藏、延祐己未卒、塔筇竹寺、碑銘現存、阮志徵引繁博、亦未補傳、

右雄辯 玄堅

普瑞著華嚴懸談會玄記、長水以後、蔚爲大宗、明萬曆十二年特頒入藏、題蒼山再光寺比丘普瑞集、嘉興藏收之、清龍藏收之、日本續藏亦收之、然普瑞事蹟無考、汰如蒼雪、皆善講華嚴、時稱蒼汰、然補續高僧傳竟不能爲

普瑞撰一小傳、曹溪一滴乃以妙觀和尚當之、妙觀阮志仙釋類有傳、藝文類言妙觀名定住、所著爲華嚴心鏡、玄談輔翼等、與普瑞無涉、李元陽雲南通志十三妙觀傳、言妙觀諱定、亦不言爲普瑞、嘉興藏又有華嚴儀儀四十二卷、云南中休道人于葉榆崇聖寺中得此、傳自唐一行沙門、據父老傳說、因大唐兵燹、有禪師普瑞傳來、付在寺中、其說不甚可信、滇釋紀乃本曹溪一滴說、混妙觀普瑞爲一人、似非多聞闕疑之義、通志仙釋類應補普瑞之名、言其住蒼山再光寺、集有華嚴懸談會玄記四十卷在藏可矣、行蹟不能空構也、密藏禪師藏逸經書標目云、華嚴會玄、雲南某師因懸談中意義事實、艱深渺邈、人多不曉、乃搜考諸內外典籍、爲之音釋、別錄其本、後講席無智者、遂亦釐入玄談、名之曰會玄、甚爲雜亂、宜出之、仍其舊本、另刻玄談音釋數卷、或流行、或入藏皆可、即指普瑞此著、

右普瑞

玄鑑字無照、曲靖人、素習教觀、見中峰後、始易爲禪、滇南之有禪宗、自玄鑑始、補續高僧傳廿四有傳、然無特別史料、僅採宋本撰中峰道行碑、及中峰祭文、聯綴而成、阮志仙釋類則一人重見、在雲南府題曰無照、在曲靖府題曰元鑒、前者採舊志、後者採碑記、不知其本一人也、岑唐二志因之、殊失考、阮志所採之碑、當即現存之無照玄鑑禪師行業碑、碑有玄鑑生卒年、爲新史料、然曹溪一滴玄鑑傳、已云有行紀碑存、則崇禎間此碑未仆也、此碑與中峰廣錄大異之點、在玄鑑卒地、據廣錄玄鑑卒於吳、據此碑則玄鑑卒於滇、然吾寧信廣錄而不信此碑、因此碑可疑之點甚多、今先述廣錄之史料、而後辨此碑之真僞、

中峰廣錄廿九有示玄鑑講主二偈、并引云、雲南鑑講主、知有教外別傳之旨、越一萬八千里而來西湖、自相見至相別、恰三載、一日尋我客中、夜話湖山間、因舉宗門下數段陳爛葛藤、不覺咬斷拊指、臨別匆匆、不欲徵其罪

犯、且放過一著、異日抵匡廬而之故鄉、卻不得出露醜惡、被人叫罵而累及我也、就以二傷贈之、其一云、狂心未歇爲禪忙、萬八千程過遠方、喪盡目前三頓棒、揮開腦後一尋光、陳年故紙渾無用、今日新條亦頓忘、見說雲南田地好、異時歸去坐繩牀、卷三十又有寄玄鑑首座四偈、其二云、一萬八千家未遠、六根四大病何多、撥開眼裏瞋人看、當體潛消佛與魔、其四云、山中無路不須來、病足難禁著草鞋、寸步未離言見了、如何真箇到忘懷、據此、是玄鑑見中峰後三年、曾返雲南、然廣錄廿六有祭玄鑑首座文、略云、佛祖之道未易墜兮、吾無照遠逾一萬八千里江山以來茲、佛祖之道失所望兮、吾無照負三十七春秋而云歸、屈指八載之相從兮、靡有間其毫釐、我閱人之既多兮、求如無照者非唯今少、於古亦稀、我不哀無照之亡兮、哀祖道之既墜、而今而後、孰與扶顛而持危、補續高僧傳云、讀此文酸鼻、苟其人非真有大過人者、不足致老子惜之至是也、然前云相見恰三載、此云八載相從、則玄鑑返滇後、曾重訪中峰、以至於死、故廣錄七爲諸禪人乘炬入塔條、有鑑首座一則、云鑑首座、末後一句子、你未跨關一萬八千里路時、已嘗說了也、今日古鑑發光、露出晴空閃電、團團無縫塔門開、收取眉間三尺劍、並注云、雲南人、則玄鑑之卒、不在滇而在吳、故祭文云無照遠逾一萬八千里江山以來茲也、又宋本撰中峰道行碑、有云、南詔僧玄鑑素明教觀、辯博英發、每曰、吾聞大唐有禪宗、使審是耶、吾將從其學、使或未當、吾將易其宗旨、而俾趨教觀、由其國來、一聞師言、便悟昔非、洞法源底、方圖歸以倡道、而歿于中吳、鑑之徒畫師像歸國、南詔遂易教爲禪、則玄鑑之卒於吳、又多一證、五燈全書五八玄鑑傳乃循舊說、謂其卒於滇、吾頗疑其歸靈骨於滇耳、

佛嚴寺無照玄鑑禪師行業碑、余未見、僅在阮志金石類見其名、云得自昆明縣採訪、在縣西太華山腹、延祐二年乙卯重光大荒落、佛成道日、嗣法弟子宗頤、鏡中、湧海、智福、道元、山月、戒融、監寺湧泉等同立、按察使

趙世延撰、御史官楊耀卿書、既書甲子、又書歲陽歲名、非金石例、可疑者一、即兼書歲陽歲名、然乙卯亦非重光大荒落、可疑者二、嗣法弟子有鏡中、見補續高僧傳十九、乃明正統間人、相去百二十餘年、可疑者三、趙世延元史一八〇有傳、至元二十一年授雲南諸路提刑按察司判官、二十六年擢監察御史、延祐元年拜中書參知政事、何能於延祐二年仍署按察使銜、可疑者四、謂撰文在前立石在後耶、則阮志曲靖府仙釋載碑內容、明言玄鑑皇慶間卒矣、何能於至元間爲之撰文、可疑者五、且志據碑云玄鑑至元十三年生、則世延任雲南按察司時、玄鑑年僅九歲至十四歲、又何行業之可言、可疑者六、謂用舊銜耶、則元史八六百官志、言國初設提刑按察司、至元二十八年、改曰肅政廉訪司、元典章卷二臺綱、載改設經過尤詳、延祐二年、久已廢去按察司名目、何用舊銜之必要、可疑者七、有此七疑、加以玄鑑卒地、並不在滇、有中峰廣錄爲證、則此碑爲元以後不學釋子杜撰顯然矣、景遂堂題跋一跋此碑云、民國元年秋、居碧雞山、游太華羅漢壁、太華佛殿寺頽圯、於敗壁間獲本寺開山祖無照行業碑、趙世延撰、文研雅、字剛健如柳誠懸、元碑中精品、不僅爲滇石珍云、蓋未細考耳、門人方君國瑜謂碑文兩見至正紀年、斷爲至正以後人僞作、可稱有識、惟阮志據碑謂玄鑑至元十三年生、皇慶間卒、與中峰祭文三十七春秋之說正合、此則傳說之可信者、不能謂此碑一無足取也、

右玄鑑

玄鑑之後、滇僧謂中峰者有福元通三講主、普福楚雄人、道元永昌人、普通趙州人、中峰廣錄廿七有即心菴歌、引云、雲南福元通三上人、遠逾萬里、訪余窮山、坐夏未了、欲歸故鄉、結菴爲禪居、以圖究明已事、預乞爲菴立名、余以即心二字示之、蓋大梅常和尙參馬祖、聞即心是佛、一住空山、誓不再出、既有志於住菴、當追古風、

以繼芳潤、庶幾吾道之有望也、廣錄四有示雲南福元通三講主法語、及示雲南通講主法語、廣錄九又有雲南通講主請像求讚、祖頌撰中峰和尚行錄云、南詔沙門、素開教觀、東來問法、自玄鑑始、鑑嘗於師言下有省、繼而普福等五比丘畫師像南歸、至中慶城、四衆迎像入城、異光燭天、萬目仰觀、翹動傾信、由是興立禪宗、奉師爲南詔第一祖、是三人者、於雲南禪宗、均極有影響、阮志三人惟普通有傳、普通外有照本、云嘗講中峰、留數年、盡得法要、歸日贈以歌序、中峰嘗語趙孟頫、雲南有三僧、皆堪負荷、照本其一云、是照本即三人中之一、未知其普福乎、道元乎、李元陽通志十三、則直以即心菴歇繁之照本、疑照本即普福也、曹溪一滴作智福、云與蒼山道元爲友、雖弘經論、而常慕南宗、其名不著於當時、蓋篤守中峰一住空山、誓不再出之訓也、

三講主外、謁中峰者尙有圓護、世稱玉腕禪師、阮志有傳、中峰廣錄四有示雲南護上人求示三聚淨戒法語、廿五又有無念字說、云雲南護藏主、自號無念、謂無念者、心體靈知、湛寂不動、如鏡鑑像、如燈顯物、其像之妍醜、物之熾洪、鏡與燈不知也、雖曰不知、未嘗毫髮少隱也、其照體本空、而能顯物、付何念慮於其間云、

右福元通三講主及護藏主

明代滇南高僧、首推法天無極、有朝天集、其次爲古庭善堅、有山雲水石集、大魏淨倫、有竹室集、古庭大魏、續燈存稿續燈正統等皆有傳、又次爲何清、爲鏡中長老、補續高僧傳有傳、何清阮志未收、鏡中能辟盜、見神話篇、又次爲定堂本帖、本帖姓楊氏、阮志引舊志作本鏡、嵩明李氏、誤、民國初元、趙懋川藩李印泉根源遊鷄山、發見李元陽撰本帖塔銘、刻入鷄足山志補四、名寂光開山定堂禪師塔銘、爲嶄新史料、足結滇南明代前期佛教史、略云、師諱本帖、號定堂、俗姓楊、世爲雲南楊林人、年二十、偶聽雪山偈、感悟浮生、嫁妻出家、從瑤玲山白齋

苦宿剝落、理信自開、不學而能習誦、自齋門下百餘人、師獨穎出、受具足戒、志向堅確、發誓立禮、二十餘年、脇不沾席、遇夜行立廡下、風雨寒暑不變、聞蟬龍有先哲軌範、往造焉、立禮三年如一日、往住嵩縣伏牛、行至貴州不果去、乃回入大理鷄足山、立金龍菴以處徒衆、三年復建寂光寺、道俗相從者甚衆、後至黠者山三塔寺講楞嚴、一時士大夫知理學者、咸謂不可及、因以楞嚴開示人天、凡侍講席者莫不洽然有得、又刻楞嚴會解貯三塔爲常住、其徒與徹海慧興叢輩、皆爲時聞僧、不墜其緒、其在大理、在曲靖、與濟軒唐中丞、雪屏趙中丞友善、二公與余各留住竟不肯、乃返嵩明清水塘、結彌陀庵以居、隆慶四年十二月坐化、塔寂光之右、師爲人剛直簡易、早得無念法門、雲南自古庭之後、得道可數、師其一也、

右本帖

黔南僧史闕略、通志仙釋、寥寥數人、遠不如雲南阮志之能旁搜博引、明以前無可述、宣德間有月溪、江安人、住蘭州印山永洪菴、嘗被召、有奇蹟、蹟不奇不易傳也、是以田嬰黔書下論之曰、凡爲浮屠家言、類多神明其說以張之、而釋氏之教、遂易中於人心、月溪之事近幻、爲儒者所不屑道、然其事亦有足錄者、昌黎表佛骨而友大顛、固不盡廢也、丁煒又復論之曰、槃巴噴火、葉令飛鳧、往往見於傳記、月溪之事、非必盡出於誕、然道不同不相謀、存之以資譚麈可也、觀田丁二人之態度、可見佛教史蹟之被刊落者衆矣、無怪黔南史料之稀也、全部補續高僧傳、黔僅一人、曰廣能、正統間月潭寺僧、戒行精嚴、能伏虎、見神話籍、徑石滴乳集一人、曰雪光、黔中正法寺僧、潔空通嗣、計明白宣德以後、隆慶以前、百餘年間、教律淨禪、皆聲聞闕寂、全中土如此、不獨滇黔然也、

右月溪

明季滇南高僧輩出第二

朗日本智 水月儒全 本無釋禪 徹庸周理 蒼雪讀徹
見月讀體 密行寂忍 知空學蘊

中明佛教之衰、既如上述、然自萬曆後高僧輩出、雲棲紫柏、密雲湛然、各闡宗風、呈佛教復興之象、流風所被、遠及滇黔、其時滇僧與之馳驅中原者、首推朗日本智、智號慧光、曲靖李氏、落髮朗日山、故人稱朗日大師、初遊方、參不二徧融等八大善知識、其後乃登天目蘭風和尚之門、故徑石滴乳集稱爲蘭風法嗣、徑山下第十三世也、與復浮山、刻九帶集、名動京師、當時宰官如汪可受、陶望齡、袁宗道、王元翰等、咸執弟子禮、萬曆乙巳、慈聖太后召開堂於蘆溝橋廣慈寺、因與衆說楞嚴、至同分別業二種妄見處、忽下座告衆曰、緣盡矣、跏趺而逝、計聞、慈聖震悼、憫卹賜金、返靈骨塔浮山妙高之南麓、所著有法句行世、桐城吳應賓撰塔銘、稱爲浮渡山大華嚴寺中興尊宿朗日禪師、曰浮山華嚴寺、宋圓鑑大師遠錄公爲歐陽永叔因基說法處也、其在國朝、則古亭和尚、以山雲水石作大師子吼、去而還滇、百年許而朗日禪師復自滇來浮渡、稱中興尊宿云、古亭即古庭、序凡二千六百餘言、慈山復爲撰傳、見怒山集三十、亦一千二百餘言、而安慶志寺觀類僅以一行了之、曰浮山寺、朗日禪師與吳宗一居士重建、神宗勅賜藏經、此古文家闡佛風度也、阮志仙釋類則又一人兩見、前曰本智、後曰慧光、前探滇繁、後本舊志、與玄鑑無照之重出同、然彼則雲南曲靖異府、此則同在一葉、博採而未加檢照也、鷄山志補書畫詩禪人表以朗

田隸清朝、亦誤、

右朗目智

與朗目同時者有儒全、儒全字用周、號水月、晉寧杜氏、萬曆初禮古林爲師、後與朗目同參、遍歷海內宗匠、一日至峨眉山四會亭、得瑠璃三昧、胸中瑩徹、因偕寶山德住返錫滇中、於邵甸普賢寺鍵關樂道、羅近溪訪之、以爲世所希有、乃送之鷄山主寂光寺、朗目寄詩云、鷄山古寺初逢處、楚國長途復遇時、三十六年成久別、而今題作一聯詩、又華首峯頭大寂禪、煙霞養得慧身堅、有時坐到忘言處、迦葉重來展笑顏、滇釋紀阮志均無傳、曩讀南來堂集附蒼雪寄徒三和書云、汝水月師祖、塔建何處、塔銘行狀、皆曾有否、我一生得力受用處、全得汝水月師祖些些子、又蒼雪塔銘云、幼從水月道人管書記、初不知水月爲何人、旣而讀鷄足山范志、始知水月名儒全、又嘗讀徐霞客滇遊日記六、已卯正月十九日條、謂克心爲用周之徒、不知用周爲何人、旣而讀鷄足山志、有傳宗龍撰寂光三世水月禪師道行碑、始知用周即水月、定堂本帖之嫡孫、住水月菴、因號水月、而碑又未言其名儒全也、宋元以後、釋子多有號、故每易析名號爲二人、與儒全由峨眉山同返之德住、阮志亦大理府與麗江府重出、一作德住、一作寶山、而不知德住其名、寶山其號耳、後之修志者、幸毋效琴唐志之照本鈔謄也、

右水月全

儒全之後有釋禪、釋禪字本無、昆明張氏、年十九、禮通海秀山妙空祝髮、稟具於大方、得法於所庵、後棲雞足、研窮經藏、二十餘年、與所庵同註肇論、口述筆授、一字未妥、當仁不讓、萬曆丁巳、麗江土知府木增題建悉檀寺、延之開山、並奏請藏經、光宗特旨頒賜、授秩僧錄左善世、兼錫紫衣、所著有楞嚴懺法、風響集、因明論隨

解標釋、及老子玄覽、禪宗贊頌等、崇禎壬申寂、楞嚴懺今在藏、其自跋云、懺法度世、繇來尙矣、而華嚴懺卷帙富博、彌月方竟、不其傳布、法華懺金光明懺、南中人目所未覩、今之流通者、梁法雲僧祐諸師以齊竟陵王子良夢感所撰淨住子二十卷、節爲十卷、卽梁皇懺也、南宋孝宗之世、左街僧錄若訥撫取佛名經十五卷之文、爲水懺三卷、兩懺詳略雖殊、理無不該、事無不盡、無所容置喙、然人心輕佻、於祭祀之誠、肅敬難久、今梁懺竭蹶四日、已屬倦怠、中下之家、以費鉅阻辦、而水懺一日有拜三部者、似乎繁簡未中、釋禪旣獲退居牟尼山、止觀之際、覺根塵之宿業偏重、思欲漸洗、乃依楞嚴經修次懺法二卷、四百餘拜、終日可畢、持以凜雪罪垢、揩磨靈臺、未必不爲淨土禮悟之助云、徐霞客滇遊日記六、己卯正月十一日條、弘辯安仁出其師所著書見示、卽釋禪所著老子玄覽等也、阮志藝文類旣採舊志錄釋禪著述於前、又採霞客此條而加案語云、遊記不言著者之名、蓋崇禎以前僧也、然遊記七日條、已明言弘辯安仁爲本無弟子、則此條自不必復舉其師之名、按語又疑秀山寺僧與悉檀寺僧不同、不知僧未嘗限住一寺也、阮志語必有據、可爲世法、非他志比、故諍之、

與釋禪同時者有周理、理字徹庸、雲南縣杜氏、卽著曹溪一滴者也、陶珌有徹庸小傳、稱爲妙峯山開山善知識、徹庸禪師、徹庸舊號徹融、易融爲庸、自珌始、年十一入鷄山禮大覺遍周爲師、長往姚城參密藏、密藏印證讚嘆者久之、曰漢中佛法曠在茲也、比得古庭錄、心師之、恍若付囑者、語言文字外、卓有覷入、得大自在、一時道風旁暢、得法弟子有無住洪如等、聲震鷄山、又嘗請藏南都、時密雲說法天童、入室請益、相視莫逆、欲留不可、辭歸妙峯、說者謂滇南自古庭後、二百餘年、祖燈再炳、實賴斯人云、所著有谷釋集、陶珌爲之序、徑石滴乳集四有傳、稱爲朗日智法嗣、阮志仙釋類誤理爲禮、誤徹爲澈、然自鄂志已然也、

右本無禪 徹庸理

僧全之徒有讀徹、世所稱蒼雪法師、固夫人知之矣、然人之知蒼雪者多以詩、鮮知其爲華嚴宗匠、詩特其餘事耳、發謙益有學集三六有中峯蒼雪法師塔銘、云清涼一宗、自長水晉源、不絕如綫、勝國時滇南蒼山再光瑞師、表明華嚴懸談、輯會玄記、開鍵啓鑰、蔚爲教宗、萬曆中蒼雪法師自滇適吳、得法巢雨、爲雪浪之玄孫、一燈再焰、人謂滇南萬里、邈若天涯、兩師代興、交光繼照、豈非華嚴法界中分身接踵乘願輪而至者耶、師號蒼雪、又號南來、非偶然也、師滇省呈貢趙氏子、父碧潭、爲郡講僧、師幼從雞足山水月道人爲沙彌、管書記、年十九、慨然遠遊、孤筇萬里、叩楞嚴於天衣、受十戒於雲棲、受滿分戒于古心律師、聞雪浪晚棲望亭、往參焉、浪沒、巢松浸開講、甘露寺、師年廿餘、古貌稜然、敝衣下坐、除夕、奮筆呈詩、大衆驚異、依一雨潤於鐵山、與汰如河師、並爲入室弟子、雪浪之後、巢講雨筆、各擅一長、二師殆兼有之、諸方所謂巢雨者汰者也、丙申夏、應見月律師請、講楞嚴于寶華山、老病人扶、氣息支絀、登座開題、圓音落落、至第二卷末、命弟子代講、無何、遂不起、見律師護靈歸葬、塔中峯寺後二百步、余老歸空門、與師結契尤篤、每執手語余、慮外呂披、法眼漸滅、黯然欲泣者久之、嘗告其徒、風雪當門、孤立不懼者、虞山一人而已、然則師之銘、非余其誰云、錢集乾隆中被禁、滇繁藝文六載此文、題吳偉榮撰、並序末虞山一人句、亦改爲婁江一人、假令錢集不復出、後之人又孰從知爲錢撰哉、

右蒼雪徹

與讀徹同時者有讀體、中興南山宗巨子也、然數滇僧者多稱讀徹、而鮮知讀體、讀體即見月、讀徹本字見曉、故可稱爲滇僧之二讀、又可稱爲滇僧之二見、然徹阮志誤作徹、體則鄂志已誤作禮、御史李模撰見月律師塔銘云、

昔盛唐之世、有龍興寺大律師體公、律宗推爲第一、李華撰碑、稱其道行貫天地、或者乘願示現、異世而同名歟、李華證公碑、見文苑英華八百六十、則體之不作禮明矣、尤嗣良齋倦稿六有華山見月律師傳、云予童子時、嘗禮三昧和尚於北禪、後聞華山嗣法有見月師、恨未之識也、老至西湖、晤其高弟宣潔、示予一夢漫言、乃循覽贊歎而爲之傳、師諱讀體、雲南楚雄許氏子、少好遊覽、嘗至金沙江甸尾山、寓浪穹、遷赤岩、矢志修真、爲黃冠三載、一日偶行松下、遇茅菴老僧、與語甚契、授以華嚴經、持歸、閱至世主妙嚴品、翻然有省、遂詣寶洪山亮如法師剃度、已聞江南有三昧律師開戒、慨然慕之、重繭而行、先入南嶽、再渡大江、始遇昧公于海澗菴、計往返二萬餘里、行脚六年矣、旣圓戒、充上座、講梵網經、析義敷文、四座稱善、師猶欲然不自足、乃於藏中檢四分廣律六十卷讀之、深思研究、由是毘尼大暢、距金陵七十里有寶華山、爲誌公道場、年遠頽廢、郡人迎昧公主之、師筵院務、比材鳩工、堂構一新、至今巨刹甲東南、師性剛直、遇非意事、輒正色折之、即師友小過、規諫無隱、昧公嘗語人曰、老人三十年戒幢、若非見月、幾被摧折、臨歿、取紫衣戒本付師曰、以此囑汝、總持三學、師旣嗣席、以十事誓衆、門人日進、國初山寇竊發、入寺蹂躪、師誘致渠魁十人、設齋供畢、以大義責之、賊相顧失色、遂逡遁去、有譖于大將軍者、謂華山通賊、遣數百騎執師與衆僧至軍前、劍戟如林、駢戮鄉民無數、血濺繡衣、人人惶恐、師獨整威儀、緩步歷階、合掌而立、具陳華山大路、不能禁賊往來、并前日留食解散之故、凡三問三答、辭氣從容、顏色不變、巴脈二將軍陣中承異之、悉解衆僧之縛、又欲殺監院克修等三人、師爭之曰、我是寺主、有罪當殺我、勿累彼也、將軍益異之、並釋不殺、還其田地、給帖護持、寺乃復安、師旣解難、彌勤戒律、躬修般舟三昧、不坐不臥、不旁倚、壁立者九旬、以其餘力重建殿閣、築石戒壇、別構慈應禪林、隨處說戒、如常州之天寧、真州之五

臺、江寧之碧峯紫竹林、宿遷之極樂、所至男女老幼、闡明道路、戒子一千四百人、堂食三萬指、法席之盛、近古以來未有也、論曰、學佛而不學律、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今禮教二家、塞破四天下、而律道中衰、古心草創、三昧代興、至見月而集大成、南山一宗、於今爲烈矣、聞師修軀肉髻、貌類古佛、自滇雞足山來者、云師是迦葉尊者化身、固宜有此、惜乎吾未見其微笑時也、

體公行蹟、余所見尤嗣此傳外、有體公自撰一夢漫言、李模撰塔銘、方亨咸撰傳、又有得依釋序文緣起、及南山宗統所載傳、曾爲黃冠一節、緣起諱之、然一夢漫言未嘗自諱也、師性剛直、規過無隱一節、尤嗣含渾言之、李撰塔銘則直書其事云、明末甲申、味和尚奉命開戒于大報恩寺、盛啟法筵、懺薦大行皇帝、賜紫衣金帛、併錄及諸門人廣延護法、將集梨園演戲、師正色拒之、味和尚喜曰、逆流把舵、須是見教授始得、所謂賜紫衣金帛者、弘光帝也、懺薦大行皇帝何事、而可繼以梨園演戲耶、當時僧俗之無心肝、可慨已、華山通賊一節、順治三年事、一夢漫言言之甚詳、清人所謂賊、即明人所謂義、師雖明之遺民、而寶華斯時、已陷於敵、師處其間、卒能鎮靜從容、使華山不至於封閉、非具至誠無畏之精神、曷克臻此、

王士禎漁洋山人文略四、有遊寶華山記、云誌公始居此山、名未甚著、歷千餘載、至明有妙峯上人者、再與初地、三昧律師繼來卓錫、見月大師親承付囑、予比聞其具戒精嚴、爲人天師、至是始相見山中、一燈夜坐、往復叩擊、乃知浮屠之說、與吾儒道德仁義之旨、了然不殊、徐枋居易堂集十一、有寶華大律師見月小影題語、至推爲古佛現身、大千世界衆生之標領、而數演僧者輒及徹公不及體公、何也、沐陳恣目空一切、對公亦備極推崇、寶華山志十一有沐陳撰見翁大和尚七十序云、海內尊宿之壽、臻七十者多矣、未嘗以詩文爲之祝也、今獨於和尚之壽若是

般般者何哉、是未可以舉世之壽概論之也、夫天之生吾二人者非無意、而吾二人之同生於此時者亦非偶然、余之所
以視和尚者有深意焉、法運凌替、非余則誰爲破魔兵而正法統、非和尚則誰能秉佛制而飭僧紀、終南濟北、雖各弘
宗旨、而尸羅禮那、實互闡度門、此和尚之壽、余不能不爲之申祝者也、亦可見體公當年之重望矣、石奇雲語錄十
四有見月和尙像贊云、髮白顏童、眉橫目秀、戒光燦天、是大明呪、嘖、儼然只個須菩提、跌坐蒲團絕滲漏、浮石
賢語錄九亦有見月律師像贊云、持戒但束身、非身何所束、當頭能坐斷、是名真見月、百愚斯語錄十八亦有見月律
師像贊云、絳衣斜搭半橫身、高竪光幢啟後塵、道繼南山知有在、千華臺上再來人、石奇淨石、天童大弟子、百愚
則洞宗宗匠也、寶華山志十三有弘儲戒顯蔣超三家贊、而此三家贊獨未收、故備錄之、

右見月體

盛極之後難爲繼、欲於體公後、舉演僧一人殊不易、無已則有破山弟子密行寂忍、錦江禮燈有傳、宜良谷氏、
年十四、禮竹子山竹林寺順語老師剃度、十七住雲臺山、有僧自鷄足來、示以無字話頭、參究五載、無入處、後遇
濟凡禪師、謂之曰、參禮到無可奈何處、便是得力處、譬如戰士、失卻寶刀、雖則赤手空拳、奮不顧身、直前奪取
敵人手中器械、便殺入去也、即於言下有省、當時闍化演黔尊宿、以其力量過人、皆欲致之座下、燕居中邀之尤力
、後往參破山、一日棚下偶見蜈蚣、以石斫之、兩頭齊動、山問曰、他性命在那頭、答曰、一舉兩得、山曰否否、
即呈偈曰、者個蜈蚣太煞奇、戰場不怕斷頭皮、攔腰一擊重開眼、正是當場種毒時、山肯之、乃付以源流曰、蚊子
嚼嚼上鐵牛、無容下嘴處難翻、紛紛一夏歸山去、遇虎逢龍且出頭、後駐錫衡州南雲寺、更弘法於雲南會城妙音慈
雲諸刹、有語錄三卷在藏、嘗自題慈雲常住請象贊云、宜良不幸、出者妖怪、性急人道、心平人戴、君王不事、父

母不拜、忠孝兩忘、閻羅倒賣、一條白棒沒人情、魔佛直教心膽碎、慈雲禪子切莫言、臨濟第三十二代、又知空蘊語錄下、有木師密老和尚贊云、此老無狀、走在紙上、漏逗不少、好與痛棒、吐舌低聲曰吁、若是開峯密和尚的模樣、獅象叢中出一頭、龍蛇陣上誰敢撞、佛祖見面含羞、天魔聞之膽喪、穿人鼻孔不用繩、倒嶽傾湫一條棒、今日遇著滅眼之逆兒、明月清風爲供養、

右密行忍

知空學蘊、淇海王氏、徐霞客滇遊日記十三已卯九月初九日條、入野和靜室、野和爲克心徒、向居寂光、以其徒知空居此、年少而文、爲詩雖未工、而志甚切、以其師叔見曉寄詩相示、并己稿請正、且具餐焉、即此人也、初入寂光寺祝髮、初從大力野愚徹庸及西蜀丁凡諸宿參究、雖並承其教、而疑情不釋、後居玉霖軒、閉關習靜數年、隨參無住、住深許之、欲付以法、俄而辭去、冰厯至滇、命晉王李定國平楚雖永昌叛軍、凱旋時學蘊遇於道中、因止晉王至雞山、請免山中徭役、晉王允之、復隨至昆明、表貢山果、明帝嘉之、賜勅寂光爲護國興明之寺、國變後、入九臺、把茅三載、而大方廣法席巍然起於萬山密箐中、密行老人神契、百城之外、忽命僧持卷至山、蘊欣受之、由是開法領衆、常數百人、擔當和尚贈詩云、別久休嗟路不通、九臺高峙在空中、怪來問問無溫語、獨有凝寒可贈公、曾於水目大寺爲衆授戒、陸座曰、水目佳山、是出佛產祖之地、聲傳六詔、燈續五天、人傑地靈、昔之淨妙皎淵阿標普濟諸大老、曾於此處此剎此座之上、大開玄風、揮弘祖道、若論道之一字、彼諸大老亦不曾前、山僧今日亦不曾後、大衆會麼、會則蓋天蓋地、無古無今、運水搬柴、盡是神通妙用、不會則禮佛看經、都成業識茫茫、無本可據、今日諸人既於山僧處求受心地戒法、須知卽心是戒、卽戒是心、心戒無二、萬善從生、因擊桌一下、拈

香說戒、有語錄二卷在藏、古風然序之曰、從上祖師出興、利生弘化、建法幢、立宗旨、必有爲之才、具天然逸格之資、有堅忍不拔之志、如雪峰初出嶺、三登投子、九上洞山、未嘗不得投子洞山之力、後嗣德山鑑、大行德山道、仰山早年依忠國師、得其圓相機緣之要、後嗣潯山、而振起潯仰之宗、浮山遠禪師曾依太陽玄、深得洞山宗旨、太陽玄欲遠爲嗣、以繼太陽之脉、遠終却之、而嗣葉縣省、意契臨濟之宗而然也、九臺知空蘊公、於雞足上和觀師脫白、投冰目和尚秉戒、冰勉公擔荷法任、以繼冰之宗、公堅却不受、遂隱靜九臺山、開峰密行和尚與公舊有契好、然公素慕天童法脉、惜不曾親見悟老人爲言、密行和尚專人持悟祖頂相源流法物、勉公任其事、公欣然、即日陞座、拈香出世、大開密行和尚之道、蓋已往三大宗師、數百年後、知空蘊公亦相近其事云、此即黃梨洲漢月藏塔銘所謂附不附也、附不附者、猶言加入此團體否耳、當時天童派勢力最大、不附則幾無所立足、故雖有豪傑之士、亦不得不舍小團體而加入焉、反是則謂之未詳法嗣、知空蓋未能免俗也、

右知空蘊

按本篇所舉、不限一宗、皆無害其爲宗匠、然此特旁觀之論耳、局中人所見未必爾也、蒼雪之華嚴、見月之南山、固足與秦晉匹、朗目所附之蘭風、已有小睨之者矣、儒全釋禪雖強、能免蠻夷大長之譏耶、退翁儲嗣翰菴接、曾住大理文殊寺、著洱海叢談、言洱海水目山、有非相大師、年八十、修建梵宇數百、剃度弟子萬人、迺西僧徒、皆其眷屬、亦說戒參禪、滇南法席之盛、無過於此、自云其師祖曾參天童老人、歸滇出世、即鑿香遠供、萬里徵荒之地、能以正法教化、稍有淆訛、亦當寬其吹求、智光寺南溟兄、爲破山孫、故樹子、於同坐處見辭色、余力勸之、及余東還、至普湖道中、忽邂逅相師、舉手攜湘竹杖贈行、余口占絕句答之、吾師福德冠人天、況有兒孫滿膝前

、細看道容深敬仰、從今不罵野狐禪、夫非相非遺僧之傑哉、南溪且屢見辭色、小師將何堪、宜知空之不願爲膝前大夫也、

明季黔南傳燈鼎盛第三

破山派一百十人

浮石派一人

木陳派二人

漢月派一人

未詳五人

洞宗二人

明以前黔南佛教無考、果無考耶、抑無記載耶、有記載而不傳、或傳而爲吾人所未見、均謂之無考、自善一統撰黔南會燈錄、而明季黔南傳燈之盛、始可考見、使無此錄、或此錄爲吾人所未見、不亦謂之無考耶、且燈錄與僧傳不同、僧傳例分十科、燈錄僅述習禪一門、其他九科固未之及、而吾人於黔南禪宗以外、遂亦謂之無考、以是知記載之足貴也、杜臻序會燈錄曰、黔南遠在天末、去中原萬里、其民風樸樸、山川嶮巖、聲教幾所勿及、即拈花一脈、自唐宋以迄勝國、是少聞焉、天龍善禪師慨然起任其事、蒐羅散失、取明季諸老以至於今行超明實四輩語錄共若干卷、哀然成大集、少室一燈、於是徧照乾坤矣、余因慨黔南佛法泯沒數百年、不謂顯揚之時、乃在今日、記載之足貴如此、然亦必有可記載而後能記載、明季黔南傳燈之盛、固自有原因、一佛教復興、二中原喪亂也、二因缺一、不能成其盛、貴陽程春翔序曰、黔居邊鄙、佛法罕聞、明末寇亂、四方禪侶咸避地乞食於其間、或著衣持鉢、不墜家風、或掛板懸繩、洪宣法教、於是諸家各有語錄、於中片語接人、吐辭見道者不乏也、但以遠在天末、不獲廣

播中州、流傳海內耳、然則今日之所以能考黔南佛教者、純恃此錄、此錄所載機緣、皆據各家語錄、雖深淺精粗不一、概能自完其說、惟至今諸錄已十不存一、使非當日之及時收集、誰能保其不與荒烟蔓草同歸湮沒耶、又吾今所收集、有山暉蓮月不厭三家、皆爲此錄所未備、其中山暉一家、或爲有意排除、將於法門紛爭篇論之、其蓮月一家、則以遵義舊隸四川遺之、不厭一家、則明係收羅未及、故今特爲補入、其丈雪聖可半月三家、曾聞教遵義綏陽、與蓮月同例、乾御一家、久住黔西、端慕一家、曾住長松、均見錦江禮燈、因並補入、成黔南燈系表如左、

明季黔南燈系表

凡僅著名號、不冠地名者、未嘗聞教黔南者也、

峻山海明

黎川西禪象崖性遊

永寧中和雲腹道智

永寧中和會也益省

開州龍音余山道瑞

開州永興渠山妙隨

思南海雲純一道源

思南海雲無涯昌太

石 谷 慧

平越龍山竹航海

石阡三昧敏樹如相

石阡中華天隱道崇

定番九龍古源海鑑

思南太平大凡昌宗

定番九龍月恆真昇

石阡中華誠空海倫

湄潭白筠以四德教

思南中和天湖正印

都勻 別南傳旨

安平天台月峰性琰

安平天台省參海寧

思南安化穎秀真悟

安順長壽天語 懷

習安雲鷲頂相道慕

習安雲鷲禪那廣靜

貴筑永興桂魄智頂

普陽長壽桂鉉傳慧

江口香山聖符道越

思南天慶福圓 滿

石阡鳳凰衝嶽行規

鎮遠迎仙濟菴普靜

貴陽興國祿藜覺甫

貴筑華光聖圖道行

偏橋雲臺淨空性明

貴陽黔靈赤松道領

湄潭鳳凰大拙淨霞

貴陽 雲石明源

黔西 乾御宏源

偏橋福雲天機道通

天 吼 廓

習安玉丹語聖弘正

習安 溪脈照一

貴陽玉龍鏡天宗照

鎮寧列峰大千宗月

習安獅山語賢弘英

習安永峰慧鏡照常

清鎮普興慧知寂雲

萬德 語林弘先

清鎮雲天燕居德申

黃平雲居述中合舜

黎峨未佛赤旛 幢

清鎮九龍鐵梅 珍

貴筑中興迥然明月

習安石佛浮月福海

清鎮善化古月明濟

安順靜樂靈隱印文

貴陽法雲大慈悟度

貴陽東山梅溪福度

鎮寧金鳴慧穎慶緒

貴陽 霞章海偉

貴陽東山紹南真解

智安南山法雨照潤

黃平觀音六行海鑑

鎮遠雲臺慈濟海舟

魏邑龍山鶴林性賢

密 參 山

貴陽指月燦吼 八

黃平九龍平雲如慧

黃平九龍三能性柔

遵義禹門丈雪通醉

安龍玉泉月幢徹了

安南龍山劍端 祖

普安爾溪祖鼻達最

安順靜明闡霽 宗

普安松巖善權達位

貴陽觀音普濟大開

普安松巖天一大悅

安南廣福虛峨大照

安南萬壽審實本照

普安碧雲恆暉學日

習安天龍善一如純

安龍伏龍極乘道真

安龍玉泉顯今遠古

黃平長松端鼻 萬

遵義禹門半月常涵

半 生 襄

習安玉真空懷 印

習安石霞尸石如聖

習安玉真玄一如海

綏陽嘉瑞聖可德玉

麻哈觀音雪林超化

都勻 續燈寂常

都勻 無取性玉

獲安穿雲不厭道樂

遵義東印蓮月道正

雪 臂 緝

貴陽西山語嵩傳奇

黔西東山嵩月佛宗

黔西東山古雪海智

貴筑雙林嵩眉佛海

貴陽慈雲岩龍道語

威寧華嚴長靈道祐

石阡黃菊濟川佛善

貴陽西山宗風佛定

貴陽西山實行慧真

貴陽西山無滅慧顯

修文知非剎石佛覺

修文知非雲峰顯高

密行寂忍

新城開通萬德佛間

普安 印海學僧

普安紫霞用愚源哲

竹帆波

枕石徹

普安鸚鵡廣成普障

雲幻宸

恆禿發林

安南永興藍田光碧

浮石通賢 黃平長松山隨行浣

永寧廣福明輝淨月

木陳道忞 芥菴琛

貴陽乾明行之顯篤

安南萬雲卓菴明問

漢月法藏 退翁弘儲

輪菴超揆

習安 雲菴智量

又有統系俟考者七人、其末二人為洞宗湛然澄下第四代、

楚眼

貴陽法華慧林如英

壁林門

平越慈門竺崖心性

貴陽觀音梵行傳性

貴陽興國祖融法印

貴陽白雲西誠清見

月印慶

安南 淡雲明光

安南金獅弗會傳知

右表凡百二十有一人、除統系待考者七人外、雖分破山浮石木陳漢月四派、然皆天童悟子孫、觀其所住地名、幾於無府不有、可謂盛矣、然不盡黔人也、其中以蜀人爲最多、將於次篇論之、其所住不止一寺、亦不限於黔、在黔言黔、特標舉其一耳、如燕居申先住會城大興寺、次建清鎮之九龍、後遷平越之福泉、其他僦居開法之所、不計其數、雲腹智歷住雲歸清涼長壽、復興永寧中和、語嵩裔先開法於牟尼山、又闢西山傳法寺、後住鼎州德山乾明寺、化後門人扶靈骨歸黔、均見會燈錄、不能一一數也、

會燈錄著者善一純、亦自有語錄、超嶼叙之曰、黔地向聞無佛法也、今若是、時謂黔無佛法乎、純公黔人也、自居學地、便負逸群志、矢兼濟願、已而徧參吳越楚蜀、凡諸名望宗匠、莫不親披運斤之風、仍反黔中、習安道俗、遂翕然相推戴、不減西河之於昭叟也、初出世住普安之天龍、次遷松巖、惟務以本分鉗錘激勵來學、其接人也、機徑截而不涉塵纖、其說法也、語渾璞而不事雕琢、故能感貴筑三十餘城、靡不響道皈信、所謂居人所不居之邦、弘人所難弘之法、今於純公見之矣、純得法於善權位、位嗣月種了、了嗣丈壽醉、醉嗣破山明、明嗣天童悟、其源清流潔、根大叢茂、夫復何言云、按純可謂附而能續其緒者也、然則不附者遂無立錫之地乎、恐亦無記載焉耳、表中洞上人數之少、亦緣是也、

滇黔僧多蜀籍第四

丈雪通醉 半月常滿 懶石覺聆 破石悟卓 雲腹道智

梅溪福度 山暉行浣 野竹福慧

黔南會燈錄所載之黔僧、蜀人居十之七八、不獨黔南然、不獨禮宗然、雲南阮志所載之仙釋、各科僧徒遊方滇南者、亦以蜀僧爲多、謂蜀與滇黔毗連乎、則湘桂何嘗不毗連、謂蜀有峨嵋、佛教獨盛乎、則湘有南岳、贛有廬山、佛教何嘗不盛、然史實所昭垂者如此、此可證川滇黔夙昔之關係矣、今舉數僧爲例、其散見各篇者、隨在皆是、不能一一復出也、

遵義一州四縣、明隸四川、清雍正五年改隸貴州、今言滇黔佛教、不能遺遵義也、遵義禹門寺著名之僧爲通辭、字丈摩、蜀內江李氏、破山海明大弟子、破山亦蜀人、曾勸李立陽止殺、李曰、和尚喫肉、我即不殺人、遂爲喫肉數片、同時有燕湖僧亦名海明、順治二年、休寧金聲抗清被殺、海明乞貸市棺、徑前抱公屍而斂、滿漢兵呵之、不爲動、卒斂歸燕湖菴中、見魏叔子文集十七江天一傳、史外六金文毅傳因之、此別一海明也、青門鐘彙十五以爲僧慧源、乾隆初盧見曾撰漁洋感舊集小傳、乃誤爲破山海明、嘉慶四川志仙釋亦沿其誤、不知是年蜀道未通、破山無東下至燕湖事、有年譜可據、僧同名者衆也、丈摩嘗隨破山過白屯亭觀瀑、破山書一偈與之云、畫斷蒼巖倒碧岑、紛紛珠玉對誰傾、擬將袋鉢橫攔住、只恐蟠龍丈雪冰、由是遂號丈雪、後走天童參密雲、一日上太白頂拖柴、竹筴傷足、血迸汚地、聞密雲自打普請梆、椎急聲厲、忽契香嚴擊竹之旨、豁然大悟、入拜呈一偈云、兩腳行來古路平、通身棒眼血淋淋、而今始識牛和馬、鼻孔分明搭土唇、遂歸蜀住昭覺寺、永曆元年丁亥、避亂由銅梁至遵義、旋去、己丑再至、遂即樂安江上龍興禮院易名禹門爲道場、集四方禪子、盛講別傳、住十二年、門人徽綱等爲編紀年錄、康熙元年條云、時秦西天主教穆革我、倚許方伯勢、諸當道信其邪說、有圖廢釋教之舉、師有上許方伯、席文宗、王郡守、關天主減佛教書、當道公議而止、又康熙三年條云、時秉鈞者奉天主教、湯若望仍行左道、又有沙

汰之說、聞玉林國師密札進京、欲保全大雄報恩、師致書曰、旣膺一國之寵、當此魔強法弱之際、正宜挺身利濟、俾寧謐海內諸山、焉得只顧自己、豈稱法門柱石哉、此清初天主教史料、可由佛教史而得之者也、

右丈雪醉

丈雪弟子常誦字半月、蜀都水張氏、黔詩紀略後編三十引鄧珍播雅云、雪師自順治庚子歸昭覺、禹門棒喝寂然、至康熙己酉、乃遣月自昭覺來禹門、復整法幢、月浦汀聲、又振廣長矣、戎州宋肆樟序其語錄云、月主席時、惟作本色衲子、受用實地風光、一粒一粟、取之耕耘、行住坐臥、不染纖垢、誠雪師止禮三拜者也、黔詩紀略卅二又引播雅云、兩生曾致書半月、爲遵義令高洪借禹門大阿彌陀經、言高護法有念佛超宗之集、欲得此經印證、半月復書云、邇聞高公苛政非刑、無絲毫憫隱、若慈闕殘黎、即達摩老子觀面現在、其念佛超宗之集、明明指出家常茶飯、不待超而處處皆宗也、冀和尚曲垂方便、導其良策、使播地回春、法門多幸、莫隨水放舟、誘壞人家男女、夫貌學佛而行貪惡者衆矣、不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半月有焉、亦淨中之錄錄者也、

丈雪弟子有開教滇南者曰懶石聆、蜀忠州張氏、丈雪語錄十有送懶石首座之滇詩云、滇南忽別已三稔、破霧歸兮話煖冷、每因路遠過河來、喜以春初惟日永、一鉢軍持縮地回、千雲弗隔昆明請、斗光山色甲絳疇、錫卓時有萬人非、懶石語錄有嘉禾汪挺序、略云、懶石禪師住錫漢中靜明、再遷寶林、又應滇南商山之席、從此道播南天、雖窮崑絕壑中、咸思飯向、洵不可思議因緣也、所有語錄四卷、于語言酬答之外、得拈花擊竹之機、諸有己空、空都擲去、一真獨領、領輒宣來、豈不勻水知源、寸鬚舐味、觀懶石如觀丈雪破山、慈觀密老人于勿替也云云、聆在漢中、即與吳三桂稔、入滇而後、不見有藩府往還之迹、蓋記載闕如耳、

右半月涵 懶石聆

有黔南會燈錄所未載、而確知其曾開教黔南者、破石卓亦蜀人、今所傳錦屏破石卓禪師雜著一卷、有恆秀林撰行狀云、師諱悟卓、蜀果城宕渠望族陳氏子、受天童悟祖成、嗣香林禪師、生萬曆己酉、年七歲、詣本邑羅漢寺依母舅學應佛、舅沒即薙髮淨身、年十三、會本邑余隱洪先生公車北上、依赴京師參學、至江陵、辭余住白衣菴、持水齋三年、一尊宿云、師妙年行願如此、何不廣參宗匠、師如指遍參、謁天童悟祖、祖號師破石、居六載、仍還羅漢寺、年三十有五矣、遭中西蜀亂、避地入黔、三住名利、後受武陵侯楊公請、住石旸旃禪院、癸巳蠟八偶恙、衆乞垂示、師云、諸公之見如斯、有負依吾年久、道人家還有者箇在、乃豎指云會麼、衆作禮、師云、其來也無礙自在、其去也自在無礙、呵呵呵、入泥入水、無在不在、了無了處隨他去、毗盧頂上任優游、示畢而逝、師性介乏嗣、而侍座者英俊瞻依、請益者名公斗仰、語錄諸稿未及剞劂、兵燹失之、僅搜殘編、刊行於世、有贈別旸旃趙元一使君詩云、棠蔭謳歌載所遺、荒城蕭寺賴君支、洋洋聲重三千價、歷歷民懷萬里思、金馬度雲嘶晚泊、錫泉坐月訂先期、萍蹤奚以醜清況、但把重岩作玉碑、又有答天虞鄒少司馬書、天虞平溪鄒逢元也、見遺民篇、

石破石卓

雲腹智、順慶李氏、有語錄二卷、秀水曹溶爲之序、曰雲腹禪師、蜀人也、爲破山之裔、象崖之子、振曹源之宗、暨薄沱之幟、數十年來、爲法門龍象、雖不以文字新天下之耳目、亦不以無言秘大法之真傳、故其開法川黔、一皆以惡辣鉗錘、本分艸料、不帶枝葉而超無上者也、迨後乘槎泛楚、緇素遮道、如失怙恃、其德法相深以入人者如此、余雖未親炙而顏、但與吾里古新庵清白老師交深、請師亦蜀人、常道其真學實履、及讀其語錄行狀、機趣觸

法、直赴橫奔、于開口不得處說法、從下手不得處施爲、天風木葉、流水行雲、總屬全提、舉大法於一喝之中、揭宗旨於辣棒之下、誠令繙白成臻祖域矣、觀此知蜀僧聲氣滿東南、不獨西南一角而已、

梅溪度、永川張氏、得法於靈隱文、曾住安順清源、普安圓通、貴陽東山、又住蒙化等覺、雲州玉閣、宗州觀音、復還貴筑之棲霞、敷教滇黔數十年、語錄十有雲州復諸儒士詩云、釋教儒宗天下傳、何分西蜀與南滇、欲知月指當茶處、須識吾無隱爾篇、居易親僧因重道、長公解玉爲逃禪、了知彼此非同異、文字憑拈入大圓、語錄六又有爲藩憲王鉉柯護法舉火文、柯鼎旗人、康熙初任黔布政、卒於黔、梅溪爲舉火、足證清初旗人火葬之俗、曾達滇黔也、

右雲腹智 梅溪度

滇黔法席之傾軋、將於次篇論之、然其主要人物爲山暉澆燕居申、皆蜀人、燕居語錄余未見、山暉語錄有永嘉張仁撰傳、千八百餘言、其略曰、開聖壁禪師、夔州新寧南莊人、姓侯氏、明天啟辛酉生、總角隨父遊嵩呼伽藍、遂懷出塵志、時破山明嗣棲靈拙和尚、兼精教學、從游者衆、師禮之、甲戌春、遭寇亂、里有無藉者、誣父從寇拘繫、師嚮身李氏、贖父於獄、父出、還李氏金、贖師歸、即求出家、戊寅春、拙受指月請、師往謁、命名完璧、及祝髮、即命參堂充行者、己卯隨拙還棲靈具戒、職司衣盃、秋侍拙上萬峰觀破山、是年拙應荊州天皇請、明年侍拙歸川避寇、夏六月抵開州棲靈、時明和尚在大寧、師往覲、求法語、明示師曰、昔去棲靈心尚酸、今來揮塵意悲歎、與君攜手登雲室、暫鏡照人心膽寒、因字觀鏡、甲申夏、復隨拙遷游龍、未幾寇大至、衆皆星散、師獨扶拙上廣福、廣福四面懸絕、鄉人立柵守禦、寇圍急、將不免、忽寇營有募拙道德者、以書射廣福曰、送拙和尙來供養、

圍可解、由是隨入寇營、雖敬事、然嚴密難脫、乙酉、隨至梁山金城、三月一日、搦厭世、將明和尚信衣付師、辭衆而逝、師爲茶毗、收靈骨設利、藏胡氏菴、丙戌三月、脫走淦城、時明和尚在石柱、師往省、明曰、天童法衣、知在汝處、老僧久失天童小照、且汝弱病、奔走未定、將衣暫留老僧處供養、待汝住院來請、師如命、丁亥辭往巴臺、復陷賊營、以白刃加頸、勒師更衣、師厲聲曰、吾爲佛祖兒孫、斷頭碎骨不塗也、賊爲改容、然終被羈留者五載、幸卯冬、始脫難到平越、四衆知名、請住開聖、時同門有嫉之者曰、信衣已爲明和尚收去矣、何及門邪、由是復謁明和尚領原衣、明曰、數年不見、人傳汝死賊難、原衣已別付人、汝旣來、老僧造衣還汝、師不悅、遂別明東下、至金粟見弘覺老人、及古南牧雲和尚、復至吳江見報恩賢和尚、恩命柔拂小參、衆咸悅服、遂以如意源流付師、偈曰、四十九年說不著、拈花微笑場兒孫、報恩不惜重分付、打鳳羅龍杖一根、更名行洗馬、癸巳還平越開聖、甲午春、楊總府請住黃平之長松、乙未涂大參楊太守請開法護國禪院、丙申遷萬壽、戊戌遷安順大尹請住聖恩、己亥還長松、庚子川平、佞裝上靈州、登梁山、望梓里、道路荆棘、目擊心傷、到南莊、徒見劫灰瓦礫、鄰里親戚、遭戮殆盡、沈吟久之、詩曰、情深世外下夔門、亂後歸來失舊村、草野有骸疑弟妹、鄉園無路問椿萱、潺湲淚灑青松死、覺獨人悲白露翻、望斷西江風雨急、冤魂日暮叫秋原、復冥糧露宿、掃祖墓、葬祖和尚靈骨設利、復還長松、甲辰去長松、闡教江浙、二十餘年、丁卯寂、塔蘇州虎丘山涌泉禪院、外史滿灣張氏曰、師從幼顛沛瑣尾患難中、及枕戈鋌、混腥穢、莊敬奉持、矢死不二、續佛慧命、此與古之雜獫人、受羈檢、至引頸臨白刃者何異、宜鬼頑之徒、久而彌化也、儒者稱無入不得、而佛氏喜蹈苦塵以自鍛鍊、蓋師之陶鑄異類、深且密矣、以是揆手樹林、且蕩生死、又豈易易者哉、

右山暉流

山暉弟子野竹慧、亦蜀人、久住嵩山、嵩山居昆明城南、咸豐中寺毀於兵、惟野竹塔獨存、光緒末築漢越鐵路、僧覺幻乃遷其塔於三華山陽、請昆明李厚安坤爲之銘、厚安訪其語錄、大半散佚、謂禪師遺書、視塔尤重、能訪而更刊之、則禪宗當再振於吾國、不獨扶濟宗之類於滇云、文見思亭文鈔一、野竹語錄今尙存、其前錄有劉灌李仙根序、劉序云、吾鄉野竹和尚、行道滇南迤東西、法乳殆遍、最後泊會城、憩嵩山寺、追余自戊戌臘底、與師晤於沙橋百萬衆中、庚子春、自絕域旋、復握手昆池、非劍戟叢中、即通都大郡、古所謂出世而能入世者、意在斯乎、劉灌見遺民篇、戊戌永曆十二年、庚子永曆十四年、所謂自絕域旋者、蓋嘗隨永曆播遷緬甸也、李序云、余幼在江寧、長居帝里、親朋耆舊、久闕星霜、一日偶過淪州雙山劉子案頭、見有嵩山野竹禪師語錄、詢之知嵩山爲益之名藍、而野竹禪師爲吾長壽之名產、實蘇雙塔甌鏡壁公之世適也、闡道德之深微、醒人心之本有、縹緲數帙、等於貝文、不幾爲吾鄉江山生色邪、蓋李亦蜀人也、後錄有合肥龔鼎孳序、爲定山堂集所未收、歷數蜀中高僧、自馬祖以至山曉哲、野竹慧、推崇備至、未知其言果由衷否也、序云、世祖朝今天童山曉哲公說法長安、余無事必過從、過則曉公必掃一室、坐余其右、燒香瀹茗、發五嶽之高論、於是法門細大、古今得失、歷歷可見、乃知馬師以還、陳山父子而後、至臥龍仰山、及金陵翼善、海舟慈公、凡八世、皆鍾峴秀、吐詞爲經、真大有爲宗工宿衲、張子謂情門澹泊、收拾不住、皆歸釋氏、至此益信、一日曉公惠嵩山野竹慧公語錄一部、凡十四卷、讀之、言詞峭俊、多發爲名理、詩頌清新、畫黜瑕垢、其果得天童悟報恩賢之家法、長松壁之血骨、爲輓近一翹楚也邪、且桑梓巴淦、與曉公同邑、又曉公猶子、前謂儒門收拾不住、今又見於此也、無何曉公抗疏南還、十年來不得再晤、使人夢寐不置

、兼想竹師、如想曉公久矣、今秋竹師門人集後錄八卷、不辭萬里、走力就正曉公於天童、曉公聞余念已、亦念竹師、乃馳一函爲介、并以後錄寄余、讀竟喜曰、較前錄則潤而色、老而蒼、益知竹師所詣、近日知解宗師斷斷不可及也、序撰於康熙八年、山曉哲、本陳弟子、蜀人、長松壁即山暉澆、山暉其號、長松其所住院、報恩與本陳爲法門昆弟、故山暉與山曉亦爲法門昆弟、而野竹則山曉猶子也、論行輩如此、論年歲則山曉長山暉一歲、山暉僅長野竹兩歲、野竹塔銘謂山暉崇禎中住開聖禪院、誤也、永曆五年、山暉始住平越開聖、崇禎末、山暉年才廿四、詳見拙著釋氏疑年錄、野竹才氣奮發、自負不凡、後錄八有讀升菴集感賦一首、序云、昔升菴公謫滇、而滇之烟瘴險惡、公履之自若也、余至滇、觀其景物、絕不相謬、壬寅主法嵩山、問公遺迹、有僧乳峰者、言公儀表類余、余笑曰、公誠大儒、才學俱高、余一陋質、何言類邪、又言高峯有祠、亦可證也、待訪之不果、己酉、方伯李公去官浙、惠公內外全集、展閱至續坡翁浮雲姪佳月、奇怪世傳坡乃戒公後身、今又言余似楊、豈升沈之言絕不虛邪、遂感而賦之、蓋以升菴自比也、不磷堅語錄卷中有嵩山慧老人贊云、手裏乾坤、腰間寶劍、剔雞足三千年不夜之鏡、續淳范三十世米稜之餒、坐昆明斥狂禪而掃文翰、糞少室肅記綱以定鐵案、弄福海之神珠、賣天童之破綻、王侯際會、闕論高談、僧俗歸依、傾心瀝膽、此則弟子尊師之言、不免阿其所好、分別觀之可矣、

右野竹慧

明季滇黔佛教考卷二

新會 陳 垣 援菴

法門之紛爭第五

通論明季法門之爭 破山吹萬及燕居雲腹之爭 山暉與燕居之爭

陝西僧與河南僧之爭 水月田租之爭

南雷詩歷三峰與熊魚山夜話、脫得朝中朋黨累、法門依舊有戈矛、慨法門之紛爭也、紛爭在法門爲不幸、而在考史者視之、則可見法門之盛、嘉隆以前、法門閑寂、求紛爭而不得、紛爭之興、自崇禎間漢月藏著五宗原密雲悟關之始、是爲宗旨學說之爭、上焉者也、順治間費隱容著五燈嚴統、三宜謚訟之、是爲門戶派系之爭、次焉者也、有意氣勢力之爭、則下焉者矣、有募地田租之爭、斯又下之下矣、密雲關五宗原後、潭吉忍著五宗教、學者喜之、密雲復著關妄救、越九十年、雍正更著揀魔辨異錄、不惜以人天子與匹夫搏、其視潭吉爲大敵可知也、嚴統之爭、在順治十一年、劉獻廷廣陽雜記言、二宗互相是非、浴血而戰、兵連禍結、至今未已、則亦綿亙數十年也、牧雲門嫩齋後集六、有雜詩一首詠其事曰、階前忍草向春芳、何事緇流怒目張、白社鐘魚新定霸、黃池旛鼓舊爭長、致詞當路金何畏、假手公堂木遂殃、天定久之風浪息、不知兩虎鬪誰傷、注、甲乙之歲、兩宗大闢、其後有大權金湯

結案云、僧爭門戶、與士子何干、從是好事者無能下石、福嚴老人得吐氣矣、然板不火、諍亦不息、斯亦梨棗之不幸也、雖然、今之與乎統者、果皆是其人歟、統是而人非、斯又統之不幸也、牧雲與費隱同出密雲門下、其言如此、則嚴統之作、牧雲不以為然也、惟丈雪語錄十二有重刊嚴統序、對費隱極表同情、則費隱與破山二派、當時頗受沐陳派排擠、丈雪紀年錄順治十三年丙申條云、師上天童掃塔、適山翁和尚寓三塔寺、誤聽纒言、謂師弗從萬峰來、當是假攀、師聞之、即至三塔、時值譚掃菴、朱葵石、張菊存、汪爾陶、施易修、孫起伯、高子修、高念祖諸護法、及本寺堂頭自閒和尚在座、師與山翁及士大夫相見畢、遂云、貧道有椿不平事、舉似衆護法、可為千古魚鑑、昔山翁法叔在天童職書記、號沐陳、貧道寓藏堂、聚首數年、彼此同參、無何今日不認為同參、而并不認為法姪、種種諱利、欺法門太甚、想昔捷隱元為不孝、今視丈雪為假攀、法叔獨霜諸祖庭、欲抹殺破山費隱兩家矣、山翁見師卞急、對衆舉誓、衆護法勸解、師怒方息、此所謂意氣勢力之爭也、費隱語錄十一、有與徐心章張客卿書、對沐陳深致不滿、沐陳為張勢力、不惜趨附新朝、卒受宗門罪人之誚、見雍正五年硃批李衛奏摺、可為僧人大戒、

右通論明季法門之爭

滇黔法門雖盛、未聞有宗旨學說之爭、惟門戶派系之爭則有之、丈雪語錄八、復菴坡燕居見書、言古宿云、凡接東山師見書、未嘗言世諦事、今接菴坡師見書、未嘗言佛法事、似出古人一頭地也、此書大有諷意、山暉語錄十二有復昭覺丈和尚書云、今夏虎丘人來、得大教與禹門語錄讀之、喜法門佛日又中天也、及見復燕居申公書、不覺泫然涕下、審梁山老人傳人衣盞、實為祖宗慧命耳、人不自重、內蘊蛇心、怒目攘臂、誠者不無竊笑、我不越結冬、伊走僧將雲天所集齋廚、徧散平越、取閱之、始知脫空之極、因而知以梁山示偈為傳偈、諸方非浪傳也、至彼行

脚、未見做法源底、與師資扣激承接等事、但節節自舉、節節非人、烏乎、無惑乎佛道之濶也、伊立身行事、自以爲真、殊不知祇誑愚昧未見者當作實事、伊常謂梁山不宜筆佛道聲價一書以病聚雲吹萬、夫梁山爲一代宗盟、主張大法、自合典御四方、權衡一世、有真當褒、有僞當斥、我自戊寅春見吹萬集、約十八人、打鼓上堂燒香、願續大慧、伊名已在數內、及庚辰又見一集、以朝陽爲師、溯源而上、十代至大慧、自顯葺需木芥永下、僞作六代、此見佛道聲價畏而爲之也、又謂象崖庭公不見吹萬、然庭此時已承嗣人、領衆又數歲、是時在忠南居說法位、若使棄衆再見、是豈龍之卑、蛇兔之尊也、三尺童子、指夫家令拜、尙見怒色、况號爲法王、而顛倒若此、伊常稱吹萬如銀漢無極、真大慧後、不須源流、雖永公下六代無語錄可考、無塔廟可據、尙懸絲不斬、不知何據爲此、觀伊當日在吹萬時、數有爭論、今日假梁山爲師、實欲扶吹萬、真業種也、我常言之、如欲扶吹萬、以吹萬爲師可也、區區以梁山爲師、而又侮其師以扶他人、則何不責吹萬稟受一師承、流行祖道、何得謂吹萬不消授手、自然精確、倒置可笑、又常誣雲腹假寫來源、謂象崖死者無對、然雲腹嗣象崖有年、而語錄見有印證雲腹之語、實象崖子無疑也、卻以師承有據爲不是、以吹萬無師妄接爲是、狂肆若此、嗟嗟、縱使吹萬見道真、守道實、只可作自了、如欲出世、須待印證也、不見之古人乎、問有見道穩實、師資不確、亦不收入傳燈、但曰未詳法嗣耳、種種狂肆、難盡枚舉、姑俟後人褒斥也、

按虎丘、遵義虎丘也、禹門、丈雪所住院、梁山、破山所住院、吹萬廣真亦蜀人、不附密雲而自謂得續大慧之傳、破山攻之、見破山全錄二十、丈雪著錦江禪燈、專載蜀僧、獨顯吹萬一派、若不知有是人者、不承認其續統也、燕居先附吹萬、因吹萬不甚顯、又附破山、故山暉揭之如此、然其後吹萬再傳而得三山燈來、道遂大行、三傳而

得普陀性統、更著續燈正統四十卷以張之、其視密雲、屢駭乎如大理南詔、與唐宋分輿而治矣、一派一系之興、必有後先奔走疏附御侮、而後能致其光大、人能弘道、誰曰不然、

山陰錄十二又有與虎丘祝禪師二書云、前接禹門書與語錄、見復燕公書、不覺五內震裂、想法門發盛、頓作者以振耀之、孰知其人有此妄誕、則密法不細也、因走一紙以復禹門、然末法時只合逆來順受、惡來慈受、似此愚妄、倘再續之、必視法門無人也、可惜其人歷年參學、將謂是好禪和子、原來未曾徹見源頭、故說話直逞鬼聰明、於宗要焉有一毫、若不趁斯剪除、則師狐並喙、石玉并稱、將必有日、其二云法門故弊、殆不堪言、昨聞禹門遁迹、不勝悲感、蓋川東法道、賴此老及虎丘維持之、而禹門既隱、則寂寥之風、將見吹人衿懷矣、我雖行道於黔、而力孱弱、不能張之、惟覲有光明樾大者整刷之、啓迪之、是所願耳、四方載記、有堪聞、不堪聞、然盡在適己之意、而私其心、私其行、不公平道、公平言、爲法門觀瞻也、近日爲法重人、不私聞見、在虎丘得之矣、二月四日著笠拄杖、欲度江過虎丘、又因初治長松、事理未就、不能速行、特專使、想虎丘必爲我營之、又與涪水屈禪師云、客冬茅坡使無感僧送所刻雜錄二卷、分布平越、及觀之、皆非法門體裁、害及者非細事也、其以聚雲五百餘年遠接大慧禪師爲的據、而以挺公手傳雲腹諸人爲妄傳、於人甚重、於法甚輕、真不識尊法而不尊人也、其人如此、只不過欲抹殺我輩、渠得以獨步爲快、安知我輩豈其人能抹去之邪、倘見渠語、宜語法門垂援、不可只是袖手、

虎丘祝、涪水屈、均見黔詩紀略三十二、即大冶祝、書雲屈、大冶嗣啟樹相、書雲嗣雪臂辭、雪腹智嗣象崖庭、皆蜀人、又皆破山再傳、燕居旣附破山、仍祖吹萬而排雲腹、故山暉致書各方聲討之、然破山攻吹萬、在崇禎十三年、吹萬已卒、故吹萬語錄無反聲、燕居攻雲腹、在永曆初、雲腹正開法黔南、而雲腹語錄對燕居不遺一矢、似

雲腹度量、較山暉爲大、惟雲腹錄二有復清涼衆護法書云、來書欲山僧再打鼓笛、此意甚佳、但病軀疎僻、不諳世禮、恐弗能應酬人事、祇可於林下嚼橡飲泉、以終餘生、惟高明諒之、其詞若有憾焉、疑即受燕居攻擊、拂然舍去也、然此皆派系之爭、尚不失所謂次焉者、

右破山吹萬及燕居雲腹之爭

至山暉與燕居、其始亦派系之爭、其繼則流爲意氣勞力之爭、爭斯下矣、然其後又回到派系之爭、情形複雜、關於此項史料、山暉錄輯存甚衆、今分五節說明之、

一初爭 語錄十一有復楊將軍書云、江外僕夫來、促我行裝、不及軍門揖辭、適接來書、有某人者、責我近無一字相聞、則人情中有不可廢者、常聞師弟猶人父子、父子不容少僞、師弟豈容少僞乎、某人者、以法門論、猶昆弟也、阡陽之難、自可致唁、然有不可致者、我之情難以陳也、若陳之、祇增老婆舌耳、雖然、今日又不可不一言於左右、我生新寧侯氏、戊寅十一月、禮石蒲揆和尙落髮、其後往來梁山與臥龍兩大師之門、在楚蜀承琢磨之功、雖雷霆爲否、不能宜其少分、穀廟崩之明年三月、臥龍歸寂、始離左右、此三大師實能生我、我何一日忘也、來諭未徹源頭、何能強定是非、是又不可不再進一言、我自丙戌三月、脫離東走南賓、再見梁山破老人於三教、至戊子十月、爲兵所逼、南避忠路、某人者時住靜於此、因過訪之、扣及堂奧、尙未知者、今欲歸人、何不知量也、比承黃文公公接住雙照二載、雖與之相去半舍、然未常往來、今云五六載相依、妄語何如是之甚也、然某人固是僧、亦有不可言於人者、倘言之、則黔地恐不能安頓手足、烏乎、我知悅謗者無所不至、只不與之作理會、則其怪自壞、某人俱無一字真實、又常輕侮梁山、是不孝也、常欲往人之徒、是無義也、一面之遇、而云六七年、是不信也、有

此三事、公忍聞乎、卷十二又有復開聖諸門人書云、今時事舛、人我相多、不獨耳不靜、舌亦勞矣、聞某人妄語排擠山僧、山僧知悅謗者無所不至、安可與之而釋、使俗人掩鼻噀那、且斯人語言醜態、實有不可觀、亦有不可言者、吾即言之何難、但恐我法壞耳、烏乎、禪法門之不幸、莫斯爲甚也、至於斯人欲置騰騰烈燄中、此累劫常事、吾何懼哉、昨有書復揚護法及丁護法、可親往面道一番、足見平日與吾徒道及從來事也、按二人始因同鄉、互知底蘊、相輕而不甚周旋、故人之見之者、以爲同門同開法黔南、而若不相識、何也、山暉之詆燕居曰、是曾附歐厲而侮破山者、燕居之詆山暉也、曰是破山收回信衣者、固已成爲意氣之爭矣、

二奪徒 爭收門徒、自古有之、少正卯在魯、孔子之門、三盈三虛、惟顏淵不去、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明季佛教中興、此風極盛、方漢月之陵樸密雲也、密雲曰、漢月欲收羅學人耳、雲外譯語錄十四有妄刻續燈諸錄說、言近代禪師位者、往往急於求嗣、效開恭庸俗之所爲、以勢利相傾、名位相誘、又云、瞎眼宗師、見學者稍具天資、如籠生鳥一般、生怕走了別人家去、急忙付拂付卷、稱賞讚揚、互相欺瞞、靈峰宗論五之三有法派稱呼論、言爲師者、俱貪眷屬、爭徒者專附勢利、遂以虛名互相羈繫、師資實義、掃地殆盡云、彼蓋深知得人者昌、莫爲之後、雖善弗揚、故汲汲以延攬門徒爲務、不計其道之是否足傳、其人之是否可授、雲外瀆益、誠痛乎言之也、不意頹風所播、達於黔南、而有燕居山暉之事、山暉語錄十一有與羅總府世安書、言昔者知遇於平城、承外護故山僧得行其道、是千百年來奇緣也、夫薄道之徒、今日信之、明日疑之、雖噴噴有口、實不敢以蠱毒加害、屬在外護、深防此輩、不然、何以鎮壓邪心、垂光末運、長西堂、開監寺、山野許人室、其以大法扇傳六七年也、適聞燕居尊爲弟子、燕居自稱正人、而欲壞千百年成規、使人倫一倒置、甚可笑也、前聞燕居集、其毀人處、欲正人之

不正、是何言之如此、行不如此、何異口誦孔孟、心實盜跖邪、常聞人倫之大、盜跖亦不敢廢、燕居有親樂之、有師侮之、有見長辱罵之、有骨肉剝削之、或行劫、或妄言、或災木石、使師友爲法受惡、真烏獲也、烏乎、世間亂倫、出世間亂法、雖立天地間、恐人神必共怒也、成敗之理、有數存焉、我知之矣、即居加害如丘山、亦何損於山僧、但再傳西堂監寺、此天地絕無之事、居士任外護、以爲何如、卷十二又有寄德山齋禪師書云、過涓水大雲菴、諸得佳集、讀之、見公深入祖室、所以開發衲子、其精意宛有古人意、不得不使人愛慕也、余自甲午春、誅茅高藍、諸方愈加管姦、甚至記載、總不足懼、獨憂者法門一事耳、當永曆初、我開法平越、有人毀之曰、此必教人學上堂語、問答如流、然後爲禪者、然不知己之不能、而如人之能、實一狐媚流輩也、及我印大雲之記、又謂失眠、戊戌春、其人來不十日、即惑大雲、使喪所守、而即印爲弟子、初何見罪之深、今何謬爲之甚也、然十年苦心教訓之大雲、承接我又七年來、一旦奪爲己嗣、即使齏齏肆毒、未必若是、其人何以爲人師、實可恥也、前謂教人學上堂、及諸傳等事、今又取斯人、何首尾之亂邪、烏乎、其言正之於前、其亂繼之於後、不知泥犁中將何以置此人也、法門如是、亂規如是、公又何以教我、

按君子絕交不出惡言、山暉之言惡矣、抑何怨毒之深也、長西堂即大雲長、開監寺即石琴間、見下文、燕居所爲、有少正卯許行之風、惜燕居語錄余未見、錦江禪燈十載其機緣語句、有可玩味者、楞嚴寺上堂云、臨流終日不拋鉤、志在雙鯨得便休、珍重漁人休放手、再拋香餌釣鱗龍、又高真觀示衆云、古佛不揚眉、高真解拱手、烏魯擡著地、兩腰敲一口、痛殺呂純陽、三手脚後墮、帶累僧綱司、向外揚家醜、編者是否有意指其尊徒及與山暉構釁事、不然、何談言之微中也、禪燈主編者爲丈雪、山暉燕居之爭、丈雪親見之、丈雪弟子月鏡了語錄三、有復醉舌上

座書云、日來書並佳稿、信曹溪一滴、賴以不涸、但恐世人飲之者死、沽之者亡、善須調治、邇來宗匠、門戶各開、風化獨扇、倘涉見聞、慎勿鬪勝、及至誘引處、非露圭角爲佳、月輝曾開法演說、與燕居山同時、其日及至誘引處毋露圭角者、亦防燕居再拋香餌乎、殊可嘆也、山錄十有因事示衆一絕云、麻衣瓦笠到平城、十載匡徒已闢荆、何事南來狐媚種、依然勾引落深坑、山指此也、至燕居毀山、謂此必教人學上堂語、問答源流、然後爲禪者、亦當時風習、昭代叢書別集載本陳奏對機緣、有張潮跋語云、大和尚上堂、師徒問答、皆預爲撰製、如優伶讀脚本、臨時演唱、此猶是門外人語、牧雲門式古論、言今保社中正同演戲、平時串習、臨時你知我知、你拍我應、謂之明大法、智者定不入此局、則當時實有此弊、特智者不爲耳、張潮之言非無據也、

三與僑徒書 山語錄十二有與大雲長西堂書云、欲爲人、必先審可否、然後行之、始無委曲事、近聞汝受公惑、深用痛恨、然昔者全吾、何如是之重厚、今者異吾、何如是之涼薄、夫好惡異全、道人之不取也久矣、吾奉先師之言、一毫不敢妄爲、實欲正法門之不正、何吾正之如此、吾徒亂之如此、眼前或可強爲、百千年後何以處其身也、吾徒思之、又與石琴問監寺云、春王十日必南行、不知能到長松一叙否、想此一別、後會不可知也、聞近日著悶、以告者過也、我此行原爲刻書、定將分錢俾收入集中、以爲萬古法系、豈以十年來父子、一爲燕居惑亂、便不取邪、倘應龍不處汙池、可明一言、自不久羈門牆、以辱上座、又與岳樵崇侍者云、黔中賴左右之教門、始有親光、不然、黔人何知有此題目、故以法器期之、終不作黔驢待也、客冬省親、此仁人之禮、山帶毫無拒意、何一往梓里、便不來邪、其詞哀以涕、山原此時誠可憐矣、大雲長不可知、石琴問則錦江書十二已大書於燕居法闢下、黔南會證錄三、燕居法闢、尙有赤幡幢、亦依山原器具、參燕居印可、合之岳樵崇之一去不復返、山原在黔十餘年

經營之法席、至是已有不能不捲之勢、而抑知不盡然也、

四與忠徒頌孫書 嵩山野竹誌、已見前篇、此山暉惟一弟子也、康熙三年、山暉離黔東下、客姑蘇雙塔、遂終老於吳、錄十二有寄嵩山野竹長老書數首、其一云、到吳越三年、絕無可語者、真入無人之境、每懷西還、輒不如意、前年天童賢老人收余爲法嗣、此非去蜀歸吳、蓋不得已也、梁山既收回棲隱信具、而燕公又修我二子、敝公亦取我一孫、十五六年苦調之人、皆爲同門問絕、睹此能不痛心乎、若只苦守、後之人疑之、則上負前人所望、下辜吾徒支撐、即余一身、罪大莫贖矣、吾徒其思之、還樸來、問吾徒無恙外、又問嵩山集、云已梓行、然固美矣、但不可舛舛、須深酌之、今秋不還、明春必歸、到家定有難足之行、吾徒埃我梁城間可也、其二云、客吳越四年、未嘗一日不繫念嵩山、蓋黔南苦心教人、止得此一席、以慰吾望、今夏七月、浮老人圓寂於吳江、聞訃即自高郵還蘇、爲奔喪之舉、及送龕上徑山、適竹元孤身二千里來省吾雙塔、此非嵩山以孝法人、何以壯元孫此行、且闡孫留廣嗣、元孫苦遠涉、吾又憐二人孤苦中猶不置吾、此不獨二人孝、猶見二人珍重吾道未薄耳、人得一幾足矣、况雙珠乎、故吾願嵩山不如二人者勿收、以敗厥事、近日法門委傳如市、未見有如禪和子也、不過取虛聲、襲虛名、豈可笑耳、人或從源來、叩問之嵩山爲人何如、或曰、嵩山爲人、不減平越、但委付微異耳、因書此言爲嵩山誠、明年吾不親來、即當遣人慰公於方丈、

竹眉竹元、楚藩裔、能文章、國變後兄弟避亂入滇、得法於野竹、詳亂世信仰篇、竹元住鄂州龍光、有鷄勸集一卷、集石門文字禮詩一卷在藏、山暉得此賢孫、宜其道不墜也、錄十二有寄竹眉竹元兩孫書云、汝弟兄往崇陽、省二十餘年喪亂未封之憾、吾以病癯、不能同去、終爲慊然、後於漢口待之二十餘日、竟未有耗、且既過江、安能

再緩、是以得舟便長行矣、一瞬三年、音書杳絕、汝二人如念吾左右無知事者、可議一人前來、助吾梓舊集諸稿、即是汝二人報嵩和尚慈蔭也、客歲汰僧、汝二人何策守之、吾爲汝慮、想高蹈之人、自有確守、非全淺淺者可全日語也、又云、鄂渚相別三年過矣、每念汝兄弟初歸故里、囊無一物、豈能封二十餘年未封之骨、雖有戚氏、恐亦不能大助、中夜深思、情不能已、自入吳歷越、所見名宿、費亦不輕、且久逸之人、一旦毀廢叢席、動即勞極、不得已乃寓雙塔、但先臥龍錄與開聖諸稿未傳梓、萬里南來、欲完此兩者、將尋丘壑之樂、而又因循若此、能不傷哉、前冬往吳江報恩寺見浮老人、即許入室、豈我無良、而慝顏若此、總之是梁山父子使之然、汝兄弟亦熟之矣、烏乎、寤窮達之有命、窺捷徑之無益、我之謂也、汝兄弟可一下江南、則吾事備矣、其言煦煦如老嫗、與前攻燕居之言大異、客歲汰僧、指康熙元年、數月即取銷、故官書鮮載、而滇黔諸僧錄恒見之、所謂禮失可求諸野也、

五答勸返梁山書 山暉與燕居之爭、此爲最後一幕、語錄十二有復德山語嵩禪師云、禪師不以萬里行券、破著轉蘇、顧我雙塔、此法門念重矣、乃復錢前相上、屬之如許、我豈犬馬忘德者、蓋梁山不仁、誤聽左右、燕居又強取我二子、敝老亦取我一孫、我故去之、雖遭物議、任之而已、嗟嗟、三十年法乳、豈恰然一斬乎、所以小隱古吳、蓋實有去就良難之意、禪師愛我如此、我極思之、不得已爲隱焉庶幾也、如再欲我還梁山、我則在汶上矣、禪師幸原之、又復天隱禪師云、貴鎮晤後、四年不奉吾友子教、問關修阻、非朝遣夕至可能、還樸至自梁城、手持吾友三月四日書、拜讀數四、愛我如昔、末又勸勉懇懇、若非天隱厚道、絕不至此也、每自思之、三十年方外、心還不歇、此豈有所樂爲也、蓋人皆笑我狂且愚、而不知我大爲人棄、竝奪其所授、甚至覆巢取子、毫不容置足其間、顯此能不疾首痛心乎、是有吳越之役、雖棲靈亦不得怪我常寂中矣、今吾友猶不投畀、返將歸我梁山、以積舊好、此

情濃且渥矣、奈何一入趙、竟不能再奉德教於燕也、用是方命、知吾友必營而原之、語焉名傳裔、破山再傳、與錢邦芭鄭逢元友善、有贈邦芭逢元詩、見遺民篇、天際崇、傲樹相嗣、亦破山再傳、皆蜀人、同間法黔南、二書無年月、然在山暉離黔後、勸返梁山、則必在破山未卒之前、破山以康熙五年卒、明年語嵩亦寂、則此書當作於康熙三四年間也、山暉斤斤以燕居尊其二子、傲樹取其一孫爲恨、然則山暉之去破山而附浮石、破山亦可謂浮石尊其一子、故語嵩等勸返梁山耶、此門戶派系之見也、今錦江禪燈浮石賢嗣著傳鏡矣、而黔南會燈錄則竟開山暉、黔南錄凡例謂黔南宗風、興自明末、自燕居老人暨語嵩雲腹和尚三人入黔爲破天荒、不知山暉之入黔、亦破天荒也、山暉錄十一與羅總府書云、黔州自生民以來、不惟不知聖人之道、亦不知道之題目、若非外護、安得說法幾會知南方耶、則山暉與黔南開教關係大矣、而黔南錄獨黜山暉、與錦江禪燈之黜吹蕩、同出一轍、豈山暉錄未之見耶、毋亦黨燕居而排傳鏡云爾、牧雲門著續五燈三難論、曰一文章、二佛法、三大公無我、三者不具、不足以續五燈、今黔南錄之黜山暉、其大公耶、不公耶、野竹後錄七云、辛亥春、見好事者作僧史、信意喜怒、略無公心、不覺浩歎、因覽升菴公集載西遊雜述云、虎穴猶能入、猿梯亦可臨、把關獅子面、開店主人心、乃感和二首、佛庭相出入、川路不登臨、可歎如來後、翻爲取舍心、喜怒還出入、顛倒亦登臨、弘法真有意、當秉祖佛心、辛亥康熙十年、黔南錄未出、此詩固非指黔南錄、然可爲黔南錄詠矣、

石山暉與燕居之爭

至陝西僧與河南僧之爭、見徐霞客遊記、所爭純爲意氣或勢利、本無足述、然考滇南僧習、此亦佳史料也、霞客滇遊日記五、戊寅十二月二十七日條云、迦葉殿、舊土主廟基也、舊迦葉殿在山半、歲丁丑、張按君謂絕頂不可

不奉迦葉、遂捐貲建此、而移土主於殿左、其前之天長閣、則天啟七年海鹽朱按君所建、後有觀風臺、亦閣也、爲天啓初年廣東潘按君所建、今易名多寶樓、後又有善雨亭、亦張按君所建、貌其像於中、殿亭四圍、築城環之、張君於萬山絕頂、興此巨役、沐府亦伺其意、移中和山銅殿運致之、但一城之內、天長以後、爲河南僧所主、前新建之迦葉殿、又陝西僧所主、惜兩僧無道氣、不免事事參商、非山門之福也、余一人山、即聞河南陝西二僧名、及抵絕頂、將暮、見陝西僧之叔在迦葉殿、遂以行李置之、其姪明空、尙在羅漢壁西來寺、由殿側入天長閣、蓋陝僧以銅殿具支絕迦葉殿後正門、毋令從中出入也、河南僧居多寶樓下、留余晚供、觀其意殊憤憤、余於是皆腹誹之、還至土主廟中、寒甚、陝僧爇火供果、爲余談其姪明空前募銅殿事甚悉、今在西來、可一顧也、余唯唯、又日記六、已卯正月初二日條云、陝西僧明空所結菴、今名西來寺、北京陝西河南三僧、俱以地名、今京陝之名幾並重、以余品之、明空猶俗僧也、其名之重、以張代巡鳳陽同鄉、命其住持絕頂迦葉殿、而沐府又以中和山銅殿畀之、故聲譽赫然、然在頂與河南僧不協、在西來惟知款接朝山男婦、其識見猶是碧雲諸徒流等、不可望幻空後塵也、然其寺後倚絕壁、屏擁天際、巖峭大觀、此爲第一、寺東有三空靜室、亦倚絕壁、三空與明空、俱陝人、爲師兄弟、然三空頗超脫、有道氣、留余飯其廬、已下午矣、鷄山范志十、僧無盡宿三空靜室詩、有禪關水徑繞微茫、一榻虛危倚壁旁、夜坐下看星斗亂、諸天鐘磬散燈光之句、即此人、無盡俗名陳起相、見遺民篇、鷄足山僧多矣、南僧無道氣、不足以概滇僧也、

右陝西僧與河南僧之爭

著淨法師南來堂集、附有寄徒三和書、三和誠可代表俗僧一切、所慮者衣食、所爭者田租、爭之最下者也、此等史

料、各詞訟案卷多有之、然不若出自高僧之口爲可貴、特采以佐吾說、書曰、倘國家一時有不寧、法門有難、正未可知、是以僧莫若無田之爲愈也、世道如此、深山窮谷、草衣木食、願自粗足矣、更復何爲、前汝來書、切切以居處衣食之道不得其所爲苦、此亦見汝無遠大之志、世間但有衲子蒲團外飽死者多、幾曾見蒲團上餓死的人、況天地爲屋廬、何處非我有、而必戀戀於一隅、老死鄉曲、其他盡失、我不愁汝無飯喫、無衣着、但恐汝衣暖食飽已、向者分鳴水月田租、並我自治衣鉢田、以世法論之、皆汝承受、何故與汝無分、吾不得知、量汝師輩必有高明、定不謬也、汝亦但隨時隨分可耳、我雖在方外、勸業治產、於祖宗分上毫無有補、言之慚愧、汝亦何苦升合相爭、書作於崇禎十四年辛巳、而云衲子蒲團外飽死者多、可見時僧之豪侈矣、

右水月田租之爭

按勞利及田租之爭、猥瑣誠不足論、若山暉燕居之爭、其無道氣去河南陝西僧幾何、然嘗閱玉林琇語錄附年譜、崇禎十四年、洞宗鍾子瑞白雪卒、玉林撰辨魔說以斥之、兩派遂成嫌隙、康熙元年、瑞白弟子百愚斯住荆溪善權、玉林門人謂其起憎嫉見、盜葬祖塔、康熙十三年、鄉人燬善權、白松豐死於難、年譜又指爲百愚弟子寒松操所唆使、而寒松操語錄指迷善說、則有玉林卻繼綠林風、慣占叢林伐已功之句、玉林即玉林也、夫崇禎辛巳、至康熙甲寅、已三十四年、瑞白至寒松、已三世、春秋國有九世之仇、佛家亦有三世之仇乎、乃始爭學說、繼爭墓地、卒至放火殺人、所謂新朝國師者如斯、何怪燕居山暉之無道氣哉、

靜室之繁殖及僧徒生活第六

貴陽白雲山靜室 普安丹霞山影修 曲靖護國寺大乘朝陽菴總持

鷄山大靜室野愚碧雲寺幻空 蘭陀寺與莘野靜室 白雲諸靜侶

九重崖河南師止足 永平萬佛堂了凡 順寧龍泉寺講經

鷄山華嚴寺野池

始吾閱雲南院志寺觀類、凡六卷、庵寺一千六百五十餘所、即鷄雲南寺院之衆、然志爲道光間所修、不足以概明季、後閱大錯和尚撰鷄山指掌圖記、言鷄山大寺八、小寺三十四、菴寺六十五、靜室一百七十餘所、又鷄鷄山一隅、靜室何如此之盛、然此爲大錯修志時住山平載所親勘、其言至可信據、庵寺且勿論、其中靜室最多者爲羅漢壁、四十九所、獅子林四十二所、九重崖十五所、旃檀林十四所、夫靜室之名、不始於釋氏、北宋僧道誠撰釋氏要覽、其解禪齋也、曰齋者肅靜義、如儒中靜室、謂之書齋、則靜室不屬於釋氏明矣、然鷄山靜室、多爲釋子潛修之地、與儒者無涉、蓋其地開闢最後、僻則陋、故生斯地者多往外參求、朗目蒼雪、遂成名於外、亦惟僻則靜、故修苦行者多來此習靜、禮齋精舍、遂獨冠於世、然尋其歷史、並不悠遠、據鷄山范志五、獅子林靜室條、觀音崖室、在藏海蓮居之下、萬曆年僧大力習靜於此、爲諸靜室之始、又卷六人物門、儒施號大力、宜良人、所庵法育、初入山時、四林茂密、人跡罕至、是時山中無住靜者、輒建靜室、從師始、是鷄山之有靜室、始於萬曆、至徐霞客遊

山時、不過數十年、而已遍於各地、今欲考黔靜室及僧徒生活、霞客遊記爲最佳史料、其他遊記、多記山水、間記寺宇、少寫僧徒、其記寺宇也、多錄扁額楹聯、殊無生趣、若方志之志仙釋、又多以自齋苦行、脇不至席等事、概括生平、未可爲日常生活之證、惟霞客善寫僧家生活、當其至鷄山也、適在李元陽創建放光寺、木增創建悉檀寺、與復各利之後、爲鷄山極盛時代、霞客又盤旋獨久、與僧侶往還獨密、計其所與遊之僧、有名可籍者凡五六十人、蓮花、葵菊、炎茗談詩、別有天地非人間矣、雞山而外、如曲靖翠峰山大乘之苦行、永平萬佛寺了凡之禪機、形容批評、非霞客不能適當、僻遠如順寧龍泉寺、竟有講經之會、僧俗雜處、喧動一時、猶可見當年盛況、惜其於黔所經僅由桂入滇之道、又未嘗久住、故黔僧史料尙少、然其寫貴陽白雲山靜室一段、及普安丹霞山影修一段、山蔬、豆、亦足見黔南靜室、及黔僧生活一斑、特採於篇、以佐吾說、

黔遊日記一、戊寅四月十五日、貴陽白雲山、流米洞後、即山之絕頂、逾而北、間埤甚險、列徑分區、結靜處數處、而南京井當其中、清冽異常、不減不溢、靜室僧置瓢勺之、以其側有南京僧結廬住靜、故以南京名、今易老僧、乃北京者、而泉名仍舊也、是日下午抵白雲菴、主僧自然供餐後、即導余登濟龍閣、憩流米洞、命閣中僧導余北逾脊觀南京井、北京老僧迎客坐、廬前藝地種蔬、鴛粟、花殷、紅千葉、豐艷不減丹藥、對談久之、薄暮乃返、自然已候於菴西、復具滄、吸茗、移坐菴後石壁下、十六日、仍從濟龍閣北逾嶺至南京井、東北築崖、東南度壑、皆窈澹之極、壑東有遺茅一窩、度木橋而入、爲兩年前匡廬僧住靜處、今茅空人去、將度木披之、而山雨大作、循舊徑返、雨霽、復由菴東登嶺角、度石隙而上、得一靜室、其室三楹、東向寥廓、室前就石爲臺、綴以野花、室中編竹練戶、明潔可愛、其處高懸萬木之上、可望而不可陟、故取道必迂從白雲、蓋與濟龍閣後北坪諸靜室取道皆然、更無

他登之捷徑也、此室曠而不雜、幽而不閤、峻而不逼、呼吸通帝座、寤寐絕人寰、洵棲真之勝處、靜主號啓本、撰人、與一徒同棲、而北坪則獨一老僧、白雲之後、共十靜廬、因安氏亂、各出山去、惟此兩廬有棲者、十二廬旁、各有坎泉供勺、因知此山之頂、皆中空醞水、停而不流、又一奇也、晚返白雲、暮雨復至、自然供茗爐旁、善燈夜話、半晌乃臥、

右貴陽白雲山靜室

黔遊日記二、戊寅四月廿九日、普安州南三十里、有丹霞山、丹霞山南十里有洞、曰山嵐洞、水從洞出、北流爲大溪、土人避寇、以舟渡水而進、其中另闢天地、可容千人、而丹霞則特拔衆山之上、昔有玄帝宮、天啓二年、毀於蠻寇、四年、不昧師復鼎建、每正二月間、四方朝者駢集、日以數百計、僧又捐貲置莊田、環山之麓、而嶺間則種豆爲蔬、以供四方、但艱於汲水、尋常汲之嶺畔、往返三里、皆峻級、遇旱則往返十里而後得焉、五月初一日、余抵普安南門、西南一峰特聳、形如天柱、而有殿宇冠其上、躋級登峰、其上甚峻、崖間懸樹密蔭、無復西日之燦、直躋半里、始及山門、時僧方種豆醞坂間、門閉莫入、久之、一徒自下至、啓門入、余遂以香積供、既而其師影修至、遂邀余閣中、而飲以茶蔬、影修又不昧之徒也、時不昧募緣安南、影修留余久駐、且言其師在、必不容余去、以余乃其師之同鄉也、余謝其意、許爲暫留一日、初二日甚晴霽、余時徒倚四面、凭窗遠眺、與影修相指點、是日余草記閣中、影修屢設茶、供以雞蔓菜、薑漿花、黃連頭、皆山蔬之有風味者也、初三日飯後、辭影修、影修送余以茶醬、遂下山、

右普安丹霞山影修

滇遊日記三、戊寅九月十二日、曲靖翠峯山、其山自絕頂垂兩支、如環臂東下、兩臂之內、又中懸一支、當塢若臺之時、則朝陽菴踞其上、其南腋又與南臂環阿成峽、則護國舊寺倚其間、自西峽入半里、先達舊寺、然後東轉上朝陽、舊寺兩崖壁夾而陰森、朝陽孤臺中綴而軒朗、余先入舊寺、見正殿亦整、其後遂危崖迴峭、藤木倒垂於上、殿前兩柏甚巨、夾立參天、寺中止一僧、乃寄錫殿中者、一見即爲余熱火炊飯、余乃更衣叩佛、即乘間東登朝陽、桂芬菊艷、念此幽境、恨無一僧可托、還返舊寺、即欲登頂爲行計、見炊飯僧慙慙整餽、雖瓶無餘粟、豆無餘蔬、殊有割指啖客之意、心異之、及飯、則已箸不沾蔬、而止以蔬奉客、始知即爲淡齋師也、先是橫山屯老嫗爲余言、山中有一僧、損口苦體、以供大衆、有予衣者、輒復予人、有餽食者、己不鹽不油、惟恐衆口不適、余初至此訊之、師不對、余肉眼不知即師也、師號大乘、年甫四十、幼爲川人、長於姚安、寄錫於此、已期年矣、發願淡齋供衆、欲於此靜修三年、百日始一下山、其形短小、而目有瘋癩之疾、苦行勤修、世所未有、余見之、方不忍去、而飯未畢、大雨如注、其勢不已、師留止宿、余遂停憩焉、是夜寒甚、余宿前楹、師獨留正殿、無具無筵、徹夜禪那不休、十三日達且雨不止、大乘師復留憩、余見其瓶粟將盡、爲炊粥爲晨餐、師復即另爨爲飯、上午雨止、恐余行、復強余餐、忽有一頭陀入視、即昨朝陽入菴時曳杖而出者、見余曰、君尙在此、何不過我、我猶可爲君一日供、不必嗾此也、遂挾余過朝陽、共煨火具餐、師號總持、馬龍人、爲曲靖東山寺住持、避竄於此、亦非此菴主僧也、此菴主僧曰瑞空、昨與舊寺主僧俱入郡、蓋皆蠢蠢、世法佛法、一無少解者、大乘精進而無餘貲、總持靜修而能掙節、亦空山中兩勝侶也、已而自言其先世爲姑蘇吳縣籍、與余同姓、昔年朝海過吳門、山塘徐氏欲留之放生池、不果而歸、今年已六十三矣、是夜宿其西樓、十四日下午飯後、伺雨稍息、遂從朝陽右登頂、西眺絕頂之下、護國後

箭之上、又有一卷、前臨危筍、後倚峭峯、有護國之幽而無其逼、有朝陽之愷而無其孤、爲此中正地、是爲金龍菴、又西半里逾北嶺、望見後數里外復一峯高峙、上亦有菴、曰盤龍菴、與翠峯東西駢峙、於是南向攀嶺脊而登、過一廬堂、額曰恍入九天、又南上共半里、而入翠和宮、則此山之絕頂也、翠和頂高風峭、兩老僧閉門煨火、四顧霧縹峯瀟、略瞰大略、遂東南下、由靈官廟東轉半里、入金龍菴、菴頗整潔、庭中菊數十本、披霜淒雨、幽景含絕、是菴爲山東老僧天則所建、今天則入省主地藏寺、而其徒允哲主之、肅客具齋、暝雨漸合、遂復半里、東還朝陽、欲下護國看大乘師、雨滑不能、瞰之而過、十五日達且雨止、而雲氣飄颻、余復止不行、日當午獻影、余遂乘輿往看大乘、大乘復固留、時天色忽霽、余欲行而度不及、姑期之晚過、爲明日早行計、乃復上頂、環眺四圍、又還過八角菴、仍返餐於朝陽、爲總持所留、不得入護國、按王元翰凝翠集文、有送總持上人入終南說、即此人、

右曲靖護國寺大乘 朝陽菴總持

滇遊日記五、戊寅十二月二十五日、在鷄足山、自悉檀北上、經無息無我二菴、一里過大乘菴、又從左峽過珠簾翠壁、躡臺入一室、則影空所栖也、影空不在、乃從其左橫轉而東一里、入野愚靜室、所謂大靜室也、有堂三楹橫其前、下臨絕壁、其堂倚樞疎朗、如浮坐雲端、可稱幽爽、室中諸老宿具在、野愚出迎、余入詢、則蘭宗影空及羅漢壁慧心諸靜侶也、是日野愚設供招諸靜侶、遂留余飯、飯後見余攜書篋、因取篋中書、各傳觀之、蘭宗獨津津不置、蓋曾雲游過吾地、而潛心文教者、既乃取道由林中西向羅漢壁、從念佛堂下過、得碧雲寺、寺乃北京師諸徒所建、香火雜沓、以募師而來者衆也、師所栖真武閣、尙在後崖懸嵌處、乃從寺後取道、宛轉上之、半里入閣、參叩男女滿閣中、而不見師、余見閣東有臺頗幽、獨探之、一老僧方濯足其上、余心知爲師也、拱而待之、師即躍而

起、把臂呼同聲相應、同氣相求、且詮解之、手持二襪未穿、且指其胸曰、余爲此中忙甚、襪垢二十年未滌、方持襪示余、而男婦聞聲湧至、膜拜不休、臺下莫容、則分番迭換、師與語、言人人殊、及念佛修果、娓娓不竭、時以道遠、余先辭出、見崖後有路可躡、復攀援其上、轉而東、得一峽、上緣有龜可坐、梯險登之、復下碧雲菴、適慧必在、以返悉檀路遙、留余宿、主寺者以無被難之、蓋其地高寒也、余乃亟下、

按野愚名廣慧、嵩明人、水月法嗣、行脚江南數十年、著有頌古百則、滙花集一卷、蒼雪寄徒三和書、言聞汝野師翁近習靜鷄山、亦是名山之寶、汝當時時就教、執侍巾瓶、勝見吾也、即此人、初野愚與蒼雪同事水月、後蒼雪詩名震海內、野愚息影鷄山、嘗記其鷄山觀風一絕云、遊徧蒼崖盡法身、誰云門內更藏真、相逢欲問拈花事、千古空傳獻笑人、王元翰有與野愚書、見禮悅籍、放樹相語錄九、有過壑愚山房詩云、登峯曉色開、曲徑任徘徊、曳杖隨山轉、奇雲入袖來、林深聞犬吠、花落點莓苔、此景誰能及、溪鳴有辯才、又知空蘊語錄下有野愚禪師真讚云、唯吾師祖、王者氣相、佛祖門中、出將入相、臨濟德山、逢之不讓、不涉門庭、用超宗匠、自覺肖孫、寫真供養、蘊欲讚之、出言成謗、北京師名幻空、北直人、入漢鰲鷄足大覺寺、戒行孤高、諸方敬仰、更剏碧雲寺、鷄山范志六載直指姜思容入山叩訪、見像懸壁間、身在龕中、因云、和尚和尚、業障業障、旣在龕中、又在紙上、此處爲真、彼處爲妄、彼處爲真、此處爲妄、遠道遠道、免喫吾棒、空應聲曰、業障業障、不止和尚、亦條牀頭、冠裳與上、這也不真、那也不妄、真則俱真、妄則俱妄、如此是說、請收尊棒、姜改容禮之、爲建寺勸勸、乾隆三十三年、王曾至鷄山、春融堂集四九遊鷄足山記云、過大覺寺西齋、山茶盛開、旁有姜思容詩石、姜明監察御史、與僧幻空交、空有墓志、係隆武二年兵部觀政進士曾高捷所撰、即此人也、

右鷄山大靜室野愚 碧雲寺幻空

又日記五、戊寅十二月二十九日、飯於悉檀、同沈公及體極之姪同遊街子、余市鞋、願僕市帽、遇大覺遍周亦出遊、欲拉與俱、余辭歲朝往祝、蓋以其屨七句也、既午、沈公先別去、余食市麵一甌、一里餘從大乘巷上幻住、一里入幻住、見其額爲福寧寺、問道而出、猶不知爲幻住也、由其右過峽西北行、一里而入蘭陀寺、寺南向、由正殿入其東樓、良一師出迎、問殿前所臥石碑、曰此先師所撰迦葉事跡記也、昔賢華首門亭中、潘按君建絕頂觀風臺、當事者曳之頂、將磨鏤新記、良一師聞而往止之、得免、以華首路峻、不得下、因紆道置此、余欲錄之、其碑兩面鏤字、而前半篇在下、良一指壁間挂軸云、此即其文、從碑騰寫而出者、余因低懸其軸、以案就錄之、良一供齋、沈公亦至、齋後、余度文長不能竟、令願僕下取臥具、沈公別去、余訂以明日當往叩也、迨暮、錄猶未竟、願僕以臥具至、遂臥蘭陀禪榻、願僕傳弘辯安仁語曰、明日是除夕、幸爾主早返寺、毋令人懸望也、余聞之、爲悽然者久之、三十日、早起盥櫛、而莘野至、相見甚慰、同飯於蘭陀、余仍錄碑、完而莘野已去、遂由寺循脊北上、其道較坦、一里轉而東、一里出莘野廬前小靜室、又半里而入莘野樓、則沈公在、而莘野未還、沈公爲具食、莘野適至、遂燕其樓、父子躬執爨、煨芋煑蔬、甚樂也、莘野懇令願僕取臥具於蘭陀、曰同是天涯、何必以常住靜室爲分、余從之、遂停寢其樓之北楹、其樓東南向、前瞰重壑、左右抱兩峰、甚舒而稱、樓前以抄松連皮爲欄、製樸而雅、樓窓疎榻明淨、度除夕於萬峰深處、此一宵勝人間千百宵、薄暮凭窓前、瞰星辰燦燦下垂、塢底火光遠近紛拏、皆朝山者、徹夜熒然不絕、與瑤池月下又一觀矣、按徧周名可全、大覺寺僧、鶴慶李氏、爲山中老宿、徹庸周理、亦其孫行、破山全錄十九、有訪徧周上人一絕云、貪幽獨坐小齋中、話及當年有異同、拄杖到山開正眼、依然還是舊

風、良一名如常、宜良人、學華嚴法界觀、戒行威儀、無與爲比、弘辯安仁、爲悉檀寺四長老之二、蒼雪寄徒三和書、言安仁弘辯師、及諸山善德、見時一一皆爲申念、即此二人、

右蘭陀寺與莘野靜室

遊日記六、己卯正月初一日、在靈山獅子林莘野靜室、是早天氣滂澈、旭日當前、余平明起、禮佛而飯、乃上靈空閣際二靜室、又過野愚靜室、野愚已下蘭宗處、遂從上徑平行而西、入念佛堂、是爲白雲師禪棲之所、龕前編柏爲圍、茸翠環遶、若短屏廻合、階前綉墩草、高員如疊、踟躕其上、蒲團錦茵、皆不如也、龕甚隘、前結松棚、方供佛禮懺、白雲迎余茶點、且指余曰、此西尙有二靜室可娛、乞少延憩、當滄山蔬以待也、余從之、西過竹間、見二僧坐木根曝背、一引余西入一室、其室三楹、乃新闢者、前甃石爲臺、勢甚開整、佛龕花供、皆極精緻、而不見靜主、詢之、曰白雲龕禮懺司鼓者是、余謂此僧甚樸、何以有此、乃從其側又上一龕、額曰標月、而門亦扁、乃返過白雲而飯、始知其西之精廬、即悉檀體極師所結、而司鼓僧乃其守者、飯後又從念佛堂東上、躡二龕、其最高、幾及嶺脊、但其後純崖無路、其前則旋崖層疊、路宛轉循之、就崖成臺、倚樹爲磴、山光懸遶、真如巒嶺嶺而上也、龕前一突石當中、亦環倚爲臺、其龕額曰雪屋、爲程還筆、而門亦扁、蓋皆白雲禮懺諸靜侶也、又東稍下、再入野愚室、猶未返、因循其東攀東峽、則東峯石壁峻絕、峽下墮壑崩懸、計其路尙在其下、甚深、乃返從來徑、過簾泉翠壁下、再入蘭宗廬、知蘭宗與野愚俱在元明精舍、往從之、元明者、寂光之裔孫也、其廬新結、與蘭宗靜室東西相望、在念佛堂之下、莘野山樓之上、余先屢過其旁、翠條罨映、俱不能覺、今從蘭宗之徒指點得之、則小閣疎樞、雲明雪朗、致極清雅、閣名雨花、爲野愚筆、諸靜侶方坐嘯其中、余至、共爲清談淪茗、日旣昃、野愚

葦乃上探白雲、余乃下憩莘野樓、薄暮、蘭宗復來、與談山中諸蘭若緣起、并古德遺跡、日暮不能竹、按白雲名園彩、昆明人、見拓殖篇、蘭宗名如桂、黔中畢節人、投所庵披剃、遍參海內知識、精通教典、住獅子林三十年、諸山耆德、無不欽仰、

右白雲諸靜侶

又己卯正月十二日、四長老期上九重崖、赴一衲軒供、一衲軒爲沐公所建、守僧歲支寺中粟百石、故每歲首具供一次、以雨不能行、飯後坐齋頭、抵午而霽、乃相拉上崖、始由寺左半里、上弘辯靜室基旁、又西半里過天柱靜室旁、又北躋一里半、橫陟峽筍、抵河南師靜室、路過其外、問而知之、雨色復來、余令衆靜侶先上一衲軒、而獨往探之、師爲河南人、至山即栖此廬、而曾未旁出、余前從九重崖登頂、不知而過其上、後從獅林欲橫過野愚東、點頭降下、又不得路、躊躇至今、恰有所懷、比入廬見師、人言其獨栖、而見其一室三侶、人言其不語、而見其條答有叙、人言其不出、而見其把臂入林、亦非塊然者、九重崖靜室得師、可與獅林羅漢鼎足矣、坐少定、一衲軒僧來邀、雨陣大至、旣而霽、師挽留、稍霽乃別、躡磴半里、有大道自西上、橫陟之、遂入一衲軒、崖中靜主大定拙明輩、皆供淪絡繹、迨暮不休、雨雪時作、四長老以騎送余從幻住前下山、又四里而入悉檀、籌撥作楊趙州書、按河南師名文舉、號止足、曾往浙參湛和尚、又至湖廣參黃驥、十年不契、乃發誓住山、天啓間來鷄足、住九重崖、不出戶者二十年、道行旣高、接引愈廣、鷄山僧衆、以老河南稱之、

右九重崖河南師止足

演遊日記八、己卯三月廿七日、至永平、初余自慧光寺來、其僧翠峰謂余曰、少待一同衣、當即追隨後塵、比

至萬佛堂、翠峰果同一僧至、乃川僧一葦、自京師參訪至此、能講演宗旨、聞此有了凡師、亦川僧、淹貫內典、自立師行後、住靜東峽、爲此山名宿、故同翠峰訪之、時了凡因殿燬、募閱太史約菴先鑄銅佛於舊基、以爲興復之倡、暫從靜室中移棲萬佛前樓、余遂與一葦同謁之、了凡即曳杖前引、至大寺基、觀所模佛胎、遂從基左、循北崖復東向行、盤磴陟坡、路極幽峭、兩過小靜室、兩升降、南下小峽、深木古柯、藤交竹叢、五里而得了凡靜室、室南向、與大殿基東西並列、橫結三楹、幽敞兩備、此寶臺奧境也、一葦與了凡以同鄉故、欲住靜山中、了凡與之爲禪語、余旁參之、覺凡公禪學宏貫、而心境未融、葦公參悟精勤、而宗旨未徹、然山窮水盡中、亦不易得也、了凡命其徒具齋、始進麵餅、繼設蔬飯、飯後雨大至、半晌方止、下午乃行、仍過寺基、共十五里、還宿慧光寺、按錦江禮塔云、邛州了凡剛禮師、東普人、幼爲掾吏、因科稅不職落髮、參白雲洞鑑和尚、暗機契合、囑住上方洞、居無何、徙邛州白巖、慕雞足勝槩、遊楚維、未幾復省白雲、過仁懷縣、酷暑飲水、不移刻而寂于寅子寺、即此人、

右永平萬佛堂了凡

滇遊日記十二、己卯八月初七日、至順寧、入郡城新城之北門、南過郡治前、稍轉東街、則市肆在焉、又南逾一坡、出南門、半里而入龍泉寺、寺門亦東向、其地名爲舊城、而實無城也、時寺中開講甫完、僧俗接擾、余入適當其齋、遂飽餐之、而停擔於內、初八日晨起、從殿後靜室往叩講師、當其止靜、未晤而出、余時欲趨雲州、雲州有路可達蒙化、念從此而往、則雇夫尙艱、不若仍返順寧、可省兩日負載、乃以行李寄住持師達周、以輕囊同僕行、達師留候飯、上午乃出寺前、東隨小溪下川中、一里渡亭橋、循東界山麓南行、三里稍上一西突之坡、村廬夾道、有普光寺、傍東山西向、十一日、由雲州回順寧、過歸化橋、從溪東循東山麓行、五里入普光寺、余以爲即東山

寺也、入而始知東山寺尚在、乃復隨大路三里、抵南關坡下亭橋、即從橋東小徑東北上坡、又二里而東山寺、倚東山西向、正臨新城也、入寺、拾級而上、正殿前以樓爲門、而後有層閣、閣之上層奉玉帝、登之則西山之支絡、郡堞之廻盤、可平揖而盡也、下閣、入其左廡、有一僧曾於龍泉一晤者、見余留同飯、既飯而共坐前門樓、乃知其僧爲阿祿司西北山寺中僧也、以聽講至龍泉、而東山僧邀之飯者、爲余言自少曾遍歷過龍木邦阿瓦之地、其言與舊城跋者新城客商所言、歷歷皆合、下午乃出寺、一里度東門石橋、入順寧東門、覓夫未得、山雨如注、乃出南關一里、再宿龍泉寺、十二日、飯於龍泉、命顧僕入城覓夫、而於殿後靜室訪講師、既見、始知其即一葦也、爲余滄茗炙餅、出雞粟松子相餉、坐間以黃慎軒翰卷相示、蓋其行脚中所物色而得者、下午不得夫、乃遷寓入新城徐樓、與蒙化妙樂師同候駝騎、

右順寧龍泉寺講經

濱遊日記十三、己卯九月十二日、還至雞山、妙行來、約余往遊華嚴、謂華嚴有老僧野池、乃月輪之徒、不可不一晤、向以坐關龕中、未接顏色爲恨、昔余以歲首過華嚴、其徒俱出、無從物色、余時時悼月公無後、至是而知向有人、亟飯而行、和光亦從、入華嚴寺、寺東向、創自月潭、以其爲南京人、又稱爲南京菴、至月輪而光大之、爲雞山首刹、慈聖太后賜藏貯之、後燬於火、野池復建、規模雖存、而法藏不可復矣、野池年七十餘、歷侍山中諸名宿、今老而不忘先德、以少未參學、掩關靜閣、孜孜不倦、亦可取也、聞余有修葺雞山志之意、以所錄清涼通傳假余、其意亦善、按月潭名眞圓、有戒行、月輪名如滿、馬龍陽氏子、萬曆中請藏還山、兩賜紫衣圓頂、

右鷄山華嚴寺野池

藏經之遍布及僧徒撰述第七

鷄山八刹

曲靖東山寺

昆明筇竹寺

昆明嵩山寺

楚雄大方廣寺

安寧虎丘寺

大理般若寺

鄧川紫雲寺

臨安慈光寺

澂江華藏寺

貴陽大興國寺

平越三教寺

鎮遠中山寺

思南觀音閣

遵義西來寺

遵義禹門寺

黔僧與嘉興藏之關係

藏經中滇黔僧撰述

滇黔志失載僧徒著述

明季心學盛而考證興、宗門昌而義學起、人皆知空言面壁、不立語文、不足以相讎也、故儒釋之學、同時丕變、問學與德性並重、相反而實相成焉、然前此藏經、率皆梵筌、印造不易、請施尤難、宇內叢林、有藏經者十不得一、遐陬僻壤、更終年莫覩一經矣、迨運會既開、流風遂扇、宮廷既有全藏之頒、林下復有方冊之刻、寶經之使、不絕於途、名山之藏、燦然大備、今可考見者、鷄山一隅、即有藏經十部、各建專室、特設知藏、所貯與書院藏書埒、或且過之、與尊經閣之常擁虛名、藉培風水者、尤不可同日語、則當時佛教之盛、非偶然也、

雞山范志四、華嚴寺在雞足中峯之中、嘉靖間僧真圓建庵、後黔國公張郭二總管擴爲寺、內有沐公祠、萬曆十四年頌賜藏經、四十二年火、僧海川募張舉郭子榮重建、麗江土知府木增建藏經閣、名曰華嚴閣、永曆十二年正月復災、范志八、萬曆十四年九月初一日諭華嚴寺勅云、朕惟佛氏之教、具在經典、用以化導善類、覺悟羣迷、於護

國佑民、不爲無助、茲者聖母慈聖宣文明肅皇太后、命工刊印續入藏經四十一函、并舊刻藏經六百三十七函、通行頒布本寺、爾等務須莊嚴持誦、尊奉珍藏、不許諸色人等故行褻玩、致有遺失損壞、特賜護持、以垂永久、欽哉故諭、按此所謂北藏也、續藏四十一函、其第一種爲華嚴懸談會玄記、溟僧撰述、南藏缺、

又范志四、放光寺在瓊樓山下、倚壁參天、適當雞山之胸臆、嘉靖二十五年僧圓惺同李元陽創建、萬曆三年災、圓惺復建、二十六年勅頒藏經、有藏經閣、名御藏閣、崇禎間洱海道何閔中、鄉紳曾高捷重修、曾高捷後爲僧、見遺民篇、

大覺寺、在紫雲山前、萬壽庵上、萬曆初寂光寺僧懋全建一小庵、十七年楚僧本安、吳僧福登、賈慈聖太后懿旨、頒藏經至山、三十年、僧可全拓大爲寺、於殿前建二觀樓、以貯藏經、樓名二觀、取道德經有欲無欲之義、

悉壇寺、在滿月山下、大龍潭上、後枕石鼓峯、萬曆四十五年、土知府木增延僧釋禪建、天啟四年、勅頒藏經、賜額祝國悉壇禪寺、崇禎二年、建法雲閣貯之、四年其子木懿、重加丹堊、宏麗精整、遂爲一山之冠、十四年僧道源往朝普陀、又請嘉興府藏經一部、貯大殿中、於是悉壇寺有藏經二部、范志八、天啟四年七月初六日諭悉壇寺勅云、朕惟爾地僻在南滇、北鄰西竺、崇尚佛教、自昔已然、茲以木增奏稱伊母羅氏、夙好修持、捐貲建寺、護國庇民、命僧釋禮虔恭護持、奉請藏經、該部議覆、特允頒賜、爾等尙其益堅善念、率領合山僧衆焚修、導悟邊民、闡揚宗教、皇圖鞏固、聖化遐宣、欽哉故諭、按道源即弘禪、徐霞客遊侶、見前篇、嘉興藏即方冊藏經、范志十有魏國公徐弘基贈雞足僧弘禪請藏浙中、因遊天台詩云、親依智者坐天台、爲請琅函杖錫來、歸夢夜縣雲磬寺、征帆朝背雨花臺、三車獨向林中演、八部同瞻海上回、天樂幾曾開講席、青蓮應自舌端開、方冊藏經之貯雞山、此爲第

一部、

又范志四、傳衣寺即古圓信菴、在鳳凰山下、背倚萬松山岡、萬曆三十四年僧寂觀重修、並建錦雲樓於殿右、以貯藏經、樓前有大山茶一株、高五丈、大七圍、花及萬朵、開時爛若堆錦、朝暎初升、影映欄檻、炫人瞻顧、其下又多種杜鵑、英燦繁麗、樓遂以名、

寂光寺、在錦霞山下、背倚楠檀林、爲花椒廠舊址、嘉靖間僧本帖建寺、萬曆間僧陽全重修、天啓間禿能再修、殿右建九年樓、供藏經、取達磨面壁九年之義、欲閱者觸目驚心、勇於精進也、

石鐘寺、在仙鶴山下、背枕獅子林望臺、面向鉢盂山、萬曆年僧了極建、其徒周輝洪舒增大之、並建石鐘閣、以貯藏經、順治戊戌燬於兵火、按戊戌永曆十二年也、

迦葉殿、原名袈裟殿、在插屏山麓、登絕頂懸崖之半、嘉靖三十一年、僧圓慶募鄧川土官阿子賢建寺、萬曆四十年阿岑增修、順治丁酉建天咫樓於殿前、上貯藏經、中奉萬佛塔、其樓三層、地又最高、故名天咫、滇槃藝文五、載康熙間李仙根迦葉殿藏經記云、是山八大刹、有賜藏者四、兵燹迭罹、半付劫灰、僧慧輝爲破山老人四世孫、住持迦葉殿、觀其厄、傷焉、爰走姑蘇、苦募四寒暑、遂得正藏三百三十函、爲卷六千七百六十、貯以十四箱、並諸佛像、莊嚴以歸、而遠乞記於余、按此亦嘉興藏也、嘉興藏全部三百四十三函、此云三百三十函、蓋其時後十三函尚未刻成耳、賜藏四者、謂華嚴放光大覺悉檀四刹也、

右鷄山八刹

八刹而外、據范志四、四觀峰頂羅城內佛殿後、亦有藏經閣、爲僧廣稱閣藏之所、又據徐霞客滇遊日記三、戊

寅九月初八日條、曲靖東山寺、亦有藏經閣、其十九日條注云、東山寺昔有藏經、乃唐巡撫請歸者、郡守周之相、石阡人、由鄉薦擢守曲靖、以清直聞、慕總持師道行、請之檢藏、延候甚密、迨東巡守以下諸僚、皆有獨清之恨、而周復不免揚其波、於是悉削目之、中傷於撫臺王伉、羅織無跡、遂誣師往還爲交通賄賂、以經篋爲篋篋、坐以重贓、周復代爲完之而去云、此滇南藏經一段公案也、

又滇遊日記四、戊寅十一月初七日條、昆明筇竹寺亦有藏經閣、霞客曾登之、體空之留霞客也、曰禾木亭側小軒、可以下榻、閣有藏經、可以簡閱、君留此過歲、亦空山勝事、詳見讀書僧寺篇、

山暉語錄九有送上孫長老請藏還雲南一絕云、梁州萬里向天邊、帆帶吳雲入楚煙、法堀自今歸六詔、香風相送度湖船、又不磷擊語錄下、問龍光上見自江瀾請藏、書列祖像百二十軸還嵩山、喜而誌之云、楚雨吳風過四秋、手持勝事到嵩丘、詩瓢萬里關山遠、鐵杖百城烟水脩、玉軸才開暉寶相、雲緇半展得徽猷、松門法乳從今始、自是功高第一籌、龍光上得法野竹慧、山暉最賞識之徒孫也、據此、則昆明嵩山寺所藏、亦嘉興藏、

知空蘊語錄下、有送悉菴禪人江南請藏詩云、吾家遠住在天邊、此去江南路萬千、三藏靈文山嶽大、五燈慧命一絲懸、洞庭渺渺天連水、黔國悠悠地接滇、將此身心忝犀利、教興無礙祖師禪、又送崇燈禪人江南請藏云、古人爲法不辭勞、末世修行喜枕高、割背藏經開正眼、捨身求偈裂吹毛、獎師西涉情忘趾、羅什東遊德可褒、雞足慶雲從此現、吾門幢子接天高、時知空新闢楚雄九臺山大方廣寺、疑此二僧殆爲九臺請藏、所請亦嘉興藏也、

阮志寺觀類明著有藏經者、雲南府安寧州虎丘寺、在城北三里、內有藏經閣、天啓間楊師程建、貯藏經、大理府雲南縣般若寺、在城北八里、探花嶺下、後有閣爲藏經樓、大理府鄧川州紫雲寺、在中所東甸、舉人艾自修建、

有藏經樓、臨安府慈光寺、在城東九里萬松山、明天啓間建、內有藏經樓、貯藏經、澁江府華藏寺、在城東五里關、摩山、梵宇莊嚴、極巔有三清閣、彌勒閣、藏經樓、憑高一望、碧海晴巒、宛如圖畫、爲一郡勝境、

右曲靖東山昆明筇竹等九寺

蓋自方冊藏興、省梵筴全文之半、建者運者、貯者閱者、均稱簡便、於時請藏之風極熾、吾粵兩河大師之遺戍瀋陽也、亦爲請藏、順治實錄載順治四年十一月、洪承疇奏犯僧函可、係臣會試房師故明禮部尚書韓日績之子、於順治二年正月內、自廣東來江寧刷印藏經、今以路通、向臣請給印牌、因出城盤驗、筒中有福王答阮大猷書稿、又有變記一書、函可不行焚毀、按順治二年正月、北京已陷、南京岌岌可危、而請藏一事、並未因亂停止、其時風氣可想、惜黔省史料闕乏、貴州志寺觀類、明著有藏經者、貴陽府大興國寺、在府城中、萬曆三十年寺僧法印赴京請大藏、巡撫郭子章建閣貯之、南京諭德黃輝題曰龍輪寶藏、平越府三教寺、在府城內、崇禎十二年郡人樊師孔捐資請藏經於寺、其子都建閣貯之、鎮遠府中山寺、在府城東東巖上、嘉靖間知府黃希英建、工部郎中趙之緒構藏經樓、思南府觀音閣、在府治中和山頂、嘉靖間郡人李渭嘗於此講學、前爲普濟亭、後藏經樓、巡撫郭子章書額、內貯藏經、日久殘缺、康熙四年、經歷陳援世補之、

此外邵亭遺文二有一切經音義寫本序、知遵義西來禹門二寺、亦有明藏留遺、序云、釋玄應在唐貞觀末、援據羣籍、爲釋家一切經音義、以該洽稱、所引小學家、凡數十種、自見存十部外、今併亡逸、乾隆以前、淹在彼教、不過梵真視之、四庫釋家僅取內府之儲、不搜釋藏、故尙未與弘明法苑、著錄文淵、後此諸儒、益盛小學、廣求唐以前書、爲疏通證明、始借慧苑華嚴、大顯於世、道光庚子秋、假觀西來寺正統北藏本、癸卯夏、主者趨歸、乃命

寫官逸錄、復假禹門寺萬曆南藏本、諸弟分校一通、箋異文於旁、蓋北本疏於南本、南本異者、佳處十八九、北本異者、佳處十一二、南本第三卷、北本析爲二、故北本二十六卷、南本二十五卷、乾嘉諸老、引證記卷、悉是南本、益知北本之不足據也、聞貴筑黔靈山、更有支那本、遠不能借校、俟異日補之云、按西來寺在遵義治西三十二里、皋陶山側、舊名松丘禮院、蜀僧真從建、邵亭詩鈔五西來寺詩、有求野抽經目、臨池見道心之句、真從蓋並能書也、黔靈爲赤松新闢、有藏宜然、清代藏書家所謂支那本、即指方冊本、以書口有支那撰述四字也、惟邵亭謂南藏佳於北藏、殆僅指玄應音義而言、當嘉興校刻各經時、其校例固謂北藏本爲善也、

右貴陽大興國遵義西來等六寺

黔省藏經史料雖少、然黔僧曾與方冊藏經結一大因緣、不可不於此述之、方冊藏經之刻、人皆知爲紫栢老人與密藏開幻予本所發起、以有紫栢集、刻藏緣起、及密藏遺稿流傳也、然幻予先紫栢卒、密藏旋亦隱去、方冊藏經第一次之完成、實成於黔僧利根慶、此事人多不注意、利根行蹟、見亂世信仰篇、其完成刻藏事、見顯愚衡語錄七刻方冊藏經目錄序、略云、神廟初年、紫栢老人見南北二藏板、印造艱難、立意轉梵筴爲方冊、初發手五臺山妙德菴、已刻就數百卷、願冰雪積歲、恐侵及板、移於杭之徑山、山在江南、極溫暖、山不峻、易於上下、剏廟供給、事得便、乃紫栢老人一大快事、始興於神廟八九年、至三十一年、紫栢老人弘法歷難、卒於燕都、四方有道力者、隨討未刻名目、同式就梓、自癸卯至壬午、將四十年、事猶未竟、已刻者不及歸山、未刻者懈不速完、突有利根上座、貴竹赤水人也、穎悟卓然、妙有大人標致、慨紫栢老人未盡因緣、爲佛祖慧命所係、不覺泣淚流涕、矯首數曰、大丈夫出世一番、不作大丈夫事、則不如魚鳥矣、紫栢老人未盡之願、乃吾未盡之願、奮力精進、堅誓曰、不竟

此事、願此身碎爲微塵、立誓已、策杖徧討徑山嘉興吳江金壇諸處、已刻成者某某經律論、某某傳疏、記錄名目卷帙板數、未刻者亦如是、先之雲間、商之徐李黃諸大檀越、欣然就事、已刻者十之八九、未刻者十之一二、不期半載可完、欣聞新主登元、大興善事、上疏請旨、催四方已刻之板、同歸徑山、復請御製序、以光方冊藏經之首、嗟哉、紫栢老人爲此一事、海內奔馳三十載、所有當盡未盡之謀、利上座一一盡之、是紫栢老人與利上座可謂首尾一貫也、首尾之體本一、首尾之用不二、說利上座是紫栢老人再來可也、說與紫栢老人同是地湧之偉、來盡佛法未盡因緣亦可也、此段因緣、決非偶爾、利上座將來亦有未盡因緣、信來哲亦能爲利上座一一盡之云、

此方冊藏經第一次完成序也、方冊正藏照明北藏以千字文編號、其北藏未收者、則以一二三四編兩、謂之續藏、第一次完成者、爲正藏及續藏之一部、利根之後、復有又續藏之刻、直至康熙中年止、故嘉興藏有正藏續藏又續藏之分、其出請在嘉興楞嚴寺、故稱嘉興藏、其經版貯徑山寂照菴、故顯愚序屢稱徑山也、序爲今本嘉興藏目錄所未載、利根事刻藏緣起亦未提、故知者鮮、序中所謂新主、弘光也、顯愚以順治三年卒、序當作於卒前一二年、利根所請御製序、亦未知頒下否、弘光時馬士英當國、固利根鄉人而好佛者也、說見逃禪篇、

右黔僧與嘉興藏之關係

至滇黔僧徒撰述、今所欲言者、爲藏經及方志中之滇黔僧徒撰述、滇僧撰述之入藏、自明續刻北藏始、北藏最末之四函、本爲昆池碣石、萬曆十二年續刻入藏諸經、其第一種卽爲華嚴懸談會玄記、此滇僧鉅製也、嘉興藏亦刻之、而滇志藝文失載、滇志所載者、有古庭語錄、竹室集、阮志竹室誤作竹石、二書之入嘉興續藏、疑滇人陶庭昆弟所捐刻、以有陶氏序也、明季刻書事業、蘇杭爲盛、與滇相隔萬里、聲氣宜不相接、而抑知不然、陶庭之刻續說

郭、即在杭州、故古庭語錄曹溪一滴等、均由陶氏捐刻入藏、又蒼雪法師與蘇州汲古閣主人毛晉、有岐許之契、嘗見毛晉跋大悲懺法有云、母難日、蒼雪法師携此筵見示、胡跪展玩、繕寫白描、楮墨如新、恍如大地震動、天雨寶花、悲喜交集、又云、晉受持梵筵十年矣、緇素相索、隨喜者如雲、因即刊布八遐、仰謝蒼雪老人持贈至誼、此因緣雖小、不可忽也、崇禎間沐增在葉榆崇聖寺發見華嚴懺儀寫本六十一冊、即由汲古開雕、蒼雪爲之參閱、蒼雪與徒三和書云、法潤師來吳、泰木檀越命、以華嚴懺法相委、多恐爲謀不終、即此事也、今在嘉興續藏、亦滇志所未載、滇志所載有釋禪楞嚴懺儀二卷、釋禪爲悉檀寺開山、沐府所信仰、今藏本疑亦沐府捐刻、此滇僧撰述入藏之大概也、黔僧撰述入藏者、嘉興藏最末二種爲善權位天一悅語錄、此黔僧也、黔南會燈錄、善一純語錄、亦在嘉興藏末兩、嘉興藏第一次完成、既與黔僧有關、而嘉興又續藏、又以黔僧著述殿、此一奇也、明續藏以滇僧始、嘉興又續藏以黔僧終、又一奇也、黔志不著一字、無足責矣、乾隆元年續刻龍藏、編入滇僧讀體之毘尼止持會集、及毘尼作持續釋、各析爲二十卷、滇志亦不著一字、以此爲釋家書、方志不當歸入手、則阮志又收三十餘家、何也、

右藏經中滇黔僧撰述

阮志藝文分記載滇事之書、及滇人著述之書、搜採極博、考訂極精、殊不苟作、惟一時耳目不及、舛漏難免、要在後人爲之補正耳、其記載滇事書中、有閻達觀滇臘紀聞一種、滇臘爲真臘之訛、與滇何涉、此當削去者也、又滇人著述書中、有非相語錄、既據滇繫著錄於前、復據採訪著錄普行語錄於後、普行即非相之名、一人重出、而唐諸志均沿而未改、則何貴有此重修也、竊謂滇人爲滇僧、其著述固可隸滇人著述中、則普瑞讀體之書、亟當補入、若非滇人而爲滇僧、其著述亦可隸記載滇事之書、則吾文所常引者、已應補入多種、推之黔志、黔人爲黔僧、其

語錄固可隸黔人著述中、非黔人而爲黔僧、其語錄亦可入記載黔事之書也、今略舉數種爲例、以備修志諸君子采擇焉、

- 一 滇僧著述之書十五種
毘尼作持續釋十五卷
藥師懺法一卷
三歸五八戒正範一卷
幽冥戒正範一卷
一夢漫言二卷
- 二 記載滇事之書六種
野竹悲語錄十四卷
不磷堅語錄三卷
- 三 黔僧著述之書三種
黔南會燈錄八卷
- 四 記載黔事之書九種
放樹相語錄十卷
遠月正語錄六卷
- 普瑞華嚴懸談會玄記四十卷
傳戒正範四卷
剃度正範一卷
教誡尼正範一卷
毘尼日用切要一卷
- 恆秀林語錄五卷
野竹後錄八卷
不厭樂語錄三卷
- 丈雪醉語錄十二卷
紀年錄一卷
聖可玉語錄十卷
雲腹智語錄二卷
- 讀體毘尼止持會集十六卷
大乘玄義一卷
僧行軌則一卷
黑白布薩一卷
沙彌尼律儀要略一卷
- 懶石聆語錄四卷
長日電語錄二卷
善一純語錄三卷
- 靈隱文語錄三卷
山暉澆語錄十二卷
善權位語錄二卷

天一悅語錄一卷

五 記載滇黔事之書三種

月幢了語錄四卷

梅溪度語錄十卷

赤松領語錄五卷

右滇黔志失載僧徒撰述

明季滇黔佛教考卷三

新會 陳垣 援菴

僧徒之外學第八

詩 文 雜學 書 畫 辯才

漁洋詩話上、言近日釋子詩、以滇南讀徹蒼雪爲第一、梅村家藏彙五八、蒼雪師、雲南人、與維揚汰如師生同年月日、相去萬里、而法門兄弟、氣誼最得、塔住中峯、汰住華山、人以比無著天親、汰公早世、其徒道開、能詩兼書畫、後亦卒、若公年老有肺疾、好談詩、以壬辰臘月過草堂、謂余曰、今世狐禪盛行、一大藏教、將墜地矣、且無論義學、即求一詩人、不可復得、適幸與子遇、我僕被來、不曾携詩卷、當爲子誦之、是夜風雨大作、師語音兪重、撼動四壁、疾動、喉間咯咯有聲、已呼茶復話、不爲倦、漏下三鼓、得數十篇、視階下雨深二尺矣、當其得意、軒眉抵掌、慷慨擊案、自謂生平於此證入不二法門、禪機詩學、總一參悟、其詩之者深清老、沉著痛快、當爲詩中第一、不徒僧中第一也、其金陵懷古四首、最爲時所傳、師雖方外、於興亡之際、感慨泣下、每見之詩、嘗自詠云、剪尺杖頭挑寶誌、山河掌上見圖澄、休將白帽街頭賣、道術終爲未了僧、益以見其志云、按蒼雪生萬曆十五年、汰如生萬曆十六年、同年月生之說不確、金陵懷古四首、見南來堂集三、其第四首云、石頭城下水淙淙、水繞

江關合抱龍、六代蕭條黃葉寺、五更風雨白門鐘、鳳凰已去臺邊樹、燕子仍飛磧上峰、抔土當年誰敢盜、一朝伐盡孝陵松、僧能詩不奇、爲當時僧中第一、或竟爲當時詩中第一、則奇矣、徐霞客滇遊日記十二、己卯九月初九日條、言蒼雪去山二十年、在余鄉中峰、爲文湛持所推許、詩翰俱清雅、湛持文震孟也、今南來堂集爲公法孫行敏所編、有錢謙益陸汾序、嘗見長洲鄭敷教桐菴存稿、有中峰蒼雪微公詩序、康熙四年乙巳作、時在鏡序之後、陸序之前、不知今本何以獨遺鄭序、序略云、蒼公自滇南萬里老吳中、主教事者數十年、咸謂蒼公存而法存、蒼公亡而法亡、而海內文章之士、又謂風雅之寄、係存亡於一老、蓋公之詩文、與其書法、亦復擅場、一精想中、十法界種子皆具、隨其所薰發而起云、又稱詩爲公法孫學思輯、疑學思即行敏字也、

數明季滇南詩僧、蒼雪外必數擔當、本篇既論僧人外學、遺民逃禪者應不與、特擔當名太著、姑舉一以概其餘、擔當自序概卷草云、余滇人、而布衣、而衲子、又在塵劫之中、處培塿而于霄漢、則吾豈敢、惟是匡扶運會、大丈夫皆有其責、聊就我所學、就我一家言、除年來患難焚溺之外、又除有類偈頌者不入、有類香奩詩餘者不入、有悲歌慷慨觸時忌者不入、不啻十去其九矣、故今擔當遺詩、無慷慨悲歌之作、木陳在明季、主持東南壇坫、晚住平陽、對擔當極爲延譽、擔當遺詩七、有寄答山陰平陽山中木陳大師命徒從關來點蒼山索余拙稿二首云、萬里山陰逢暮春、欲將禊事又重新、蘭亭繕本今無考、空向僧中訪韻人、峰高十九路漫漫、聲調都成雪一團、切忌開函逢六月、衲衣雖厚不勝寒、擔當對木陳、頗有知己之感、然木陳趨附新朝、逢迎少帝、與擔當之高臥蒼山、揮毫自在者、冷熱殊途矣、

擔當塔銘爲天台馮甦撰、吾嘗見野竹慧和三聖詩集、其序亦馮甦撰、三聖詩者、寒山拾得詩、而楚石和之、野

竹又逼和之也、論漢僧詩不能不數野竹、馮序有云、吾至漢、得從野竹和尚游、博學能文、洞晰禪理、所集語錄、久爲宗門傳誦、蒲團餘暇、徵元楚石故事、悉取寒拾遺詩和之、友人劉文季持以見示、且命爲序、夫寒拾旣以佛菩薩轉身、楚石野竹又皆禪林老宿、其道一矣、斯其言前後若合符節、尤非儒名墨行者所可幾、予門外漢也、何能窺一斑、乃不辭而爲序者、欲世人讀是編、識四君子發意之所存耳、則所賞又在詩外矣、野竹後錄八有宿鹿城東馮太守云、寄宿苴橋北、鐘傳野寺東、垂楊太史樹、遺廟武侯宮、月皎籬光白、人寒市火紅、欲與興未盡、還聽響山鐘、太守即馮甦也、

黔詩紀略三二、大治、四川富順人、受法於慈江龍蟠寺、順治乙酉、避亂來遵義、初住馮門側石頭山、旋受郡南西坪人所請、乃開土創刹、即今虎丘寺也、著有大治語錄、鐵吞道人謂言如牆壁、默若雷霆、山立風飛、無禪和氣、無如來氣、無祖師氣、淵源自合、迥異學人詩、陳起相序其方外集曰、山水可琴、鬪蛇可書、游澗洗可封、詩可禪、髮可僧也、我觀今人無弗詩者、類以詩爲詩、固四聲八病、分寸不敢稍逾、一片靈光、打入畏縮苦趣、詩殆可贊乎、何效爲、意詩當不如是、私蓄此見有年、苦無從質正、一日走馬虎丘、謁怡公、儼然負奚囊覓句情狀、促坐宵分、一語一祭、竟不及余以詩、余退後、怡過我於風雪中、又儼然褰橋驢背意緒、復連榻通宵而返、終不及詩、其以我爲不知詩者耶、其以我爲以詩爲詩者耶、今年冬、會予將束裝言別、始不惜方外集手侍者相示、空靈簡遠、字字消三日坐臥、世乃有此詩、詩始詩矣、總之以全力分現、如大海水、不滿一滴、非從詩入、特從詩出、使予向來結想、一朝而豁、乃知天地有一種自然元音、留在蒲團坐上、豈落雕蟲伎倆、不但難作者、竝難讀者、持問怡公、詩信可以禪矣、余髮云何、時丁酉孟冬也、按大治名道、見法門紛爭篇、陳起相見遺民逃禪篇、丁酉永

曆十一年也、

黔詩紀略後編三十、語峰、居黎平南泉寺、有語峰語錄、竹筒集、黎平胡奉衡序其語錄云、自禪門有不立語言文字之說、盲師邪種、得以飾其昏愚固陋、一切掃除、語峯負穎慧之質、幼從空門受付囑、有感于盲禪固陋之習、遍參尊宿、歸而讀書賦詩、沈潛探索、如是者十餘年、人士欽崇、傳主南泉法席、余曾閱其前後所刻諸什、皆幽閒恬淡、氣暢筆老、久矣企慕其人、今年春、其徒爲求序其語錄、以授剞劂、余于師之詩、而知其深于禪也、唐之禪人、以詩名者皎然靈澈、其所長盡于詩、貫休齊己、其所長不盡於詩、語師以貫休齊己之修持、而兼皎然靈澈之吟詠、語錄與詩、均堪不朽云、語峰語錄余未見、黔詩紀略後編僅錄其南泉八景空中樓閣一首云、峰嶸傑閣與天齊、遙指山城入望低、休說此間無寂景、落花庭院伴鴉啼、僅見一斑、所謂兼皎然靈澈之吟詠者、無由知其當否也、

吾嘗見蓮月正語錄、正破山弟子、順治初住遵義九青山東印寺、能詩、黔詩紀略未收、今錄其卷六遵義俞邑侯春日過訪賦贈二首、忙閒渾不問、覽勝到巖阿、水白官情冷、華紅詩興多、林樾支遁鶴、池舞右軍鷺、就石從高枕、風光見永和、春山稍寓目、愁慮頓銷磨、日正華容麗、風清鳥語和、詩吟綠竹案、酒醉白雲窩、莫是陶彭澤、又從蓮社過、尙是雅音、黔詩紀略三二言順治初有天語禪師、自普州來遵義、棲禪白牛山、闢圓祐堂爲道場、與丈雪敬樹爲友、著有詩集語錄、其徒桂鉉亦善詩、今覓稿不得、又有僧碎塵、住貴陽青崖谷精寒山寺、詩律古澹、今所著亦無傳、此明季滇黔詩僧之大略也、

右詩

黔詩紀略三二、兩生真從、永川人、順治中來遵義、始棲茅街寺、著楞嚴經解、心經解、人稱講經師、旋去成

都雙桂堂、從破山參法、復來遵開松丘禪院、有和歸去來辭、字師文徵仲、文效歐蘇云、按兩生語錄余亦未見、錦江禪燈十載其機緣語句、不足證其能文、紀略稱其文效歐蘇、必有所據、明季溟黔衲子、詩傳之外、雅好文翰、山暉語錄十二、有與野竹長老書云、嵩山諸案、一一看過、第離師太早、不無微瑕、至於應對東札、宜一依名人程式、不可草從、昔百丈見叢林之難、乃立有學識者掌文翰、應答士大夫、方丈提其大綱、應酬佛法而已、不見天童西山乎、凡有字與人、必酌之再三、一字未恰、必易之、此古人臨發又開封之意也、又有與雷水石谷禪師書云、傳持聖道在力行、不如是道將安寄、故教人之要、惟以脫窠臼、識大體而已、有太平者、稱得法萬峰老伯、在雲天杜撰數篇、糾彈諸方無文學、與像敞二公授受之言、偶見不勝悲痛、然吾道竟在文學、不須參悟邪、烏乎、狐精種子、洞稱師王、此我萬峰老伯之過、倘見杜撰之言、宜急屏之、勿廁法門、以亂正法、不然、其人亂跳不止也、太平即紛爭簞之燕居申、萬峰像敞、謂破山明與象崖珽敞樹相、燕居既糾彈諸方無文學、則其時釋子之崇尚文學可知、言之無文、行之不遠、不立語言文字者、矯枉之言耳、山暉錄十二又有與端居長老書、言昔者吾徒來、山僧知是法器、一旦以吾所受於報恩者、舉以授之、尙有嗟歎不平之人側目、近將見成立、是彼嗟歎不平之口已合、然猶有少慮、吾徒當以道德爲本、而文學次之、庶不墜先人之道、是所望於吾徒者、先道德而後文學、猶士先器識而後文藝、必其時以文藝爲尙、而遺其本務、乃以此戒之也、

右文

不獨文藝、即諸子百家雜學、亦當日禪門所尙、其始由一二儒生參究教乘、以禪學講心學、其繼禪門宗匠、亦間以釋典附會書傳、翼衍宗風、於是中庸直解、老子解、周易禪解、漆園指通等書、紛然雜出、國變既亟、遺臣又

老遁空寂、老莊儒釋、遂並爲一談、宗門雖盛、名山老宿、反有大法淪墮之憂、東南風氣如此、西南不能獨異、山暉錄八、示本源明教授云、嵩少不立文字、是入道要門、可謂至簡切、今人不警、尙浮華虛習、琢句雕章、謂如此可張大教法、好事者又以道德南華、百氏雜談、入爲妙語、取法華治世語言、皆順正法實之、以正己之不誤、烏乎、是何欺人之甚邪、若此教化、不如緘默之爲愈也、先宗之道、其開發處未有不從簡易切要導引者、魯祖見僧來便面壁、烏用琢句雕章、與道德南華百氏雜談等爲得意哉、吾恐浮習之徒、自以爲是、而賢人以爲非、自以爲得、而賢人以爲失也、昔人有言、學莫貴乎見道、道莫大於求仁、仁莫先於格物、嗟嗟、吾有味乎此論也、本源教授欲體究妙道、可依此說做去、若從彼雕琢等事、無益可卜、山暉此言、可謂切中當日情事、而見道求仁格物、何等語耶、擴老莊而進孔孟、翁之非宗門面目也、山暉久住平越開聖、故其語錄名開聖禮院語錄、沅州蕭元會序之曰、師老年穎竅、志趣不凡、絕嗜欲而究根宗、薄經生而窮性命、手飛絳雪、腹飽玄霜、萬慮皆空、一鏡獨朗、猶自博極經史、淹貫百家、字妙鍾王、詩羞李杜、踞臨濟之席者、舍師而外、殆難先屈一指矣、歲辛卯、錫挂潯巖、遠邇欣慕、維時自王公勳府外、如大中丞開少錢公、將軍和甫楊公、侍御上林朱公、孟六諭公、大參受伯塗公、監司仲如隄公、百汪熊公、山涵劉公、元戎雲夫羅公、還初王公、御極王君、邑令五帆張君、暨諸哲士高良、爭先倒履、於龍門壅門高蓋之間、三闢法壇、延師振鐸、供帳甚盛、僑人畢集、諸所叩發、靡弗言下了了、閒即理涉深微、言難驟喻、師又廣之以老莊、覺之以孔孟、再三開示以指歸要道、初不駭精索怪、欺鬼談天、作他人蒙頭蔽臉伎倆、則是師之釋、釋而道者也、師之道、道而儒者也、棒頭喝底、聲蹟皆驚、無智愚賢不肖、咸復見其本來各具之聖心、而不專遜美於大人君子矣、其時聞之哉、門人輯語錄、額其編曰開聖、誠哉有參天之力也、梓以傳證、應知功不在禹

下、據此、則山暉之說法、未嘗離老莊孔孟也、辛卯者、永曆八年、時正戎馬倥傯、而黔南禪風若此、黔南會燈錄對山暉乃一字不提、門戶之見、牢不可破、儒釋有同慨也、

右雜學

詩文雜學之外、釋門所尚者、厥爲書法、自古僧人能書者固多、法書名蹟之保存、亦以寺院爲便、豫章文集廿五、載山谷跋秦氏所置法帖有云、黔人秦子明、常以里中兒不能書爲病、其將兵長沙也、買石摹刻長沙僧寶月古法帖十卷、謀舟載入黔中、壁之黔江之紹聖院、將以變里中之俗、其意甚美、此寺院保存名蹟之例也、黔詩紀略三二引播雅云、今禹門寺存有丈雪住院時語錄、嘉興張玉可爲寫真、猶懸堂上、余於彼教、嘗輕爲易知不足學、家近禹門、每過觀舊遺釋藏、環列一樓、而破雪師弟諸手迹、體正力厚、純法二王、輒歎即渠出家之雄、已非不從積學可得、乃姚江龍溪諸子、欲以一良知良能、盡聖人之道、恐真正學佛者不如是也、錄雪師詩、因爲吾儒三喟云、丈雪師弟之工書、禹門寺之保存名蹟、均於此可見、此自來風氣、非一時一地然也、北遊集四奏對別記、載順治與木陳論當日禪門老宿書法、至四五百言、擔當本自能書、然極推重木陳書法、擔當遺詩七、有乞木陳大師小楷一絕云、偶因便羽致殷勤、何意僧中有右軍、願我雖非劉道士、孤鴻也可當鶻羣、又有臨董玄宰先生帖云、太史堂高不可升、那知萬里有傳燈、後來多少江南秀、指點滇南說老僧、直自任以爲能接董玄宰之傳、非誇也、然擔當本出自儒生、其能書不足異、語嵩齋少充縣役、得法後駐錫貴竹獅子山、永曆中錢邦芭請住牟尼山報國寺、山暉錄十、有見語嵩禪師題壁、因韻贈之二首云、嵩公少未進鍾王、此日翩翩遠擅場、裨海芳名君已達、慙余老去困汗塘、洩洩風流一袋從、西山子弟解雲龍、谿山老我滿頭雪、盡日東峯學種松、語嵩之工書、實出人意外、所以然者無他、苦學而

已、未有不學而能工者也、宋姑蘇景德寺雲法師務學十門有曰、不工書無以傳、法門重書如此、無惑乎工者之衆也、恆秀林開闢絲蘿、老猶學書、其續集錄有七十有二習草聖自叙云、恆秀家鄰水、幼遇闖寇劫難、幸逃離鄉井、得參侍諸師、壯而承嗣濟脈、策杖遊黔滇、開發四衆、幾建法幢、末創絲蘿、不暇習翰、所以管城子素不相識、迄今已老、以重任授之諸子、閒居徵筆樓頭、得閱草聖、是欲效顰、日習一二、未展斯帖之先、發一喉爾、景遂堂題跋三、滇人書畫集目、有鷄足山無住洪知草書直幅、大錯草書自作詩橫幀、擔當草書行書四幅、知空學蘊草書自作詩直幅、在上海正擬影印、旋被炸燬、至可痛惜、大錯出自儒生、與擔當同、不足異、難得者無住知空等衲子書耳、

右書

滇人書畫集目又有擔當四威儀圖、三花圖、梅花扇面、山水直幅等、以一人而兼詩字畫之長、尤人所鑒羨也、擔當遺詩三、有寄答黔中李來翁詩云、君不見古人真不朽、千載之上尋朋友、又不見今人真可傷、千里之外如參商、黔中來翁胡爲者、而乃越境美擔當、擔當是僧無僧氣、遠者忽之近者畏、豈意來翁見未真、魚目把作明珠貴、借云可貴在余詩、詩非正始多瑕疵、借云可貴在余字、字是夫人婢掃地、借云可貴在余畫、畫好只在厠東掛、來翁何苦不具目、宜見擔當眉欲蹙、胡爲假我以長篇、漱玉噴珠空碌碌、况乃生平未識面、不知緣何與翁善、若只區區以筆硯、天下豈無人可羨、翁惟酷尚一秃翁、大雅聞之色俱變、滇南詩略十六、太和楊有孚暉吉、有擔當向予索大來畫甚殷、賦以寄閱一首云、擔當塵脫四十年、追欲一見大來畫、大來墨潑瀟湘間、擔當目空俗華外、不著筆處是擔當、大來著筆終狡獪、本來面目無我看、一是一二真瀟灑、擔當僧號、大來俗號、擔當索大來畫、猶言索未出家時畫耳、據余所考、擔當僧臘不過二十七、說見遺民逃禪篇、此云塵脫四十年、何也、鷄山范志三、有擔當洗硯池、

在寶遠庵、云擔當把茅師徒居巷內、俱好畫、恆於此池洗硯、道友德音爲題是名、把茅乃擔公甥朱昂僧名、後返俗、與同時鷄足山僧知空、俱能畫、

陳佐才翼叔詩集二、有題知空和尚畫梅詩、卷四又有題知空老和尚畫八首、序云、歲庚申、予避亂深山、所攜惟詩畫、內有知空老和尚寫意山水十二帙、筆墨縱橫、運氣生動、有空房而無人物、恍然此時流離境也、見境生情、逐一題之、滇南詩略十一、選其一首云、從來畫意由心得、安有傷心畫不成、草木皆含征戰氣、江湖盡帶亂離聲、男兒流落悲雲變、妻女蕭條哭月明、空屋尙聞雙燕語、似言家破國亡情、庚申康熙十九年、正清兵與吳世璠混戰之年也、

見月讀體亦能畫、寶華山志十二、載方亭咸撰見月和尚傳、言師生而神效、好遊覽、善繪事、所至山水佳處、多留墨妙、尤工大士像、人爭寶之、石奇雲語錄十四、有文殊大士像、華山見月律師寫、贊云、文殊大士、作獅子吼、見月和尚、不妨出手、要知不二法門、何待山僧開口、靈然生氣逼人、見者自應稽首、一夢漫言自述行脚、崇禎六年十月初、至湖廣武岡州、宿止水菴、主僧異、留住過冬、此武岡州藩封岷王、有一宗室諱烟、喜攻書畫、與異師交往、十月中踏雪而來、携足紙一張、貼之壁上、欲畫孤舟養翁獨釣寒江雪圖、炭稿數次、仍未決定、余立旁觀、語云、凡善畫者、意在筆先、下手不假思議、方得其神、如此再三擬度、恐無天然之妙、彼顧余云、說則似易、作則實難、汝能否耶、余笑答云、頗曉一二、彼即過筆與云、請寫此圖、余接筆在手、先存意布境、遂一揮而成、投筆於案、彼深讚美、語異師言、僧中所隱高士不謬、可將此圖懸庵、自此頻來坐談、親書手卷贈余、又崇禎十年條、五月十八日、三昧和尚大壽、衆同戒俱乏禮物、余議可裱一長卷、自畫五十三參圖奉祝之、和尚聞

知、令余在方丈靜畫、復笑語云、見月、汝初登成品、即入吾室、余愧禮拜、則見月之能畫可知、而畫史略不著錄、何也、

黔詩紀略後編三十、福周字丁幻、一字師巖、號休休老人、綏陽周氏子、播雅、丁幻自少薙髮、能詩、善畫山水、攜杖鉢遊楚蜀間、遍參名宿、四十年始歸、結庵綏陽西山絕頂、榜曰親雲禪院、闡提宗旨、從者甚盛、後自刻一木像、造一塔成、入其中趺坐而逝、今其像存院中、相傳其畫能辟災、昔城中火、有田姓藏一墨鶴、火獨不及、烟熾中、人見田屋上有鶴翔舞、若衛之、畫能辟火、在今日皆知其妄、然福周能畫、則事實也、

右畫

雜學之外、當時釋子所尚、則有辯才、梅溪度語錄八、復開伯牟鄉紳書云、十餘年山僧昆池玩月、檀越黔嶺鋤花、不知月明花笑之間、我兩人莫不晤對、及至握手東山、談心幽室、與曠昔之盤桓、宛然無異、又何分襟聚首之可論哉、忽接大教、盥燕啓函、讀至既辱故交、何坐觀沉淪而不爲我作慈航之句、令山僧可發一笑、何也、自清源叨愛已來、迄今十有七載、觀面之際、未嘗不直截敷陳、檀越來、山僧則與之迎、檀越去、山僧則與之送、檀越舉杯、山僧亦與之舉、檀越拈筋、山僧亦與之拈、誰謂正法眼藏、涅槃妙心、不與和盤托出、檀越何當面錯過之耶、是知佛法在一切處、一切處即是佛法、若離一切處、別求至要、則是撥波覓火、掘地尋天、無有是處、從上淑詰與士大夫提持此道、未有不在一切處提持者、所以山谷居士問黃龍禪師、如何是吾無隱乎爾、龍云、公聞木犀花香麼、谷云聞、龍云、吾無隱乎爾、谷當下大悟、以是觀之、則佛法未嘗離一切處、一切處未嘗不是佛法、公既留心此道、應須舒頂顙眼、作如是觀、一朝摸着鼻孔、始知舉杯拈筋、迎來送去、以至玩月鋤花、無不是本有之道也、居

然以黃龍自比、不惜以山谷比開伯鄉紳、自待誠不薄矣、梅溪語錄六又有門人所記機緣數則、純是口給便捷、並無甚深妙義、可以服人、只令人覺阿禿師可憎耳、曰、撫軍蔡公入山訪師次、公曰、和尚明心見性之旨、可得聞乎、師曰、山僧無心可明、無性可見、公曰、無之一字、甚是親切、師曰、說個親切、早已支離了也、公曰、正所謂認着依然還不是、師曰、依稀似曲纔堪聽、又被風吹別調間、公曰、宗門中原來一點也着不得、師曰、雖然若是、却又滿眼滿耳、公躍然而別、太史黃公到山、問山光水色盈眸、竹籟松聲雜耳、意旨如何、師曰、堂堂太史、如何被聲色蓋覆、史曰、因甚蘇子瞻又道溪聲盡是廣長舌、山色無非清淨身、師曰不然、史曰、和尚如何、師曰、不見般若經云、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公揖而別、春日、糧憲梁公與師登玉皇閣、公曰春色重重可愛、師曰、雖然若是、却能換人眼睛、公曰、弟曾留心貴教幾年、竟無入處、師曰、春色重重可愛、公稽首謝之、臬憲張公與師喫茶次、乃問貴教中趙州茶、雲門餅、是何意旨、師曰、能止宰官飢渴、公曰、我爲臬憲、何飢渴之有、師曰、名利之火不息、無生之道罔知、得非飢渴乎、公頷之、大中丞田公登山、與師喫茶次、乃問禪師高臥山中、做些甚麼工夫、師曰、長嘯古彌陀、高歌堯舜世、公大悅、田即田山禪妻、長嘯古彌陀、猶是僧伽本色、高歌堯舜世、則曲學阿世、神狐露尾矣、惡用是諂佞爲哉、野竹語錄八、有示建極李居士法語云、余賦性疎野、且未經學、安知工詩作字、以應文人墨士邪、不過一條棒到處打風打雨、以繼先宗而已、偶寓楚雄福城院、建極居士以一箋索余偈、余不得已、乃書曰、但盡凡情、別無聖解、此語尙爲質實、勝梅溪之飾智矜愚、色厲內作者矣、

右辯才

讀書僧寺之風習第九

都勻觀音寺

麻哈靜暉寺

都勻勝壽寺

貴定陽寶山寺

龍場屏山庵

玉屏衆香寺

騰越寶峰寺

曲靖朝陽庵

嵩明法界寺

安寧曹溪寺

昆明進耳寺

昆明筇竹寺

讀書僧寺恒事也、胡爲專篇論之、曰讀書僧寺、吾聞之矣、僧人寄錫書院、挂瓢學宮、吾未之聞也、易地而觀、得非異事乎、元明以來、滇黔初闢、多未設學、合全省書院學宮之數、曾不敵一府寺院十之一、且多在城市、不在山林、潛修之士、輒惡其羣俗、惟寺院則反是、即在城市、亦每饒幽靜之趣、故人樂就之、郝元標之戊都勻也、居勻六年、黔士從遊者衆、而其講學則多在僧寺、今可考見者、顯學集一、有觀音寺雜興詩、序云、余儻居湫隘、僅能容膝、都勻觀音古刹、余每且同二三子往焉、靜坐中、偶興到不覺成咏、題爲寺中雜興云、獨山余顯鳳從元標最久、中萬曆七年舉人、黔詩紀略十一言州人講正學、有科名、竝自顯鳳始、顯鳳有過觀音寺懷南皋先生、追次其韻示同遊詩云、夫子談經處、林巖皆教思、言歸舍我輩、過此同君稀、東望遼難速、索居無所施、澄觀悟心理、千載若相期、

麻哈艾友芝、萬曆二十五年舉人、元標戊都勻、友芝率諸弟師之、講學於州之靜暉寺、黔詩紀略十一有友芝靜暉寺詩云、高樓捲幔得閒憑、山國秋容四面升、一室梵音傳遠磬、千峯寒影護孤燈、丹崖疑有長生藥、破寺應無久

住僧、人語忽然飄下界、始知身在白雲層、鳩居鵲巢、似僧寺之設、應爲州人讀書地者、固一時風習使然也、

前乎此者、有孫淮海應釐訪宋五山勝禪林詩、時五山讀書勝壽寺也、詩云、空城存古寺、寂寞已無僧、獨有橫經客、時分供佛燈、淡雲盤老桂、寒日隱荒藤、斟酌談時事、相看百感增、見黔詩紀略七、貴州志藝文亦載之、作聖壽寺、

與此同時者、有新添丘懋樸送寶華上人遊雞足山詩序云、上人初慕曹溪宗風、不立語言文字、日手輪珠、口誦佛號不輟、庚午夏、余讀書山中、燈火幡影之間、梵咒與書聲互答、嘗至丙夜不休、庚子崇禎三年、山中貴定陽寶山也、懋樸崇禎六年舉人、知廣東徐聞縣、歷湖廣上荆南道僉事、順治六年清兵入楚、屢招不應、城陷死之、詩見黔詩紀略二二、懋樸之出處大節、蓋早養於山中矣、

後乎此者、有周桐桎起渭題龍場屏山菴詩云、龍場佛寺伴諸生、夜倚松杉各問名、我爲看山來此地、傳經還有舊陽明、蓋起渭遊山到此、住山諸生從起渭問字、起渭答之也、此詩桐桎集未載、亦見貴州志藝文、貴州志寺觀類言玉屏縣衆香寺、在城西南五里飛鳳山、舊傳古刹、邑人士多讀書其上、此黔省風習也、

右黔省諸寺

滇省則隆萬間李中谿詩集三、有高公子懋孚讀書山中持扇索題詩、近年重修勝越寶峰山寺、掘土得里人胡二峰撰重修寶峰山佛殿碑記云、凡刹皆有記、獨寶峰之佛殿無記、予青衿時讀書於此、甚異之、見景遠堂題跋二、碑立於永曆七年、賤爲崇禎三年舉人、七年進士、則其讀書山寺、當在崇禎初年、此等史料、徐霞客遊記最多、霞客以崇禎十一年遊滇、當其至曲靖翠峰山時、正在九月、滇遊日記三、戊寅九月十二日條云、東登朝陽、一頭陀方叟

杖出門、余入其菴、別無一僧、止有讀書者數人在東樓、余閒步前庭、庭中有西番菊兩株、花大如盤、簇攬無心、赤光燦爛、前樓亦幽迥、庭前有桂花一樹、幽香飄泛、余前隔缺簷嶺即聞而異之、以爲天香遙墜、不意乃敷尊所成也、霞客善寫景、此景豈易於城市讀書之地得之、

同卷九月二十八日、至嵩明靈雲山法界寺云、又下、始爲法界正殿、先入殿後懸臺之上、殿頗整、有讀書其中者、而主僧不在、乃下禮佛、甫畢、東廡有僧出迎、詢知南京師未嘗至、仰觀日色、尚可行三十餘里、遂詢道於僧、更從北徑爲邵甸行、

滇遊日記四、戊寅十月二十六日、至安寧州葱山曹溪寺云、寺門東向、古刹也、余初欲入寺覓聖泉、見殿東西各有巨碑、爲楊升菴所著、拂碑讀之、知寺中有優曇花樹諸勝、因覓紙錄碑、遂不及問水、是晚炊於僧寮、宿於殿右、二十七日、晨起寒甚、余先晚止錄一碑、未竟、僧爲具餐、乃飯而竟之、有寺中讀書二生、以此碑不能句來相問、余爲解示、二生一姓孫、安寧州人、一姓党、三泊縣人、此與周起渭龍場屏山菴所遇同、士子讀書寺中、有遊客至、輒向之問字、亦當時風習、

十月二十八日、至昆明進耳山進耳寺云、寺門東向、登其殿頗軒爽、似額端、不似耳中也、方丈在殿北、有樓三楹、在殿南、樓下臨環坑、遙覽滇海、頗如太華之一碧萬頃、而此深遠矣、入方丈、有倅貢士伯啟者迎款慰懇、僧寶印欲具馔、倅揮去、令其徒陳履惇陳履溫及其弟出見、且爲供葷食、復引余登殿南眺海樓、坐談久之、並注云、二陳乃甲戌進士履忠弟、按履忠崇禎十年丁丑進士、記偶誤也、余叙述至此、滇南讀書僧寺之風習、已見一斑、今更述一富有文學意味之史料、以完吾說、則昆明筇竹寺借人讀書之外、更可借人挾倡飲酒、與前清季年北平彰儀

門外天寧寺之既可借人讀書、又可借人挾優飲酒同也、

滇遊日記四、戊寅十一月初七日至昆明玉案山筇竹寺云、有峽東向、循之西上、是爲筇竹、由峽內越澗西南上、是爲圓照、由峽外循山嘴北行、是爲海源、先有一婦騎而前、一男子隨而行、云亦欲往筇竹、隨之、悞越澗南上圓照、至而後知其非筇竹也、圓照寺門東向、層臺高敞、殿宇亦宏、而闕寂無人、還下峽、仍逾澗北、入筇竹寺、其寺高懸玉案山之北陞、群峰環拱、林壑灑沓、幽邃之境也、入寺見殿左庖脰喧雜、驛羶交陳、前騎來婦亦在其間、余即入其後、登藏經閣、望閣後有靜室三楹、頗幽潔、四面皆環堵迴隔、不見所入門、因徘徊閣下、忽一人迎而問曰、先生豈霞客耶、問何以知之、曰從前吳方生案徵其所作詩題中見之、知與丰標不異也、問其爲誰、則嚴姓、名似祖、號築居、嚴冢宰清之孫也、與其姪讀書於此、所望墻園中靜室、即其栖托之所、因留余入、懇停一宿、余感其意、乃同入殿左方丈、問所謂禾木亭者、主僧不在、鎖鑰甚固、復遇一段君、亦識余、言在晉寧相會、忘其誰何矣、段言爲金公趾期會於此、金當即至、三人因同步殿右、循墻坡而西北、則寺後上崖、有三塔、皆元時者、各有碑、猶可讀、讀罷還寺、公趾又與友兩三輩至、相見甚歡、窺其意、即前騎來婦備酒邀衆客、以筇竹爲金氏護庵之所、公趾又以夙與余約、故期備於此、而實非公趾作主人也、時嚴君謂余、其姪作飯於內已熟、拉往煑之、頃之主僧體空至、其僧敦厚篤摯、有德行、爲余言當事者委往東寺監工修造、久駐於彼、今適到山、聞有遠客、亦一緣也、必多留寺中、毋即去、余辭以雞山願切、此一宵爲嚴君強留、必不能再也、體空謂今日諸酒肉漢混跡寺中、明晨當齋潔以請、遂出、余欲往方丈答體空、嚴君以諸飲者在、退而不出、余見公趾輩同前騎婦坐正殿東廂、始知其婦爲伎而僑勝者、余乃迂從殿南二門側曲向方丈、體空方出迎、而公趾輩自上望見、趨而至、薄醴已備、可不必

參禪、遂拉去、抵殿東廂、則築居亦爲拉出矣、遂就燕飲、其婦所備肴饌甚腆、公趾與諸坐客各歌而稱觴、然後此婦歌、歌不及公趾也、既而殿君去、余與築居亦別而入息陰軒、迨暮、公趾與客復攜酒盒就飲軒中、此婦亦至、飛舉徵歌、二鼓乃別去、余就寢、寢以紙爲帳、即殿君之榻也、另一榻亦紙帳、是其姪者、殿君攜被襪就焉、既寢、殿君翁秉燭獨坐、觀余石齋詩帖、並諸公手書、余魂夢間聞其哦三詩贈余、余寢熟、不能辨也、

初八日與殿君同至方丈叩體空、由方丈南側門入幽徑、游禾木亭、亭當坡間、林巒環映、東對峽隙、滇池一盃、浮白於前境、其疎宥有雲林筆意、禾木者、山中特產之木、形不甚大、獨此山有之、故取以爲名、相仍已久、然亦未睹其木也、體空懇留曰、此亭幽曠、可供披覽、側有小軒、可以下榻、閣有藏經、可以簡閱、君留此過歲、亦空山勝事、雖澹泊、知君不以窳來、三人卒歲之供、貧僧猶不乏也、余謝師意甚善、但淹留一日、余心增厭一日、此清淨界反成罪戾場矣、坐久之、殿君曰、所炊當熟、乞還滄之、出方丈、別體空、公趾輩復來、拉就殿東廂共煮鼎肉湯麵、復入息陰軒飯、殿君書所哦三詩贈余、余亦作一詩爲別、

此文可注意者二人、殿君似祖爲崇禎十二年舉人、十三年進士、其中舉即在與霞客會晤之明年、可見其在筇竹寺下帷之功、又滇寇紀略三、言丁亥八月、賊首孫可望等具太牢親祀孔子於文廟、吏部兼禮部嚴似祖不至、賊怒繫至、發王尙禮審、賴衆祈得釋、則嚴固氣節之士也、金公趾雖挾倡飲酒乎、然其後十五年、曾建一旋乾轉坤之偉績、亦滇士之雄也、公趾名初麟、任俠好客、劉健庭閩錄三、言張獻忠死、餘黨推孫可望爲長、獨李定國常與之抗、可望惡其倔強、嘗以事杖之、定國恨甚、定國爲人勇幹剛直、目不知書、有昆明金公趾者、知其可動、取世俗所傳三國志演義、時時爲之誦說、定國樂聞之、已遂明斥可望爲董卓曹操、而期定國以諸葛武侯、定國大感悟、謂公趾曰

孔明何敢望、關張伯約之所爲、不敢不勉、自是益與可望左、其後努力報國、殉身緬甸、爲有明三百年忠臣之殿、小巖紀年十八論之曰、固由定國有傑士風、而非金公趾有以感動之、烏能若是、當時盛誇柳敬亭、而不知有金公趾、宜特錄之以廣處初之采焉、此即徐霞客在昆明筇竹寺所晤之金公趾也、紀年引魏源說以爲蜀人、傳聞異詞耳、按霞客演遊日記十、已卯六月十三日、至永昌臥佛寺條、亦遇有攜酒三四生、挾妓呼僧圍飲其中之事、霞客記曰、是夜臥寺中、月頗明、奈洞中有鬻子、寺中無好僧、慷慨而臥云、此等游惰生徒、偶一不檢、初不料於幽僻之處、爲遊客所見、筆之於書、遂作後人考察士習之資料、亦可鑒矣、

右慎省諸寺

士大夫之禪悅及出家第十

- | | | | | | |
|-----|-----|-----|-----|-----|--------|
| 李元陽 | 馬繼龍 | 王元翰 | 陶珽 | 陶珙 | 戈允禮 |
| 王錫袞 | 木增 | 高喬映 | 王弘祚 | 陸天麟 | 彭印古 |
| 文化遠 | 蔣杰 | 丘禾實 | 潘潤民 | 謝三秀 | 越其杰 |
| 謝士章 | 艾友蘭 | 楊文驄 | 沈奕琛 | 李專 | 黔南錄五居士 |
| 劉九庵 | 明鑑 | 曾倬 | 李應霖 | 李宗望 | 悟澄 |
| 祖復 | 陳祥士 | 申甫 | | | |

禪悅、明季士夫風氣也、不獨溟黔、然溟黔士夫已預其流矣、惜溟黔人著述、余所見者甚少、僧家語錄、搜采尤難、今所舉數十人、僅取足證吾說而已、非謂明季溟黔士夫之耽禪悅者止此也、太和李中谿元陽、嘉靖五年進士、嘗建寶峯閣、讀書鷄山者數年、創建放光寺、施置常住田數百畝、山中寺院傾頽者、無不修葺、兼爲撰文立碑、鷄山之盛、推爲功首、印光海慧開傳衣寺、元陽爲護法、碧潭圓清初入雞足、結茅袈裟石上、元陽約爲青松社友、今中谿集與禪人唱酬之作頗多、然與羽人唱酬亦不少、大抵爲三與二之比、其視僧道本無二致也、嘗見元陽所修雲南通志、其卷十三寺觀序有云、寺觀之在天下、雖與治道無預、然其恬淡清虛、蕭然寂然之境、有以消人勢利之心、故達人高士、涉世既倦、往往有託而逃、若夫爲老氏而至於登仙、爲釋氏而至於證果、其淡泊之操、凝靜之域、又豈淺學所能測、乃欲執筆箠以尾韓昌黎之後、吾恐其力不足而徒自誣耳、此足見其思想之大概、

溟南詩略八、有馬繼龍月下訪碧潭上人詩云、一望平川暮靄收、千家城郭月華流、人從蘿徑尋幽寺、僧占名山起紺樓、洗藥經年潭水碧、參禪入夜雨花浮、空門原自能超世、野鶴孤雲任去留、繼龍字雲卿、號梅樵、保山人、嘉靖廿五年舉人、官南兵部車駕司員外郎、有梅樵集、此嘉靖間風氣也、

右李元陽 馬繼龍

萬曆而後、禪風寢盛、士夫無不談禪、僧亦無不欲與士夫結納、寧州王聚洲元翰凝翠集尺牘、有與野愚僧書云、不佞脚踪徧天下、每遇大心者宿、未嘗不神往心折、以爲夫夫能割恩愛、發明心地、步步向上、視我輩何如人哉、及閱華嚴諸經論、則又豁然曰、此豈獨出家子事哉、故戍戍不第後、覓一驢負時義、一驢負教典、邊讀書、邊誦典、二六中常嘿嘿放不下處、一日秋涼夜寒、盆內金魚跳觸荷葉、獵獵有聲、忽焉猛醒、到京師將上項事舉似朗目

和尚、朗目合掌曰、出家人坐破幾片蒲團、未曾礎着半毫、居士以六日夜遇此光景、奇哉、珍重珍重、莫住莫住、其時京師學道人如林、善知識則有達觀朗目慈山月川雪浪隱菴清虛愚菴諸公、宰官則有黃慎軒李卓吾袁中郎袁小脩、王性海段幻然陶石簣蔡五岳陶不退蔡承植諸君、聲氣相求、函蓋相合、至今屈指二十三年矣、

野愚鷄足山僧、徐霞客遊記恒及之、見僧徒生活篇、凝翠集詩有贈也、愚僧一首、當即此人、戊戌萬曆廿六年、而元翰則廿九年進士也、其時士大夫風氣、與嘉靖時大異、凝翠集文又有書湛然僧卷云、京師僧海也、名蓋精利甲宇內、三民居而一之、香火之盛、瞻養之興、又十邊儲而三之、故十方緇流、咸輻輳于是、勢使然耳、僧湛然者、雞足之脫白也、頃走京師、必欲得余一言、余曰、今之走京師者有三、上者參宿訪者、證明大事、次者抱本挨單、文字潤澤、下者趨營宰官、營辦衣食、湛然自度、于三者何居、吾知上或不及、下又不屑、中焉者縱得一言半句、不過廚饌中汁瀝、巾拂上汗氣、決不能敵生死、計惟有淨土一途、單刀直入、中下具接、十萬程途、片念即至、是在子之望鞭影而前哉、不然、雞山以莊田而俗、京師以勢利而俗、出俗入俗、抑何取出家行脚爲、其言率直、真可謂單刀直入者矣、

右王元翰

溟人與王元翰同時者、爲姚安陶不退、李贄弟子也、挺字葛園、晚字不退、萬曆三十八年進士、歷官至武昌兵備、曾居鷄山、讀書白井庵大覺寺、摹古帖於楞迦室、書與邢子愿齊名、集曰園園、錢謙益初學集卅一有園園集序曰、同年生陶不退、少有志於學、游李卓吾之門、卓吾守姚安、清淨恬淡、有汲長孺之風、不退居官似之、卓吾晚年憤世、兀傲自放、而不退規言矩行、老而彌謹、此則不退之善學卓吾者也、纂續說郛四十六卷、四庫提要雜家

在日七評之曰、降萬以後、風氣日偷、道學侈稱卓老、務講禪宗、山人競述眉公、矯言幽尚、珽乃不別而漫收之、白蕪黃茅、殊爲冗濫、然吾以爲三百年來、其書迄不可廢、明人短書小說、反藉是以傳、則篆刻之功未可沒矣、李卓吾初名載贊、以萬曆五年任姚安、明史二二一默定向傳、言贊爲姚安知府、一旦自去其髮、冠服坐堂皇、上官勸令解任、雲南阮志良吏下引姚州志、則言其在官三年、自劾免歸、士民臥道、車不能發、中谿文集六、有姚安守李公善政序、盛稱之、綜贊生平、毀譽參半、未爲定論、然在姚安爲良吏、其學以禪爲宗、二者尙無異議、鷄山范志十有贊然虛恭聽經喜雨一首云、山中有法筵、暇日且逃禪、林壑生寒雨、樓臺罩紫烟、清齋孤磬後、半偈一燈前、千載留空鉢、盧龍自不傳、珽之從贊問學、當在此時、珽又有續鍾伯敬史懷、阮志藝文二引高喬映問愚錄云、珽晚說禪、靈慧夙生、以故稱天台、又曰毘圭、方孔瓘圭而系其景仰也、明末有兩陶稚圭、皆學佛、四庫提要別集存目七仁節遺稿條云、明陶琰撰、琰字稚圭、崑山人、崇禎末諸生、明亡殉節、其學以佛爲宗、詩文多類禪偈、不出李贄屠隆舊習、而捐生殉國、節概凜然、其殆黃端伯之流歟、此又一陶稚圭也、小腆紀傳四十六作陶瑛、嘉慶浙刻本勝朝殉節諸臣錄四又作陶炎、皆避嘉慶諱、琰起兵抗清時、崑山令爲滇人楊永言、曾與邑人歸莊顧炎武等、同率壯士助戰、琰殉難、永言則削髮爲僧、見逃禪篇、今特附見陶琰者、以同時同姓字、同學佛、易混爲一也、徐霞客遊滇時、曾向唐大來索書見陶珽、滇遊日記四、戊寅十月廿九日條、注言陶不退、有詩翰聲、向官於浙、前大來欲爲作書、聞其已故乃止、適寓中有高士官、從姚安來、知其猶在、皆虛傳如眉公也、故復索書往見之、姚安高士官、當即高喬映之父高耀、亦國變後爲僧、見逃禪篇、吾草此文、左右所逢、皆僧家史料、每接應不及、至足樂也、

右陶珽

陶珙弟珙、字紫園、號仲璞、又號無學居士、滇南文略云、珙字未詳、蓋未細考、珙天啟元年舉人、殉流賊之難者也、集名遜園、初學集冊一有遜園集序、言姚安陶仲璞、爲吾同年兄釋圭之弟、兄弟俱以才名、奮起天末、隲圭成進士、數歷中外、官至監司、而仲璞以乙科官南工部、出守寶慶、得罪於藩府、挂冠以歸、其治行廉辨清真、亦略相似、釋圭爲龍湖高足弟子、而仲璞少受學於釋圭、其師友淵源如此、其詩文之大指可得而攷也、龍湖在湖北麻城、後能官後讀書處、遜園集阮志藝文作寄園、未知是一是二、

景遂堂題跋三、有陶紫園墨蹟跋云、於濟縣天目山禪源寺所藏、余游山宿寺中、見空長老出以示余曰、此君同鄉人、不可不題識、滇詩拾遺載公小傳、諱珙字紫園、號不退、墓匡釋圭之爲人、又號釋圭、是以紫園爲陶珙也、古庭語錄有錢啓忠序云、今春過虎林、謁陶釋圭先生、時適紫園兄在坐、手一緝示予曰、此即古庭集也、從煨燼中得之、而字漫漶不可讀、復取正於釋圭先生、先生以人天眼目作佛法津梁、爲之刪其繁亂、正其謬訛、而古庭又開一生面矣、是集也蘊結有年、非得紫園兄之表章不出、非得釋圭先生之刪正亦不傳、謂之陶氏之異書可也、釋圭是珙、紫園是珙、珙字葛園、滇詩拾遺六偶誤、景遂堂遂因之而誤、古庭錄又有陶珙序、曹溪一滴有陶珙序、皆滇南文略滇纂所未收、鷄山范志十有陶珙詩、云和雅法師說法吳楚後、還鷄山將廿年矣、有懷却寄、吳楚烟波幾萬重、金鱗掉尾許誰同、歸來罷釣雞山窟、高唱漁歌捲碧筒、和雅、楚岷王師、岷王、又珙守寶慶時所得罪者也、鷄山范志十有岷王壽和雅禪師詩、鷄山志補三又有珙宿大覺寺詩云、重來華首叩眞詮、霧淨雲開一鏡圓、殿影鋪金臨絕壑、塔光浮玉聳諸天、欲參擊竹言前句、須悟拈花教外傳、法喜只酬禮悅味、漫夸沆瀣潤芝田、滇南詩略無陶珙詩、應補、

勝朝殉節諸臣錄八引一統志、寶慶知府陶珙、姓安人、流寇告警、率鄉勇勦賊、以忤岷王罷歸、中途爲賊所害、是寇警在寶慶、被害亦去寶慶不遠也、阮志宦績引舊志、絕不及此事、但云歷郎中、出爲寶慶知府、所至有聲、致仕歸、孝友文學、爲一時冠、有寄園集行世而已、道光寶慶志百八政績錄、陶珙有詳傳、言崇禎十年知府事、十一年以忤岷王被劾告官歸、會流賊入滇南、珙時家居、率鄉勇禦之、不勝、被執、強之降、不屈、大罵被害、是寇警在滇南、被害亦在滇南也、遜園集序明言其挂冠歸後、始以集求序、則非中途被害可知、殉節錄以寇警罷官、先後倒叙、殊欠明晰、頗疑珙亦殉永曆初年孫可望之難、特雲南志未詳耳、寶慶志八七禮書、有珙撰重修愛蓮池四先生祠記、四先生者、周茂叔、張無垢、朱晦庵、陸子壽也、亦滇南文略滇繫所未收、

右陶珙

戊允禮、字履卿、又字巖輿、保山人、天啟二年進士、官南京吏科給事中、至工部侍郎、阮志入鄉賢傳、允禮有曹溪一滴引、夢語摘要引二首在藏、其一一滴引云、此滴雖源曹溪、而自西自東、自南自北、華夷靈蘊、如魚種不同、同吃一水、只爭知味與不知味耳、吾漢知味如蒙直頤、妙觀、盤龍、古庭、大巍、朗日諸禪師、近如妙峰徹公禪師、不退無學兩居士、及無任上人、皆接曹溪嫡派、可見人人能飲、處處曹溪、次而傳之、期滴滴相承而已、不肯允禮、不知味者數十年、忽被徹公一喝、頓覺所謂知味不知味者如是、徹公爲之點頭、因書於首、以候後之知味者、徹庸周禮、見高僧篇、其夢語引云、予半生虛度、日顛倒於夢中、即視聖太高、視作聖太難、更苦懵懵懵、喚醒無人、尤淪沒於夢中、幸而機緣未斷、崇禎丙子大士誕日、遇吾漢徹庸禪師於金陵之興善寺、謂予生死事大、須求菩提、歸而胡猜亂度、展轉弗寤、徹公出所說夢語示予、紫園陶公聞之、亦出海門周先生證學錄見贈、猛力憤

發、約讀沉思、越十日味爽、在枕豁然有悟、於戲、予自夢自喚、微獨微公紫闥不能喚予、即諸佛菩薩與周先生不能喚予、然非微公紫闥把我筌蹄、何繇得此魚重、然後知微公紫闥之善用棒喝、具大慈悲心、有大功德力、起而頓首謝之、書夢語之首、允禮與珙極密、丙子崇禎九年、珙官南水部郎、與允禮同在南京也、

右戈允禮

王錫寰、字龍藻、號仲山、祿豐人、允禮同年進士、崇禎十三年擢禮部右侍郎、明年以時方急才、請召還前侍郎陳子壯、顧錫時、前祭酒倪元璐、文安之、且乞免黃道周永戍、尋調吏部尚書、十六年憂歸、唐王立、拜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永明王立、申前命、皆不至、明史二七九有傳、阮志入鄉賢、覺浪盛全錄卷首有錫寰撰靈谷語錄序、自述從覺浪問道因緣甚悉、爲滇南五名臣遺集所未載、其略曰、不孝於袁絳中、方悲慕罔極、忽憶古德云、大事未明、如喪考妣、轉覺痛切、親不知親之去處、我不知我之始終、此真亘古今所共之生死大疑情也、安得不疑、又惡容自己、偶故人羅君邀過靈谷、訪圓通大師、予初以宗門多拒絕人、及見師接履笑談、高閒雄快、不勝傾倒、因相與游於松風石澗之上、盤踞而坐、烹茗對酌、師忽指澗水曰、公見麼、予曰、逝者如斯夫、師正色曰、公又恁麼去、予時悚然、始知大事未明、不可不見明眼人也、乃于所寓僧公房、題其額曰、還浪處、識所感耳、時予太座師姚太僕公子愚谷世兄、前於江右棄官、從大師學道、深得鉗錘之力、自丙子夏仲、都門別來、幾及十載、始復晤談甚愜、世兄以大師全集、及靈谷新錄示予曰、此新序必藉一言、予雖不文、然感師指示、不敢不勉、僅述所窺如此、崇禎癸未、古滇學人王錫寰稽顙拜題、此錫寰丁憂歸至南京時撰也、願亭林言南方士大夫晚年多學佛、豈不然歟、

石王錫衰

本增、字生白、麗江土知府、萬曆末於鷄山創建慈觀寺、又於本山華嚴寺建藏經閣、九重崖建一衲軒、文筆山建尊勝塔院、俱極精偉、山中修建功德、以增爲最、又嘗於葉倫崇聖寺得華嚴懺儀四十二卷、延僧齋付蘇州雕版、宣嘉興楞嚴寺、其書真僞、錢謙益序已辨之、而增之熱心宗乘、於此可見、所著有雲濶淡墨六卷、四庫提要雜家存目九云、增好讀書、多與文士往還、是書又多參釋典道藏語、又曾重鈔其高祖木公忽卿詩、陶瑛爲之序有曰、弘辯安仁二上人從悉檀請藏來南都、生白以其家藏雪山詩選遺我徵序、忽卿公往矣、生白出處高致、於白香山應鹿門爲近、時亦現身說法、誦沾沾綺語榮名爲、余不佞、倘得謝禱、尋盟勝峰悉檀間、持微師所結集曹溪一滴、與公問欲光拈花處、公肯許我入室否也、鷄山志補二、悉檀寺藏有本增僧服像立軸、絹本、長八尺、寬二尺餘、趙樾川謫跋言隋性就禪悅、早辭珪組、往來諸名山、尤愛雞足、創建悉檀寺、請貯藏經、與本無訂立寺規、今已歷三百年、宗風不墜、足爲雞山各刹標式、吾輩遊山、下榻寺中、凡案清潔、使人意遠、則木氏之流澤孔長矣、

高齋映、號書君、姚安土知府、博學能文、著有妙香國章、增訂來氏易註、等音聲位合彙、問愚錄諸書、父隴、明亡後爲僧、齋映嗣、入清仍授世職、滇南詩略十六、有齋映詩、其父爲僧、其子亦受戒可玉印記、錦江禪燈十三、載提刑齋映高居士問答機緣云、居士初到華嵩茶次、問齋、古人道如人在樹、手不攀枝、足不踏枝、口啣樹枝、若問祖師西來意、答則失命、不答違問、如何、齋以手指自己茶鍾了、又指士鍾、士從者即取鍾斟茶、齋云、強將之下無弱兵、士云何也、齋云、居士從者也會祖師西來意、後士又同屠居士遊溫泉、士將浴、喫餅次、屠云、大家來喫湯餅會、士云、此處可名洗兒泉、齋云、九龍吐水也未、士云、慳不自勝問出也、齋提起德珠作痛聲、屠云

、此老倒會捏怪、愚云、入水求人爾意符、九龍吐水沐金輿、毋云不自脇間出、痛徹山僧一串珠、此事並見聖可年譜康熙十六年條、聖可破山嗣、然則喬映破山再傳也、

右木增 高喬映

王弘祚、字懋自、又字玉銘、永昌人、崇禎三年舉人、以戶部郎中督餉大同、甲申之變、仕清爲岢嵐道、官至兵部尚書、康熙九年乞休、僑居金陵、十三年卒、禮端簡、滇南詩略十六稱其功在朝廷、惠在里閭、有足錄者、不知其曾發心學佛也、阮志仙釋類、言海悟於永北創建白雲寺、弘祚爲之記、而未載其文、惟寶華山志十三、有弘祚與見月和尙書、略云、生誼篤杓楡、景仰高風、匪伊朝夕、第自通籍來、日在風塵勞攘中、忽忽三十餘年、都向忙裏虛度、客春自搗黔技久窮、馬齒漸長、具疏引年、獲遂丘壑之志、去冬抵金陵暫憩、距靈鷲峯頭咫尺、尙未得沐慧海之清瀾、醍醐之精液、何緣懇一至是耶、先致慕涼、嗣圖齋沐身心、頂禮法座、俾三十年大寐、一朝頓寤、然後買舟溯流而上、渡洞庭、涉沅水、躋攀貴嶺、問道金碧、直達九隆、誅茅結室、與二三禪友講究性命之學、庶不致塵塵虛此一生也、又卷十五載弘祚華山詩云、肩湧白毫真、吾師吾里人、掃庭除虎跡、說戒至龍神、衣受高峰頂、心懸慧月輪、時偕二三子、慈範禮松筠、書有懺悔皈依之意、詩爲見後傾慕之辭、綜其一生、無災無難、躡足公卿、有何可悔、假令大同一役、戢影雲岡、訪劉孝標之遺踪、效文祖堯之高蹈、未必卽爲餓李、乃不此之察、唯阿苟容、既返江南、聞文祖堯揚永言之風、豈不自慚形穢、迨乾隆傳貳臣以辱降虜、雲南竟得弘祚一人、全漢爲之失色、君子悲其一念之差以至於此也、悔何及矣、文祖堯見遺民籍、

右王弘祚

陸天麟、字玉書、寧州人、今傳有烟坪詩鈔二卷、鄉人林槐輯、李坤序謂其鼎革後值沙定洲孫可望之亂、轉徙諸郡、極人世不堪之苦、晚始定居江村、與二三僧侶徜徉山水間、是也、又謂其互以氣節相砥礪、不更仕新朝、則殊未盡然、集中僧友有石峰、思塵、慈衲、雲庵、談空、寶月諸上人、禪味誠爲濃厚、然吾讀其詩、有亂離之痛、無故國之思、知其身家之念重、君國之念輕也、黎縣志以爲康熙時歲貢、當得其實、李序改爲明歲貢、滇南遺民錄據以列之遺民、似未確、卷下寶月上人一首云、寶月上人、予故人也、壯歲爲僧、莫知所往、今與友輩走酌町小試、偶遇曲江邑中、坐談而別、有笑我青衫銷綠髮、念師自足耐黃塵之句、則其亂後赴郡城應試、已自言之矣、集中又有辛丑歲初抵滇城一首、順治十八年辛丑、雲南補行庚子鄉試、疑即亂後赴省應試也、激江趙士麟、即本科舉人、卷上昆明送麟伯題孝廉會試詩有云、都門會期吾黨、馬首題詩擬隔年、假使朝廷推諭蜀、滇南文物讓君賢、何嘗有不仕新朝之意、欲爲趙士麟而未得耳、唐末黃巢逼潼關、士子應舉如故、有爲詩者曰、與君同訪洞中仙、新月如鉤拂戶前、領取嫦娥攀取桂、任從陵谷一時遷、士子之無心肝、自古而然、今故以列王弘祚後、非不欲成人之美、從其實也、集中所注紀年、亦不盡可據、如卷上注云、起永曆庚寅至乙未、然其中有挽撥當和尚詩、撥當卒於康熙十二年癸丑、距永曆乙未、已十有八年矣、又注云以下永曆乙未至己亥作、然中有閏六月詩、則當是康熙三年甲辰作、距永曆己亥亦已五年、永曆固未嘗閏六月也、

滇南詩略十五、彭印古、字心符、號栖霞、蒙化人、諸生、吳逆變、務以官不受、隱遯西山、年三十二遽卒、有訪知空禪師詩云、過寺同雲到、開門放月來、翠分花外竹、香辨雪中梅、公得詩三昧、予就酒一盃、相談不覺夜、清露滿蒼苔、吳三桂反清、在康熙十二年、時彭才三十餘、則其生當在崇禎末、固清諸生也、知空名學蘊、見高

僧籍、滇南詩略十六、文化遠、字又山、呈貢人、文祖堯孫也、康熙五年舉人、著有晚春堂詩八卷、數與高翥映唱和、集即翥映所評選、卷八有秋夜踏月訪中和上人留宿偶成一首云、清秋風月逼人清、策杖尋僧到化城、古柏插天雙影直、空堂照佛一燈明、共拈活句翻公案、旋煮新泉澆俗情、久擬偷閑今始遂、禪床欹枕任鷄鳴、徐霞客滇遊日記六、已卯正月十九日條、烟霞室東有中和靜室、疑即此僧、明季士夫禪悅之風、至清初未墜也、

右陸天麟 彭印古 文化遠

明季黔人文集、余所見者更少、欲考黔士之禪悅、比滇爲難、幸有黔詩紀略、網羅略備、且莫氏傳證、精博異常、對忠義遺逸、表彰尤力、足供吾人采證、紀略十一蔣杰條、引王士禎皇華紀聞云、予在京師士夫齋壁見蔣杰書、筆力奇矯、杰字美若、普安人、萬曆己丑進士、以副使罷歸家居、晚年筆法益蒼勁、喜遊、足跡幾半天下、所歷輒有詩、喜琴喜歌、喜禪喜奕、多與高僧遊處、崇禎間自楚歸、卒於家、語見皇華紀聞二、杰號象巖、曾出守南雄、此黔士初期禪悅之僅見者、

丘丕質、字登之、新添衛人、萬曆二十六年進士、閱十年遷左庶子、旋告歸、有循陔園文集八卷、詩集四卷、載明史藝文志、今佚、黔詩紀略十一、有登陽寶山僧舍二首、其一云、縹緲危峯碧落齊、攀躋竟日有招提、雲生戶外踏天近、月掛松梢萬象低、元嶽何年歸玉笈、清談中夜共圍黎、一聲喚醒浮生夢、不是靈雞不敢啼、陽寶山在貴定縣北十里、山頂有寺、萬曆中僧白雲建、

潘潤民、字用霖、貴州前衛人、萬曆三十一年鄉試第一、三十五年進士、天啓二年任廣東按察司副使、五年擢按察使、累遷至雲南左布政使、阮志入名宦傳、著味澹軒詩文集、黔詩紀略十二有贈釋真如一首云、迹與支公並、

心同惠遠俱、烟霞生逸韻、水月湛靈珠、挂錫雙鳧隱、參禪一鶴癡、無勞分半芋、知我是凡夫、

右蔣杰 丘禾實 潘潤民

蔣三秀、字君采、貴陽人、博極羣書、晚以明經三任教職、旋棄去、爲萬里遊、歷覽山川、與東南大家建詞壇、旌鼓、有天末才子之目、著雪鴻堂諸集行世、黔詩紀略十四云、貴州自成祖開省、迄於神宗、閱二百年、人才之興、埒上國而能專精風雅、馳騁中原、卓然一隊、雖前之文恭、後之龍友滋大、未有先於君采者也、文恭係隴巖、見讀書借寺篇、滋大吳中藩、見遺民禪侶篇、雪鴻堂詩蒐逸一、有永興禪院赴明上人齋一首云、靈遠能招客、香林坐掩扉、蟬希知夏早、鶯懶識春歸、淨業雙修苦、浮生萬慮非、伊蒲朝作供、細雨藥苗肥、卷二有再訪德山青蓮社、偵建中上人歸云、兩度扁舟訪釣灣、開門童子報師還、經旬漾檝移深浦、昨夜梯雲宿舊山、蓮社可容陶令醉、蒲團聊對遠公閒、馬蹏明日長安道、回首中峯積翠閒、釣灣水名、蒐逸補有鳳遊寺頓持借綠軒作云、古寺枕崇岡、入門山滿堂、松寒如欲雨、菊晚正宜霜、一榻留人處、千燈選佛場、新詩慚杜甫、空對已公房、

越其杰、字自興、一字卓凡、貴陽人、萬曆三十四年舉人、福王立、以右僉都御史巡撫東萊、八月移撫河南、南京破、尋卒、黔詩紀略十七、有與僧聽樹聲一首云、古樹迎秋明、禪扉盡日局、聲先惟我解、寂處共僧聽、落葉翻成靜、馳光忽似停、往來人不絕、此意更誰惺、又與友談禪云、紛紛兩地總徒然、淨理原同出水蓮、琢句雖清終口業、愛山近淡亦情緣、能饒道眼方知道、不執禪心即是禪、寂歷孤燈照深意、蠶魚未悟老殘緇、

右謝三秀 越其杰

謝士章、字含之、普安衛人、萬曆四十四年進士、除增城知縣、歷員外郎中、出爲重慶知府、累遷雲南參政、

性耽吟詠、淡於仕進、其在增城、於衝齋構秋似亭、取唐人詩秋光都似宦情薄之意、詩有十集、暨詩紀略補上、謂嘉隆以後、黔中詩家、若邵台山、楊冷然、丘獻之、各有詩名在人口、舍之則姓字湮如、其循績清才、方志不載、莫子偁輯黔詩、不能舉其名、余薄遊廠肆、偶爾獲之、有贈引南僧一首、序云、引南楚僧也、與予表叔蔣象巖太守公爲方外交、象巖文墨妙一世、引南禪解冠緇流、宜相得之深如此、不佞纏縛塵鞅、渺希彼岸、然禪悅似有宿根、使在虎丘壇下、尙能學頭石點頭、觀茲名釋、不望棗兒杖擊我背上耶、贈之詩曰、教祖天之西、南來無絕行、髮髮盡曰僧、誰者解清淨、幻塵不成車、毒龍侈驕性、引南一上人、早已宗釋聖、不作蕤笱譚、獨照優曇鏡、蓮社不設醴、結侶招陶令、佛印自空明、坡翁以禪詞、吾世蔣元卿、高蹤古今併、秦嶽討靈詮、衡湘發名詠、適與上人親、形契同崇敬、卓錫坐山隈、深言絕譚競、美彼方外交、玄禪覓輝映、我無祇園施、願作曹溪沐、虎溪有三人、津梁遠相迎、何當謝頭簪、從之理真命、象巖即蔣杰、見前文、又有夏夜坐海珠寺同上人夜話云、伊蒲小饌絕塵埃、松廬蓮華共法臺、河朔幾人醒復醒、滄浪一曲去還來、宦情拂後腸俱冷、詩景當前眼頓開、廊廡江湖風調別、聊將散拙養庸材、海珠寺在廣州江心、又有贈我靜上人、注云、上人擅詩名、不除酒、詩云、削墨成名久、浮杯意若何、伴雲眠野寺、隨鶴度煙蘿、座下飛花雨、禪中帶酒魔、詩窮憐我癖、得句每相過、

艾友蘭、字幽谷、麻哈州人、友芝弟、萬曆末由選貢授鄖陽府竹山知縣、暨詩紀略十八有春日眺靜暉寺二首云、捫閣尋真步欲前、忽聞鐘磬落諸天、沈沈松吹飄無已、縵縵爐烟斷亦連、幽野靈禽鳴梵刹、媚人新燕點春泉、徘徊惟愛蘿軒寂、相對忘言便足禪、陌頭楊柳逐飛花、乘興登臨叩釋家、客到山中應得句、僧歸剎裏亦傳茶、盤桓苦澗忘年序、箕踞蒲團聽法華、不向桑榆傾百斗、更於何處醉煙霞、靜暉寺、鄖元標講學處、見讀書僧寺篇、

右謝士章 艾友蘭

楊文驄、字龍友、貴州衛人、萬曆四十六年舉人、福王時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常鎮、兼督沿海諸軍、清兵破南京、命鴻臚承黃家麻往蘇州安撫、文驄襲殺之於嘉定、遂走處州、唐王立、進浙閩總督、順治三年七月、清兵入閩、文驄急移軍衛仙霞關、清兵已問道先入、不能禦、負重創、退至浦城、被執、不屈死、文驄好游覽、東南佳勝、靡有不到、尤蓄意天台雁蕩、崇禎二年、父參政浙江、駐台州、乃得侍而遊焉、哀所得詩文圖畫、題曰山水移、首以謁董其昌、大嗟異、題其上曰、龍友生於貴竹、獨破天荒、所作台蕩等圖、有宋人之骨力、去其結、有元人之風韻、去其佻、出入巨然惠崇之間、觀止矣、是時文驄才三十三、畫名噪大江南北、其後以職方監軍京口、吳偉業爲畫中九友歌云、阿龍北固持戈矛、披圖赤壁思曹劉、酒酣灑墨橫江樓、暮山落月空悠悠、其傾倒如此、文驄跌宕風流、豪邁自恣、好推獎士類、其戚馬士英當國、于士英者輒緣以進、故爲世所誅、然其不屈也、世亦亟稱之、

黔詩紀略十九有文驄贈文心上人看雲詩云、天台有白雲、千年老不死、飛墮巖壑間、據松聽流水、東凝數朶青、西峙一片紫、壑中餘子孫、卷舒時陟紀、老衲有孤踪、閒心亦如此、朝朝抱膝吟、莫逆笑相視、從來看雲人、幾滅復幾起、問師合眼時、可知雲看子、文心天台高明寺僧、文驄台蕩日記己巳七月十三日條、余從天台縣入山、宜先至國清、因家嚴在萬年禮佛、遂舍國清徑入、至金銀嶺半、有一僧相候、風韻飄揚、大有詩意、及叩之、乃知爲無盡禪師高足文心上人也、握手相頷、恰是三生石上、一笑、紀略十九又有參雪堂大師偈、序云、余參雪堂大師、偈百千億萬言、將從何處說起、然思百千億萬言中、大師無端而以雪堂自命、是堂上雪、固即大師指上月也、因作偈言十二首相叩、其一云、趙州一個齒、下下嚼雪風、舌根推轉輪、此味將誰同、其二云、德山有一棒、棒打雪獅子

、見現胡爲消、是獅還是水、雪堂萬年寺僧、台簿日記七月十四日條、大人命遊、謂當從萬年始、且雪堂老僧、山中名宿也、急禮之、雪師坐我於左側之小軒、軒在竹塢松陰間、已占勝地、乃曲流花徑、又雜以異款、令人人見之、俱有住山之想、老僧止余宿、有雨意、急趨去、紀略二十、又有送蓮印上人廬陽應講詩云、豐干何事偏饒舌、周娘憑誰借育胎、師請渡江參此意、閩丘不必馬重來、又有寄訊一門上人云、世態幾嘗我、愈思君味真、夢中聽澗溜、畫裏憶嶙峋、宿鳥窺新月、鄰僧識故人、好將丘壑掃、收拾此閒身、廿一又有訪佛石師行十八澗中看紅葉云、亂接前林翠、廻溪抱小寒、蟲鳴山色暗、風勁葉聲乾、望刹思靈鷲、逢僧說懶殘、願從修竹底、終日借雲看、又有與耳公聯句六首、宿耳公房一首、白雲菴坐月同耳觀上人一首、鷄山范志十有耳觀飛瀑穿雲詩、耳觀名普默、未識即此人否、

右楊文驄

沈奕、字石友、普安人、崇禎九年舉人、入清官至副使、曾宦粵、所著寄庵詩集四卷、即刻於粵、有康熙四年粵人謝元泮序、及金堡等評、黔詩紀略廿三僅錄二詩、不言其有集、疑未之見也、吾嘗見殘本、存前二卷、喜談禪、所與遊之僧、有默疑、梵伊、無異、用師等、其題梵伊結茅圖有云、結茅結茅爲君圖、逃禪半是文字徒、梵公風華餘翰墨、豈以禪悅數寂滅、結茅結茅爲君說、住山多是泉石客、梵公聲氣及海隅、豈入深山賦索居、只今出處皆如此、文名氣誼蟬蛸耳、金堡評云、人皆說不出、獨石友說得出、金堡、澹歸今釋也、又有孫毓琪年寅丈備兵陳、予亦出守衛源、詩以送之一首、毓祺係建宗、順治七年睢陳道、詩云、同儕執手數寒溫、含香六載共蘭馨、毓計憂民誰與倫、司農左右日王孫、注、時王銘筭計同事、因並及之、王銘王弘辭、雲貴同鄉、連袂仕清、恬不爲

怪、蓋溺於清人爲明報仇之說、私相慰籍、既已同浴、誰譏裸程、可慨也已、大慧禪師曰、予雖學佛、而愛君愛國之心、與忠義士大夫等、紫柏老人讀長沙志忠義李蒲傳、淚直逆灑、怒侍者不哭、至欲推墮崖下、今觀寄庵集、於君國之亡、毫不動心、而惟致慨於宦海升沈、身世窮達、其不爲紫柏老人推墮崖下也幾希矣、何禪悅之足云、

李專、字知山、遵義人、時寓黔西修文、故又稱修文人、康熙中拔貢、選教官不就、自少至老、徧歷滇黔楚蜀吳越燕趙、遠極甘涼西夏、足迹半天下、播雅六、有李專登黔靈山贈瞿脉上人詩云、荆棘昔滿徑、將我衣裳鈎、平生一兩履、恨無奇可搜、奄忽廿七載、拂雲見松楸、何時召大匠、結構成經樓、獨念廬眉人、掉臂歸九幽、盧龍及慧可、孰辨龍與虬、坐敝初地日、不爲茶瓜留、願拍洪厓肩、同作方外遊、瞿脈名淨和、赤松弟子、卷七又有訪南泉語峰禪師、及一花堂訪傑吼禪師詩、此黔士至清初猶有與僧伽往還者、然遠不如明季之盛也、

右沈奕琛 李專

黔南會燈錄七有居士五人、例得附書、曰李合麟、貴陽人、字之驊、原宦襄、棄儒學佛、參燕居和尚印證、脩然林下、集書一帙、名蔚堂草、曰劉个臣、普安邑侯、號天一居士、關南人、幼喜宗乘、常與當代尊宿交往、初任福州、過江西參龍山和尚有省、臨任、公事之暇、只危坐、每有定課行持、曰葉明福、字得祿、號居易居士、金陵人、鎮黔撫中軍事、幼好佛、留意宗乘、參海內知識、未足其意、特建家菴、名鷲嶺禪寺、迎隱元和尙問法請益印證、復志謁諸方明宿、有偈頌機緣等錄、名逃禪集、曰龍元叙、號三一居士、普安人、幼年慕道、舉家供僧、一日遇松巖和尚、垂問城東老母與佛同生、因甚一生不欲見佛、士著語云、彼丈夫兮我丈夫、曰李六度、古滇人、十五看香山戲、動出家念、父母不允、有陵昌老宿諷曰、昔維摩大士作人天師、談不二法門、不是在家菩薩耶、士遵霞

語、如父母命、後參善權和尚印證、又梓舟船語錄三、有貴州七居士請湯云、貴省黔豐德近天、梵音乃遇七真仙、三千內外常安樂、直指毘盧在目前、時梓舟住襄陽檀溪寺、永曆亡後一二年也、梓舟得法於二隱謫、謫得法於林野、倚、倚則天童悟十二弟子之一也、

右黔南錄五居士

述居士畢、當述比丘、徐霞客滇遊日記三、戊寅九月十四日條云、曲靖翠峰山朝陽菴、爲劉九菴大師所創建、碑言師名明元、河南太康人、曾中甲科爲侍御、嘉靖甲子、駐錫翠峰、萬曆庚子、有征播之役、軍門陳用賓過此、感師德行、爲建此菴、後師入涅槃、陳軍門命以儒禮葬於菴之東原、並注云、土人言劉侍御出巡、安置二桃、爲鼠所竊、劉見之、佯試門子曰、汝何竊桃、門子不承、嚇之曰、此處豈有他人、而汝不承、吾將刑之、門子懼、妄承之、問核何在、門子復取他核自誣、劉曰、天下事枉者多矣、乃棄官雉髮於此、傳說未必可據、然劉某之爲僧、當是事實、遊記言劉爲河南太康人、阮志仙釋據採訪則云山東人、又云康熙四十三年、南寧知縣王汙其同鄉、爲之修墓、按王汙籍太康、康熙廿六年舉人、採訪者不知其說之矛盾也、惟嘉靖以前、太康劉姓進士、只有弘治十二年劉澁、河南志未言澁爲侍御、由弘治十二年己未、至嘉靖四十三年甲子、已六十六年、則澁駐錫翠峯時、至少有八十年餘歲、未識果此人否、抑遊記所言甲子有誤也、

阮志仙釋引大理志云、明鑑、號無臺、郡人李華之孫、年十八、祝髮聖峯寺、後隱波羅巖、草衣木食、嘗七日忘餐、萬曆十五年九月九日端坐而化、鷄山范志六作大理郡守李華孫、守字當誤、李華字子實、大理衛人、成化十四年進士、任密雲縣、擢太僕寺丞、歸里優游、未嘗干人、卒之日、貨其居以斂、阮志入鄉賢傳、當即此人、李元

陽與明鑑跡最密、曾同居白鷗院三年、中谿集一、有無臺老同居白鷗院詩、河上送無臺上人歸鷄足山舊隱詩、山齋贈鑑上人詩、卷二有病中寄無臺印光二上人詩、共送歸鷄山舊隱詩云、波際穿青嶺、霞中返碧蓮、岫雲一旦別、蘿月幾回圓、春服縫香草、朝飡煮石泉、應憐牽世者、不解隱松玄、

右劉九庵 明鑑

滇繁雜載、僧廣度、原名曾倬、建水人、中嘉靖甲子鄉試、知瀘溪縣、致仕歸、精研禪理、號卓然子、一旦忽有悟、祝髮棄家、住香林水月兩寺、萬曆庚子、杖錫禮峨眉山普陀諸勝、至杭之雲棲寺、依沈蓮池受度今名、過瀘溪、邑人以舊令故、攀留供養、忽感微疾、預知逝期、條然而化、黔撫郭子章贊其像曰、僧而帝、創業之明主、帝而僧、建文之寄寓、僧而侯、虎丘之廣孝、令而僧、滇池之廣度、蓋自古王侯皆然、而何分于玉輅韋布、公起儒紳、山長民庶、已趨寂教、忽焉頓悟、普陀加鞭、雲棲解屨、遨遊五老、至止三顧、雞足卓錫、大酉軒者、乙未而生、癸卯而故、瀘溪而仕、瀘溪而住、將華藏海會之赴、而何心于金馬碧雞之駐、將諸上善人之與聚、而奚羨夫震且五濁之屬、嗟嗟廣度、從今大寤、神留水月、萬年且暮、

滇南文略三一、有曾倬撰鏡湖洞記、略云、愚性頑鈍、且癖山水、久棲香林山中、僧衆指石屏東二十里許萊玉峯、有石洞垂山腹、愚喜往觀之、洞口藤蘿大石錯雜、衆扶愚纒腰而下、不數武、一竅通天、萬象森然、纖毫無弗辨也、境勝若此、使人塵心殆盡、愚數棲乾陽、高空飛瀑過之、未若此洞奧而曠、曠而奧、可藏脩也、據此則倬久具出塵之想、非一具有所觸而逝者也、

鷄山范志六、潛虛、名廣勵、葉榆人、俗名李應霖、中鄉榜、萬曆年任知州、棄家祝髮于寂光、禮水月爲師、

建三益樓、清涼閣、按應霖萬曆七年舉人、志又云、洪度、號不空、臨安府孝廉、初于雲南玉案山筇竹寺祝髮、名自度、後歸依徹庸、改今名、嘗隨徹庸住鷄山、僧衆以禪問之、惟答以念佛二字、後於妙峯談律、門徒甚盛、臨終或問曰、和尚平日念佛、此時何如、應曰、我自念佛、與汝何與、遂寂然逝、阮志仙釋引臨安志、言洪度俗名李宗望、建水人、萬曆四十六年舉人、任原武令、尋歸、祝髮於高陵之太史祠、遷住天目山、宗望與曾倬同縣、蓋有慕而爲之、亦非偶然也、

右會倬 李應霖 李宗望

鷄山范志六又云、悟澄、號淵明、葉榆紳士楊春杖之子、幼年辭榮入山、禮無心和尙出家、爲徧周禪師之徒、結茅放光寺左、閱藏五載、究明佛意、臨終端坐而化、阮志選舉志有楊春杖、大理人、萬曆十九年陶庭同榜舉人、杖枝二字、當有一誤、

阮志仙釋引楚雄志、祖復、姓朱氏、字立禪、晉藩宗子、萬曆初遊匡廬茅山、精修禮定、脇不至席者五十餘年、後住紫溪、建紫頂寺、度縮流甚衆、真釋紀二言祖復號野山、至滇建紫頂禪林、未幾入永昌寶臺山、更號金光梵宇、赴京請藏、置山供奉、及聞明祚告終、遂斷食、唯飲清水者三七日、說偈而逝、

黔詩紀略後編一、陳祥士字賢裔、平場衛人、順治中拔貢、朝考第一、官慶符知縣、擢兵部員外郎、所在有能聲、性耽禪悅、年甫三十餘、解組歸、居玉螺山、閉關沈寂、不與世通、自號希聲和尙、衲衣僧帽、跨一驢、隨一童、遠涉昆華、登雞足、眺岷峨離堆之勝、攬珠崖象浦之奇、西南名山、遊蹤幾遍、晚復偃息玉螺、著有玉螺山詩鈔、按貴州安得有順治中拔貢、四川順康間慶符知縣、亦無陳祥士之名、錦江禪燈十二、希聲名徹詠、貴州安平縣

宦族陳氏子、幼習儒業、穎悟過人、求出家、父母不許、隨父宦遊遊義、詣桃源洞謁丈雪和尚、機語相投、丈異之、雙親見背、棄家入山、云從上諸祖、各具手眼、或鈴或鐸、或棒或拂、乃將木五寸許、爲圓頭尖脚、名曰得樂、作得樂歌、日行輾唱、如此數年、人莫能解、攜杖雲遊、徧歷名山大川、搜括玄奧、窮究宗旨、入蜀上昭覺、重晤丈雪和尚、遂付法焉、

右悟澄 祖復 陳祥士

以上所舉諸僧、皆先儒而後釋、有先釋而後仕者曰申甫、雲南人、明史二七七附金聲傳、言崇禎二年十一月、大清兵逼都城、聲慷慨乞面陳急務、帝召對平素、聲退、具疏言臣所知申甫、有將才、願練敢戰士、爲國家捍強敵、申甫僧也、好談兵、方私製戰車火器、帝納聲言、取其車入覽、授都司僉書、即日召見、奏對稱旨、擢副總兵、勅募新軍、便宜從事、改聲御史參其軍、甫倉卒募數千人、皆市井游手、所需軍裝戎器、又不時給、而是時大清兵在郊圻久、勢當速戰、急出營柳林、總理滿桂節制諸軍、甫不肯爲下、桂卒掠民間、甫軍捕之、桂輒索去、聲以兩軍不和聞、帝即命聲調護、亡何桂歿、甫連敗於柳林大井、乃結車營蘆溝橋、大清兵蹙出其後、御車者惶懼不能轉、殲戮殆盡、甫亦陣亡、聲痛傷之、言甫受事日淺、直前衝鋒、遺骸矢刃殆徧、非喋血力戰不至此、帝亦傷之、命予恤典、聲恥無功、請率參將董大勝兵七百人、甫遣將古璧兵百人、練成一旅、收桑榆之効、不許、

按甫之所以敗、由兵新未練、軍需不備、金文毅集一、據實奏報疏、言之甚詳、今不必論、唯申甫死節、則堯峰文鈔卅四、青門齋稿十五、明儒學案五七、史外六、均無異詞、惟烈皇小識崇禎二年條云、申甫者游棍也、始爲僧、堯本初、游漢黔中、得彼中役鬼之術、小試輒驗、金聲薦之、至蘆溝橋、猝與敵遇、所造車既不可用、試術復

不驗、所統七千人、跪而受刃、猶幸不爲郭京之續也、此則故爲毀詞、然正可由毀詞得其事實、卽七千人無降者是也、郭京宋史三五三附孫傅傳、靖康元年、以妖法拒金兵、兵敗引衆遁者、豈可與甫相提並論哉、勝朝殉國諸臣錄四、列甫在封疆殉節諸臣中、大書曰、京營副總兵申甫、雲南人、崇禎二年、大兵薄蘆溝橋、統兵出戰死、一軍七千人盡歿、吁壯哉、聲疏言甫遺將有古壁、吾頗疑古壁亦僧也、因古爲明季僧派、與錢邦彥同時祝髮諸人、皆以古名、但未知爲滇人否耳、僧何負於國哉、

右申甫

明季滇黔佛教考卷四

新會 陳 垣 援 菴

僧徒拓殖本領第十一

興隆月潭寺	思南觀音閣	黃平鼓臺山	貴定陽寶山
銅仁蓮池洞	貴陽黔靈山	普安八納山	永平寶臺寺
騰越打鷹山	固棟尖山	武定普照庵	舍茲公有庵
楚雄九臺山	開化綠蘿寺	昆明華亭山	尋甸鍾靈山
悉檀寺浴池	大覺寺水景	尊勝塔水管	

明季滇黔佛教之盛、既如上述、然尚有一特別原因、則僧徒拓殖之本領是也、夫僧徒亦人耳、何獨有此本領、則以刻苦冒險利人等美德、爲宗教家所必備、尋常政客、既無拓殖學識、又無宗教信念、非藉兵力不能開地、惟宗教家不然、一瓢一笠、即可遍行天下、故凡政治勢力未到之地、宗教勢力恒先達之、所以謂宗教爲文化先鋒也、滇黔開闢較遲、其開闢神話、將於次篇論之、今先論僧徒開闢之實力、

汪陽明之謫貴州龍場驛也、曾撰重修月潭寺建公館記、曰天下之山、萃於雲貴、連亘萬里、際天無極、行旅之

往來、日攀緣下上於窮崖絕壑之間、雖雅有泉石之癖者、一入雲貴之途、莫不困踏煩厭、非復以好、而難至茲巖之下、則又皆灑然開豁、心洗目醒、雖庸儻俗侶、素不知山水之遊者、亦皆徘徊顧盼、相與延戀而不忍去、則茲巖之勝可知矣、巖界與隆偏橋之間、各數十里、行者至是、皆憊頓飢悴、宜有休息之所、而巖麓故有寺、寺漸蕪廢、憲副滇南朱君文瑞按部至是、樂茲巖之勝、憫行旅之艱、乃捐資庀材、新其寺於巖之右、使遊僧正觀任其勞、指揮遐遠度其工、遠近之施捨勤助者、欣然而集、不兩月而工畢、自是飢者有所炊、勞者有所休、遊觀者有所舍、而茲巖之奇若增而益勝也、正觀將記其事於石、適予過而請焉、是誠不可以不志也、寺始於戊卒周齋公、成於遊僧德彬、增治於指揮劉昭常智李勝、至是凡三緝、而公館之建、則自今日始、文見王文成全書廿三、時爲正德三年、是月潭寺之創始者周齋公也、遊僧德彬特佐其成耳、而抑知不然、貴州志藝文有王訓東坡月潭寺記云、此地在夷區、古所弗治、自皇明一統、始制兵衛、間有學佛者結廬、號普陀巖、正統間遊僧來營寺址、名曰月潭、時貴之都指揮使常智爲衛與隆、倡衆募財、首建正室、中塑法象、金碧麗美、遂有聞於四方、王訓正統間貴州衛人、任本衛教授、其言至可信據、是月潭寺之創建、德彬爲主動、官吏特募款助其成耳、即正德之重修、亦正觀爲主動、故山正觀請記、不自以爲功、而歸其功於施主、讓也、吾非爲二僧爭功、蓋以此等建置、惟僧徒爲長、官吏遠不及也、

右興隆月潭寺

思南中和山觀音閣、亦僧徒創建、而募助於官僚、李同野渭觀音閣記序云、舊華嚴寺在中和山麓、黔山多奇勝、在城中唯中和山、嘉靖戊午、道人魏洪馮靜通、僧人正泰、自於兵憲金公、於山之陡絕處、建觀音閣、萬曆乙亥、郡守修庵蔡公、建樓於閣前、兵憲高公、篆普濟匾於亭楣、僧人滿圓法通、增建六佛堂、及左右樓舍、辛巳、正

秦募衆建藏經樓、碧空請經於金陵、閣乃稍稍完美、古泉張公、拉觀厥成、謂當載筆記其事、記見黔詩紀略三、

黃平鼓臺山、在舊城之南、四周墜削、頂平若鼓、磴梯挽鐵繩乃可上、奇境也、萬曆間募工開徑者爲僧性祖、知州巴縣楊鳳翥遊鼓臺山記云、出東平門越溪去、則相窺寺也、不越溪西折數武、則馬苑也、右巖壁立千仞、左則山石嶙峋、令人蹲踞摩弄不忍去、當潑水時、往來有腐揭患、僧性祖募工開徑、旁植桃若干木、春來花紅滿苑、余呼爲小桃園、徑盡處敞一坪、所謂山之頭天門也、記見黔詩紀略十一、

右思南觀音閣 黃平鼓臺山

貴定陽寶山、絕高聳、舊有寺、萬曆中僧白雲更建於絕頂、夜光時起殿中、烈風碎瓦、乃易以鐵、崇禎中僧寶華又構靜室於山麓、極幽緻、丘懋樸送寶華遊雞足山詩序云、寶華上人者、蜀人也、初遊於賈、以贊雄其儔、一旦見寶之勝、一切棄去、遂披剃焉、山故饒靈秀、而僧不過三五人、衣鉢不充、香火寂莫、上人來、始以戒律精嚴、爲四方檀越所重、於是謁禮日衆、寶地一新、於玄帝殿後、又建佛廡、畫棟雕甍、屹然巨麗、聚徒百餘人、鳴鐘而食、盛矣、又於山之趾開一最幽處、石具諸色、玲瓏偃仰、人工位置所不及、奇樹古藤、離奇夭矯、皆百餘年物、蒼翠不可名狀、爲構靜室三楹、每入其中、令人塵想都盡、不忍捨去、余嘗歎謂同遊、此地去山不數武、何至今始見、地靈人傑之相待、詎不信哉、序見黔詩紀略二二、

銅仁蓮池洞、幽邃之區也、僧無相建寺於此、徐澹園問蓮池洞詩序云、吾銅東偏二十里、萬壑千巖、丹臺翠嶽、爲六龍山、峭壁危峯、中劈一洞、池形如蓮、爲蓮池洞、其地向屬三苗、萬曆間地始歸郡、山猶壅塞未開、人迹罕到、無相上人以茲山清幽勝地、卓錫於此十餘年、於洞前石庵構樓三楹、以奉牟尼、因高就下、而結僧寮焉、茲

山大開生面矣、曾癸丑冬、吳逆竊叛、鄉城士民數百家復避於山、俱恃險以無恐、是蓮池之靈、匪惟侈遊觀、實踞形勝、全生靈、不幾與五嶽四瀆之功、並垂終古耶、序見黔詩紀略後編四、

右貴定陽寶山 銅仁蓮池洞

貴陽黔靈山、尤有名、陳鼎漢黔紀游上云、黔靈寺乃撫軍曹中吉所創、初荒山也、寺在山巔、盤曲而上者三里、有泉一泓、可供百衆、大旱不涸、寺後一池、冬夏不竭、周多林木、頗幽勝也、陳鼎以康熙十年遊黔、時黔靈正開闢、黔撫曹中吉爲檄越、主者實赤松道頌也、赤松潼川韓氏、得法於傲樹相、爲破山再傳弟子、能文章、四方名士多與之遊、有語錄行世、其卷四贈遊山客云、旭日照黔靈、四圍氣象明、山開非鬼斧、路蹇有仙名、境僻塵心靜、溪聲鳥語清、賓朋同席地、細看落花平、梅溪度語錄十有詩赤松和尚詩云、聞得黔靈逼太空、層山曲水盡依從、孤懸此日花飛雨、一座當軒繞象龍、黔靈爲赤松所闢無疑義、陳鼎謂曹中吉所創、猶王陽明謂月潭爲周濟公所創也、寺名弘福寺、李宗昉黔記二、謂赤松浙江人、後遷長沙、又移蜀中、明末避亂至黔、棄儒業、投靈藥和尚披剃、遊滇蜀歸、遂闢黔靈山爲祖師、是也、銅仁楊光燾登黔靈山訪赤松師不佞詩云、歷盡巔峴路、危梯挂石闌、凌空人似鶴、望遠市如盤、雲掩孤扉迴、風高六月寒、謾須尋勝跡、緩步已蹒跚、不圖霄漢外、盪結涌珠宮、軒翥森高下、盤旋入窅濛、雨餘芳草綠、霞落碧崖紅、坐覺塵機息、悠然憶遠公、查慎行敬業堂集三、有九日同赤松上人登黔靈山絕頂四首、其一云、絕巔攀躋望已窮、忽穿鳥道入禪宮、雲端方丈娑羅日、井底孤城密葉風、草木連天人骨白、閉山滿眼夕陽紅、興亡何與閒僧事、一角枯基萬劫空、黔詩紀略後編三十、有周起渭遊黔靈山示赤松和尚詩云、塵土無因到上方、亭林風日淨年光、輕煙作陣扶楊柳、細雨如絲浴海棠、忽聽鳥吟天籟發、更聞禪語竹風涼、桃花

作飯終須悟、曲几何因着漫郎、此詩桐堊集未收、

徐霞客黔遊日記二、戊寅四月廿九日、至普安州、言州東北七十里有八納、其山高冠一州、四面皆石崖嶺絕、惟一徑盤旋而上、約三十里、頂甚寬平、有數水塘盈貯其上、軟橋之水所由出也、土音以納爲但、而梵經有叭哩哆之音、今老僧白雲、南京人、因稱叭哩山、遂大開叢林、而夷地遠隔、尙未證果、可見崇禎末、黔中諸山、尙開闢未已、而開闢者僧也、

右貴陽黔靈山 普安八納山

霞客滇遊日記、言滇中諸山開闢尤詳、今舉永平寶臺、騰越打鷹山、固棟尖山爲例、此等荒山之開闢、在當時非僧莫屬也、滇遊日記八、己卯三月廿六日、至永平、云寶臺大寺、爲立禪師所建、三年前立師東遊請藏、久離此山、余至省、即聞此山之盛、比自元謀至姚安途中、乃聞其燼於火、又聞其再建再燬、余以爲被災久矣、至是始知其災於臘月也、計其時余已過姚安矣、不知何以傳聞在先也、自大寺災後、名流多棲托慧光、余至日猶下午、僧固留、遂止寺中、二十七日飯於慧光寺、即南上、東至萬佛堂、此即大寺之前院也、踞寶臺南突之端、其門西向、而堂陞俱南闢、前臨深峽之南、則南山如屏、絕頂有湧石塔、高二丈、云自地湧出、乃石筍也、其南塢間、又有一陝西老僧、結茅二十年、其地當南山奧阻、曾無至者、自萬佛堂望之、平眺可達、而下陟深峽、上躋層崖、竟日而後能往返焉、由萬佛堂後北上不半里、即大寺故址、寺糝於崇禎初元、其先亦叢蔽之區、立禪師尋山見之、爲焚兩指、募開叢林、規模宏敞、正殿亦南向、八角層甍、高十餘丈、址盤數畝、其脉自東北圓穹之頂、層跌而下、狀若連珠、而殿緊倚之、第其前橫深峽、旣不開洋、而殿址已崇、西支下伏、覺地雖幽闕、而實鮮開鎮、此其所未盡善者

、立禪名祖復、晉藩宗子、見士夫出家篇、野竹語錄七有立禪和尚贊云、立禪和尚、僧寶頂像、帶水拖泥、流通龍藏、不怕黑風漂鼓、落得慈航無恙、如今葉落歸根、跏趺金屏石上、好好出來相見、免得虛空痛棒、即此人也、

右永平寶臺寺

滇遊日記九、己卯四月廿一日、至騰越、云北上寶峰寺、問道於尼、尼引出殿左峰頭、指山下核桃園、直北爲尖山道、西北登嶺爲打鷹山道、問打鷹山有北直僧新開其地、頗異、乃躡棘披磔、霧氣裂峰、中多迴壑、竹叢雜布、見有撐架數柱於北峰下者、從壑中趨之、仍無路、柱左有篷一龕、僧寶藏見余、迎入其中、始知即開山之人也、因與余通觀形勢、飯後霧稍開、余欲行、寶藏固留、止一宵、余乃從其後山中垂處上、大山自後迴環之、上起兩峯、而中拗、遙望之狀如馬鞍、故又名馬鞍山、土人言三十年前、其上皆大木豆竹、叢蔽無隙、中有龍潭四、深莫能測、足聲至則湧波而起、人莫敢近、後有牧羊者、一雷而震驚羊五六百及牧者數人、連日夜火、大樹深篁、燼無孑遺、而潭亦成陸、今山下有出水之穴、俱從山根分逗云、山頂之石、色赭赤而質輕浮、狀如蜂房、爲浮沫結成者、雖大至合抱、而兩指可携、然其質仍堅、真坭灰之餘也、寶藏架廬在中峰之下、前臨兩乳、日後有榜而大者、後可累峰而上、前可跨乳爲鐘鼓之樓云、今諸窪雖中拗、而不受滴水、東窪之上、依石爲窟、東瀟水一方、豈龍去而滄桑倏易、獨留此一勺以爲開山之供者耶、寶藏本北直人、自雞足寶臺來、見尖山雖中懸而無重裹、與其徒徑空覓山至此、遂流坐篷處者二年、州人皆爲感動、爭負木運竹、先爲結此一椽、而尚未大就、徑空西川人、向從戎爲選鋒、復重慶、援邊援黔、所向有功、後爲騰越參府旗牌、薙髮於甘露寺、從師覓山、師獨坐空山、徑空募化山下、爲然一指、開創此山、俱異人也、是晚宿龕中、有一行脚僧、亦留爲僧薙地者、乃余鄉張涇橋人、蕭姓、號無念、名道

明、見之如見故人焉、二十一日晨起宿淨盡、寶藏先以點劑余、與余周歷峰前、憑臨而南爲南甸、近嵌窺西爲鬼甸、而直北明光六廠之外、皆野人之栖矣、久之乃飯而別、寶藏命其徒徑空前導、從東北行、皆未聞之徑也、

右騰越打鷹山

四月廿三日至固棟、云尖山純石中懸、支條盤突、蒼樹蒙蔽、如翠濤沉霧、深深在下、莫窮端倪、惟聞猿聲千百、唱和其間、而人莫至也、峰頭就豎石鑿級爲梯、似太華之蒼龍脊、兩旁皆危崖、而石脊中垂、闊僅尺許、若龍之垂尾以度、而級隨之、仰望但見層累不盡、梯凡三轉、一里而至其頂、頂東西長五丈、南北闊半之、中蓋玉皇閣、前三楹奉白衣大士、後三楹奉三教聖人、其向皆東臨前峰之尖、南北夾閣爲側樓、半懸空中、北祠真武、下臨北峽、兩頭懸榻以待客、南祠山神、下臨南峽、中廠爲齋堂、皆川僧法界所營構、蓋其上向雖有道、而未開闢、莫可栖托、法界成之、不及五年、今復欲闢山麓爲下殿、故往州未返、余愛其幽峻、遂止東側樓、守寺二僧、一下山負米、一供樵炊而已、廿四日晨起、天色上霽、四山咸露其翠微、乃呼山僧與之指質遠近諸山、一一表出、因與懸南崖而下、有崖前臨絕壑、後倚峭壁、僧指其下有仙洞、須從梯級下至第二層、轉崖下墜、乃可得之、遂導而行、其洞乃大石疊綴所成、覆處爲洞、穿處爲門、門不一竅、洞不一層、若疊級架板、亦可幽棲處也、復隨導僧由梯級北下懸空之臺、乃石脊一、下瞰北壑、三面盤空、由峰後西南越脊而下、更多幽境、近法界新開小路、下十里至小甸、乃固棟西向入峽、經此而趨古勇之道、其坡有熱水塘、亦法界新開者、按法界名嶽觀、大理人、俗姓陳、萬曆間出家、後歷諸方、至燕參徧融和尚、歸滇曾主雞足傳衣寺、

右固棟尖山

霞客遊記之外、足證吾說者、有傅宗龍武定州普照庵記、見滇南文略二九、記仿歐陽醉翁亭、曰郡城東二十里許、地名的多、環村皆山也、峰翠萬重、泉流九曲、誠哉武陽奇觀、其西南一山、峭壁蒼松、別是壺天、巖懸一洞、佳處隱見、洞前林壑尤美、望之慈雲碧映、慧日光浮者、普照庵也、作庵者誰、山之僧性用性寬諸質、三僧來自賤詔、卜築此山、結茅而居、時檳越星安董君、耳目其戒行不訾、雅重之、遂爲倡募、創建殿堂廂廡、法界維新、金塗顯煥、一時好施之士、相與有成、置常住田畝、爲普照庵永久計、按庵又名芭蕉庵、見阮志寺觀六、

王元翰有公有菴記、見凝翠集文、曰滇西榆城、爲古阿育王封國、王造八萬四千浮圖、而雞足亦其封以內壤也、以故名藍精刹、實甲諸滇、凡僧之禮峨眉、必謁雞足、蓋飲光拈金闍加被善信、其所攝受者遠矣、唯是山距昆池尚千里、而僧俗之遊賸、必窮日之力、投諸逆旅、曾不得望甌脫而栖息焉、斯亦法門中憾事已、余嘗謂昆池以西、創十數菴、旌幢相望、直接雞嶺、豈非大快、奈之何力不逮耳、僧天際者、幼具根器、長不退心、知世間法一切皆空、不能妄執爲我有、乃于舍茲孔道、特建一菴、命曰慈明、丹翠妝飾、范像精嚴、又捐所有田租、每年約百石、實其中、以接待十方行脚、不至桑宿而露處、洵非尋常有漏之因所可比擬、何者、彼以私、此以公、彼與少、此與衆也、是故憫往來者之靡所止而館之穀之、不謂慈乎、以家田爲福田、難捨能捨、尤不作我捨想、不謂明乎、然其慈其明、總緣公有一心、造此功德、吾故更慈明爲公有、以風來者、按舍茲在祿豐廣通之間、爲昆明至鷄足要道、與由楚入黔之月潭等、前此交通不便、途中非有建置如月潭不可、乃官吏士紳不能爲、必待僧侶而爲之、豈非以其有利人之精神耶、王元翰稱之、宜矣、阮志仙釋引舊志云、本源昆陽人、萬曆二十九年、棄家爲普照寺僧、遍謁名山、十三載歸、結庵蒼盤山、習止觀、御史傅宗龍慕其戒行、延主普賢寺、本源念碧雞閣下數十里、紆迴曲折

、雨即濇泥、募工自夏家審至省、障水築堤、修橋梁、成坦途、行旅便之、事與公有菴相類、附識於此、

右武定普照庵 舍茲公有庵

楚雄九臺山、知空蘿所開、知空語錄上有開山畢示衆一則云、此山巍峨聳削、登嶂清幽、稠松密竹、源遠流長、浩劫至今、曾無有異、直待山僧到來、指出宏基、開建佛刹、可謂是山之時節因緣、山僧之因緣時節、一時萃聚、不可思議、古人道、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時節若至、其理自彰、雖然、時節因緣、諸人盡知、且道如何是佛性義、若也道得、不負朝夕搬磚運石、扛水扛土、一番勤勞、可謂與山僧共出一隻手也、有麼有麼、衆無對、師曰、驚破鴻濛無覓處、且隨風月下瀛洲、

開化綠蘿寺、恒秀林所開、恒秀語錄四有石文成綠蘿緣起敘云、綠蘿在開陽之樂農、向爲夷地、自開闢至今、山雖奇而品題不及、人雖衆而教化未聞、聖賢不至、長夜千古、有濟宗法嗣恒秀和尚、具大智慧、得天童悟嫡孫幻翁衣鉢、遊歷黔滇、爲諸檀護敦請、開創綠蘿、遠近四衆、爭相供奉、捨山助田、期年而繼祖堂成、院墟諸制、次第並舉、綠蘿與壇之名、從此與天地竝永矣、獨怪此地亘古未開教化、而恒師於數年之內、能使遠近莫不尊親、何法之神歟、恒秀得法於雲幻宸、爲破山再傳、有語錄行世、卷五有樂農村一絕云、綠陽峰下樂農村、淺水平田亦可耕、富庶如今通至化、絃歌不減武城聲、宗教爲文化先鋒、於此益可證矣、

右楚雄九臺山 開化綠蘿寺

開闢要務莫先於水源、擊壤歌繫井而飲、掘田而食、大雅相共陰陽、觀其流泉、皆先注意於水、蓋人非水火不生活也、吾今且言明季滇南諸僧之 waterfall、阮志山川三、載昆明戴綸係華亭山記云、綠太華北行、路縈紆如蟠蚓、樹

皆高千餘尺、濃陰垂翳、流泉逕其下、磴磴琤若鳴佩環、未數里至華亭山、山多種竹、周竹林外、皆接樓欄引水、其法取樓欄大者割半之、斫數十節、使相連綴、楛以木石、泉澗激從中出、循之行、及大圓覺寺而止、蓋寺僧引流與厨會、就其罅溜飲之、殊清冽、阮志山川十又載尋甸保仲遊鍾靈山記云、先是兩寺皆無水、以木棍引潭水、傳燈寺用三百餘棍、音吼庵用二百棍、始渡至、水濺濺鳴廚下、春山花發、片片浮視中、所謂落花流水、又一奇也、陳佐才翼叔詩集三、言歲丁巳、沙塘僧視行人若枯魚、以善化人、鑿石引水數里許、濟其渴、結無盡緣、喜而贈以詩云、天精鑿破、地髓鑿開、點點滴滴、從心性來、山竅劈破、水縫劈開、點點滴滴、從汗血來、此沙塘僧、與舍茲夏家密僧、用意全同、一則利人住、一則利人行、一則利人飲、皆宗教家利人精神之表現也、因並及之、

右昆明華亭山 尋甸鍾靈山

徐霞客遊記有關於水法者數則、曰悉檀寺浴池、大覺寺水景、尊勝塔水管、以次述之、可見當時僧侶之巧思、擠而充之、即近代水法矣、滇遊日記五、戊寅十二月廿八日、至鷄足山、入悉檀寺、具浴后、知宰野乃翁沈公來叩、尙留待寺間、亟下樓、而沈公至、各道傾慕之意、時已暮、寺中具池湯候浴、遂與四長老及沈公就浴池中、池以甌甃、長丈五、闊八尺、湯深四尺、炊從隔壁釜中、竟日乃溫、浴者先從池外挽水滌體、然後入池、坐水中浸一時、復出池外、擦而滌之、再浸再擦、浸時不一動、恐垢落池中也、余自三里盤浴後、入滇祇漢於溫泉、如此番之浴、遇亦罕矣、

右悉檀寺浴池

滇遊日記六、己卯正月初四日、入大覺寺、叩遍周老師、師爲無心法嗣、今年屆七十、尚德兩高、爲山中普宿

、余前與之期、以漸且往視、而獅林遲下、又空手而前、殊覺怏怏、師留餐於東軒、軒中水由亭沼中射空而上、沼不大、中置一石盆、盆中植一錫管、水自管倒騰空中、其高將三丈、玉痕一縷、自下上噴、隨風飛灑、散作空花、前觀之甚奇、即疑雖管植沼中、必與沼水無涉、况既能倒射三丈、何以不出三丈外、此必別有一水、其高與此並、彼之下、從此墜、故此上、從此止、其伏機當在沼底、非沼之所能爲也、至此問之、果軒左有崖高三丈餘、水從崖墜、以錫管承之、承處高三丈、故倒射而出亦如之、管從地中伏行數十丈、始向沼心豎起、其管氣一絲不旁洩、故激發如此耳、雁岩小龍湫下、昔有雙劍泉、其高三尺、但彼則自然石竅、後爲人斫竅、而水不湧起、是氣洩之驗也、余昔候黃石齋于秣陵、見洪武門一肆、盆中亦有水上射、中有一圓物如丸、跳伏其上、其高止三尺、以物色撞君急、不及細勘、當亦此類、按乾隆初、清帝偶閱西洋畫、見有噴水池之景、命工部物色在京西教士誰能製此者、工部以蔣友仁進、即令於圓明園創修水景、不意百年前雲南僧已在鷄足山創製之、今北平住宅有水廁者、俗名衛生設備、貨價倍昂、然水廁康熙時已有之、方望溪集七、贈介菴上人序云、佛之徒而儒行者曰介菴、雲南昆明人、從其本師蘭谷至京師、余嘗就其洞匿、修潔如小齋、叩所以、則下通水流、躬盪滌、日日而新之、是也、夫回回教之浴法、已推及宮庭、故武英殿有浴德堂之築、惟雲南僧之水廁、直至清末、尙未聞宮禁有之、何也、

右大覺寺水景

又滇遊日記六、已卯正月初八日條、言余初入鷄山、抵大覺、四顧山勢、重重廻合、叢林淨室、處處中懸、無不恰稱、獨此處欠一塔、爲山中缺陷、及至悉檀、遙顧此峰尤奇、以爲焉得阿育王大現神通、於八萬四千中分一靈光於此、既晤弘辯、問仙陀何在、曰在塔盤、問塔盤何在、則正指此山也、時尙未暨塔心、不能遙矚、自後則瞻顧

如對矣、塔盤當峰頭、在馬鞍中坳之西、時塔盤工作百餘人、而峰頭無水、其東峯有水、甚高、以中坳不能西達、乃豎木柱數排於坳中、架橋其上以接之、柱高四丈餘、刻木爲溝、橫接松杪、昔聞霄漢鵲橋、以渡水也、今反爲水度、抑更奇矣、大覺則抑之地中以倒射、此則浮之空中使交通、皆所謂顛倒造化也、鷄山范志八、大錯和尚撰尊勝塔院記云、繇悉檀寺下過大龍潭伏龍橋東行、不三里至文筆山、山有塔院、內建尊勝塔、高六丈六尺、制度精美、四圍廊廊四十間、比丘蘭若、即寓其內、廊東北出有小池、主僧引水畜金鱗其中、流動可愛、此水自西顧山來、飛流曳雲、傾瀉灑雪、兩山突起、中夾大道、卑回三百尺、僧治瓦爲筒、引水從低處逆升而上、急注倒射、迸出高阜、漚爲池沼、以資瓢鉢、激而行之、可使在山、孟子豈欺我哉、又鷄山范志三、言浴塔泉出西顧山東嶺、尊勝塔院僧體極、治瓦爲筒、自西顧山南麓、引渡文筆山北岡、兩山對峙、各處高阜、中夾成溝、自卑而升、下注上迸、逆流不息、漚而爲池、畜魚資汲、巧具神工、不啻禹鑿、庚子年、其徒妙濟、復易瓦以銅、引入院內、另鑿方池、中構小亭、池水平遠、儼然蓬島之勝、驛遊宦子、莫不留連信宿、用相娛慰、按霞客與大錯及范志所記、本爲一事、而時隔二十年、情形大異矣、霞客所記在崇禎十二年己卯、大錯所記在永曆十三年己亥、范志所云庚子、則己亥之明年也、中間喪亂頻形、而工程不斷、比較觀之、其進步之速、有足驚者、當霞客至雞山時、塔盤正與土木、其取水法爲卍字形、水架空橫渡、至大錯撰記時、則已改爲乙字形、水由上而下、復橫行而上、此一異也、霞客至時、用木爲渠、大錯至時、則已易爲瓦筒、明年庚子、則又易瓦筒爲銅管、此二異也、其始所用木渠、猶是華亭山鎮靈山櫻欄木棍舊法、二十年間、由瓦而銅、蓋凡三變、則駸駸乎與近代自來水等矣、謂非僧徒拓殖之本領、烏乎可、

右尊勝塔水管

僧傳開山神話第十二

治水

降龍

伏虎

生泉

辟盜

前篇所論皆人力、此獨言神話、神話有足述之價值乎、曰凡一文化之興、其先必爲神話、神話者不可以常理解釋之奇蹟也、慧皎高僧傳、十科中有神異一科、道宣續僧傳改爲感通、所紀皆神話也、神話既爲人羣進化必經之階段、信否固自由人、然謂神話竟無一顧之價值、則未免輕心相掉矣、近世民俗學者且利用之以解決歷史上各問題也、始吾聞滇黔僧傳、多降龍伏虎卓錫生泉之事、心頗厭之、繼思其地開闢較遲、口說流傳、自屬神奇歷史、所可異者、上古神話多出自神人、而滇黔神話則多出自僧侶、然則滇黔之開闢、有賴於僧侶可知也、

曹溪一滴云、邃古之世、大理舊爲澤國、水多陸少、有邪龍據之、是名羅刹、居民鮮少、有一老僧自西方來、託言欲求片地藏修、羅刹問所欲、僧身披袈裟、手牽一犬、曰他無所求、但欲吾袈裟一展、犬一跳之地、羅刹諾、僧曰、既承許諾、合立符券、羅刹又諾、遂就洱水岸上畫券石間、於是僧展袈裟、縱犬一跳、已盡羅刹之地、羅刹彷徨失措、欲背盟、僧以神力制之、不敢背、但問何以處我、僧曰、別有殊勝之居、因於蒼山之上陽溪、神化寶所一區、羅刹喜過望、盡移其屬入焉、而山遂閉、于是僧乃鑿河洩水之半、是爲天生橋、今洱水島上有赤文如古篆籀、云是買地券、僧即觀音大士也、

徐處客漢遊日記六、已卯正月二十四日、鶴慶龍珠山條注、土人云、昔有神僧贊陀多尊者、修道東山峯頂、以鶴川一帶、俱水滙成海、無所通洩、乃發願攜錫杖念珠下山、意欲通之、路遇一婦人、手持瓢、問師何往、師對

以故、婦人曰、汝願雖宏、恐功力猶未、試以此瓢擲水中、瓢還乃可得、不然、須更努力也、師未信、攜瓢棄水中、瓢泛泛而去、已而果不獲通、復還峯潛修二十年、以瓢擲水、隨擲隨回、乃以念珠撒水中、隨珠所止、用杖戳之、無不應手通者、適得穴一百零八、隨珠數也、今士人感師神力、立寺衆穴之上、以報德焉、一統志作嚙哆、士人作摩伽陀、

李中谿集七、大觀堂修造記云、大觀堂枕鷲峯、襟洱水、在大理城西里許、前有古塔、十六級、周昭王時物也、父老曰、吾郡古澤國、蛟龍是患、沒又田廬、昔有異人、令多所建塔、水患用弭、千餘年塔圯什七、水患荐至、今鷲峯塌橋數村、皆以圯壞小塔而致覆沒、其跡可驗也、尙幸大塔獨存、城隍賴以無恙、愚謂世固有神奇利濟之功、而目爲狂誕、婦人小子亦且疑之、狃於所聞故也、夫放龍蛇、推山易河、禹之所爲不可見矣、若大理舊傳拘龍而不使去、作塔而水患除、使其傳出於禹、則後世方且宗信之不暇、而何有於他議、使放龍蛇導川澤、言不出於孟子、則禹之蹟祇足爲怪耳、嗚呼、世之貴耳賤目、乃至此哉、尙非通方之儒、惡足以語此、按景遂堂題跋、此碑今猶存弘聖寺、卽俗名一塔寺、李元陽以禹治水驅龍比其事、最爲合理、

右治水

治水驅龍、本連類而及、阮志仙釋有能降龍者多人、今略舉如下、揚都師、劍洱河東羅峯寺、山下有黑龍、常作浪覆舟、師以白犬呼之、龍怒而出、師視龍猶蜻蜓、教誨之、有頃、龍馴俛而去、先是浪高九疊、師以念珠擲之、河乃翁順可舟、按揚都師、猶言南京師也、道宣續僧傳恒稱金陵爲揚都、岑志作揚都同誤、道安、河東人、住太常寺、嘗欲建浮圖、有洪水自蒼山漂木石至、工遂成、羅峯島有蛟爲害、及道安建寺於上、害遂息、按道安疑卽

揚都師、前引大理志、此引舊志也、無照、曲靖普魯吉人、構庵棲息、庵有龍湫、墮葉必遭風雨、無照安禪制之、龍徙去、遂即其地創正法寺、元鑿字無照、曲靖人、參中峯、精修自性、大德間返滇卓錫、亦佐正法、寺南有龍湫爲患、師咒之、龍乃徙去、按元鑿即無照、一人重出、明前佛教篇已辨之、覺照、劍川段氏、祝髮受具、遍歷諸山、至正七年、遊晉寧東山、見龍潭勝境可建寺、咒龍遷徙、次日龍去水涸、遂建盤龍寺、因名盤龍僧、十六年遊黑鹽井、時有毒龍興、水溢鹽井、損民居、書鐵符沈水、害息、遂建蓮峯庵居之、因號蓮峰禪師、其先遊寧州時、有虎噬人、灑淨瓶以辟虎、次日虎去、遊昆明時、圓通洞有蛟爲害、建寺鎮之、蛟去水涸、名潮音洞、按覺照又作際照、又作崇照、徐霞客滇遊日記四曾記之、蓮精、定遠人、通瑜伽祕密教、能降龍役鬼、元至正間、雲南旱、梁王迎以祈雨、蓮精出一小蛇於瓶中、遂大雨、王賜以金帛、不受、歸之日、役鬼荷担、普勸、湖廣人、住持天王寺、寺舊有白龍爲患、勸以法驅之、龍去、今洞尙存、

鷄山范志亦時有降龍故事、卷三大龍潭、一名烏龍潭、在悉檀寺前、昔時水深林翳、陰森寒悚、樵採者不敢斧其旁、或有犯者、即風雷驟至、蓋有黑龍窟其中也、自潭上建悉檀寺、林間瀾碧、素流澄鮮、靈物似亦有歸依之意、或云、當悉檀寺未建、此潭水湧如潮、晝夜崩騰、建寺時、僧釋禪着衣杖錫、作文祝之、龍遂移赤石崖、按釋禪字木無、見高僧篇、又云、讓泉原在開化庵內、有龍居焉、人不敢犯、後建開化庵、龍移居庵外、僧衆賴之、泉絲是得名、天水池、在西竺寺門外、此池原在本寺大門、有龍潛焉、建寺後、住僧祝之、遂移門外坎下、卷四云、開化庵、在慈雲庵下、萬曆三年、僧真鸞建、崇禎辛巳、僧性永重修、其址先有龍潭、自真鸞開基、龍遂讓地、而出泉於左腋之下、卷七云、鷄足山龍潭靈泉百餘處、經教皆傳迦葉入定時、有七十二龍隨來護衛、故山雖多龍、率皆

馴伏、豈時現靈異、而絕不爲災、似受降伏於佛法者、即石鐘寺左、有赤龍潭、初亦嘗與雲雷、今寺址漸廣、龍亦遷焉、以至龍泉庵、原有小龍潭、天池山下、亦爲龍窟、建庵宇後、遂爲池沼、

右降龍

降龍伏虎、亦恒連類而及、阮志仙釋有能伏虎者多人、源空、郡人、三歲能誦佛號、入紫溪山爲僧、常棲螺髻山、有虎伏巖下、按郡謂楚雄也、寂觀、號法界、印光高弟、苦行三十年、參方至燕、徧融和尚許其入室、回滇至響水關、過虎、手摩其項、虎逡巡去、寺僧怪之、寂觀曰、心宇泰定、尙不見死生、安知有物我、吾視此、亦猶螟耳、惟敬、號梵庵、貴州人、俗名洪上、崇禎十年、與兄洪中避亂來尋甸鍾靈山、庵名香吼、嘗有虎、惟敬馴服之、不復啞人、樵牧見亦不避、惟庵中有吉凶將至、則虎爲之吼、慧光、號靈藥、湖廣人、住富民之九峯山、時荆榛翳蔽、野獸偪處、人不敢入、慧光振錫於此、虎豹潛蹤、清泉湧出、乃開山建寺、八載功成、說偈而逝、性紳、號體文、河陽人、祝髮文明寺、持戒精嚴、日同徒衆作苦、夜獨坐禪、五十餘年、不解衣少臥、旁有虎豹、揮之輒遠去、有盜其牛者、至中途、頭痛不能行、復送還謝過、洪鑑、號希有、蜀人、入鬱密山、有虎來、迴環吼視、作搏噬狀、希有曰、汝獨無佛性耶、虎長嘯去、跛僧、荆楚人、獨處萬佛寺、其地山荒管密、虎豹之跡常遍、人莫敢侵、按萬佛寺在鎮雄州、

貴州通志仙釋、廣能、興隆僧、正統開卓錫月潭寺、戒行不玷、禮誦勤苦、嘗誦經、有虎入寺、衆僧驚走、能獨不動、虎登堂、見能遂去、賊寇興隆、欲劫寺、衆僧皆逃、能獨不去、賊至、欲殺能、能曰、幸殺我於外、毋汚此佛地、賊義而釋之、寺賴以全、按能並見補續高僧傳十九、白雲、大理人、戒行精嚴、杖錫遍天下、萬曆八年

至陽管山、探幽探勝、直窮數澤、山故多虎、主僧止之、弗聽、裏糧坐澤中、凡八日、時方大雪、僧所止常有塵臥其地、雪亦弗及、其虎亦絕、主僧異焉、誓復來、必建叢林、去十年果來、建千佛閣、備極精巧、前後數十椽、飛甍建甍、巍然巨觀、爲黔中名刹、寺成去之、至今遺像猶存、推官陳衷葵匾其門曰白雲常在。

右伏虎

至卓錫生泉、在滇俗尤習見之事、相傳水目山之間、即苦無水、僧普濟以杖卓之、泉即湧出、因名水目、蒙氏特建水目寺以居之、是果有此神通乎、母亦示人以滇地多新闢、而闢者又多爲僧衆而已、阮志仙釋云、慶禪師、居姚州、建妙光寺、山舊無水、師以杖卓巖谷之陰、泉忽湧出、道心、字覺空、號白齋、嵩明周氏、捕魚爲業、一日獲鱔有省、遂焚網罟、參洪海禪師、於秀嵩山頂、結茅而居、不茹油鹽、人以白齋呼之、庵素乏水、道心以誠求、忽有龍泉湧出巖下、衆問庵名、答曰、三界空華、庵亦何有、即名爲何有庵、善忍、趙州人、天順開修青螺山圓通寺、功成無水、忍日禮拜於寺之東廊、地中忽湧出甘泉、本悟、嵩明邵甸秦氏、正德開禮搖鈴山道心祝髮、戒律精嚴、食惟蔬菜、足不著履者三十餘年、遠近稱曰菜齋和尚、嘉靖間闢獅子峯、建普賢寺、地高無水、本悟跪誦華嚴經、不踰月、有泉湧出、大千、河南人、崇禎間住淨蓮寺、山苦無水、師拜經百日、泉忽湧出、如唐、西來寺間山僧也、闍中人、結茅於羅漢壁下、自誦法華、久之泉自巖根湧出、白水、雲隱寺僧、梵行精嚴、爲衆所宗、寺無水、乃禁齋持咒、閱藏三年、泉忽湧出、用之不竭、按雲隱寺、在蒙化府、廣術、路南人、住持竹山定水庵、頂禮佛法、久之默悟、山有黑龍潭、源發山腰、不能濟、廣術虔拜三年、水忽移高六七丈、於石洞湧出、四時澄清、諸山受利、瀛洲、兼通儒學、亦出入於老氏、遊絕峯嶺、雲南守梁國相與之語、甚洽、請居接天寺、不可、強之、乃示

茅庵地於山麓、衆患無水、師以杖叩地曰、掘此當得泉、如其言、泉果湧注、國相名庵曰菴泉庵、按熙定菴集西域置行省議、凡近嶺之郊、處處設立風神祠、泉神祠、歲時致祭、仰祝上帝、地出其泉、風息於天、以宜蔬宜稌頌祝文焉、儒者生泉之道祇此耳、僧徒乃大顯神通、豈不異哉、

徐霞客遊日記二、戊寅四月廿七日在安南衛、出南門、南向行嶺峽間、有小水自坑中唧唧出、路隨之西、循北崖下墜、即所謂烏鳴關也、土人呼爲老鴉關、西向直下一里、有茶庵跨路隅、飛泉夾澗道間、即前唧唧細流、至此而奔騰矣、菴下崖環峽仄、極傾陷之勢、又曲折下半里、泉溢澗道、有穹碑、題曰甘泉勝蹟、其旁舊亦有亭、已廢、而遺址豐碑尙在、言嘉靖間有僧施茶膳衆、由嶺下汲泉甚艱、一日疏地得之、是言泉從僧發者、余憶甘泉之名、舊志有之、而唧唧細流、實溢於嶺上、或僧疏引至此、不爲無功、若神之如錫卓龍移、則不然也、

溪遊日記六、己卯正月初一日、在鷄山、入念佛堂、是爲白雲師禪棲之所、獅林開創首處也、先是有大力師者、苦行清修、與蘭宗先結誼其下、後白雲結此廬、與之同棲、乃獅林最中、亦最高處、其地初無泉、以地高不能引、本以引、二師積行通神、忽一日白雲從龕後龍脊中垂問、錫石得泉、其事甚異、而莫之傳、余入菴、見石脊中峙爲崖、崖左有穴一竈、高二尺、深廣亦如之、穴外石倒垂如簷、泉從簷內循簷下注、如貫珠垂玉、穴底瀝方池一兩、旁皆蒼蒲茸茸、白雲折梅花浸其間、清冷映人心目、余攀崖得之、以爲奇、因詢此龍脊中垂、非比兩腋、何以泉從其隆起處破石而出、白雲言昔年刻石得之、至今不絕、余益奇之、後遇蘭宗、始徵其詳、乃知天神供養之事、佛無誑語、而昔之所稱卓錫虎跑、於此得其微矣、

霞客於安南衛之甘泉、不信爲僧所發、於鷄山念佛堂之甘泉、則信爲白雲師之積行通神、其判定純出於一時情

感、非確有所見也、白雲名圓影、已見伏虎條、生泉之事、阮志仙釋載之、鷄山范志三亦載之、云石漏卽白雲泉、在念佛堂後、青壁千仞、雜樹倒垂、傍突一石、支崖凌虛、宛若懸鐘、水自石腹中散綴而下、不見泉脈、飛珠噴溢、如刻齒之垂注、余故改題爲石漏、聞萬曆間有僧白雲結廬崖畔、禮誦華嚴、精勤不息、感石竅灌滴下注、涓涓不絕、乃水不溢於坎、而溢於脊、不溢於脊之外崩、而溢於脊之中管、管中之液又不溢於旁伏、而溢於中垂、其靈異如此、至九重崖東、石縫迸瀝、分級而下、列爲三派、各懸注丈餘、資給諸廬、甚爲甘冽、按所謂余者、大錯和尚也、志爲大錯所修、范志因之、石漏之名亦大錯所命、大錯固亦信其靈異也、

右生泉

水退龍潛、虎隱泉生、人可以住矣、然自治組織未備、奸宄竊發、人仍不能安枕、於是辟盜神話興焉、阮志仙釋、鏡中長老、正統間住南寧真峯山、苦行四十餘年、一夕有盜入室、勒取衣鉢、欣然與飲食、遣之、比曉、尙旋繞廊廡間、相率膜拜、還其物、乃慰之歸、後以建寺卜地、得一龍潭、祝曰、爾借我地、爾亦有功、次日泉果遷於山巔、今泉流樹杪、繞寺廊焉、志登、保山馮氏子、結庵龍泉門外、有盜十二人、夜入寢室、志登禪定不動、盜周視左右、案上蔬食羅列、皆新炊香、盞箸適如其人數、盜驚駭、志登徐云、昨已知諸君至、故囑徒豫備耳、勸令飽餐、仍爲開說因緣果報諸妙義、羣盜感泣、羅拜而去、區、不知何許人、居鷄足、百接橋土龕、日惟種圃、夜惟跌坐草園中、圓形區、因以區呼之、持緊那羅王神咒、有賊頻擾、區不驚、但默坐持咒、是夜賊數人、旋繞區傍、癡迷不能去、賊叩頭乃釋之、南嵩、印光弟子、習頭陀苦行、檀花等素稱盜藪、南嵩獨結茅居之、經行三十年、盜賊感化、按區南嵩、鷄山范志六有傳、區作區、鏡中、補續高僧傳十九與貴州廣能同傳、曰曲靖蠻族也、均

列威通科、著者蓋信二僧真能伏虎辟盜、而不知地之新闢、類有此神話也、

右辟盜

深山之禪迹與僧棲第十三

危絕之崖有寺

行必以僧爲伴

遊必以僧爲導

幽險之處逢僧

無人到處惟僧到

無人識路惟僧識

大理爲佛國、昔人恆言之、滇黔之間關、有賴於僧侶、前此所未聞、吾讀徐霞客遊記、始有此感覺、霞客之發願爲西南遊也、始即與江陰僧靜聞同行、靜聞在南寧病卒、猶挈其骨以行、直至鷄山而止、故友丁文江先生撰霞客年譜、謂霞客之遊、不以拜佛訪僧爲目的、是也、然霞客在鷄山、盤桓者浹月、所與遊者莫非僧、所居止者莫非寺、其由元謀至大姚也、必候僧爲伴、其遊劍川金華內峽也、必約僧爲導、其往永昌石城中臺也、土人言此路舍僧無識者、霞客不信、迨至僧俗一詞、乃始釋然、則謂此地爲僧所獨占可也、蓋探險一事、惟僧有此精神、行脚一事、惟僧有此習慣、兼以滇黔新闢、交通梗阻、人迹罕至、舍僧固無引路之人、舍寺更無棲託之地、其不能不以僧爲伴、以寺爲住者勢也、善乎覺浪禪師之言曰、世語天下名山僧占多、非僧占也、世人自有所繫、不能到耳、即今五嶽羣巒、窮海絕島、不是龍蛇之所蟄、即鬼怪之所棲、不爲逃亡之所依、即奸盜之所伏、自非離塵拔俗、不求聲色貨利之人、忘形死心、弗戀恩愛名位之士、安能孤踪隻影、入無烟火之鄉、涉險躋危、造不耕織之地乎、證以霞客所記而益信、

客暫遊日記二、戊寅五月初三日、遊普安州碧雲洞、土人名水洞、出洞、日已下昏、因解衣浴洞口溪石間、半載夙垢、以勝流澆濯之、甚快也、既而拂拭登途、忽聞崖上歌笑聲、疑洞中何忽有人、廻顧之、乃明窗外東崖峭絕處、似有人影冉冉、余曰、此山靈招我、不可失也、先是余聞水洞之上有梵龕、及至、索之無有、從明窗外東眺、層崖危聳、心異之、亦不見有攀緣之跡、及出水洞覓路、旁有小徑、隱現伏草間、又似上躋明窗者、以爲此間乃斷崖絕磴耳、不意聞聲發問、亟廻杖上躋、始向明窗之下、旋轉而東、拾級數十層、復躋危崖之根、則裂竅成門、其門亦北向、內高二丈餘、深亦如之、左右余仙三像、一僧棲其間、故遊者攜樽壘就酌於此、非其聲、余將芒芒返城、不知水洞之外、復有此洞矣、

右危絕之崖有寺

滇遊日記五、戊寅十二月初一日、在官莊茶房、時願僕病雖小瘳、而孱弱殊甚、尙不能行、欲候活佛寺僧必法來、同向黑鹽井、迂路兩日、往姚安府、以此路差可行、不必待街子也、初二三四日在茶房、悟空日日化米以供食、而願僕孱弱如故、必法亦不至、初五日、前上雷應諸蜀僧返、諸僧待明日往馬街、隨街往爐頭、出大姚、余仍欲隨之、而病者不能霍然、爲之怏怏、初六日、雲氣少翳、諸蜀僧始欲遊街子、俟下午渡溪而宿、明晨隨街子歸人同逾嶺、既晨淪、或有言宜即日行者、悟空以余行有伴、辭不去、而願僕又以懣懣不能速隨諸僧後、雖行、樹叢石錯、風影颯颯動人、疑是畏途、時肩擔者以陟峻難前、願僕以體弱不進、余隨諸僧後、屢求其待之與俱、每至一嶺、輒坐待久之、比至、諸僧復前、彼二人復後、余心惴惴、既恐二人之久遲於後、又恐諸僧之速去於前、屢前留之、又後促之、不勝惶迫、愈覺其上不已也、

右行必以僧爲伴

滇遊日記七、巳卯二月十四日、抵劍川州、州治無城、入其東街、抵州前、稅行李於北街楊貢士家、乃買魚於市、以魚畀顧僕、令守行囊、而余同主人之子、令擔者挈飯一包、爲金華之遊、出西郊、天色大霽、先眺川中形勢、歷歷如畫、輻倒鋪、後眺內峽、環碧中廻、竊謂莫測、峯嶺止容一閣、奉玉宸於上、余憑攬久之、四顧無路、將山前道下棧、忽有一僧至、曰此間有小徑可入內峽、不必下行、余隨之、從閣左危崖之端、挨空翻側、踐崖紋一線、盤之西入、下瞰即飛棧之上也、半里而抵內峽、陟峽北躡、東出西轉、有塔峙坡間、路至此絕、余猶攀巖踐削、久之不得路、而楊氏子與擔夫俱在下遙呼、乃返、從內峽三清閣前、下墜峽底、至峽門內方池上、就巖穴僧榻、敲火沸泉、以所携飯投而共啖之、乃與僧同出峽門、循左崖東行、僧指右峽壁間突崖之下、石裂而成峽、下臨絕壑、中嵌巖崖、其內直逼山後莽歇、峽中從來皆虎豹盤踞、無敢入者、余欲南向懸崖下、僧曰、旣無路而有虎、君何苦必欲以身試也、且外阻危崖、內無火炬、即不遇虎、亦不能入、楊氏子謂急下山、猶可覓羅尤溫泉、此不測區、必不能從也、乃隨之東北下山、僧乃別從北去、

右遊必以僧爲導

十五日、余欲啓行、問楊君喬梓言、莽歇嶺爲一州勝處、乃復爲一日停、命擔者裹飯從游、先從崖場入、崖場者、在金華北峯之下、有澗破重壁而東出、夾澗北來、中壑稍開、環崖愈嵌、路亦轉北、而回眺西南嶺頭、當是莽歇所在、不應北入、適有樵者至、執而問之、曰、此澗西北從後山來、莽歇之道、當從西亘之嶺、南向躡其脊、可得正道、余從之、遂緣西亘嶺西南躡之、聞木魚聲甚亮、而崖廻石障、不知其處、復東下善底、潮細流北入、則西

岸轉嘴削骨、有書其上爲天作高山者、其字甚大、而懸穹亦甚高、西崖有白衣大士、東崖有胡僧達摩、皆摩挲栴壁而成、非似人跡所到也、更南半里、有玉皇閣當箐中、前聞鯨聲遙遞、即此閣僧、其師爲南都人、茹淡齋、楮此有年、昨以禪誦赴厓場、而守廬者乃其徒也、留余待之、余愛其幽險、爲憩閣中作記者半日、僧爲具食、下午而師不至、余問僧此處有路通金華山否、僧言金華尚在東南、隔大脊一重、箐中無路上、東向直躡東崖、乃南趨逾頂而東下之、蓋東崖至是匪石而土、但峭削之極、直列如屏、其上爲難、余時已神往、即仍下玉皇閣、遂東向、攀嶺上、時有游人在玉皇閣者、交呼此處險極難階、余不顧、愈上愈峻、東逾其脊、從脊上俯視、見州治在川東北矣、

右幽險之處逢僧

滇遊日記十一、已卯七月十一日、晨起、土官早龍江具飯、且言江外土人質野不馴、見人輒避、君欲遊石城、其山在西北崇峽之上、路由蠻邊入、蠻邊亦余所轄、當奉一檄、令其火頭供應除道、撥寨夫引至其處、不然、一時無棲托之所也、余謝之、旣飯、龍江欲侍行、余固辭之、期返途再晤、乃以其檄往、出門即湖江東岸北行、有聚落倚坡、東向羅列、是爲蠻邊、覓火頭不見、其妻持檄覓一僧讀之、延余坐竹欄上而具餐焉、其僧即石城下層中臺寺僧、結菴中臺之上、各喧土人俱信服之、今爲取木延匠、將開建大寺、此僧甫下山、與各喧火頭議開建之事、言菴中無人、勸余姑停此、候其明日歸、方可由菴覓石城也、余從之、火頭者一喧之主也、即中土保長里長之類、十二日、火頭具飯、延一舊土官同餐、其人九十七歲矣、旣飯、以一人引余往中臺寺、余欲其人竟引探石城、不必由中臺、其人言、喧中人俱不識石城路、惟中臺僧能識之、且路必由中臺往、無他道也、余不信、復還遍徵之喧中、其言合、遂與同向中臺、北上坡、峻甚、且濘甚、陷淖不能舉足、因其中林木深閤、牛畜蹂踐、遂成淖土、攀陟甚艱

、就小徑行叢木中、峻與濤愈甚、始見有茅菴當西崖之下、其崖巖然壁立、上參霄漢、其上蓋即石城云、乃入菴、菴東向、乃覆茅爲之者、其前積木甚巨、一匠工斲之爲殿材、昨所晤老僧、號滄海、四川人、已先至、即爲余具飯、余告以欲登石城、僧曰、必俟明日、今已無及矣、此路惟僧能導之、即喧中人亦不能知也、余始信喧人之言不謬、遂停其茅中、此寺雖稱中臺、實登山第一坪也、石城之頂、橫峙於後者爲第二層、其後又環一峽、又轟而上、即雪山大脊之東突、是爲第三重、自第一坪而上、皆危嶂深木、蒙翳懸阻、曾無人跡、惟此老僧昔嘗同一徒持斧秉炬、探歷四五日、於上二層各斫木數十株、相基下址、欲結茅於上、以去人境太遠、乃還棲下層、今喧人歸依、漸有展拓矣、

十三日、僧滄海具飯、即執爨前驅、余與顧僕亦曳杖從之、從坪岡右腋仆樹上度而入、其樹長二十餘丈、大合抱、橫架崖壁下、其兩旁皆叢菁糾藤、不可着足、其下坎壈蒙蔽、無路可通、不得不假道於樹也、過樹沿西崖石脚、南向披叢棘、頭不戴天、足不踐地、如蛇遊伏莽、戒過斷枝、惟隨老僧、僧攀亦攀、僧掛亦掛、僧匍匐亦匍匐、二里過崇崖之下、又南越一岡、又東南下涉一筭、共里餘、乃南上坡、踐積茅而橫陟之、其茅倒者厚尺餘、豎者高丈餘、亦仰不辨天、俯不辨地、又里餘、出南岡之上、於是始得路、隨之上躡、爲崖前壁、正臨臺菴之上、壁間有洞、亦東向、嵌高深間、登之縹緲雲端、憑臨瓊閣、所少者石髓無停穴耳、盤其西麓而北、爲崖後壁、當其中有木龍焉、乃一巨樹也、其下體形扁、縱三尺、橫尺五、其中皆空、外膚之圍抱而附於幹者、厚止寸餘、中環腹如桶、而水盈焉、桶中之水、深二尺餘、中有鱗蚪躍跳、杓水而乾之、則不見、然底無旁穴、不旋踵而水仍滿、亦不見所自來、其樹一名溪母樹、又名水冬瓜、言其多水也、老僧前以砍木相基至、亦即此水爲餐爲食、循崗西上半里、

西大山之麓、有坡一方、巨木交枕、雲日披空、即老僧昔來所砍而欲卜之爲基者、寄宿之茅、尙在其側、由此西上、可登上臺、而路愈蔽、乃返山前岐東北巒崖、半里而凌其上、南瞰下臺之菴、如井底、寸人豆馬、蠕蠕下勁、此菴遂成一畫幅、乃以老僧飯踞崖脊而餐之、仍由舊徑下趨中臺菴、未至而雨、爲密樹所翳、不覺也、旣至而大雨、僧復具飯、下午雨止、遂別僧下山、宿於蠻邊火頭家、以燒魚供火酒而臥、

右無人到處惟僧到 無人識路惟僧識

按彼蒼之待我也厚矣、人居大國方爲貴、今予我廣漠無垠之土地、取無盡、用無竭、進退綽有餘裕、吾何修而得此、乃我父老昆弟、優游卒歲、淡然置之、徒使三五緇流、託足其間、刀耕火種、是自棄也、詩曰、子有廷內、弗酒弗婦、子有鐘鼓、弗鼓弗考、宛其死矣、他人是保、豈不痛哉、

明季滇黔佛教考卷五

新會 陳垣 援菴

遺民之逃禪第十四

唐泰	錢邦芭	陳起相	曾高捷	楊永言	鄭逢元
高羅	黎懷智	吳鼎	杜鼎黃	戴若	宣廷式
宣廷賓	朱蘊鑑	李學期	賀奇	林英	雷躍龍
戴弘宗	趙思明	鄧凱	胡一青	皮熊	幻閣黎
孟本淳	眼石乘				

徐霞客滇遊日記四、戊寅十月二十三日、在晉寧州署、記云、唐大來名泰、選貢、以養母繳引、詩畫書俱得盧
玄宰三昧、余在家時、陳眉公即先寄以書云、良友徐霞客、足跡遍天下、今來訪雞足、並大來先生、此無求於平原
君者、幸善視之、比至滇、余囊已罄、道路不前、初不知有唐大來可告語也、一日遇張石夫謂余曰、此間名士唐大
來、不可不一晤、余遊高曉時、往覓之、不值、還省、忽有揖余者曰、君豈徐霞客耶、唐君待先生久矣、其人即周
恭先也、周與張石夫晤唐、唐以眉公書誦之、周又爲余誦之、始知眉公用情周摯、非世誼所及、大來雖貧、能不負

順公厚意、因友及友、余之窮而獲濟、出於望外、

此唐大來未爲僧時事也、閱數年世變日亟、乃從無住受戒、名普尚、號擔當、結茅鷄山、息機靜養、晚居蒼山感通寺、以昔上公車、曾參湛然圓澄、遂遙嗣湛然、改名通荷、以書畫詩禪自掩、絕口不談世事、新續高僧傳廿三云、從無住祝髮後、復參湛然、先後倒置、誤、康熙十二年卒、年八十一、塔蒼山佛頂峯、天台馮甦爲撰塔銘、附今擔當遺詩後、銘頗有誤字、如云癸亥卒、癸亥康熙二十二年、時馮離滇已久、銘明言其徒廣廈至楚乞銘、楚者楚雄、康熙十二年癸丑、馮正知楚雄府事、則癸亥當作癸丑、又云僧臘三十有七、康熙十二年逆數三十七、當爲崇禎十年丁未、是爲僧在暗除霞客前、亦不合、三十七應作二十七、其祝髮蓋在永曆元年丁酉也、陳鼎滇黔紀遊下感通寺條、作壽九十餘、亦誤、友人李印泉根源撰擔公事略、作卒年七十六、則似因檄葦草自跋有時年七十六語而誤、然此謂作跋時耳、擔當遺詩今有傳本、擔當事亦顯著、不具述、惟撰塔銘之馮甦、曾著滇考及見聞隨筆等、爲談滇事者所必稽、始吾讀趙士麟讀書堂集十七馮少司寇傳、謂凡有希世之功、必來淺夫之謗、不知其何指、及閱庭開錄因載馮曾賣身吳三桂、事頗不堪、契云、立賣身婚書楚雄府知府馮某、本籍浙江臨海縣人、今同母某氏賣到平西王藩下、當日得受身價銀一萬七千兩、後署媒人胡國柱、據長齋倦稿十一尤制撰傳、則云三桂反、密令其黨某說公降、某固公故人、見公志決、慨然曰、君殉君親、徒死無益、古人達權通變、盍改圖之、今粵藩雖叛與潯通、然勢不相下、方遣人議和、君曷不少貶、借此脫身、事當濟、公聽其言、因給賊口、願以妻子爲質、往使粵東、三桂喜其從己、許之、二說不同、罪疑惟輕、吾寧信後說、且其時馮母已死、擔公弟子又願乞銘於其人、銘又言素與師善、以擔公人格証之、或不至如庭開錄所云之甚、則馮何幸而得銘擔公也、擔當遺詩七、有送司馬馮再來往永昌一絕云

、秀繞巡邊山岳搖、百蠻誰不夢魂消、從今道上無豺虎、載看風霜過鐵橋、即此人、

梅溪度語錄九有示綿綿禪人法語、云綿綿禪人、擔當上首、氣宇孤清、不親權貴、驅寒暑、半肩衲衲、度歲月、一鉢松花、可謂忘身忘世、不售不辭、山僧寓滇之陽瓜、綿不時請益、因請其名號、曰名廣瓜、號綿綿、擔當先師所命也、一日出紙求語、山僧顧而謂曰、是求禪道語、脫生死語、欲求禪道、禪道在汝目前、欲脫生死、生死在汝脚下、於此脫然省去、則山僧未搦管時、早已書竟、脫或未能、更聽偈言、美爾精勤廣植園、園中瓜已結綿綿、甜的微蒂甜如蜜、苦者和根苦似蓮、莫把甜的喚作苦、休將苦者認爲甜、直須一一親嘗過、免得遭他當面瞞、擔公門人不概見、附識於此、

右唐秦

詩紀略二五、錢邦芭、字開少、本籍丹徒、福唐桂三藩稱號時、山中翰歷都憲、壬辰、桂王自粵移安龍、開少爲督撫、明年孫可望入黔、遂退居餘慶縣之蒲村避焉、又開柳湖於村之他山下、自號他山湖、大可百畝、中有七十二泉、旁大柳數百章、結廬臨之、命曰小錢塘、命湖隄曰桃源、橋曰宛轉、舟曰恰受、四方隱流、聞風麇至、采幽擷勝、終日嘯歌、或聚邑人士講學、播北水西、有千里負笈者、孫可望索之急、遂祝髮、號大錯和尚、稱柳湖舊居爲大錯庵、蒲村舊居爲小年庵、小年其祝髮處、曾居敷勇衛湖寺、更名知非庵、故又號知非居士、永明亡、又居滇之雞足山、久之走衡嶽終老、

明末四百家遺民詩九、有邦芭撰樂府十首、其維州冤云、無憂城、祖宗地、尺寸土、安可棄、唐宰相、使私計、宋史臣、持腐議、朋黨禍患雖一時、萬世是非何可廢、宋代君臣終斯志、燕雲十六州委棄、無復意偏安、和議爲

國累、金元終得乘其弊、謀國之誤寧無自、按維州唐初以姜維故城置、代宗時陷於吐蕃、號無憂城、璋舉在蜀二十
年、收復不遂、其後守將悉怛謀以州歸、李德裕受之、爲許偁所阻、復棄其地、通鑑乃是非李、故邦芭以爲
冤、此邦芭巡按四川時作、其始固熱心事功之人也、又荆駝逸史有邦芭撰甲申紀變實錄、甲申忠俊紀事、昭代文選
有邦芭撰大司馬章曠傳、嚴辨忠奸、激揚節義、爲大錯遺集所未收、亦足見其壯年志行之所在、至隱居潮水寺時、
年殆五十矣、故號知非居士、黔詩紀略三二、有語嵩裔寓筑城觀音閣、答知非居士挂冠三潮水獅子峰四首、今錄
其二云、萬頃煙波一葉舟、春江幾換白蘋秋、豈衣欲挂蘆花岸、不見楞龍上釣鉤、棒喝奔雷接上機、老僧非是浪施
爲、殷勤寄語知非子、若道知非早是非、時邦芭雖未祝髮、已與禪友往來、

山暉語錄十一、有與鏡中丞三書、並復書一、前二書在邦芭隱居蒲村時、後一書在康熙六年、今節錄之、以見
其祝髮因緣是漸而非頓也、第一書云、度江走蒲邨、至壺窰爲雨阻半月、咫尺千里、懸心仰慕、不想九回也、十六
大晴、極期徑乾、放脚小年庵一會、以快平生願見之心、忽古雍專使至催逼、且云結冬期近、古雍道俗、莫不瞻望
、越日又得一書、勢不能留也、映明奉法席終、黃鶴調舌時、過江再訪、雖然、山僧未度江、早已相見、歡若平生
、豈在同臥枕被、笑傲山林、始爲觀面哉、附復書云、承和尚渡江遠訪、又以雨阻不得會面、然我輩今日會面非難
、正千里神交兩心相契之難耳、丈夫道義相期、豈必兒女子握手吻憐而後爲知己乎、且如和尚眼前相會之人不少、
只恐當面尚隔一層、又過去未來、千聖千賢、與和尚心心相印、豈必盡皆觀面乎、要知我兩人會亦可、不會亦可、
若必待對面而後成知己、便是下乘、便落第二義矣、雖然如是、但芭爲和尚策、今日之事、畢竟入山佳靜爲是、筆
墨所不能盡者、總託石林開石南上人口陳、切須留意、寒歲春煖、桃花獻笑、新鶯吐語時、專望和尚飛錫來臨、蒲

邨老農彼時披蓑戴笠、相迎於石橋古路、長松流水之間、驀地相逢、當啞然一笑也、詩草一卷、寄呈大教、不盡欲言、此書大錯遺集亦未收、山暉錄非恒見之本、此可補其闕、書無年月、然勸山暉入山住靜、當係山暉與燕居爭席時語、詳見法門紛爭篇、和尚爭席、至勞居士調解、順治初年東南法席屢見此事、不意西南亦有之也、

第二書云、至人之道、千里全風、若必對面、祇增眉眼一笑耳、大年云、千里卻全風、對面不相識、正我兩人之千里神交、兩心相契、不待握手吻憐、早成知己、真會亦得、不會亦得也、明春石橋古路、長松流水、啞然一笑之約、真肺腑之言、恨此時院子所累、不然、即誅茅江外、何待桃花戲笑、新鶯吐語時、始如約也、詩卷佳章、埃遲日作偶奉復、永曆七年癸巳、山暉住平越開學、二書當作於是時、山暉錄十有復錢大中丞六偈、即答前書入山之勸、今錄其三、一杖橫肩倚石門、五湖雲水自消魂、也知高士機緣熟、腦後何須著棒痕、茶椀酒盃日隨緣、此意勞君寄老禪、媿我匡徒猶自縛、不能枕石日高眠、東吳高士寄詩來、勸我錫飛泉石隈、已作歸休秋月後、湖山相對菊英開、時邨芭隱蒲村、仍未祝髮也、

第三書則已離黔、往來大瀘南岳間、祝髮已十有四年矣、書云、武陵準提庵晤後、擬再訪、聞駕已上德山、赴原姪約矣、余亦買舟東下、直抵吳門、自此江雲渭樹之思、寤寐不置、語器全剝居士過吳門時、又詳禮棲所在、然亦不能寄候道履、客歲哭破和尚不已、又值語公遷化、其法門哲人、相繼逝去、吾門不幸、莫此爲甚、還樸來、見公去後八月寄語公書、又知在大瀘南岳間、且有建迦葉道場之舉、聞之不勝忻羨、此舉倘成、則我有所歸矣、其祇闡千二百人中、幸留我一榻爲感、書亦無年月、然有客歲哭破和尚語、知其作於康熙六年、破山蓋以康熙五年卒也、大錯離黔後、曾修永州寶慶各志、其他史蹟極稀、此書殊可寶貴、

明季南略十六有錢邦芭祝髮記云、庚寅八月、孫可望入黔、迫授予官、拒不受、退隱黔之蒲村、歷辛卯、迄癸巳、可望遣官逼召、十有三次、甚至封刀行誅、余義命自安、不爲動也、甲午二月廿三日、爲余初度之辰、山陰胡景庵、陸水甘羽嘉、富順杜爾侯、西湖許飛則、涪州倪寧之、遂寧廣蘭卿、涪水馬仲立、黃月子、同集假園、釀酒祝予、適廣安鄒於斯致書云、偶以採薪不能來、謹寄一贊爲壽、贊云、昔與先生同朝、帝嘗曰直臣矣、汲黯有其骨、而學術遜之、今與先生同隱、人咸曰隱者矣、嚴光有其高、而氣節遜之、夫設籍無學術、嚴光無氣節、吾有以知先生矣、諸子蓋是贊、舉觴祝曰、非鄒公不知先生、非先生不足當是贊也、余再拜謝曰、芭不敢、敢忘諸君子今日之訓、以昭知己羞、次日、餘慶縣令鄒秉清復將可望命趨余獄道、恐嚇萬端、余酌酒飲之、談笑相謝、見庵知余意、席間賦詩曰、酒中寒食雨中天、此日銜杯却惘然、痛哭花前莫相訝、不如往泛五湖船、是晚予遂祝髮于小年庵、乃說揚云、一杖橫擔日月行、山奔海立問前程、任他霹靂眉邊過、談笑依然不轉睛、是時門下同日祝髮者三人、曰古心、古雪、古愚、時古心亦有偈云、風亂浮雲日月昏、書生投體向空門、不須棒喝前因現、慷慨隨緣念舊恩、次日祝髮者五人、曰古德、古義、古拙、古荒、古懷、次日又二人、曰古圍、古處、時諸人爭先披剃、呵禁不得、委曲阻之、譬曉百端、乃止、先後隨余出家者十有一人、因改故居爲大錯庵、俾諸弟子居之、共焚修焉、

此邦芭自述祝髮經過也、南略十四係可望發封本末條、言可望聞邦芭爲僧、外雖怒罵、而中慙憤、命任僕等以書勸之、邦芭答詩曰、破衲蒲團伴此身、相逢誰不訊孤臣、也知官簿多榮顯、只恐田橫笑殺人、方子宜錄其詩呈可望、可望怒、命鄒秉清執貴州、將殺之、適有安龍十八忠臣之變、人情洶洶、遂釋不問、按鄒秉清小官僚、奉命作走狗、可憐人也、山陰錄九有贈餘慶令義生鄒居士詩、當即此人、詩云、風飄桂氣作秋光、又見雲霞色滿堂、自

是東山蕙帳冷、蒼生喜殺令公香、然則鄒亦與禪侶往來、可見當時風習、邦芭被械至黔、途中有口占三絕云、纔說求生便害仁、一聲長嘯出紅塵、精忠大節千秋在、桎梏原來是幻身、桎梏縶是夙因、千磨百折爲天倫、虛空四大終須壞、忠孝原來是法身、前劫曾爲忍辱仙、百般磨鍊是奇緣、紅爐火裏點春雪、弱水洋中泛鐵船、求仁得仁、非養之有素者不辦、庭聞錄四、言康熙元年、吳應熊給假省父、四月至滇、遇大錯和尚於貴州道上、出語不遜、應熊執以見三桂、三桂笑曰、是欲辱我以求死所耳、吾兒正墮其計、命亟釋之、大錯和尚可謂遊戲人間者哉、

放樹相語錄十、有寄大錯禪師書、辨大錯二字云、禪師既不愛功名富貴、不受塵網、是不錯也、既而下髮爲世外高人、以青山作伴、綠水爲鄰、喜時歌、悶時飲、真乃天子不得臣、王侯不得友、此禪師別具一番眼界、有何錯也、然所錯者、想是曠大規來一箇路頭、不因一念萌動、爲儒家做箇書債人物、今爾官至中丞、書債酬矣、思其本來面目、原是靈山種子、何故還做這頂紗帽頭氣、一旦奮發勇猛、披緇於深山窮谷之中、是不錯也、今禪師何故言其大錯、莫不是一腔熱血未會冷、忠肝義膽、欲上報天子恩渥、莫不是一箇老萊子、未曾學得、劬勞固極、欲酬父母深恩、今禪師以不報之報、不酬之酬而出家、是萬幸也、是大忠孝人也、何言錯、請禪師於威音那畔着眼、看他三世諸佛、從何所得、六代祖師、從何所悟、方不負禪師來空門走這一回、與佛家增一重光彩、

大錯事蹟略明、可一考大錯之生卒年、祝髮記言甲午二月廿三日爲初度之辰、而未言爲若干歲初度、吾初假定爲六十、惟大錯遺集一、題永北阮氏世孝錄序、作於己亥、有余自乙酉阻滬黔間莫能歸、不奉慈闈色笑十五年之語、敬樹相致書、亦有劬勞欲報語、甲午六十、則己亥六十五、尙有母、母亦八十五以上矣、非不可能、然其庚子修、鷄山志時、住山半載、攀危屐險、似非六六衰翁所爲、吾不敢信甲午爲其六十也、鷄山范志十有大錯悉檀寺詩云、

六十年前古佛身、蒲團小定悟前因、石橋松徑當時路、擔水搬柴舊日人、掃塔幾番尋杖鉢、翻經猶自拂埃塵、本來面目依然在、不向菩提印性真、假定此六十爲大錯自己寫照、大錯之到鷄山爲己亥、己亥六十、則甲午祝髮時五十五、較爲近似、

又大錯卒年、滌黔志莫考、據劉應祁康熙寶慶志序、康熙癸丑、大錯修寶慶志未成而卒、應祁續成之、是大錯以康熙十二年卒也、黔風舊聞錄四、及黔詩紀略廿五、均有錢點哭闕少叔詩、然不知何年作、黔詩紀略補中卷據黔詩萃補錄此詩序、乃知大錯之卒、果在康熙十二年、此種有史料也、序云、甲辰春、黠居黔中、送叔之武昌、音問遂不達、癸丑夏、訪郡伯李公於邵陽、叔自南嶽來會、八月叔臥病不起、沒於邵陽旅次、黠居二千里外、闕別十年、僅聚首兩月、屬纏之際、骨肉無人、黠經紀喪事、引柩送葬南嶽山下、感而哭賦、不獨知其卒年、且知其離黔之年、及卒葬之地、此序之有闕考證大矣、選詩者胡爲而略之、蓋不能預知吾人今日之所需也、補編跋曰、此詩已見莫氏紀略、而序失載、余不惜重錄、滄桑之際、孤臣遺老蹤跡、可借此以見其大略、附著於此、以爲尙友論世之據、諒哉斯言、所謂與其過而廢之、毋寧過而存之、載筆者應知所法矣、

右錢邦芭

黔詩紀略廿五、陳啟相、字枚庵、省志富順志並作枚庵、播雅據永水寺殘碑稱枚菴、則作放誤、富順縣貢生、永明稱號、官至河南道御史、尋爲僧、棄家徧走吳楚諸山、更名聖符、號大友、明季南略云、孫可望要封秦王、據貴陽跋扈、癸巳、其翰林院編修方子宣屢勸進、可望恐人心不附、子宣曰、朝內相左者止吳直隸徐極等數人、川黔兩省止錢邦芭陳起相數人、除此數人、其餘不足慮矣、可望曰、直隸等易處分、但邦芭等在外、人望所歸、殺之恐

士民解體、龜發令促邦芭入朝、逼勒首端、甲午、邦芭遂落髮、意欲相爲僧、當亦在其時也、康熙壬寅來遵義、隱縣南平水里掌臺山寺、自稱掌山老人、足不越戶者將三十年、有時饑寒、嘯歌自得、一編一鉢、蕭然人外、巡撫張德地、遣官敦請再四、卒不得一見、年八十卒、葬寺後、枚庵在明末實一文章巨手、遼郡紀事稱其行文如烈馬馭空、游龍戲水、不知其來、黔志謂其平水集百餘卷、蜀經籍志謂其集多至數百卷、今散逸殆盡矣、詩惟播雅存二十五首、友芝復汰其誤收羅兆姓者、存十九首、益南略所載一首、兆姓及談亮、並枚庵逃名平水時從遊、得詩文傳授、遵義人才之聞、掌山功最鉅、惜全集不傳、落髮以前行蹟、亦無紀載云、

按所謂南略詩一首、即南略十六條可望犯闕本末條、弔吳貞毓鄰胤元詩也、南略作起相、紀略播雅作啓相、今從南略、惟南略謂貞毓丙辰生、被害時年九十七、殊誤、甲午被害、年三十九耳、丁酉吳夫人裴、及子戢、與鄰夫人鄧、移二公柩合葬於安龍城西海源寺、起相弔云、燼灰冷作一瓶收、送上荒原源海頭、天府星殘埋二曲、遼東鶴返泣千秋、雨中昏夜催人去、夜裏空山付鬼愁、眼底鬚眉今略盡、更將忠義向誰籌、時起相尙未爲僧也、紀略謂起相爲僧、與邦芭同時、亦誤、起相撰大冶況禪師方外集序、在丁酉孟冬、尙斤斤以髮爲言、見外學篇、則丁酉冬起相尙未祝髮、鷄山范志八有大錯撰片雲居記、言右鄰古雪齋西去四百步、即斷際處、無盡禪師寓焉、又言庚子春余與無盡眼藏子眉纂修山志、棲息半載、無盡即起相僧號、是起相之祝髮、在丁酉後、庚子前也、無盡之號、紀略未載、當補、不然、見有無盡詩文、亦無由知爲起相、鷄山范志十載無盡詩三首、注曰、俗名陳起相、紀略即未收、既所傳者稀、則亦當補、茲錄其傳衣寺看杜鵑花有感云、杜鵑花發杜鵑啼、不問心知并蜀西、空憶怨魂迷望帝、何期旅色動滇鷄、湘江水冷痕留在、麗苑仙歸月欲低、深院疎籬容客到、花光缺處補山齊、詞楚聲淒、零淚欲滴、

孤臣之心事可知矣、

抑有言者、考遺民出家之難、在不能溝通其僧俗名號、如唐大來之爲僧當、錢邦芭之爲大錯、夫人知之矣、陳起相之爲無盡、曾高捷之爲還源、則黔詩紀略滇南詩略均不之知、不獨不知其僧名、如曾高捷、楊永言等、且並不如其爲僧也、又有知其僧名、不知其俗名、則直以爲僧而已、惡知其爲遺民哉、發微闡幽、是在吾黨、

川志隱逸、黔志流寓、皆有陳起相傳、皆作字放菴、紀略據播雅辨爲枚菴是也、始吾讀破山全錄十、有示印見陳梅菴居士法語、知印見爲破山法派、不知梅菴爲何人也、後讀敬樹語錄九、有送侍御陳梅菴居士詩、知梅菴爲侍御、仍不知爲何人也、播雅既辨陳侍御當爲枚菴、則破山敬樹二錄之梅菴、即陳起相也、播雅予我以觸發、吾亦可報播雅以佳證、枚放形似、枚梅音同、更可證其是枚而非放、梅菴未落髮前、早有法號、爲播雅紀略所未及、並可見其落髮非一時憤激之所爲、固已蘊之有素矣、

破山所示法語云、富與貴人之所欲、貧與賤人之所惡、然我釋迦老子、富有四海、榮啓萬乘、一旦棄之、入雪山六年苦行、觀明星悟道、爲人天師、豈非從富貴中出世度人耶、今陳居士夫婦發大乘心、請老僧指點出世之路、只得向伊道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且道是個甚麼、於二六時中參取看、若會得時、擲個消息老僧拄杖頭也、敬樹詩云、疋馬晴川上、寒風度曉烟、捋絲輕遣路、鴻雁過長天、野店欽賢宿、梅花對雪妍、仁風生殿閣、早謁聖明前、詩無年月、與大洽方外集序參校、知在丁酉戊戌之間、破山敬樹大洽皆蜀僧、起相亦蜀人、其結爲禪侶宜也、播雅二黔詩紀略廿五有談亮詩、亮字晉若、自富順避難來遵義、家平水里、閉館永寧貴筑間、永曆中授義寧知縣、調貴州麻哈知州、陳枚庵妻以女、永明亡、隨枚庵隱寧臺寺、康熙癸亥、乃落髮爲僧、時已六十一歲、所著詩

文集數十卷、燬於火、小集一冊、題曰賣閒愁、有和掌山老人詠蓮元韻云、根同太華蓮、節節藕如船、但得花常笑、何妨地屢遷、掌山無異土、平水共流泉、不數濂溪勝、漁舟棹晚煙、同是遺民、何以老始爲僧、當以不能謝妻子故、應附起相後、

右陳起相

賓川僧高捷、字雲馭、崇禎十三年進士、官吏部驗封司員外郎、致仕歸、山居讀書、精求性命之學、慷慨好施與、至老不倦、丁亥孫可望入滇、脅之官、抗節不屈、年八十卒、此雲南阮志鄉賢上引舊志之文也、滇南詩略九同引此文、嗣年八十卒、改爲抗節不屈死、是高捷以抗孫可望死、應入忠義傳、而不知其爲僧數十年乃卒也、不記其爲僧、而言其精求性命之學、似爲之諱、出家丈夫事、有何可諱、

鷄山范志四寺院門、言白雲居在天池山下、崇禎十六年賓川鄉紳僧高捷延僧圓彩建、曾晚年祝髮、隱修於此、志五寺院門、言三笑橋在白雲居門內秋月池上、還源禪師隱於此者二十年、送客不過橋、一日大錯和尚同眼藏來訪、還源不覺、送過是橋、眼藏云、遠公乃過虎溪耶、三人大笑而別、橋遂以此得名、志六人物門、言還源諱宗本、俗姓僧、名高捷、得第後於南京參天童和尚、言下有解、遂不仕、又言印寬、首傳寺僧也、昆明人、與還源禪師交善、嘗于午齋後熟睡、還源曰、齋後即睡、無碍乎、寬云、我睡在虛空、何碍之有、甲午年某日、忽囑寺僧云、我來日午當告別、至時索筆畫蓮花、畫完乃一偈也、命僧徒送與還源、端坐而逝、

大錯和尚片雲居記、言右鄰古雪齋、稍北上小坡、即白雲居、爲還源禪師潛修處、野竹後錄七、題白雲居天池云、亂山深處白雲居、古木蕭森綠滿除、庭下有池清似鏡、踟躕盤石數遊魚、注、即高捷曾先生隱處、鷄山范志十

藝文門、曾高捷詠古雪齋丈室云、客到青城不睡、雲移碧岫無心、卒我山中歲月、任他世上晴陰、

凡此皆曾高捷爲僧生活、滇南詩略既謂其抗節死、使無還源俗姓曾名高捷一條、則又烏知還源爲高捷耶、滇釋紀三、德昭、字敬止、太和孫氏、世業儒、工吟詠、年近知命、乃禮雲峰心安和尚祝髮、精修淨土、著有詩文偈頌、並和宗本山居百韻、所謂宗本、即高捷僧名也、

右曾高捷

雲南阮志忠義一引舊志、楊永言、昆明人、崇禎癸未進士、任崑山知縣、嚴明有治聲、流賊破城、巷戰死、所謂城、當指崑山、乾隆中修勝朝殉節諸臣錄四、列桂王殉節諸臣中、通譏烈愍、滇南詩略九引舊志云、永言初名闌、字岑立、官崑山縣、國變後城破、巷戰死、國變與流賊稍異、然城則均指崑山也、明詩紀事辛籤八下、乃改云流寇陷雲南、巷戰死、書經三寫、烏焉成馬矣、

小腆紀傳五七、言永言善應南都詔、薦諸生顧炎武於朝、南都陷、永言復與炎武及參將陳宏勳、諸生歸莊與其沆等、起兵拒守、事敗入黃浦依吳志葵、志葵敗、永言祝髮爲僧、名嬾雲、入中峰、旋入金華、晚卒於滇、張穆顧亭林年譜一引元譜、與紀傳略同、並言崑城破後走陳蔡詢事彌月、知不可爲、復入黃浦依吳帥、吳敗祝髮珠溼萬壽庵、勝朝殉節錄稱其殉乙酉之難、追證忠節、誤、云云、祝髮萬壽庵一節、年譜特詳、惟殉節錄實列桂王殉節中、且證烈愍非忠節、未審年譜何據、所謂楚則失矣、齊亦未爲得也、

文祖堯明陽山房遺詩一、有酬嬾公詩、序云、己丑初夏、赴嬾公約、從婁水過蘭江、往來吳越、棲遑林泉、經五閩月、見山水依舊、時事日非、相對歎歎、不勝今昔之感、嬾公因賦詩見贈、勉步元韻奉酬、敢曰庶歌、聊以寄

慨云爾、注、公姓楊、名永言、余同鄉人、永言爲僧、證一、亭林詩集二、有贈楊明府詩、序云、楊明府永言、雲南人、昔在崑山、倡義不克、爲僧於華亭、及吳帥舉事、去而之蘭谿、今年復來吳下、感舊悲歌、不能已於言也、詩略云、絕跡雲間日、分飛海上秋、超然危亂外、不與少年儔、閱歲空山久、尋禪古寺幽、刁寒餘斗色、血碧帶江流、青卒蒼頭散、新交白眼休、與君遵晦意、不負一匡謀、今年者、順治十年癸巳也、永言爲僧、證二、陸世儀序亭詩鈔四、有送懶雲師歸雲南詩、註、師本鹿城令、今寓浙中、鹿城崑山別名也、永言爲僧、證三、詩云、鹿城兵氣藉然消、鷲嶺宗風暫挂瓢、老衲生涯靈洞雪、孤臣心事海門潮、致身誼舉應無恨、罔極恩深豈憚遙、漠漠滇雲何處是、亂山潑水一輕撓、秋深風雨夜猿驚、零落孤臣萬感生、天日雲高連玉案、錢塘月出照昆明、于戈滿眼家何處、忠孝絲心願竟成、況是同行有仁者、雙筇安穩問歸程、注、時師將與文介石先生同歸、詩亦作於癸巳、正黃孝子尊親由滇歸里之年、孝子與文公事見禮侶篇、孝子歸在六月、此云秋深風雨、當在孝子歸後、滇人之官於江浙者、以爲滇路可通、故懶公與文公亦有歸志、然文公未竟歸、不知懶公果歸否耳、滇繫六、曾高捷楊永言傳、同在一葉、均沿舊志之誤、言其死節、後印本永言傳已據亭林集剗改、惟高捷傳仍未知其爲僧也、婁東十子詩選、王揆王撰、王林許旭皆有送懶雲道人南還詩、王林詩云、孤臣淚濕舊衣冠、匹馬關山行路難、絕壁風迴秋雁斷、空江月落客心寒、五年避世仍思漢、萬里還家未報韓、回首城南征戰處、分明却向夢中看、三王皆烟客子、詩無年月、當與陸詩同時、時滇道仍梗阻、僧裝往來、或較便也、

右楊永言

黔詩紀略廿三、鄭逢元、字天虞、又稱天瑜、平溪人、少警敏、天啟中熊侍郎明遇忤魏忠賢、謫戍平溪、激賞

於諸生中、授詩文法、舉崇禎六年鄉試、十六年以副使加參政、監滇黔楚蜀粵五省軍、兩京既覆、妖僧冒福藩者、誘擄李清沉晃同、天虞知其贗、與蜀按宋壽圖、總兵皮離計擒之、唐王進太僕卿、永明稱號、召監督羽林、轉太常、戊子冬、晉兵部侍郎、總督滇黔楚蜀軍務、尋加尚書左都御史、庚寅孫可望據黔稱秦王、天虞書王命諭以諷、適丁父憂、卜葬餘慶城南、奉母居蒲村、可望強起之、天虞婉辭以書云、絕裾請纓、溫太真之後悔何及、依劉爲命、李令伯之陳情可憐、杜門不出者八年、永明居滇、特召授禮部尚書、永明被執、遂祝髮於滇之寶臺山、自號天問和尚、與丹徒錢邦芑爲世外交、事詳黃嘉穀所爲傳、

黃傳稱經略洪承疇屢強元出、以佐維新、元以義不可出、竟以緇衣歸田、孝事老母、門生故吏、罕得睹其面、嘗有詩自述己志、隱然以陶處士自居、其生平忠孝大節、實足壯山河之氣、與日月爭光、卒年七十六云、

按逢元爲僧、雖在永曆亡後、然其學佛、早在十數年前、錦屏破石、卓禪師雜著、載有答天虞、鄒少司馬書、辨破石因緣、書不著年、而稱元爲少司馬、則永曆二年任兵部侍郎時也、又放樹相語錄十、有寄御史鄒天虞居士書云、昔在思唐時、每承護法、對貧道所談者是佛法之理、所講者皆聖賢之章、博物不凡、窮理不俗、雖居宰官、而無宰官之氣、雖住城郭、而無城郭之聲、心上所存者忠孝、面上所敬者高人、誠然白居易居士之再來應身、撐持儒釋之大道也、此書當亦在孫可望踰黔跋扈之前、惟黔詩紀略卅二、有語器齋答天虞、鄒居士詩、則當在隱居蒲村後、惜未得其原作也、詩云、山居一室兩三椽、折脚鍋中煮碧蓮、茶熟不逢佳客至、日高獨許老僧眠、棒驅佛祖渾無迹、鴨唼龍蛇別有天、斷舌英才曾解玉、休將文字謗逃禪、又答天虞、鄒居士一首云、鏡花水月草頭霜、夢裏登樓作戲場、石火光中延客坐、無端逼殺暮雲忙、百丈澄潭一老龍、垂絲千尺釣春風、等閒立破三冬雪、笑殺竿頭爭似弓、又靈

隱文語錄二、有與逢元問答機緣一則、稱督臺天虞鄭公問、則永曆十二年靈隱文住安順靜樂菴、可望已敗、逢元復出爲兵部尙書之時、此皆其祝髮以前史料、可見其逃禪亦漸而非頓也、

右鄭逢元

鷄山范志六、僧悟禎、號友山、滇姚高氏子、致仕出家于大覺徧周、創曇華古佛林、精修梵行、數十年晝夜不輟、一切名山古刹、無不中興、康熙己巳七月六日坐逝、塔于曇華山、知其僧名不知其俗名也、閱鷄山志補一、乃知即高喬映之父、世襲姚安土知府、名繼、字海容、又字青岳、又字芝山、出家後更名悟禎、性孝友、好施予、沙定洲之亂、棄家從黔國公沐天波守楚雄、又從至永昌、及歸、慨天下事去、即常止僧舍、甲子、黔國感其仗義相從、荐於永曆帝、授太僕寺丞、升光祿寺卿、轉太僕卿、播緡之役、從至騰越相失、遂歸雞足山、於大覺寺請水目無住師剃染、泛覽三教書、暇即念佛、修葺寺刹、至不可勝紀、庚午疾終曇華山、

二說不同者、范志作禮徧周、志補作禮無住、徧周無住、皆徐霞客遊鷄山時所酬酢之禪侶、論行輩則徧周爲微庸之師、而微庸又無住之師、擔當即從無住披剃者也、又卒年二書相差一年、疑卒於己巳、塔於庚午、未爲大異、惟志補作甲子黔國荐於永曆、永曆無甲子、當是永曆八年甲午之訛、翰菴撰洱海叢談言、姚安高雪珩、變亂時於提軍桑公帳前投誠、其尊人桑俗爲僧、建精藍奉佛、今壽及古稀矣、雪珩即喬映、見禪悅篇、桑公指桑頤、康熙初雲南提督、見清史稿列傳二三、翰菴未披薙時曾參其軍、庭聞錄畫徵績錄均作桑格、見清史稿列傳四五、蓋另一人、

右高耀

播雅一、黎懷智、本四川廣安人、年十四、隨父朝邦徙遵義、奢崇明之反也、從督師朱燮元有功、授大理經歷

、陞黃岡知縣、明亡、年已五十七矣、結茅於家南石頭山、落髮爲僧、先是君昆弟於石頭南迴龍山建龍興寺、即今禹門寺也、逮丁亥、丈雪老人避川寇、從昭覺來、駐錫龍興、君因師之、更名徹智、號策眉、及丈雪歸、遂爲開山上座、與明遺老大友、大錯輩、講味禪悅、借以藉光、年八十九、往省師昭覺、行至內江、病沒於廣福寺、明年其徒葬之中江般若寺、錦江禪燈二十有傳、作卒年八十八、丈雪紀年錄順治八年條、言師四十二歲、仍住禹門、領衆開田、山主年七十、率衆皈依、起名徹智、所謂七十、舉成數也、順治八年辛卯、黎年實六十四、蓋長丈雪廿二歲、破山全錄十一、有示策眉禪人法語云、學道無分老少、只要信得及、即指此也、丈雪語錄十、有寄禹門策眉監院詩云、年將天命喜逢遊、行盡閑浮海盡頭、衲拂秦雲連楚塞、帆懸泗水傍吳樓、長風收得三千斛、野月過裝一葉舟、非我心竊歎佛祖、人天債負要吾酬、丈雪五十、策眉七十二矣、

右黎懷智

明季南略十六、孫可望敗逃後、十八忠臣吳貞毓、鄒胤元家屬、扶兩公榘合葬海源寺、陳起相弔之以詩、已見前、時吳鼎爲戶部郎中、亦有詩弔之曰、國運如絲繫暴秦、鬚眉那得有完人、智稱武簡知名重、美證文忠見道真、千古史傳變烈士、一山石伴兩孤臣、黃冠醜酒臨風弔、愁說中興志未伸、吳鼎見雲南阮志寓賢引舊志、鍾江人、選貞、官禮部員外郎、因流寇之變、託跡緇流、歷覽名勝、入滇嘗居新興巖、自號大拙、善詩工書、州人多師事之、醉後輒仰天悲嘯、康熙十年始歸、擔當遺詩七、有見大拙和尚印章賦贈一首云、浩氣摧殘冷似冰、撐天拄地有枯藤、姓名不敢汙青史、一字猶存是僞僧、鷄山范志十有山齋紙簾一絕、達諦撰、注曰俗名吳鼎、然則吳鼎又號達諦、陸天麟燿坪詩鈔下、有贈吳石峰詩云、敢言不諱衆人師、跋扈將軍亦道奇、下獄猶能三抗疏、出關不爲五歌噓、路

廻斲道孤雲冷、身歷秋風拄杖知、豈爲袈裟能隱遯、要津先據莫遲遲、注石峰嘗疏李定國獨攬威柄、命繫獄、出獄後遂蓬髮爲僧、又云石峰江南人、近傳歸里、明季滇南遺民錄以爲石峰卽吳鼎、則非先溝通其僧俗名號、不易知爲一人也、在當時本欲逃名、故屢更名號、所謂姓名不敢汗青史、又何暇顧後人之艱於考索耶、

右吳鼎

讀錢邦芭祝髮記、知蒲村遊侶有富順杜爾侯、西湖許飛則、然不知爲何人也、閱黔詩紀略三十傳爾元詩、有癸巳春日過蒲村謁錢開少師、兼訪杜爾侯鼎黃、許飛則振鷺二首、知杜爾侯名鼎黃、又閱鷄山范志十、有遊鷄足山五古、古乘撰、注曰俗名杜鼎黃、知鼎黃亦曾爲僧、詩云、飛鳴不得意、解脫事遠遊、每從山水閒、嘯傲忘吾憂、跋涉數千里、夢寐雞山頭、神仙那可遇、還丹豈易修、真能徧五嶽、自可輕王侯、生也本如寄、宇宙一何悠、行樂須及時、毋貽達者羞、讀此可略窺其人之大概、野竹語錄九、有復古乘上人偈云、挂冠歸隱禮空王、忠孝又尋寂滅場、周子留衣亭上偈、何曾一字貴韓昌、知古乘亦遺民之一、野竹錄十三又有喜晴東杜爾侯一首、卽此人、

鷄山范志八有僧古笑、俗名戴若、曾撰雞足山記云、余在蜀時、即聞滇雲有山名雞足、心甚慕之、歲戊戌、隨大錯和尚至滇、遊蒼洱、住三塔寺數月、卷十又有古笑詩數首、其九重崖下獨坐一首、注曰四川安居人、今錄其蒲團一絕、不是枯禪習坐功、當機一悟萬緣空、蒲團入定消塵劫、山鬼何勞伎倆工、滇詩拾遺六曰、古笑里居無考、今知其里居俗名、其他事蹟仍不詳也、范志十又有古道、俗名吳子朗、小坡俗名熊賦、貴州志藝文有熊賦草塘寒食詩、仕履不詳、古道大錯弟子、甲辰秋曾隨大錯遊衡嶽、見光緒湖南志山川四大錯遊衡嶽記、

右杜鼎黃 戴若

雲南阮志卓行引蒙化府志有宣廷試、字逢泰、崇禎癸酉舉人、初授密雲知縣、丁憂歸、明末任刑部主事、擢左江道、兼督學道事、所在有聲、鼎革後祝髮爲僧、宣廷賓字逢盛、廷試弟、以拔貢任興化府推官、有善政、丁艱歸、值喪亂後、與兄廷試皆爲僧、廷試應豫蒙化志作廷試、阮志寓賢又有朱蘊鑑、武昌人、宣演、值沙定州孫可望之變、遂祝髮爲僧、名不錯、字衷白、結庵浪穹之標山、題曰楚雲、坐臥三十年、惟與唐泰往來、善奕、工吟咏、李學期字知音、南溪人、明末父爲建水州牧、期自蜀來省、爲流寇所獲、欲強以官、不屈、削髮爲僧、

小腆紀傳五六有賀奇、字庸也、武陵人、以拔貢加兵部職方主事、監察御史、鼎革後祝髮爲僧、隱滇黔間二十年、當事強加巾服、具題以原官用、不赴、存信編五永曆十三年七月條下、有清兵陷成都、主事賀奇自山中出降語、當是未祝髮時事、紀傳五七又有林英、字雲又、福清人、崇禎中以歲貢知昆明縣、有神明稱、永曆時官兵部司務、明亡祝髮爲僧、由滇遁入臺灣卒、凡此諸人、除朱蘊鑑外、皆不知其僧號、其他祇知僧號、不知俗名、如祝髮記中之古心古雪等、更無從載筆矣、又黃平人李占春、字少白、滇南遺民錄下謂其明亡後棄官遊順寧、工詩、知府米璉優禮之、留順半年、歸里爲僧、有與汪威伯約在黔同卜靜室詩、然阮志官制題名、順治十六年第一任楚維通判爲李占春、故不錄、

右宣廷式等六人

景遂堂題跋一、雷尙書殘集條云、尹樹人廿我齋集載新興雷石庵事云、永曆帝奔滇、以前禮部尙書雷躍龍爲刑部尙書、從駕西行、中途兵亂散失、躍龍薙髮爲僧、隱騰越雪山中、是躍龍亦遺民之逃禪者也、滇詩拾遺補四、言雷石庵字耀龍、省志無傳、誤、阮志入卓行傳、云魏璠熾盛、躍龍避不與交、璠敗籍其家、朝士名刺皆滿、獨無躍

龍名、並加案語云、倪瓚演雲歷年傳、稱孫可望入滇、躍龍首先降附、審爾、則無足取、特傳聞異辭、或不足信、今仍據一統志舊志纂入云云、永曆實錄一、永曆二年、孫可望自東川攻雲南、誘沐天波及副使楊畏知至、脅降之、脅事雷躍龍、春坊閃仲儼、行人龔彝、皆降、先降後反正、卒能盡忠王室、矢志不渝、君子善善從長、嘉其晚節、謂宜與沐天波楊畏知等同科、未可繩之過甚也、雷石菴遺集有寄方神生詩九首、神生方子宣、孫可望編修、見有教無類篇、

景遂堂雷尙書殘集條又云、時隱雪山者尙有宦遊三人、曰周東華、本南京崔探花之弟、甲申之變、闔門罹難、入滇改匿名姓、始寓寶峰寺、後隱雪山、著雪山集二十四篇、今騰越西南城外毘盧寺有聯云、殿古含煙冷、樓空得月多、其遺墨也、曰徐宏泰、江西南昌人、永曆丁酉、任雲南右布政、隨蹕至鐵壁關、散失、薙髮爲僧、隱於雪山、曰蕭道明、江南無錫張涇橋人、稱行脚僧、按周東華事不甚可據、阮志寓賢亦載之、但明自正德十二年有探花崔桐後、二百年無探花崔姓、雞山范志六謂周東華河南歸德人、通三教、尤精道德之旨、年二十五雲遊方外、崇禎甲申至雞山、後遊騰越、人皆以神仙呼之、周答詩云、人人說我是神仙、我是神仙豈偶然、只爲南滇無大道、故來此地示真傳、後竟隱去、說又與阮志異、不可究詰矣、且其人本非僧、不入本題範圍、故不錄、阮志寓賢據臨安府志並收陸開元、謂其棄家爲僧後、嘗避地阿迷、聞弘儲居蘇州、從受印記、名正志、偶一至滇、亦不錄、

右雷躍龍

滇釋紀三有弘宗、字曉了、昆明戴氏、舉鄉試、仕翰林侍讀、後棄官隱雞山碧雲寺、祝髮、歷參知識、因大理海東魯川、有崖泉、滴珠如雨、剏菴以居、名曰雨珠、隱靜二十餘年、集有雨珠說舌、按明末雲南舉人、並無戴姓

、或乙酉以後取士歟、據阮志仙釋、則宏宗乃明諸生、不知漢釋紀何據、新續高僧傳六二又有石竇山思明、劍川趙氏、本名啓華、以諸生試高等、將貢太學而明亡、因入竇巖披蘿、自號思明以寄意、往來三迤邐、行脚無定、晚出黔蜀、不知所終、所著詩曰一衲吟草、已佚、獨雞山傳其題壁一律云、浮杯萬里涉煙波、白衲團團破似籬、龍象箇中知己少、江湖方外故人多、幾年行脚誰能識、一曲陽春獨自歌、到處隨緣堪挂錫、無邊風景寄松蘿、鷄山范志十以此詩爲行脚僧壁間留題、今日思明撰、亦未審所據、明季滇南遺民錄上、則謂鷄山題壁者趙氏名蒼、字海六、弟隴、號思明和尚、姑存以俟考、

右戴弘宗 趙思明

以上所舉皆文人、然武人亦有國變後逃禪者、留溪外傳十八、也是和尚、名自非、字普然、族姓鄧、名凱、吉安人、膂力絕人、性剛介、明末與閣部楊廷麟、大魁劉同升、中丞鄧維縉、督師萬元吉、銓部魏榮、起兵于贛、兵敗、諸君子死之、元吉遂以二子託焉、乃共匿于楚依邑、越明年父某被殺、潛歸殯葬、復集衆與師、又敗績、遂散壯士、伏吳楚間、數載皇皇、親識見之、懼其遺禍、無敢與立談者、知泳王在滇、冒險歸之、辛丑、泳王被執、將凱分給鑲黃旗固章京家、凱大哭、不食求死、胡曰、子死何益、雖然、曾作大臣、理當如是、以好言相慰、令左右善守之、如是者五日、不得死、胡乃從容問曰、子欲何爲、吾當成子之志、答曰、吾不死、即出家、胡曰、此好事、乃送郡南水德菴披剃爲僧、既而遷于昆陽之普照寺、後聞泳王死、骨棄于郊、乃椎心泣血、提篋拾之、滇父老子弟相向悲泣、軍中皆感動、各贈金錢無算、遂葬其骨、後足跡不出戶者數十年而卒、

雲南阮志寓賢引舊志、鄧凱明末舊臣、嘗與沐天波護永曆入緬、比還抵昆陽、聞永曆死、乃祝髮爲僧、號鄧和

尙、州牧童復陞爲結庵於陽光寺、以詩自娛、時復狂嘯、或痛哭、居數年歸去、明遺民所知傳則謂凱時爲都督同知、先數月爲馬吉翔所擊、傷足不能渡河得免、還入雲南昆明州普照寺爲僧、作也是錄、述緬時事、諸家所記不盡同、然云削髮爲僧則一、晚明史籍考也是錄條、謂凱爲僧、名弘智、字無可、號藥地、以方以智爲凱、當是偶誤、留溪外傳所述之胡章京、即吳三桂婿胡國柱、能詩好客、詳有教無類篇、

右鄧凱

小腆紀傳三六、趙印選胡一青王永祚傳、三人皆漢將、一青短小便捷、馬上騰擲如飛、宋治憫嘗作胡將軍臨陣歌云、將軍用槍如擲梭、上馬殺賊功最多、馬頭一卒鴛鳥過、往來拔刃誰敢何、將軍神勇孰同科、除是漢代雙伏波、我書露布盾筆磨、比田僧超壯士歌、蓋一青於三將爲最雄、己亥滇都亡竟降云云、此紀傳之訛也、據存信編五、一青先薙髮爲僧、據永曆實錄、一青爲僧後被殺、降者王永祚耳、實錄八胡一青王永祚傳、一青本名一清、隆武中改名、大榕江之役、清將線國安爲一青所敗、盡奪其馬仗幕帟、遂復全州、李定國軍南寧、將迎上攻孫可望、請一青爲導、一青不肯與定國偕、屯聚既久、爲清將全節所困、乃披剃爲僧、與其徒種山而食、居數年、線國安以榕江之怨、遣兵就山攻之、遂見殺、王永祚既降、復爲僧逸去、見擒、孔有德縊殺之、據此、則一青亦遺民逃禪者之一、與也是和尙同、倪瓚漢小記下、言一清歸農後、爲奴所陷、幾死、未言其爲僧、然亦未言其降也、

右胡一青

小腆紀傳補遺、皮熊、字玉山、臨江人、父爲銅仁賈、遂家焉、以功封定番伯、鎮貴州、孫可望攻黔、熊爲所敗、遂隱新添山、復之水西、依女夫張默、默宣慰司安坤師也、丁酉、王師入黔、坤迎降、熊視髮於水西之可渡河

、既永曆帝被執、有常金印者、與帥謀反正、熊亦使蜀人陳進才給放劄付、招集部曲、事洩、熊走避烏撒、三桂執至雲南、時年八十餘、背立不順命、諸降將往省之、熊稱引古今忠義、追叙國家敗亡之故、詞意慷慨、積十三日不食死、存信編五亦言熊於己亥年祝髮爲僧、隱水西山中、謀興復不克、康熙四年正月、吳三桂滅水西、熊被獲不屈死、夫既已出家、仍不忘復國、全謝山所謂易姓之交、遺民多隱於浮屠、其不肯以浮屠自待宜也、語見退翁和尚第二碑、觀皮將軍事而益信、

弘光閣臣貴陽馬士英、兵敗後、亦削髮入四明山中、爲清兵禽戮、事見劉變五石瓠、明史士英傳言、清兵破揚州、逼京城、王出走太平、士英奉王母妃、以黔兵四百人爲衛、走杭州、杭州既降、士英率衆渡錢唐、窺杭州、大兵擊敗之、士英擁殘兵欲入閩、唐王不許、明年大兵勦湖賊、士英被禽、詔斬之、而野乘載士英遁至台州山寺爲僧、爲我兵搜獲、斬於延平城下云、所謂野乘、即五石瓠之類、老友安順姚大榮先生謂明史以士英入姦臣傳不當、撰馬閣老洗冤錄以駁之、其說允否、自有公論、惟士英實爲弘光朝最後奮戰之一人、與阮大鍼之先附閩黨、後復降清、究大有別、馬阮並稱、誠士英之不幸、易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可爲士英誦矣、嘗見阮大鍼詠懷堂丙子詩、有馬士英序、妙說禪機、又顏從喬撰僧世說、有士英及大鍼序、足證士英平日之喜談禪、惜乎其輒與大鍼偕也、特附論之于此、

右皮熊

留溪外傳十八、幻關黎、陝西人、失其姓名、咸陽諸生、有膂力、善射工棒擊、嘗持鐵棒重二百四十斤、舞動如枯葦、日行三百里不憊、明末流賊亂秦中、乃提鐵棒走中原、與諸豪傑結納、起義師、集數千人、隸巡按御史宋

明、大敗賊于三水壩、北京陷、幻提鐵棒走保淮南、與藩鎮高傑遙聯屬、傑遇害、乃染髮爲僧、自稱幻闍黎、遂攜鐵棒入六安山參學、又數年攜鐵棒入武當茅隆山中求道、又數年攜鐵棒南游粵越吳楚間、又數年攜鐵棒入雞足山、康熙壬寅歲、忽抱鐵棒死蒼山下、既死、手握鐵棒不可解、其徒並舉與葬、題其墓曰鐵棒和尚埋骨處、

黔詩紀略二四、孟本淳、普安州人、幼讀書、尚氣節、有勇力、年二十、見天下將亂、棄儒服從戎、積功至總兵官、鼎革後薙髮爲僧、名本謙、初從武岡多福林寺太初和尚授法華經、已飛錫新化高坪之靈真村、從村中王爾雅秀才乞雪山爲古白林寺、自號萬天和、時順治十一年也、十五年逃兵掠新化、至村界顏公廟、本淳出山慰撫之、其黨見所持鐵拄杖、重可百斤、遂相戒不敢犯、居白林九年、跌坐逝、建塔於寺前、本淳居郡、與王嗣乾羅潛、劉應祁澹山、交至密、酬倡甚多、而詩不傳、寶慶志載數首、稱釋本謙詩、

黔詩紀略三二、眼石、湖南邵陽黃氏、以勇力入伍、崇禎癸未授千總、遷四川守備、從劉承胤迎桂王入武岡、遷錦衣指揮、又從轉徙兩廣、至安隆、丁酉、孫可望逼授僞官、遂逃入敷勇衛西望山、從語嵩禪師披薙、使守廚、一日過廚、見之曰、汝何不作官來此、答曰、佛尚不爲、語嵩異之、使司茶、眼石質所疑、語嵩輒答傷不容辨、眼石參究益力、寢食俱忘、一日運水山谷開、語嵩突杖擊之、水盡傾、忽有省、自是語嵩弟子辨論、皆爲眼石屈、語嵩之夷陵、使從高弟醒閒論法、遂與棲綏寧集福寺、庚子正月、醒閒出源流拂子強授之、康熙十九年、卓錫武岡醴田伏牛山、有大帥駐軍山下、居民欲避之、眼石曰、無恐、山中自有活韋馱救爾也、已而大帥上謁、眼石以爲請、於是數十里皆得歸耕、按醒閒濟宗世譜作醒閻智、疑有誤字、眼石濟宗世譜作眼石乘、胡一青皮熊不知僧名、幻闍黎眼石不知俗名、然皆能勘破生死、故可以生、可以死、順其自然焉、

右幻閣黎 孟本淳 眼石乘

南雷文案十、仿枚乘上體作七怪、其第一怪曰、近年以來、士之志節者、多逃之釋氏、邵廷采明遺民所知傳亦曰、明之季年、故臣莊士、往往避于浮屠、以貞厥志、非是、則有出而仕者矣、僧之中多遺民、自明季始也、魏叔子文集十七高士汗風傳曰、予嘗私問風、兄事愚菴謹、豈有意爲弟子邪、風曰、吾甚敬愚菴、然世之志士、率釋氏牽誘去、吾儒之室幾無人、此吾所以不肯也、愚菴者三官孟、洞宗大師、明季遺民多逃禪、示不仕決心也、永曆之時、演黔實爲幾轉、各省人文薈萃、演黔不得而私、茲錄所舉、特遺民之關係演黔者耳、非盡演黔人也、若推而求之演黔以外、所得更不止此、范蔚宗謂漢世百餘年間、亂而不亡、皆仁人君子心力之爲、然則明之亡而終不亡、豈非諸君子心力之爲乎、

遺民之禪侶第十五

文祖堯與蒼雪石奇等 黃孔昭與無住幻空 施于身與石奇

陳佐才與知空擔當等 何蔚文與擔當 朱昂與博也知空等

鄭之珖與大錯 胡欽華與山暉野竹等 吳中蕃與鐵壁梅溪

朱文與息知 劉蒞與敏樹靈隱等

滇南詩略十、文祖堯、字心傳、號介石、呈貢人、天啓辛酉選貢、操履嚴正、敦崇實學、初任四川名山縣訓導、崇禎癸未、晉江南太倉州學正、首輯發宮、整祭器、修祀典、刊儒學日程頒諸生、月朔考其進退、躬行以率之、

一時咸謂安定復生、甲申國變後、人情洶洶、孺人郭氏倉卒偕女赴水死、先生棄官從中峯寺者、師遊、僑寓壘陽庵、服僧服、以青烏術自給、婁人無賢愚貴賤、愈益敬愛、吳浙獨行君子、爭相延致、歲會講學、後還鄉、士大夫競爲詩歌送行、繪像作傳、以誌思慕、既聞先生道卒、因就其所常居室爲位以哭、顏曰思賢廬以祀之、私諡貞道先生、事載吳溟兩志、著有明陽山房詩稿、田稭講義、按先生赴任、並未攜眷、孺人郭氏赴水死一節、殆因先生遺集有挽節烈郭孺人詩而誤、秦光玉撰先生傳已辨正、

梅村家藏卷三六、有文先生六十序、曰溟南文先生、崇禎十六年爲婁人師、教以君臣父子之禮、堯舜周公孔子之道、董其意惰、誠其凌誅、以期於有成、遠近咸曰、先生君子也、無何北兵至、先生義不可留、弟子進曰、先生所居者職也、所事者道也、盍謝其職而修其道乎、先生拂然不悅曰、異哉二三子之爲此言也、吾比者教汝何若而棄之耶、吾之行也、不可以過今日、且吾固非歸也、吾將從蒼公游、先是蒼公講法華於婁之海印菴、先生以同里而異術、堅義相論難、婁人知先生與師深、及是聞之、喜曰、先生去我未遠也、久之有以私舍設都講、布函丈請者、先生放杖而笑、理其鬚髯曰、吾已僧服矣、盡謝其徒、杜門不交人事者四年、年六十、弟子請一言壽先生、余曰、溟南天下饒樂地也、其人隔絕山海、今猶襲冠帶以居、而先生獨阻亂不得歸、且奈何哉、或曰、蒼公學道者也、捐親黨、棄閭里、離人而立乎獨、以彼視萬里、猶尋丈也、余應之曰、蒼公所學者佛也、其道如是、先生所學者堯舜周公孔子之道、今先生居此四年矣、庶幾師弟子之禮存焉、君臣父子之道不行者多矣、謂非先生之窮歟、抑吾聞之、溟南所產、輒多高人絕學、先生以儒者籠絡萬物、不名一德、今毀服童髮而遊於世、將得乎儒釋之合而探其原、浩浩乎塵所津涯、其爲道也、吾烏足以知之哉、蒼公曰、嚮者吾論難、固自以爲勿及也、

按文先生之爲儒固矣、先生在蕪、與鄉大夫陸桴亭世儀、陳維崧、以道學相標榜、與蒼雪雖鄉人、道術實不相合、一旦國難、乃棄橫舍而住伽藍、平時水火、患難時則水乳也、據梅村彙六、有送文學博以蒼公招、同住中峯寺詩、則先生之住中峯、實由蒼公之約、南來堂集四、寄先生詩云、西山久待來何晚、一片青龍占幾多、即切盼其來也、惟桴亭詩鈔二、送文介石入中峯詩、在順治三年丙戌、確菴詩鈔一、擬邀文介石住尉遲廟詩、在順治五年戊子、是先生既入中峯、陳維崧猶欲邀之住尉遲廟、此或因中峯遠、尉遲廟近、便於學子請益耳、非有道不同之見也、順治三年、蒼雪六十、先生詩以詩、有云、舌底獅音震天壤、處處映川惟月朗、一時名宿悉皈依、幾代公卿咸景仰、錢芥相投氣味馨、揮塵扞毫闡性靈、博識雄談齊物論、精言奧理太玄經、隨機游戲皆天巧、謾說江花併謝草、鍾王不敢獨縱橫、元白從今常壓倒、備極推崇、何嘗水火、順治十三年、蒼雪卒、先生仍住曇陽、梅村彙十、有曇陽觀文學博、兼讀蒼雪師舊跡一首可證、計先生之住曇陽、凡十有七年、確庵文鈔四、貞道先生祠堂記云、先生辛丑南還、道病、歿於桃源縣、門人顧士躉聞之、率諸生哭於僧舍之西偏、僧舍即曇陽菴也、先生之歸、在辛丑之春、桴亭詩鈔六、有二月二十八日集宏志堂祖送真南先生詩、同卷又有間文先生歸途卒、遙哭四首、則已在壬寅冬至詩之後、交通不便、無怪聞訃之遲、特今明陽山房遺詩附錄贈挽詩文、僅寥寥十首、以吾所見、尙倍於此、即陳瑚贈先生詩、見確菴詩鈔者六首、附錄僅二首、又陳輯離憂集、以先生詩冠首、並撰詳傳、稱爲今之聖人、陳輯從遊集、有錢殿王抃、婁東十子詩選、有許旭等贈先生詩、皆附錄所未載、

至先生禪侶、蒼雪法師外、見於遺集者尙有密風上人、含光法師、頂巒上人、若鏡法師、晴上人等、可見其交遊之衆、遺詩又有間中峯師和沐繼兩和尚續夢中詩感賦一首、序云、沐繼兩師、遭越謗還吳、意不能平、繼師遂夢

深林坐石生秋隱之句、覺後續以成章、中峯蒼師亦從而和之、未免中多感慨、余因感喟一絕云、深林坐石生秋隱、夢裏天然絕妙詞、覺後漫勞重續句、一言原自蔽全詩、意猶未足、又復賦此、木者木陳恣、繼者靈巖繼起儲、皆天童派鉅子、所謂遭謗、殆指順治八年事、木陳布水臺集三、有辛卯九月、予與靈巖儲姪、俱以弘法嬰難、至明年春仲、質獄東甌、辛苦歸來、漫成三十韻、徐坊居易堂集二、答靈巖老和尚書云、像法末流、鬪爭堅固、風波曖曖、所賴大人者兼容并包、亦即指此、

石奇雲語錄十、有彌陀懺儀弁語、注曰介石文公請、語云、三界無安、猶如火宅、俊哉丈夫、甘在業海中頭出頭沒而不知返、惟是上根利智、不難自著眼腦、張紫巖云、我學佛然後知儒、學佛豈小緣哉、滇南介石文翁仕於婁、述彌陀懺儀、以公紳士、爲法業進福者勸、然則現前水鳥樹林、皆悉念佛法念僧、在會君子其薦之否乎、夫遠公後而蓮社不作、文翁猶今之遠公也、予爲之加額、據此、則先生之學、本不間於儒、不待國變後、始從者公遊也、石奇太倉人、宜與先生接、先生子俊德、亦遺民、詩集曰醉禪草、禪固先生家學哉、

右文祖堯

介石滇人仕吳、亦有吳人仕滇、而與介石並稱者、爲黃含美孔昭、即黃孝子紀程所尋之父也、孝子紀程、知不足齋刊本有愚古道人二跋、前跋言紀程爲介石先生所刻、後跋言介石與含美爲同庚、含美以崇禎癸未令大姚、介石亦以癸未司教太倉、介石以乙酉被兵棄職、含美以丁亥被兵亦棄職、兩先生相去萬有餘里、而其生不出處、遭逢心事、若合符節云、按愚古婁東陶明祚、孝子名向堅、字端木、以辛卯十二月自吳入滇、明年六月見父於白鹽井、時父棄官與諸生講易於五葉菴、至冬復奉父歸吳、時已癸巳六月矣、中間備歷艱險、不可名狀、抵滇後曾晤姚安土司、

高姓、當即前篇所述永曆亡後爲僧之高羅、其言曰、出姚城、過白塔、拜土司高公、門有永爲外藩一扁、進內衙、衆僧繞廊、莊嚴如古刹、靜室焚香、敬寫經文、公年少長齋佞佛、素與家君善、云全滇干戈鼎沸、凡不受職者、悉被慘禍、得解綬善全者、惟老父母一人、年來與無住白空長老結蓮社于妙峯龍山諸刹、將修來世因、今幸復得聚首、豈偶然事、按無住名洪如、定遠鄧氏、崇禎初曾隨本師徹庸參密雲悟於天童、歸後開壇洱海水目寺、徐霞客溪遊日記五、戊寅十二月十七日、曾至舊寺訪無住不值、十八日往無住處、十九日雨雪、無住苦留、即此人、白空當作幻空、雞足高僧、見僧徒生活篇、鮑刻號稱善校、已誤幻爲白、滇繫藝文十八所載更無論矣、廣太令在滇、與無住幻空長老結社於妙峯、文學博在吳、與蒼雪若鏡法師講經於中峯、萬里同時、遙遙相應、風雨如晦、鷄鳴不已、噫、盛矣、

右黃孔昭

石奇語錄九、有與僊居邑侯施清城居士書云、睽隔許久、每以道履爲念、茲聞清勝、慰心多矣、但前所云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即者無字、能透脫也未、古德云、不得向無字上作活計、不許向意根下卜度、不許向開口動舌處承當、門下但卽如此究竟、久之日用應緣處、覺得漸漸省力、者便是得力處、此處不可放過、一念疑情忽破、乃到家受用也、世界騷然、當事者多所分憂、所貴者一着子有個下落、則古所謂長安雖鬧、吾國晏然耳、

施居士何人、卷十一有贈施清城居士詩、注云、諱子身、雲南人、仙居令、序云、清城居士每以本分事相質、別來一十五年、重複叙晤、徵詰之餘、乃知逆順境中、不忘參究脚跟下事、且喜不受人瞞、余將還雪竇、而居士亦

擬過留都、作偽志別、不妨言中有響、因次韻相酬、以表道信、并書原韻於前、有誠者自能鑒之、

原韻云、當時混迹赤城西、早識浮名夢幻齊、濁熱中間親猛喝、浪流着處覓真棲、貧來自笑錐無立、參後應知路不迷、越水吳山重恨別、恒瞻孤月印千谿、石奇詩云、休云南北與東西、法法當前物物齊、觀破不妨隨自得、了知何處着真棲、錐無立我貧誰立、路不迷人參甚迷、珍重兩眉橫額上、清聲時聽在山溪、

施于身、崇禎九年舉人、十六年任仙居知縣、與文祖堯之任太倉學正、黃孔昭之任姚安知縣、同在一年、國變後亦同棄官參禪、抑何巧也、然文黃二居士、知者尚多、施居士則知者鮮矣、溟志無傳、其原韻一首、可入溟詩拾遺補、石奇錄十三又有送施于身居士還溟南詩云、故人分手處、柳色暗河梁、不謂同風旨、今添萬里長、古稀我已近、強仕爾方剛、爲贈臨行句、吾宗賴舉揚、石奇卒於康熙二年、年七十、此云古稀我已近、則施居士之還溟、亦在順治末、明陽山房遺詩、附錄顧士題撰文先生思賢廬記、言先生之寓曇陽菴也、有同鄉人施孝廉、寄孥於先生、先生受託、復於菴之西偏、構椽居之、瞻之數年、回溟日併挈爲伴、至桃源縣、孝廉子先患痢、先生染病而卒、聞孝廉已抵家、而先生之孤棺、得回與否不可知云、吾頗疑此施孝廉即施于身也、既同鄉同時、而又同稔石奇、謂非施于身其誰、

右施于身

溟南詩略十一、陳佐才、字翼叔、蒙化人、少儻不羈、世亂習才技、隸沐黔國標下、受弁職、後乃隱居、發憤尚學、喜吟咏、著有寧瘦居天叫集是何庵等稿、暮年鑿石爲棺、作詩自挽云、明末孤臣、死不改節、埋在石中、日煉精魄、雨泣風號、常爲弔客、遠近知交、皆有和章、名石棺詩、俱鐫棺上、始吾未見陳翼叔集、僅在溟南詩略

窺見一斑、不意其禪友之衆也、既而讀寧瘦居集、僅二卷、其所與遊之僧、有名可籍者十五人焉、曰慧然、擔當、嵩谷、月潭、知空、淵淵、幻夢、了然、月希、玄止、陶質、破浪、無庵、太虛、深修、是何庵集一卷、有僧四人焉、曰梅溪、雲岩、隨宜、道南、已見前集者不計也、天叫集二卷、有僧七人焉、曰天空、大潤、宗解、蒼語、唯然、恆鏡、先覺、卷末附題石棺諸僧十人、亦不計也、翼叔而飯僧、當設數席矣、其中酬唱最密者爲知空、擔當、月潭、嵩谷、卷末有梁谿係仁溶撰義士傳、略云、順治辛丑、滇版圖已入清三載矣、時無不清制是違者、君獨蓄髮、加冠義幘、仍漢威儀、出入里閭、意氣坦如也、矚者遂羅而致之鎮府、鎮府王永祚、忍人也、庭見作威、將刑之、君凝然自若、不稍挫、曰吾受遺體於父母、弗敢傷、若欲執清法而死明人耶、聲色俱厲、挺身請刑、頑懦爲之辟易、永祚亦踴躍言曰、子誠義士、吾奈何以衣冠圖異、戕義士爲、其釋諸、君遂曳筇行、一時義士之名噴噴、按翼叔之敢於出此者、勘破生死耳、誰謂茶苦、其甘如薺、當寧瘦居草之刊成也、篇中有犯時忌者、友人深爲翼叔恐、翼叔曰、吾於辛丑歲、已打破生死關矣、何恐之有、威武不屈、翼叔有焉、知空和尚評其詩曰、不堆古語、不寫時套、無庸腐氣、居士詩是也、今山僧與居士評詩、居士與山僧談禪、何耶、自古詩情半個禪、以詩爲禪、以禪爲詩、無可無不可也、擔當和尚曰、說得是、

右陳佐才

滇南詩略十、何蔚文、號樵元、浪穹人、邦漸之孫、志稱邑人能詩、自邦漸始、然邦漸以文名、如法象論、其最著者、今觀蔚文之詩、殆較勝於邦漸云、蔚文與擔當遊、有擔當過訪賦贈一首云、夕陽僧影澹、一笑菊花秋、老尙多奇癖、狂翁憶壯遊、有心追正始、大膽議名流、高吐瀟雲氣、同盟讓執牛、蔚文亦遺民、與陳佐才均見阮志

卓行傳、

詩略十八、朱昂、字子眉、昆明人、布衣、工詩、善山水、著有借庵詩草、孫憲翁海光寺記、言昂本名源、字禹源、擔公外甥、闔門三百餘口、俱遭流寇、擔公因攜至雞山、從學詩畫、釋名把茅、後還俗、改名昂、有喜晤博地上人於筇竹寺一首云、相逢仍古寺、坐笑意俱閒、一別于戈裏、十年煙水間、風涼吹碧樹、雪老壓蒼山、多少寒猿夢、今宵共汝還、博也名妙地、亦昆明人、鷄山范志十、有妙地晚步鉢孟菴一首、又有朱昂與古道片雲居詠梅聯句、又鷄足山絕頂聯句、有大錯、善荷、學蘊、玄珠、廣稱、古道、古笑、朱昂等、凡十人、山中之熱鬧可想也、學蘊即知容、玄珠號仙陀、廣稱號眼藏、古道吳子朗、古笑戴若、均已見前、

右何蔚文 朱昂

黔詩紀略二五、鄭之璣、字於斯、本四川廣安州人、舉崇禎三年鄉試、授廣東高州府推官、考最晉知通州、未行而北都陷、粵人留之、唐王稱號、召入闈、授工部主事、升員外郎、順治四年秋、大兵收八閩、於斯落髮爲僧、走新會賣藥、明年永明王稱號、乃蓄髮赴行在、改授戶部、七年二月、升禮部祠祭司郎中、典試貴州、行至貴陽、適孫可望入黔、勸秦王封、殺建議不從之大學士嚴起恆等五人、晉朝士授僞職、遂棄官、携妻孥隱湄潭縣湄水上、躬耕教授、時丹徒錢邦芑亦棄官隱餘慶之蒲村、嘯歌往還、不復以人世爲意、十三年十月卒、門人葬之湄水橋西、事迹詳邦芑所爲傳、按傳見明季南略十五、言甲午春、邦芑祝髮爲僧、之璣聞之大哭、走唁邦芑曰、昔吾遇闈難爲僧、今公遇賊亦爲僧、天厄我輩固如是乎、丙申九月、之璣忽病、謂妻曰、我若不起、大錯和尚必來、後事惟彼可託、十月初五日卒、邦芑聞訃、奔往哭之、時其友山陰胡欽華、門人西川陶五柳、湄水龔惟達、俱來會哭、立碑表

其墓、所著有明書二十卷、續史八卷、續菴文集六卷、詩集七卷、紀難二卷、雜著尚多、散失不可考矣、錢邦彥曰、士之犯難不辱、激於一時、義形於色、易易也、至屢遭大變、百折不挫、幾幾乎難哉、三十年來、國難頻興、所見抗節自全者、固不乏人、若夫張鄭二子、文章事業、已光昭天壤矣、而矯矯志節、復風被百世、振起懦頑、非自祖宗布德之深、曷臻此哉、張者抗清死節張同儉也、朱昂鄭之珙皆爲僧還俗、溟槃六載蒙化張端亮、因吳三桂之迫、亦曾遁水目山爲僧、後返初服、蓋時風如此、

大錯遺集三、涇潭水源洞記、言當時遊侶頗詳、可略見遺民生活、云涇潭北七里、有山聳起、高五里、土人呼爲五里坎、五里坎之半、岩有洞、洞口高丈許、轉入之路甚險、每遇兵荒、此洞恆藏數千人、外寇攻取萬端、弗能害、中有潭甚深、其水涌沸、冬夏不息、流出灌田數十頃、曲折成渠、再分再合、八九里乃入涇水、余自甲午祝髮、移居涇水之陰、挂錫西來庵、與吳扶靈望衡對宇、動靜相聞、時曹子壽字、自夾江解組歸來、隱居水源洞之左、授徒自給、馮仲立兄弟、隱居寶洞、黃月子亦授徒十里溪、觀子雨蒼在客樓屯、璽子上之則結廬馬峯山下、皆涇水有道之士、或率妻子躬耕、或教授自晦、與峨眉道人見庵居士遊止略同、春朝月夕、或諸子命酒過西來庵、或余提琴相訪、連床夜話、風雨無愆、夫荒裔遐陬、當孫氏偏據時、士大夫俯首困辱、以爲善類幾盡、而我輩猶得山水琴書、嘯傲天地、嗚呼、士君子亦在自致耳、孰謂時勢能困人哉、黔詩紀略三十、言曹壽字名椿、涇潭人、邦彥門人、馮仲立祝髮記作馮仲立、峨眉道人即鄭之珙、見庵居士即胡欽華、示意邦彥祝髮者、

右鄭之珙

胡欽華、武康伯執恭子、曾著天南紀事、永曆實錄二六陳邦傳傳、言執恭奏用其子欽華爲僉都御史、巡撫湖廣

、欽華佻達惡少、舉止妖冶、楚師大譁、船山蓋不喜執恭、遂並詆其子、不知欽華晚節之足嘉也、黔詩紀略二五、黔詩、客欲移居蒲村、問此中山水風俗、長歌答之、有句云、涪潭尚有胡客溪、先我十年居此始、手栽梅花遠溪邊、兒童盡識名下士、近得王家兄弟好、古貌古心居密邇、時時越陌度阡來、互爲主客情堪倚、注山陰胡鳧卿居客溪、長垣王幼輿、高密王敬修、居楊仙峰、相去十五里、貴州志藝文有胡欽華暮春還客溪別業云、花源不似避秦時、擔荷行歌日正遲、路轉千峯尋故業、身慚匹馬識前溪、桐華穀窻開門閉、柳色毵毵舊館移、初願幾年成錯計、白鷗重與水相期、欽華黔詩紀略作嶺華、皆誤、擔當遺詩三有寄答胡鳧菴詩云、擔當久矣如病鶴、即不巢松亦落落、半個枯崖了一生、敢謂過人之丘壑、我公忽投明月珠、蓬戶生輝不寂寞、媿無瓊玖以報公、黠蒼十九在空罅、其中當賣千年雪、寄將一片與春風、吹到公前香若芷、結爲雜佩心如此、天下寧有幾騷人、正好從旁端屈指、君不見顏鮑顯陸未曾死、好把高蒼圖片紙、傀儡百出不爲奇、只要大雅堂前有知己、

山暉語錄十一有與胡開府書、注曰諱欽華、書云、客邸無聊、岑寂萬狀、逮尋勝迹、忽遇君侯、此夙緣未墜也、時復飲我以茗、飽我以澆、連日盤桓、深談教益、不獨佳趣良多、亦消窮途多少積衷也、歸來坐臥間、猶想高吐、但不識後會何期、直令人依依永日耳、承賜佳詩、艸艸以醇、倘不以方外俚言擲地、一爲斤正、則李白不封而願見韓、良有以也、野竹語錄十有寄胡鳧菴居士偈、注曰、時許作嵩山碑、偈云、何事書淫惜此光、嵩山不放照幽堂、曹谿南嶽千年石、綠字猶能記寶坊、赤松語錄四有次答鳧庵居士詩云、逃名丘壑伴林松、何幸奇緣世外從、自信煙霞惟我有、難將詩酒與君同、三生石上花含笑、半畝池中月色溶、好理前身金粟事、居塵策進舊禪翁、

右胡欽華

黔詩紀略二六、吳中蕃、字滋大、一字大身、貴陽人、舉崇禎十五年鄉試、桂王時除遵義知縣、擢重慶知府、吏部文選司郎中、明亡、奉母棄官逃入山中、以雲南知府召、力辭不就、康熙中吳三桂反、遣使聘之不應、夫遺民仕孫可望吳三桂與仕清、等可恥也、然可望三桂日短、清日長、短則筆削由人、長則彌縫有暇、故仕孫吳者羣以爲恥、而仕清者惘然也、能如吳偉業之自疚一錢不值者幾人哉、日知錄十三引戰國策安陵君言、先君子受太府之憲曰、國雖大赦、降城亡子、不得與焉、下及漢魏、而馬日磾于禁之流、至於嘔血、終不敢視於人世、後世不知此義、文章之士、多護李陵、智計之家、或稱譙叟、此說一行、則國無守臣、人無植節、反顏事讎、行若狗彘而不之媿也、何怪五代之長樂老、序平生以爲榮、滅廉恥而不顧乎、噫、遺民而高壽則難爲、血氣旣衰、戒之在得、老而嗜利、則有委曲遷就者矣、吳中蕃明亡後五十餘年未卒、不能不與當事委蛇、幾乎晚節不保、爲天下笑、幸能臨崖勒馬、猛然回頭、此其道力有過人者、敬甫集三、有癸丑正三日、走謝曹澹餘中丞、未及見而歸、作此自咎一首云、破衾高臥萬山雪、忽致新吟詩數峽、若論時情固所難、循分也應躬走謁、及到轅門忽一思、我年亦已過半百、鞠躬後進行輩中、尙復何求甘磬折、急呼籃輿舁余旋、懷刺一任空漫滅、入門老母問城事、半晌低頭說不得、園中羞見砌傍梅、閒逼南枝又到北、如此清光如此香、胡爲竟使終朝隔、移床花下意茫茫、沒盡殘陽猶面熱、癸丑、康熙十二年、曹澹餘即曹申吉、時聘中蕃纂修貴州通志、修志云香、遺民之通餽也、中蕃此詩、責已諷世、深得風人之旨、傳曰、士有諱友、則身不離於令名、父有諱子、則身不陷於不義、中蕃之得力、非有佳子弟、則必有道義交、不然、豈易至此、

鐵壁機年譜順治十年條、有答太守吳公中蕃書、吳來書云、憶廿年前從宣興同相國座上讀聚雲老人廣集時、固

髮未燥也、劫來走九夷、拊衝廬、雲天響咳、柳粟震威、雖未必撞倒鐵牛、擊心爲脯、然亦曾尋蛇茂草、抉骨爲宮、其如一入芥城、宛宛蓼集、骨肉膏斧、井香灰泥、即今桎梏一官、拘牽萬里、畜害禽于籠竹、繫楚祖于冠裳、神不善也、幾欲難此數莖、逍遙羈表、而母老裔單、未能割絕、是以倚徒于此、再奉指點、汗浹通身、五更鐘未云多也、何日拂衣向鐵壁山頭、膜拜禮足、一沾法乳乎、鐵壁、吹厲子、三山燈來父、破山派所視爲僞統者、見法門紛爭篇、順治十年、蜀中永曆七年、時吳爲重慶知府、已與禮侶往來矣、

徵帚集四有一如師將還峨帽、別余山中詩云、幾年峯頂住、於我獨平生、一旦懷千里、連宵坐五更、野雲原不懶、佛子最多情、寄語陸通叟、狂歌大得名、卷六又有贈華嚴閣老僧詩云、窮山存古寺、廢院寄閒僧、老作無爲伴、平爲不二乘、話闌因止宿、導往自持燈、鄉重規衣履、清微及鉢藤、愁心降曙杵、了義向金繩、遙影濃依榻、輕香暗撲營、悟來生豈有、識去智難矜、擬續華嚴語、蘇公亦未能、卷八又有僧至五絕云、一杖破幽獨、雲移雨腳斜、翻嫌林影薄、未得晒袈裟、皆足爲中審歸隱後仍與禮侶往來之證、卷九又有羨僧一首、序云、督府薦亡、延僧法事、禮拜甚恭、餽贖復厚、而士民赴弔者、數日乃得入、不得一茶而出、因羨之、詩云、毘盧帽子錦袈裟、高坐公堂頌法華、世上威儀都改盡、看來不改是僧家、不勝衣冠今昔之感矣、督府甘文規、康熙十二年三桂反時自殺者也、梅溪度語錄有康熙三十年中審序、云梅師箭鋒着處、致撫軍蔣公爲新梵宇、固無異祇陀之施樹、給孤之買園、而中丞田先生紀東山之勝、亦以能詩見稱、又何異皎然之過顧公、丁元之值蘇子哉、道藝旣隆、因緣不小、適圓覺一叙、不問於當代之鉅公、而問於窮山之逸老、豈以余爲髮頭陀耶、噫誤矣、末題康熙辛未、紫泉天開老人、吳中審大身氏和南書、時中審七十餘矣、墓天顏田爰、皆康熙中點撫、梅溪則歷任滇黔名蓋者也、

詩紀略三十、朱文、字渭雲、廣順州人、崇禎諸生、鼎革後自號大傲、棄冠服、隱居放言、以終其身、與吳滋大中蕃相友善、爲詩清放有奇氣、又最老壽、康熙中安順梅廷植有壽明季朱老丈八十詩、即渭雲也、潘淳撰墓表云、當吳三桂虺張時、兇焰漲空、人心紛紛煽動、逆黨馬寶聞君名、遣其腹心、厚幣相招、以主贊畫、君嚴詞拒之、賊殊忿恚、愛君者咸以宜稍通達爲自全計、君笑曰、聖達節、賢守節、吾自矢當希賢耳、朱文與吳中蕃皆高壽、明季南略十五曾以吾鄉廣狀元士俊、晚年薙髮、爲多壽不幸、然朱文吳中蕃何嘗非多壽、大錯和尚曰、士君子亦在自致耳、紀略載朱文遊相寶山示息知上人詩云、乘醉逃禪散步遊、閒雲笑我碧山頭、忘年古木棲玄鶴、超劫朱欄臥白牛、開路昔人沉電火、彈丸故國事蟬辯、欲來就此同君住、弄月吟風任歲流、息知、聖可玉弟子、聖可語錄十、有與息知禪師行脚偈云、向上程途無限、恐其不能力行、今既子歸就父、助以三十烏藤、即此人、

右吳中蕃 朱文

雲南阮志寓賢引舊志、劉宦、字文秀、富順人、官翰林、寓居河陽、工詩文、風流豪放、士大夫多從之遊、著有愛蓮軒集、萍滇信筆、又藝文一上狩緝紀事條、引烏私泣集序、言劉燕字文季、入國朝爲道士、旋卒、按宦或作宦、明四川有兩劉宦、一弘治十二年進士、與此異、文季、阮志寓賢誤作文秀、遂與同時先從孫可望後歸正之武人劉文秀混、滿官翰林、在永曆三四年、與撰所知錄之饒秉鏡後改名澄之者同爲永曆親試所取士、永曆未亡、即已好佛、永曆亡後、未嘗爲道士、康熙九年仍未卒、阮志藝文失考、

滇繫藝文十二、王思訓烏私泣集序、予髫年耳劉文季先生名、人指爲勝國翰林、入興朝守節不仕、心頗忠之、今年先生令嗣出所著烏私泣集示予、詳讀之、悽惻欲絕、更知其爲孝子、先生逮事永明、建言忠梗、觸怒權奸、瀕

危者數、王將出奔、獻幸媚策、格廷議不果、播遷緬甸、間關險阻、極人世所不堪、咒水難作、從狩諸臣、竟血塗洲畔、先生攀髯不及、魂斷神傷、遇聖朝寬大、得遂黃冠方外請、未幾亦竟從故主於九京矣、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於今益信、聞先生有狩緬紀事一卷、載永明入阿瓦事最詳、與王紳協哭滇南記同其愷摯、余將合爲一帙、以爲世之事君事親者勸、

讀此序、知阮志之誤、由誤解黃冠二字、夫黃冠方外、特泛言隱逸耳、非必爲道士也、傲樹相語錄八有贈內翰劉文季居士詩、注曰別號醉和尚、詩云、公今自稱醉和尚、斗酒百篇滄海量、或坐蒲團竹石間、或持竿釣煙波上、閑耕自愛築菴廬、笑傲雲山幽景況、不是風狂不是顛、神通遊戲光明藏、亦非羅漢亦非真、可與子瞻無兩樣、佛印當時輕放過、老僧今日無情棒、直下承當更不疑、脫略胸中真坦蕩、徹底了無元字脚、方能超出離諸相、詩無年月、然傲樹以永曆五年辛卯住石阡三昧禪院、蘆之號醉和尚當在此時、傲樹錄十又有復內翰劉文季居士書、略云、讀來翰無一字一句不是楞嚴血脈、內翰別號醉和尚、又是一格外奇人也、且二乘聲聞小果之人、一飲善提酒醉、尙經八萬崖却而不能醒、何況外道之流、久欲奉送松蘿茶與內翰飲、誠恐美味不中飽人喫、又欲奉蒙山頂上茶、誠恐又是貧道私人情、不若奉些趙州茶來解酒渴、作一箇醒和尚也、靈隱文語錄二、載太史文季劉公入山、師坐禪不起、公云、請老和尚出定、師云、何定可出、公遠一匝而出、師撫禮床三下、靈隱以永曆十二年戊戌住安順靜樂菴、此段因緣、當是靈隱住靜樂時事、時永曆尙未亡也、恆秀林語錄有康熙八年劉燕序、略云、吾鄉恆秀禪師、弱齡出家、幾經喪亂、最後余相晤於黔之思石間、見其雅度玄朗、一門深入、因爾結菴問難、五越寒暑、造虎窟話別、相隔旬年、戊戌中余有絕域之遊、循歷刀山劍樹、生死未了、復入五濁、而秀師自蜀得天童嫡孫雲幻和尚之法、一枝南

來、丙午冬、握手仙湖、撫今悼昔、則已十有三年矣、夫以予百折狂瀾之塵客、而對不見不聞之逸致、其妾製可焚、荷衣可裂也、末題已酉長至日、西蜀華東逸史劉蕙拜題、所謂戊戌有絕域之遊、即隨永曆狩緬也、狩緬紀事、吾友朱洪先先生藏有鈔本、言永曆亡後、盧被押至雲南、抗節不屈請死、吳三桂甚重之、尋安置附近、

恆秀錄三有遊華藏寺、次太史劉護法韻云、樓閣門開不二關、到來華雨麗其間、庭前嫩柳舒青眼、澗外寒梅展翠顏、太史藤疎蜂釀熟、僧巖松韻鶴吟還、謾將儒釋窺門戶、人是人非總擲閒、當是未出奔時語、同卷有丙午訪劉太史公一絕云、一自阡陽分手後、韶華又度十年餘、客中秋色隨愁記、及至相逢半句無、丙午康熙五年、則永曆亡已久矣、卷四又有復太史文季劉公書云、護法道學篤、至絕去世味、斫額相望、非一日矣、每接德音、一讀三歎、不謂老護法垂念法門之深切、且喜能以正知正見振起儒釋從上家聲、得不令人私心愛之慕之、但未審何時下我久懸之榻耳、承諭戒以遲起、謹遵藥石、然邊地瘴霧不時長作、似不能久處、待來春禪期之後、輕衣薄裳、曳杖而來、與護法徜徉於松石之間、一開懷抱、或可期也、

書無年月、而云邊地瘴霧不時長作、則當是恆秀康熙七年住開化吉祥寺、或康熙八年住阿達善覺寺、蒙自鹿苑寺時語、野竹語錄十三、有秋日答劉文季內翰詩云、相逢古道在、高論亦何奇、既老相徵詰、張公敢笑眉、更殘翻溺器、曉後說家私、自是雲山袖、清閒可得披、又有送內翰劉文季歸里用來韻一首云、自投書劍學深藏、每見秋高憶故鄉、千里蛾眉無限恨、十年昆海不勝忙、人歸故國愁荒塞、夢到天涯淚染裳、此去鸞叢莫久住、重圍寂寞思梁王、灌蜀人、啟樹靈隱恆秀野竹皆蜀僧、此所云歸里、當是亂後歸里、惜原作未見、又無年月耳、

野竹後錄五有與劉太史書、注云諱蒞、自號火居和尚、書云、石壁掛別、渴想清誨、無翼能飛、時對老松古澗

怪石奇峰、何嘗在昆明與火居和尚之夜話、坐樹義坊之談楞嚴邪、及抵威楚、小坐垂柳之下、微諷所賜佳什、又覺神清氣爽、不止百倍也、太守馮公、不以居方面之尊、下交山野之夫、可謂今之濟川、則知外護吾宗、佛日永賴矣、途中裁寄不莊、其嵩山常住、特在匡扶爲感、馮公指馮魁、康熙九年知楚維府、則蒞康熙九年仍未卒、何謂未幾竟從故主於九京耶、王思訓序蓋大約言之耳、菴初號醉和尚、繼又號火居和尚、其不爲道士可知、後之修志者、似均須依此改正、惟寧開錄三、載順治十七年四月十八日、岷藩朱企、編修劉等、自邊外詣騰越來降、小腆紀年順治十六年閏三月條、亦云大清吳三桂兵至姚安、明大學士張佐宸翰林劉等皆降、並注曰、本吳三桂入雲南始末、又中有左副都御史錢邦、邦實以僧終、未嘗降也、當日降表中、諸臣銜名、會卒據仕滇者姓名填列、不必人人與聞其事、按小腆紀年之解釋、可備一說、然清人所謂降、以薙髮爲唯一條件、凡遵令薙髮、即謂之降、黃孝子紀程、奉父歸里、至清軍淪陷區、即爲父改妝、改妝即薙髮也、當時遺民自僧道外、鮮不改妝者、吳中審詩所謂世上威儀都改盡、看來不改是僧家是也、故能否保持遺民資格、應以有無出仕爲斷、不以會否改妝爲斷、王思訓既稱其入興朝不仕、吾在長目電話錄下、復發見有推翰林詩、而信其以遺民終老、長目湘人、恆秀弟子、曾任個舊彌陀寺、詩云、太史清高甘濟奇、不將荆壁換城危、義之懶洗廬山硯、坡老曾遊赤壁池、五柳屋低陶靖節、三槐庭亞魏公枝、探薇不食周家飯、抱忿先皇仕不爲、火居和尚庶幾免夫、昔孔子論逸民有三等、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歟、此忠義傳人物也、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此隱逸傳人物也、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廣中權、此方外傳人物也、薙髮可謂降志辱身矣、然苟不仕、君子猶以爲逸也、

右劉蒞

明季滇黔佛教考卷六

新會 陳垣 援菴

釋氏之有教無類第十六

方于宣 馬寶 高得捷 高俊捷 鄭三昇 線維明

胡國柱 衛樸 劉茂遐 塞而泰 曹申吉

往讀明季南略、即熟聞方于宣之名、不知其學佛也、南略十六條可望犯闕本末條、言于宣詣事可望、爲可望撰國史、稱張獻忠爲太祖、可望兵敗降清、時于宣正爲提學、考試沅靖等處、所出表題、有擬秦王出師討逆大捷語、聞可望敗、即馳書錢邦芑云、欲糾集義旅、擒可望以獻、邦芑鄙之、答以詩云、脩史當年筆削餘、帝星井度竟成虛、秦宮火後收圖籍、猶見君家勸進書、蓋于宣脩史、嘗言帝星明于井度、秦王當有天下也、

始余所知方于宣、大抵如此、後讀小腆紀傳六五方于宣傳、亦無更新史料、一日讀丈雪紀年錄、至順治八年辛卯條、有內翰方神生贈序、並致書問道云、弟子於單傳之旨、未及深詣爲憾、師答云、怎惟得山僧、亦不知神生爲何人、又順治十年癸巳條云、時孫可望據滇黔、自號秦王、五月十日、有司馬程源見訪、未遇、發怒而歸、控王、方神生密楮付僧洪水星夜至云、殿下即天竺之菩薩也、宜少避焉、師微笑曰、萬般皆有數、大丈夫處世、禍患臨頭

豈苟免哉、安坐不顧、事亦尋息、始知神生與可望有關、而又極愛護丈雪、因憶大雅崧高詩、有維嶽降神、生甫及申、四國于蕃、四方于宣語、神生之號、當取於此、此即方于宣也、紹興先正遺書本行朝錄五作方于寅、誤、

山暉語錄十有寄神生方太史偈云、不是心珠不是佛、亦非情緣亦非物、傳聞承相見石霜、也被石霜奪却笏、十一又有復太史方居士諒于宣書云、聞楚歸、將欲過萬壽、令行者埽徑以候、何馬首竟不東邪、豈亦畏毒害與棒頭惡辣也、無盡見東林龍安、每爲撻撻、始入佛祖堂室、天下人羨慕不已、居士屢慕無盡之爲人、何吝此一往也、來諭狐鼠成羣、於平越獨識師子、恐居士只識皮而不能識髓、何也、佛祖尙不識、况居士以一滴而較海味耶、只發一笑、附後小偈、翻天一棒奮然施、擊碎昆侖腦後皮、血灑梵王鼻孔裏、回頭誰是小師兒、並附來書云、咫尺禪席、無由一見、讀法語肝膽披露、始知威音已前、與和尚覩面久矣、末法時狐鼠成羣、若師子一出、蹤迹自別、此閒一瓣香、終當拈上、明日成行、不能奉謁、以俟後緣可也、附呈一偈、略表供具、萬壽堂前法雨施、木人糙破舌頭皮、毒人麴子傳來辣、醉倒靈山師子兒、于宣詩文不多見、假令輯源詩者不棄于宣、此書俟其吉光片羽矣、

書無年月、山暉之選萬壽、在永曆十年、十二年即選聖恩、此云欲過萬壽、當是永曆十至十二年語、孫可望以永曆十一年降清、此書似在可望未敗之前、破山年譜有復方太史神生書、亦在順治十三年、即永曆十年、惜破山錄未載全文、莫由知其內容、然嘗考可望降清以後、不見于宣有活動消息、小腆紀傳亦言其終事不可聞、國粹學報六十三期載闕名撰旅滇聞見隨筆言可望敗後、于宣縛至滇、以凌遲處死、而滇繫雜載則言縛至滇後竟得逃死、吾頗疑于宣學佛以終、滇繫之說爲得實也、黔詩紀略三二有語嵩答神生居士詩二首云、一燈續燄百燈明、照破昏衢待客行、休戀途中風景好、只須步步到家庭、今朝病起問維摩、昨日同誰看插禾、下水農人腳不溼、白頭童子唱田歌、似

可望未敗時語、語嵩語錄余未見、貴州志仙釋作語松、云語松化後、踐邦邑爲作塔銘、方于宣序其語錄行世、則于宣當卒在語嵩後、錦江禪燈十一、語嵩傳無卒年、山暉錄十二、康熙三四年猶有復語嵩書、惟卷十一與錢中丞第三書、言哭破山後、又值語公遷化、吾在法門紛筆篇、假定破山卒後、明年語嵩卒、吾文已發刊及半、忽接友人尹石公先生自巴縣萬里貽書、抄寄語嵩塔銘、石公蓋大錯鄉人、久注意其遺著、據塔銘語嵩實卒於康熙五年十月、于宣又卒在語嵩後、其爲學佛以終、似無疑義、而孰知其不甘寂寞、有出人意表者、存信編五於永曆十二年五月條下、書廷杖方于宣、戍邊衛、此竟得逃死之說也、然十三年三月條下、復書求入平西府爲書辦者、有李定國中書王徽、前孫可望僞翰林謫戍方于宣、是真鐘鳴漏盡而不知返者乎、當可望未敗時、語嵩已有休戀途中風景之諷、至是又與吳三桂結緣、抑何可已而不已也、嗚呼、

右方于宣

馬寶陝西人、初爲流寇、後反正、封安定伯、永曆四年、清尙可喜攻廣州、永曆遣寶襲清遠、以解廣州之圍、後孫可望勢強、寶又附可望、永曆十一年、李定國破可望、寶又附定國、封淮國公、十三年永曆奔緬甸、寶又降吳三桂、三桂見其齷齪、厚結之、康熙十二年、三桂叛清、寶又隨三桂叛、二十年清兵圍吳世璠急、寶又降清、執至京、縶於市、乾隆間修逆臣傳、三桂第一、寶第二、綜其一生反覆、酷似演義中之呂布、若而人言、可謂無佛性也、然狗子有佛性、馬寶何得無佛性、吾讀山暉錄十一、有復馬尙公書、注曰諱寶、凡千一百餘言、噫異哉、吾人閱逆臣傳諸書、先入爲主、以爲寶乃武人中之極不堪者、而孰知山暉和尙乃輿論道至千餘言也、文繁不能備引、請略其大意如後、

承諭龍門燕居不拜揖、與人我、之兩者皆錯、若論拜揖、不過偶爾、非道中急務、即使講禮、周孔自有明文、百丈亦有儀注、倘一有不節、君子鄙之、山僧豈不熟讀邪、方外人以道爲務、而往來之禮次之、則不拜揖未常錯、來諭謂之大錯、得非情見邪、若論人我、最是生死根、故三途往來、四生沈溺、一一皆人我之誤、所以佛用慈悲設教、使破人我執、燕公不惟去人我、更曾人我、豈宜處知識位、汗亂吾法乎、賢者默撥於法外久矣、人稱方外士、不能忘物、不能超越俗塵、何公然要人拜揖、豈不是自欺之心過也、有自欺心、便是人我心、有人我心、故動必相爭、所以訑訑之音聲顏色、常見於朝夕也、由是觀之、人我未常不錯、來諭謂之小錯、得非情見邪、自有佛法以來、王公貴人、留心此道、如楊大年、富鄭公、范文正、蘇廣韓趙之類、皆大振祖道、美流萬世、公欲成就是道、可居恆體究應物者承誰恩力、或於應物之際、忽然識得家裏事、便知坐寶華王座、與騎千里追風、皆全此鼻孔、禮也得、不禮也得、明眼人檢點也得、不檢點也得、總傳之道外、

書無年月、然稱之曰尚公、則永曆十一年封淮國公後也、時由潭住平統萬壽、正與燕居爭席之時、已見法門紛爭篇、其足令吾人驚異者、乃以此家醜訴之呂布、並以呂布與楊大年富鄭公並稱、對牛彈琴、昔人所謂、今對馬論道、不愈見佛道之廣大無外乎、

同卷尙有復馬尙公第二書、曰再接手教、一時戲論、非公論、山僧與燕居便爲戲論、即從上千聖萬聖盡屬戲論、所謂一代時教諸祖因緣、皆因末那戲論、據此何妨道業、直任風旛之擾可也、又云不可互爲人我、令識者笑、此正山僧現身爲公說法、切不可錯過、何也、無明實性即是佛性、公喚作人我、似非極力承當目前美惡盡是佛性應用理也、此外別有佛性、則公成佛時、將此日用應物者何處安置、如不安置、終爲帶累、此必不然也、公但將日用應

物處、一一認得明白、則動靜美惡、盡是佛事也、亦可謂不出魔界、即入佛界、而老瞿曇、廬行者、亦不在人頭上稱尊、

山暉錄未附來書、不知馬公妙論如何、庭開錄六言寶字城壁、狡黠善戰、唐初有驍騎將馬三寶、人羨其勇、亦以三寶呼之、寶雖起羣盜、好與士大夫遊、次子自援、恂恂儒雅、諳韻學、有詩集行世、廣陽雜記三、言馬斡什、馬三寶第二子、聰穎絕人、不假師授、自悟等韻字母之非、更爲新韻、雜視宇宙、嘗謂人口、假我數年、以盡聲音之變、雖鴉鳴鵲噪、吾有以通其語言矣、滇黔平、斡什亦就僂、廣陵散于今絕矣、又云、其父成璧、亦異人、少爲羣盜、未嘗讀書誡之無、乃古今之世代治亂、是非成敗、爛如指掌、所著見聞錄若干冊、明末清初雜事、皆口授小史書之、文亦可觀、按斡什、高齋映馬氏等音序作斡什、四庫提要小學存目二、重訂馬氏等韻條、不知自援爲何許人、只知其籍本秦而生於滇、即此人、馬寶與山暉書、是否自援代筆不可知、據二劉所言、則馬氏父子皆能著書、所知錄下亦言安定伯馬寶、拔自流賊中、恭順知禮、好與士大夫交、金堡受杖後、曾親爲堡洗創、此澄之所目覩而記之者、盜固有道、何怪山暉與之論道耶、

右馬寶

山暉錄十一又有復都統意居士二書、注曰諱得捷、吾始覽之、覺高得捷之名極熟、未憶爲何時相識也、偶閱求野錄、猛省此人以曾負永曆帝得名、爲讀南明結局史者必不能忘之人、惜余衰老、幾忘之矣、求野錄末言三桂旣以大兵臨緬城、緬人給帝曰、李定國兵至矣、語未竟、昇帝所坐以行、後宮號哭震天、步從五里外、乘舟渡河、舟大不及陸、三桂使將負帝登岸、帝問曰誰、對曰、臣平西王前鋒章京高得捷也、帝默然、三桂遂以師擁帝還滇、此事

不獨求野錄載之、凡與求野錄同類如庭聞錄之屬、多載之、負帝者即山暉錄所謂都統高居士也、

高居士兄弟、本問法於山暉之徒野竹慧、其後高太夫人亦願皈依三寶、循世法應高其子一輩、乃求法號於山暉、如是則輩行不紊矣、山暉復都統高居士第一書云、前專人往嵩山、未及裁寄者、以未晤、不敢先之以書、何期返辱雲章、竝香茶諸物、令山僧媿汗多矣、寒夜無聊、鐙下取嵩山諸彙目之、始知法門有人、第不識果如蘇黃唱誦、楊李撻捺否、刻書之行在即、不能過訪、先寄拙書一幅、以竣後緣可耳、太夫人齒德俱尊、敢收派下、然尊命難方、聊贈一號、

書無年月、然必在永曆亡後、康熙初年、太夫人法號爲何、吾在野竹後錄發見之、後錄八有壽高太夫人劉覺證詩云、庭下芝蘭秀、冠蓋舊聲名、伯仲英雄并、提兵各專城、黃鶴今來下、玄冠映高旌、林下如何祝、上壽過錢彭、此本無聊酬應之壽言、特錄之者、取證高太夫人法號爲覺證耳、

山暉與高居士第二書云、佛法澹泊、冷如秋霜、有志者睹此、莫不尋山覓水、掉頭不顧、莖竹癡心腸、尙作大夏一木、弗知將來如何合尖、然總賴居士與之眉毛相結、共維末運、庶幾可了後一段事、太夫人及令弟皆佳否、山僧暫寓蘇州雙塔寺、寺爲百丈禪師舊迹、但荒廢日久、所住皆俗僧、無可與語、便中懷我好音、庶不致寂寞、

此康熙三年書也、山暉以是年離黃平長松、暫住蘇州雙塔、所謂令弟、高俊捷也、得捷法名佛果、俊捷法名佛度、山暉錄十、有贈都統高居士偈云、年來問道上嵩山、萬慮全消心自閒、祖印一枚君已得、逢人惟說破三關、然則高居士已佩祖印矣、同卷又有寄佛度高居士偈云、傳聞君自厭塵心、下馬獨來訪道林、會得無情解說法、人間何用更投簪、卷十一又有寄高居士諱俊捷書云、耳居士名久矣、不能一晤爲恨、前者差人上演致法衣與嵩山主、以未

而故、不敢辱旌、何期返引信供遠願、不令山僧感媿交集邪、想緣晤有期、暫對蓮使拜領、容當面謝、嵩山法門有金昆、可無憂也、洄寒之極、裁候書不能作長語、惟居士爲道自珍、此山師對兩徒孫之懷柔政策也、

至野竹與兩居士因緣、則可於野竹錄見之、前錄十三有寄都統高居士詩、注云諱得捷、詩云、晴日浮滄波、清風吹菱荷、崑深藏虎豹、邨遠隔笙歌、山靜人來少、林疏月上多、何時王事暇、一騎入煙蘿、卷九又有示佛果高居士偈云、一從白社廬山中、人世千年別陸公、今日將軍身再見、依然談笑舊春風、此問道未久時語也、卷十四有贈高居士偈云、佛果佛果、如蓮出火、開口見肝、內不著我、祖債佛冤、一杖擔荷、師子遊行、野于自墮、事事見成、行行回互、分付宗元、一切莫附、祖代源流、從此屆佛、卷五機緣、又有佛果高居士問西來的旨、可得聞乎、師云得得、果禮拜、師以扇搯之、果云、從今更不問和尚也、師云、汝見箇甚麼道理、果再拜而去、此則居士分燈矣、濟宗世譜野竹慧法嗣下、特著高得捷佛果圓居士、有以也、其弟則問道尙淺、未見有分燈之偈、僅前錄九有寄佛度高居士詩云、煙樹蒼蒼月色微、秋天一雁向南飛、此情遙寄哥舒翰、玉露冷洽在釣磯、未得爲受印可之證、

至其後二人之擔負祖道如何、果能如山師野竹之所期否、書闕有聞、據庭開錄五、則康熙十二年、得捷隨三桂反後、十五年死於吉安、並言得捷老於兵間、所將卒銳甚、能以少擊多、孤軍踞吉安、固以百餘騎出戰、我師輒挫、一日於副將色勒故宅獲窖金數萬兩、韓大任以告胡國柱、國柱遣書得捷曰、我兵乏餉、公所得幸假以佐軍、公立大功、何患不富、他日償公者且百倍也、得捷快快、恨大任賣己、先是得捷主兵、大任等奉令催謹、已賊進大任爲揚威將軍、位與得捷並、遂不爲下、得捷受侮於後進、鬱成疾死、此清人之言、可據與否待考、推高居士之心、豈不以己中國人也、而有負帝一役、卒至帝被絞殺、明遂以亡、高得捷三字、乃長汚青史而不可濯、誠有負於帝矣、

抑亦有以自負也、其後一家事佛、復隨三桂反清、未必不由此、若謂區區奪金及權位、能櫻其心、至憤鬱成疾、則未免淺之乎視高居士矣、

右高得捷兄弟

野竹前錄十、又有贈總戎祁居士諱三昇、及總戎線居士諱維明、祁三昇、明之咸陽侯、線維明、吳三桂之鐵騎前將軍也、求野錄於永曆十三年四月條書云、咸陽侯祁三昇、帥師迎蹕、緬人請勅止之日、朕已航闔、將軍善自爲計、三昇奉勅痛哭、以爲帝真航闔也、遂撤師、是三昇本欲盡忠於明也、庭間錄三載順治十七年二月吳三桂奏、永曆在緬、而僞王李定國、白文選、僞公侯賀九儀、祁三昇等、分駐三宜六慰孟良一帶、藉永曆以惑衆心、若不乘時大舉入緬、以盡根株、萬一此輩立定脚跟、整敗亡之衆、窺我邊防、禍患無已、是三桂亦知三昇等可畏也、然順治十七年五月、三昇竟降三桂、小腆紀年書其降於順治十八年二月、二說不同、然其爲降城亡子則一也、且三昇豈獨降清而已、庭間錄謂其曾與馬寶合兵逼緬、其言若確、則真莫寃不如者也、然野竹前錄祁居士傳云、親擐戈甲塞雲間、手握青蛇氣噴雷、走馬虎谿尋勝蹟、雲房無力下牀來、後錄八又有洱水贈祁鎮臺詩云、松杉萬樹列蒼巒、洱水迢迢下雪灘、三寸交梨霜夜赤、一拳火事雪時丹、牙旗令肅將軍帳、鳳詔泥封玉帝翰、不棄梁城當日事、何妨奕若對嚴寒、竟盛誇其戰蹟、夫亦不可以已乎、

同卷又有悼祁總戎詩云、訓練之餘喜逃禪、羽扇幅巾得自然、已似瀾滄滄波月、更勝楊李口中次、肅清南服障臯績、掃蕩妖氛諸葛獨、綠柳淒風來洞壑、紅桃血語響春鷗、蕭森若木夜殫立、寒瑟邊月徒空縣、江上雲峯懷玉斧、邊城鐵柱誰爲樹、異牟賓服沙磧寒、梁益祇今無將主、三昇何時卒、史無明文、然三桂反時、不見其名、則亦幸

而早卒、不至爲馬寶之續、未始非降臣之福也、

廣陽雜記一、延綏祁三昇、流賊也、後在雲南爲三桂後營總兵、今上初即位、冊封親王大人至滇、云皇上頗聞三昇勇、請一見、歸爲上言之、三昇于未亂時死、其死也預知時至、坐脫而去、且知未來諸事、其兵爲雲南諸營最、夫三昇武人、且起于寇、而生死之際、乃能如此、人固不可以遽論也、按繼莊未知其有親炙野竹一段因緣耳、然吾因繼莊言、而信其不至有與馬寶合兵逼緬之事也、

線維明、則三桂反時點將錄有名、庭聞錄五言維明統兵苛虐、部下李成材鼓噪殺之、成材敗死、田進學代維明爲鐵騎前將軍、鎮永昌、則三桂未敗時、維明已死、野竹贈線居士偈、似在康熙初年三桂未叛前、偈云、嵩雲帶雨潤江皋、橫海將軍在不毛、令肅嚴更縣夜月、南方小醜漫稱豪、又云、神武軍威徵外陳、當時出塞車鄰鄰、靈山舊識公還記、共坐嵩山詠早春、大匠之門多朽木、良醫之門多病人、野竹可謂大匠良醫也已、

右祁三昇 線維明

以上所舉、方于宣外皆武人、尙有文人可舉乎、曰有胡國柱、不獨文人、且詩人也、國柱爲吳三桂婿、順治十一年陝西舉人、漢繫雜載因其能詩、謂韻語不足定人、以史載李密黃巢能詩爲例、夫謂韻語不足定人、是也、以賊亦能詩爲異、則與王西莊謂惡僧豈能著述、同一可笑、吾不知惡僧何以不能著述、賊何以不能詩、古昔政治中所謂賊、能詩者衆矣、國柱曷足異耶、宋琬安雅堂未刻稿六、有胡怡齋詩序、盛稱其詩、怡齋即國柱、野竹在滇、屢與唱和、後錄八有過胡公怡齋五律云、太華開曉霧、北去到怡齋、入戶聞琴瑟、登庭步玉階、香醇茶華盛、瑞雀石蘭啣、蒲苑生秋色、清言可暢懷、又有次怡齋看梅原韻云、鍊就鐵衣喜種梅、梁城東上草堂開、白沙隄擁連雲綻、青

草橋通帶奪來、幽徑風微香細細、晴窗日暖粉瓊瓊、誰知貴種人間少、卻向名園日幾回、又有贈擊天胡公云、每望清華一色秋、飄飄桂氣上書樓、綺彩畫雲霞霞活、詞賦新奇李杜儔、愛客偏能忘勢分、談兵不必貴封侯、梁園孔雀屏開日、早見乘風作上遊、擊天胡桂字、怡齋其號也、孔雀屏開、正指其爲貴塔、野竹虛與委蛇、意欲藉爲護法乎、然豈料冰山不久即倒也、旅真聞見隨筆、言胡國柱勸吳三桂反正、敗匿雲龍州、爲都統希福提督桑格所獲、供詞八千餘言、沉痛強梗不少屈、臨刑猶著有絕命詞以見志、撰者蓋嘉其能反正也、桑格應作桑額、辨見逃禪篇、

右胡國柱

庭聞錄六、言三桂塔尙有衛模、卷五則作衛樸、或作璞、或作僕、據廣陽雜記一、朴字完初、則模訛而樸正也、三桂反清時、樸爲驍騎後將軍、野竹後錄五、載有與衛使君書、而無名號、吾頗疑爲樸也、第一首寄賓川衛使君云、客寓報國、承枉顧、直使桑門生色、兼飽之以德、敢不銘五內邪、山中勤舊、無不合十稱於左右、前登絕頂、兩日便回石鐘、竟欲再謁、苦爲諸利勉強、本月二十五日已結禪期矣、不搗材儻識庸、大辱風化、徒恃高明作外護、不識得保全始終否、倘不忘付囑之心、使慧日長明、俾迦葉老人與蒼山洱水並耀、則山野慶幸、諸刹慶幸、亦千古一遇也、春暖風和、萬花吐蕊時、旋杖侯門、復聆清調、指日可待、臨穎不勝神馳、

第二首答衛府祖護阿哥云、自昆明來、沿途無他喜、獨是喬松古木、山秀水明、怡然滿目、旣已忘勞、不十五日即至賓川矣、承州牧欽澤甚隆、皆阿哥遠庇也、及到山中、儼即修候、奈間關修阻、實非疎慢、自取過咎也、忽辱佳章、注意山野、不勝舞蹈、水邊林下、全章祖道、使無文印、遇性慳漢、兩手付之、阿哥眞法門之金湯也、書經年月、同卷有遊鷄山記、凡千三百餘言、云十年十月至賓川、使君衛公館余城東上帝閣、當是康熙十年也、

第三首復洱海衛總戎云、自晤對梁益來、一紀餘矣、弘護祖道、眷注雲水、惟護法扞顧之勤、藩壑之固、前不讓郭舍、後不遜楊李、直使風旛無恙、真千古一遇也、護法以貴客榮陞元戎、梁州鎮鎗、南方千城、不以山野無似之夫、羽翰頻來、傳雲嶺荒院生色多矣、既翹首行旌、曷勝懸切、稱曰阿哥、曰貴客、其爲三桂壻無疑、

後錄八有賓居道中、寄督府衛公詩云、浮梁曳練冷餐濱、古木搖煙蕩野蘋、雪色如銀隨遠近、筠聲帶冷動嶙峋、黃柑樹樹三冬熟、碧瓦齟齬四野新、昨日肩輿來若水、孤城又得聽經綸、又晚遊賓陽小西湖、贈衛使君云、孤峰獨立字飛來、小坐西湖晚興催、好事幽人同感賦、無情野客共銜杯、接天塢樣如天竺、覆地華陰看雪梅、更欲湖山都拾去、回頭早媿子瞻才、又九日過衛府新梵刹、贈尼性空云、邨邨黃葉飛、况復直重九、我行南國西、梵刹剛瓊玖、金繩亦界道、高閣背北斗、能仁跌青蓮、大士遙垂手、已勝獨孤園、末山道頗厚、將軍每參隨、侍從皆蘭友、咳唾西來意、屈信鐵磨肘、此是上上機、爾今斷疑否、有新刹、復有尼僧、可見三桂未反時、滇南法席、鐘磬相聞、殊不寂寞也、

右衛樸

野竹語錄尙有受印證者多人、大率吳澤部下、未暇一一爲之考出、然其中有劉玄初者、當即劉茂遐、庭間錄六言茂遐、字元初、四川諸生、劉文秀得之、以爲僞中書、後降三桂、庭間錄四、康熙十二年九月、三桂集謀士、議舉兵之名、劉茂遐謂明亡未久、人心思舊、宜立明後、奉以東征、老臣宿將、無不願爲前驅矣、方光琛阻之、故三桂不從茂遐策、野竹前錄七、有復玄初劄居士二書、其第一書云、手札三賜、不及一言奉復者、蓋由僧短於束札、非敢疎謾爲辜、不知別後道念若何、昨來一帖、方知慕愛未已、但苦於公事耳、然古人有於公事中大得意者、傳證

諸書往往見之、雖公事亦何妨學道、所謂公事之餘喜坐禪、此濟川居士微證處、非公事時得意、必不出此言也、居士以爲何如、茂遐地望疏微、遠非胡國柱衛樸比、故三書不復、可見和尚之勢利也、第二書云、福星當位、德音遠聞、彈丸地上、握靈蛇者幾人、而護持佛法者亦有幾人、居士居是任、不獨爲祥爲瑞、亦使見聞快意、敬信仰慕、但恨法社羸身、不得與居士密邇、說全條生全條死於三生石上耳、何時買舟過昆明、以晤言消此潏塵乎、臨楮悵悵、不勝神迴、卷九有寄玄初劉居士偈云、擔折知柴重有由、如何不悟令心憂、尼山若是詞壇客、未必師人十二州、後錄八有壽玄初劉居士詩云、須彌不足喻、河岳豈堪倫、壽等虛空界、此事不須論、嵩山更有一般祝、大道之人何秋春、玄初、吾所見豫章叢書本庭間錄作元初、後人避康熙諱耳、廣陽雜記四載玄初勸三桂反正事、今刻本猶作玄初也、

庭間錄六有塞而泰、字文定、昆明人、木邑庠生、少爲孫可望所聞、可望敗、削髮安寧虎丘寺、名著不能匿、復入平西府、而泰博學、善談諧、三桂或盛怒、泰徵詞解之、恆冰釋、在府中專管圖籍、滇破、趙良棟携入都、曰此吳宮中賬簿也、以故諸將所攫取者、皆不能匿、此敗類之逃禪者也、宜與比丘往來、而諸錄不見其迹、野竹後錄七有與塞文山居士偈云、要論諸方五味禪、不如歸去且高眠、一方明月如秋水、文山可了然、吾疑文山即塞而泰、泰與山訓合、今本庭間錄作文定者、或訛字耳、姑存以待考、

右劉茂遐 塞而泰

赤松語錄四、有挽濟餘曹老先生詩、濟餘貴州巡撫曹申吉、可憐人也、吳三桂反時、申吉游移不引決、後幸見毅、清人謂之從賊、入逆臣傳、而赤松和尚目之曰忠臣、非立場不同、亦非好惡不同、諒與不諒異也、赤松詩曰、

我愛古忠臣、賢哉狄仁傑、身以武周罵、志報唐家切、豈不重捐軀、國恥誰爲雪、一朝歸帝子、日洗虞淵烈、心事炳千秋、生死何足說、嗟我澹餘公、今古同一轍、下車問循良、方外咨禮悅、誠破夢幻因、無生亦無滅、報國期致身、耿耿丹心熱、偶罹豺虎亂、誘禁凡百折、砥柱不可移、守義心如鐵、不敢懷二心、借口豫讓列、豈不思舊發、慷慨以自決、存身將有待、欲以恢大業、所事已垂成、寧慮禍機洩、一死許君親、日月同昭揭、憑弔古今事、三嘆增悽咽、先死及後死、忠在無勇怯、事成或事敗、品在何優劣、較之迎廬陵、忠貞昭奕葉、吳子寄挽章、紙落數行血、雖我素心人、憂來不可絕、薦向拄杖頭、吟風敲明月、

逆臣傳二、言申吉慕爲詩、招致游士、邀名譽、三桂性忌、降者多見殺、申吉不知所終、據赤松錄、則申吉亦殉難者也、而誰諒之、赤松之關黔靈、申吉實爲壇護、蹤跡密、相知深、故哀之、吳子云云、則吳中蕃也、黔詩紀略二八、有中蕃夢曹澹餘先生一首云、石欄山頽後、珠傷月死時、每經開閣地、輒動叩門悲、桃李雖猶在、風光竟屬誰、精靈殊未散、髮鬢尚遊斯、中蕃曾以遺民資格、應申吉聘、修貴州志、故有賓主之感、申吉則以一念游移、犧牲名譽、而性命亦終不保、豈不可憐哉、

赤松錄二、尙有撫臺公子曹澹、請對靈小參等佛事、今不錄、錄卷四再挽陶大中丞二首、在清人言之、則和尙遁賊也、廊廡拳拳繫遠心、幾思揮翰破幽霧、忘軀不念功名重、報國寧辭鼎鑊深、地下忠魂昭日月、天涯客夢繞山林、從來忠孝標千古、松嶺常聞鶴唳音、屈指遊迹若徐、丰姿何在謾歎歎、禪那已破浮生夢、錦繡空研數代書、秋半林壘蕭瑟裏、夜深山月晦朦初、牽愁步步增遺思、無那關心念未除、

右曹申吉

呂覽尊師篇曰、顏涿聚、梁父之大盜也、學於孔子、段干木、晉國之大隱也、學於子夏、往者不追、來者不拒、釋氏之有教無類、亦斯意也乎、句容華山、明季中興律宗巨刹也、據一夢漫言所記、三昧和尚在日、有三太監販依、孫太監號頓悟、劉太監號頓修、豫王渡江、逃進山中、和尚未回、達師爲之懸像披剃、後頓修付銀四百兩與頓悟、買近常住田、作養老計、頓悟存心不實、以貴價買薄田、頓修恨極、備斧藏身、誓欲斫死頓悟、余以禍起蕭牆、常住即壞、幸而修塔銀有餘、與彼二人解冤、常住乃寧、此見月律師所親記、僉人惡習、並未因爲僧而少改、律寺如此、其他可知、毀之爲藏垢納污、譽之則有教無類也、

亂世與宗教信仰第十七

利根慶	寬夫宏	達夫上	不聞憐	補樵秀	暢文喜
赤松領	萬德開	三能柔	行之篤	語聖正	語賢英
語林先	古源鑑	以四教	桂鉉慧	善權位	慧穎緒
紹南解	藍田碧	明輝月	卓庵閒	長靈祐	雲峯高
嶺霽宗	天一悅	續燈常			

人當得意之時、不覺宗教之可貴也、惟當艱難困苦頓沛流離之際、則每思超現境而適樂土、樂土不易得、宗教家乃予以心靈上之安慰、此即樂土也、故凡百事業、喪亂則蕭條、而宗教則喪亂皈依者愈衆、宗教者人生憂患之作

侶也、六朝五代、號稱極亂、然諱經莫盛於六朝、五宗即昌於五季、足見世亂與宗教不盡相妨、有時且可擴張其勢力、茲舉滇黔僧之因亂出家者數十人於篇、以證吾說、

黔詩紀略三二、繼慶字利根、本名常慶、赤水衛指揮張大肚孫也、天啓初、奢崇明叛、將犯赤水、大肚曰、予雖致仕、然再受命矣、當與掌印城守、惟吾母年九十餘、子陞文弱、扉孫常慶常春、可不必同殉、賊果至、陞可奉祖母、携妻子、走貴竹避之、二年三月、崇明及奢寅率其部落百餘營、屯衛城東白帝坡、陞携妻子走天鼓巖、賊追將及、妻李投巖死、賊得陞、縱之曰、孝子也、且儒者無所用、惟繫其二子以去、陞衛諸生、嘗割股療祖母、故蠻人以孝子稱之、既脫繫、念父兄皆殉節、二子爲蠻擄、遂不食死、張氏一門、男女死難凡七人、賊留常慶常春於營、使常慶隸頭目鬼師、常春隸頭目阿七、令皆習夷語、左廷、學騎射擊刺、常春墮馬死、崇明敗、逃鎮夷之慶、以常慶界紅蠻、轉賣之銀河蠻、奴作益苦、乃竊其善馬走金川、依其戚、戚已遷去、始廉知父死已七八年、痛哭於野、遂祝髮入石龍山爲沙門、更名繼慶、事高僧漢月爲得法弟子、以利根字之、已又事密雲雪橋二師、皆獲心印、遍歷天下名利、與名士遊、編所著詩文曰霜柏集、楊文愷爲之序、華亭宋徵輿次其先代死難者爲張氏五忠傳焉、

明季黔僧、多非黔籍、黔籍之有高僧、自利根始、利根完成嘉興因緣、已見藏經篇、然利根不遭家難、則未必出家、不出家則未必離鄉井、參名宿、而得法於漢月、雖襲職、終不免爲鄉人而已、惟既削髮爲僧、僧貴遊方、故能遍歷天下名利、與宗師大德接、卒能完成刻經事業、其因緣非小也、然貴州志仙釋不載利根、黔南會燈錄亦不載利根、則以利在外時多、未嘗弘法桑梓、黔人久已忘之、如滇人之忘見月也、那昉石白前集四有冬日吳門逢利公

贈別二首、又有亂離詩贈黔僧利根次譚吉韻二首云、故國兵戈地、風雲尚覺昏、亂離思舊史、驚定住新魂、行世已如葉、言愁別有根、三年蠻海淚、猶記昔成痕、尋師萬里外、何事不心傷、赤水河猶折、峨眉雪轉涼、不知成幾佛、始得報諸亡、還想南天樹、曾沾十月霜、譚吉忍、亦漢月弟子、曾著五宗教、雍正陳慶樞異錄所稱爲魔忍者也、利根依韻答耶居士云、尋師天欲盡、歸夢尚昏昏、九死來依佛、三年未聚魂、君親長此負、身世了無根、每向空王訴、低眉亦淚痕、蜀黔無限事、回首即心傷、盡吸長江水、那澆劫火涼、如公發宏願、爲我念諸亡、乞假如椽筆、冬青寫古霜、利雖遺迹空門、未泯亂離之痛、雲間三子合稿六、載宋徵輿過利大師蘭若題贈二首、注、利師黔人、卓錫巖郡、有句云、黔山嵐彩變、百道列干戈、親故同時盡、勞生僧自過、旁觀者亦未泯其亂離之痛也、

右利根慶

達夫蘊上、楚藩裔、遭張獻忠之亂、其家難亞於利根、達夫雞肋集有先大人文貞先生行狀云、大人諱華園、字仲叔、號淮仙、明楚昭王七世孫、癸未三月、夢游異蹟、隨告親友曰、時危矣、去之可也、親友疑信相半、大人即携老僕數人、匿桃谿、置田畝而學耕、僞漁樵而占韻、未兩月、城爲獻賊所陷、黑白被戮、不可言狀、先妣偕媳及許字劉氏之女、一時死難、此陔趾終天莫雪之恨也、惟大人有先知之明、安然履吉、於是易名陶范公、字齋仲、別號五湖長、人莫之測、陔趾賴祖宗之靈、大人之德、幸免而得生還、見大人於桃谿之上、悲喜之容、見於顏面、越二年、倭逆潰兵肆掠、原野震驚、大人整容顧陔趾而囑曰、今日之事、不可輕忽、吾兒慎諸、倘能矢志精修、方名報吾恩德、言畢長嘯而逝、軀停桃谿八斗山、二十二年、乃於丙午十二月、扶柩歸葬於長樂郵靈泉祖塋之側、嗚呼、陔趾不幸、生遭季世、流離兵戈、雖存衣冠於滇土、然未能少展忱痛、大人前有遺命、不敢相違、因祝髮永昌郡

之山寺、惟恨不能曲盡先佛之道、有負大人多矣、出家男蘆上謹狀、

此蘆上述其兄弟出家經過也、蘆鉉蘆鉉、楚藩派名、遣民爲有朱蘊鑑、亦楚藩裔、該爲僧後、去金旁、名宏、宏字竹眉、號寬夫、上字竹元、號達夫、嵩山野竹弟子、山隱得意徒孫、見法門紛爭篇、明末寇亂、楚藩受禍最酷、宏以虎口餘生、同修淨業、雖曰遺命、亦有託而逃焉耳、

右寬夫宏 達夫上

達夫鷄肋集又有書不聞道人卷首云、吾友開公、蜀國英才、金川世裔、垂髮時與吾爲莫逆交、潛心墳典、苦志空宗、每勸余究二楞奧旨、余以事冗、故不果志、後因風塵不偶、公從軍緬甸、余留永昌、此已亥事也、於是四年、中外隔越、魚鴻絕往、自期會無由矣、壬寅夏、余自迦西來會城、公亦隨師旋中土、邂逅慈雲、公具僧相矣、悲欣交并、感再世之奇逢、促膝談心、述歷年之涉獵、亦世之希有事也、旣而公任嵩山監院、接納四衆、輔弼叢林、余因封先大人楹、東歸故國、自此又數年、今年春、公主弘覺席、聞余東歸、乃作詩送余、余來曲靖、會故人堅留休夏、未幾公又飄然御弘覺而來、相與屏絕一切、惟作遊戲三昧、若此真時流之所難測、然非於佛魔場取舍爾忘、孰能及此、按濟宗世譜、野竹慧圖有不聞、即此人、所謂從軍緬甸、疑即吳三桂軍、旋師中土、何以忽具僧相、此中必有極大因緣、其行徑頗與輪庵超撥相類、特輪從系額征吳三桂而祝髮、此則從吳三桂追永曆而祝髮、其動機同、而輪在後十餘年矣、則遺民錄乃以輪入明遺民、豈征吳三桂、亦爲明人復仇耶、是則滑之甚者也、

右不聞

雲南阮志仙釋、警秀字補樵、永昌周氏子、年十一、遭亂被掠至江南、爲宦家子、心厭富貴、遂入南嶽福嚴寺

爲僧、好學能文、初師原直、後從見月和尙、及主德山、忽思親歸里、父母已逝、乃作苦菜文、履霜詠而還、有湘煙集、倚鳴禪師語錄行世、法湘者舊集四二、載大鑄和尙翁子錢黜撰補樵堂頭五十初度詩、即此人、原直賦、繼起儲嗣、漢月孫也、滇南詩略四六、法喜字暢文、號大嘆、昆明人、海源寺僧、有嘉興真如寺晤曉蒼大師懷鄉詩云、家破梁州後、蕭條身世空、碧雞啼戰血、石虎動悲風、我走八千里、君將五十翁、天津竟相遇、抵掌話從容、身世之悲、鄉關之感、見於詞句、其入道因緣可想也、

右補樵秀 暢文喜

黔南會燈錄載明季黔僧百餘人、已見傳燈籍、此百餘人中、明著爲因亂披蘿者、凡二十一人、幾占五之一、亂之爲淵殿魚、爲叢殿雀也、其力大矣、

赤松道頌、潼川韓氏子、因世亂入黔、年十五、自喜出塵、遂入南望山、住靜數載、到九峰參靈藥和尙、後禮白雲西識披剃、參敏樹和尙發明、親承印證、閉關三載、出關黔靈、閉法三十餘年、道振黔地、湖海衲子、聞風翕集、座下得法者數十人、已見拓殖籍、

萬德佛聞、潭州李氏子、因避亂入滇、寓慈雲菴、禮另別和尙剃度、後隨密行和尙行脚、下楚至衡陽、創闢開峰、時年二十六、得受具足後、乃偕行遊京都江濟、復轉開峰、蒙行印可、有事將赴滇、值世變、阻黔之善安、客居行化、來往二十餘年、後聞柴霞、遷鎮龍、縣主劉公令邑僧請住闡通休老、

三能性柔、蜀西楊氏子、生值離亂、被擄入營、在軍伍時皈依金提和尙、始發出塵之念、後辭軍伍、依九龍伴雲和尙披削、圓具得法、屢寂後、繼席此山、卒以清苦振、

行之顯薦、蜀西李氏子、因世亂入黔、禮余山禪師祝髮、矢志遍參、遊江南至崂山、參芥菴和尚印證、

語聖弘正、蜀富順楊氏子、因亂入黔、至安順府大士閣、禮覺旨老宿披剃、依天台月峰和尚具足、隱居丹山數載、有提臺李公、率普城衆姓請重建大士閣、適遇天吼和尚、見師氣槩超然、屢踐精確、遂印可、即開法善城、掩關於後閣上三載、復隱丹山休老、

語賢弘英、蜀郫都隆氏子、因世變、從戎入黔、至安平天台山、禮恆修剃染、隨恆歸關山、恆寂後嚮守、矢志行脚、參敬樹老人圓具、後參天吼和尚印可、仍開法獅山終老、

語林弘先、西蜀宋氏子、因世亂入黔、寓安順水橋圓照菴、禮禮如披剃、遇一行脚老宿、見師氣相不凡、以父母未生前語示之、謹領密行、參究多載、一日赴齋、忽負墮鳴、豁然大悟、後遇敬樹老人過獅山、往觀、受具足、參天吼和尚印證、後住萬德、康熙癸亥坐化、

古源海鑑、成都余氏子、值亂寓滇之曲靖圓通寺、禮滄海披剃、隱鷄山數載、初參靈隱、次參靈藥、皆不契、又參深山、偕渠至楚、復參靈隱、亦不契、遂遊江南、於金陵參大成、充知藏、復充維那、後參天隱和尚印證、住楚之龍泉龍標迥龍、關建岑山、回黔關九龍、重興天龍、仍歸九龍示寂、

以四德教、蜀葛氏子、隨父避亂寓夜郎、年十二、禮朝陽寺月如剃染、廿五依天峯受具、久參天隱和尚印記、有不出世志、故關眉潭白筠爲常住、

桂鉉傳慧、蜀東長邑陳氏子、因世變入黔、至普陽龍泉寺禮大光披剃、依雲腹和尚圓具、後參天語和尚印可、善權達位、楚北瞿氏子、因世亂入黔、寓安順之太虛嗣蓮菴、依含光圓具、參月隱和尚印證、住安南之萬壽、

普安之松巖、次遷慈雲、後復松巖終老、

慧穎慶緒、湖南永郡薛氏子、因時變入黔、至安順、禮覺悟、依靈隱老人受具、參梅溪和尚印可、住金鴨終老、

紹南真解、湖南永郡唐氏子、因世亂入黔、寓觀音寺、禮震章剃染、常親梅溪老人充侍者、梅示參生從何來、死從何去話、一經八載、渾無入處、至圓具後、一日入室、梅問本來原無生死、因甚人人只道生死事大、曰者箇正是某疑處、梅曰、汝疑處是有是無、正擬開口、梅直亂棒打出、不覺通身汗下、恍如有得、後歸里省親、回過瑪瑙山、謁師林和尚、林問那裏來、曰永州來、林曰曾參甚麼人、曰貴筑東山、林曰東山佛法如何、曰木人撫掌、石女點頭、林曰子莫錯會、曰若錯怎得到這裏、林曰雲巖、則汝緣盡在東山、速回親觀、遂辭歸、承梅印可、又侍梅上天童掃祖塔、回至楚之漢陽、梅示寂、遺囑命繼東山法席、

藍田光碧、成都朱氏子、生值離亂、被擄入營數載、脫遇經題和尚羅髮、在雲南曲靖府東山寺、依余山和尚圓具、矢志行脚、參恆秀和尚印可、後住安南永興、十餘年足不越閭、一日示微恙、告衆而寂、

明輝淨月、成都趙氏子、生值世亂、隨戎入黔、於平越府圓覺庵、禮清海披剃、依達遠具足、參恆秀和尚印可、立誓施茶接待、數十餘年、不改初志、又募修通演大道、數百餘里、厥功未就、偶恙圓寂、

卓卷明開、蜀廣元丘氏子、因世亂入黔、禮佛旨和尚披剃、時年二十一、圓具後矢志徧參、遊楚至沅州十方菴、參行之和尚印證、復回安南、創開雲山梵光寺、

長靈道結、荊州胡氏子、值世亂、從戎入黔、至二十七歲、切思出塵、寓九龍山、皈依燕居和尚、又親西山語

嵩和尚、後禮嵩眉祝髮圓具、並請益發明、親承印可、開法華嚴、遷臥雲、後復遊楚、

雲峰祖高、蜀符氏子、因亂入黔、寓貴陽牟尼山、禮月容蘆染、依語嵩老人具足、得法於訶石和尚、住三溈水知非菴數十年、康熙戊辰圓寂、

細霽宗、河南汝寧蔡氏子、九歲時、值世亂、竄嶺南、忽染瘴疾、因發出塵之念、疾愈皈依雪巖靜主、乞示念佛公案、後參月幢老人於滇之石筍山、禮本質剃染、復依體圓具、參祖鼻印可、

天一大脫、楚南呂氏子、因亂入黔、寓安南龍潭寺、禮無礙披剃、參善權和尚、在松巖、一日侍權與官人持論楞嚴經、至世尊舉手問阿難處、忽然有懼、遂以自權、權即印證、權寂後、繼席松巖十餘年、語錄末附行實、言生值離亂、被擄入黔、值大清兵取滇黔、本營軍伍、一時星散、脫穎奔至安南龍潭寺、禮無礙披剃、

續燈寂常、鄂蒲邑王氏子、母避亂入黔始生、年十三、即母誦金剛經、動出塵念、從本菴巨徹苾染、依貴鎮東山梅溪和尚具足、參四川華嚴聖可和尚印證、

右黔南錄諸僧

永曆時寺院之保護及修建第十八

- 寂光寺
- 悉檀寺
- 金頂寺
- 石寶禪院
- 蘭陀寺
- 大覺寺
- 圓通庵
- 彌勒院
- 菩提場
- 報恩寺
- 般若庵
- 太子閣

又金頂寺 西竺寺 尊勝塔院 九蓮寺 天咫樓 迦葉殿
 寶蓮庵 幻住庵 五華寺 大雲庵 曇花寺 太平寺
 白猿寺 曹溪寺 九蓮庵 萬全庵 眞覺寺 寶峰山寺

本言明季、此獨言永曆、何也、則以平時寺院保護、不限於滇黔、而修建則何時蔑有、恐不勝其記載、惟永曆時金甌已缺、僅守邊隅、王臣武夫、對寺院猶知呵護、是可紀也、且凡諸建置、皆人民自由興作、非濫用國帑、不惜民力者比、是其好整以暇、未受戎馬倥傯之累、又可紀也、惜永曆年代短促、記載闕如、稗史所陳、非兵則政、宗教文化、向不經意、今茲所采、多出鷄足山志、志創於徐弘祖霞客、錢邦彥大錯、皆罕傳、所傳者惟潯陽范承勳所修、及劍州趙藩所補而已、范志修於康熙三十一年、悉本錢志之舊、稍增綴以後史料、錢志修於庚子、是爲順治十七年、即永曆十四年、故凡志中所書順治年事、即永曆年事也、持此例以求雲南阮志、其寺觀類明著順治年建者亦不少、惟貴州志不如阮志之繁博、未由執例以求耳、范志又有不著年號、只著甲子者、亦錢志之遺、細爲鈎稽、即知其爲永曆、趙志補於民國、尤注意晚明史料、時有新獲、能動人故國之思、合而考之、猶可見當日君臣護法之誠、及寺院工程之盛也、

鷄山志補四、永曆帝賜寂光寺爲護國興明寺勅、皇帝勅曰、朕惟王道以修身爲本、佛法以見性爲宗、總之闡妄存真、要在利民濟物、所以取依皈依、咸爲有漏之因、去暴去貪、即是無爲之治、豈容附會、寧有町畦、考蓮花之付法、知雞足之開山、持正派以南來、暨永平而中盛、理雖不存思議、事則可以循時、要使日月山河、咸歸妙覺、

君臣父子、各有等倫、爲末俗之津梁、護生民於湯火、道場不動、法眼常明、允宜作鎮炎方、迦維震旦、用披勝跡、賜額寂光、爲護國興明之寺、其餘在山七寺、及大小七十餘叢林、靡靡刹刹、法法如如、三乘經禪、宜遵參學、一切僧行、務守威儀、共飲佛光、各持道力、息十五國干戈之氣、酬三百年水土之恩、正域弘恢、大猷允濟、護茲法寶、常住奉行、欽哉特勅、永曆十二年七月日、行在禮部尙書程源、左侍郎臣鄧逢元、右侍郎臣鄧士庶、祠祭司主事臣丁若郭等題請、志補二載尊勝塔院藏釋玄珠自書詩卷、雞足山一首、有西巡聖主曾臨勅、南詔蠻王未敢封之句、即指此勅也、玄珠號仙陀、霞客禮侶、

志補四又載悉檀寺藏李定國令諭云、晉王李令諭、照得雞足名山、滇西形勝、本藩西征旣捷、便道進香、遵禮躡躡、游覽已悉、惟是峰壑幽深、剝院不無傾圮、詢之僧衆、咸稱近苦差徭、因念其供奉香燈、出於常住、寺僧別無活計、難派宜與從寬、即或增加田糧、有司當爲減豁、至於本山度牒、撥納已經通免、自後或有奸胥積棍、播弄滋端、過往官兵、搜求踐踏、許爾各寺僧人、指名啓究、永爲遵守、俱勿忽違、此諭、永曆十二年六月十九日、景遠堂題跋一云、民國初元、住悉檀寺者半月、於寺之天王殿得此、紙墨硃印、完整如新、至可寶也、

志補二、金頂寺大銅香爐、在銅殿前院落中、高丈五尺、圍亦如之、永曆時孫可望部將王尙禮鑄、爐陽面鑄陰文曰、固原侯弟子王尙禮、率男廣祿、原籍陝西演府固原衛軍門所張城人氏、自丁亥歲躬隨國主臨滇、發心清崇三寶、修葺各山寺院、刊印釋道經懺二藏、施送十方、延請僧道、拜誦佛道經懺百二十藏、建設羅天大教、已經三載、余於雞足金頂、竭誠修理殿閣、粧飾金身、鑄造大爐、供奉迦葉玄帝聖前、以垂永久、仰賴佛光普照、上祈國主聖壽無疆、皇圖鞏固、次冀文武曹僚、品秩崇高、四海昇平、民安物阜、伏願自身康泰、福壽深長、子嗣繁昌、

吉祥如意者、左耳鐫文曰、永曆八年季夏月吉日敬建、右耳鐫文曰、符前中軍丘維良、旗鼓孫志高、標官徐應長、住持主事白玉、按文、僧道並重、當時風氣如此、乾隆三十三年、王昶遊鷄足山記云、金頂寺前有金殿、殿有鼎、係偽永曆二年製、當即指此、然八年作二年、何也、見春融堂集四九、

錦江禮燈十二、安龍府月幢了禪師、江津毛氏子、年十六、因閱楞嚴、疑情頓發、遂薰染、遍參尊宿、忽一夜心境俱空、豁然有省、禮丈和尚于禹門、職維那、師資道契、癸巳冬、聞法滇南石寶禪院、永曆帝嚮其道風、請問示求偈、法名真佛、上錫棋服、恩渥甚厚、發帑藏爲國祝釐、兩奏表呈偈頌、皇情大悅、上堂、天不能蓋、地不能載、包括五須彌、吐納大千界、釋迦彌勒、無地容身、文殊普賢、有意難解、生死涅槃割斷、真如佛性捉敗、雖然如是、爲國開堂一句、作麼生道、頓超諸佛祖師意、仰祝吾皇億萬春、後徙安龍玉泉寺卒、按永曆皇太后皇后太子、及大學士瞿式耜、總兵官焦曠、司禮太監盧天壽等、皆奉天主教、教會史言之藍葵、永曆實錄載永曆三年正月、西洋人瞿紗微進新曆、詔頒行之、十二月給事中尹三聘奏、瞿紗微擅用夷曆、煽亂祖志、乃廢新曆、仍用大統曆、是永曆軍中、確有西洋司鐸、無足疑者、惟瞿式耜相信教、未見漢文載籍、行朝錄且謂其妾媵衆多、其所輯魏林漫錄、又多釋氏之言、固可由瞿氏後人篡改、然其時士大夫熱心宗教者、往往耶釋不分、僧道並重、永曆帝既禮瞿紗微、又禮月幢了、亦其一證、

滇釋紀三、道足六職禪師、姓韓氏、昆明人、年十六、削髮雞足山蘭陀寺、師事蘭宗、受戒於野愚、愚導之參學、時江淮法席之盛、無如金粟博山、師先依金粟、後歸博山、數年有省、而山法道嚴峻、不輕付授、身後留六偈傳六弟子、師其一也、蘭道百粵、尙書熊文燾迎住粵東七星巖、後歸滇住雞足、癸巳、蜀王劉因事入山、求高僧、

或以某應、召之、問達磨面壁作癡生、時機不契、將毀其寺、後聞有師、召之不來、就之復學前問、師應聲曰、等個英雄來觸機、劉忽下拜曰、公我師也、法以不滅、後主昆明白衣庵卒、龍賦方序或序錄、方孝標銘塔、按癸巳永曆七年、蜀王劉文秀、廟宗野愚、皆徐處客譯女、道足阮志袖釋未載、五燈全書六三、博山六大弟子、亦無道足、惟顯學術語錄十八贈六藏禪人偈、有遠自博山來、今將博山去之句、

雞山范志六、周壁號印如、葉檢阮氏子、自幼入山、禮大覺徧周和尚落髮、智性聰穎、深究教乘、明直指袁遊山、甚爲相契、有詩贈之、因鑄洪鐘、至永曆聖主入滇、頒賜紫衣、按永曆聖主上、原空一格、足證此爲錢志原文、范志沿而未改、與春融堂集之稱爲永曆者敬慢殊科矣、

右永曆時寺院保護

鷄山范志四、圓通庵、在彌陀庵右、嘉靖間僧海印建、丙戌年僧心慧重修、丙戌、隆武元年也、

彌勒院、在慧燈庵左、背靈迦葉殿、叔建年遠、日就傾圮、丁亥年僧正用募鄉紳吏部曾高捷遷址重建、丁亥、永曆元年、曾高捷、見遺民逃禪篇、

菩提場、在般若庵左、萬曆年僧周科建、後荒廢、丁亥年僧本達募周京重建、今廢、

眾恩寺、在尊勝塔院垂岡之下、嘉靖初年建、萬曆庚寅、姜應雷修、順治壬辰、僧寂順重修、順治壬辰、永曆六年也、

般若庵、在菩提場右嶺下、隆慶間僧海蒙建、後廢、崇禎初年、僧壽峰重修、癸巳年、僧心怡再修、癸巳、永曆七年也、

太子閣、在華首門、即迦葉入定處、先年有僧建廡於此、日就傾圮、嘉靖四年、僧昌玉同阿國禪重建鐵瓦殿、萬曆己亥、僧性來募周燮和建二方塔、癸巳年、鄉紳曾化龍重修、

金頂寺、在天柱山四觀峰、古有方塔一座、今毀、弘治間有僧建廡其上、至嘉靖年、郡人李元陽建普光殿、萬曆己未、直指潘濬建觀風閣、天啓丁卯、直指朱泰禎建天長閣、崇禎丁丑、直指張鳳翽建善雨亭、己卯、直指涂必泓建景星亭、辛巳、黔國沐天波移雲南省城太和宮金殿來山、廢普光殿併塔、就其址以立金殿、順治甲午、因殿宇頽廢、合山耆宿同僧自玉重修、因觀風閣舊址爲佛殿、廢天長閣爲伽藍殿、廢阿難殿爲藏經閣、廢善雨亭爲臥龍軒、廢景星亭爲碑亭、後有土主殿、前有靈官殿、按崇禎十二年己卯、即徐霞客遊山之年、順治甲午、即永曆八年、以此與霞客遊記校、知霞客遊雞山後、十餘年間、鷄山工程不斷、且改革甚大、天長閣、張鳳翽、均見法門紛筆篇、與此情形絕異矣、

西竺寺、在龍華寺前、弘治間僧慧徹建了空廡、其徒德林擴大之、更名古松廡、萬曆乙未、圓瑞重修爲西竺寺、後有昊天寶閣、姚安陶庭讀書於此、辛卯年災、甲午年僧真崇重修、辛卯、永曆五年、甲午、永曆八年、陶庭見士夫禪悅篇、

尊勝塔院、在文筆山、乃雞足左峰盡處、迴顧一山、如張圖畫、崇禎戊寅、麗江府應襲沐靖、同悉檀寺僧道源道真勸建、中立尊勝塔、高六丈六尺、周圍禪室四十楹、製度宏淨、順治丙申、沐氏復捐貲治五鐘、重二千餘斤、晨夕鐘聲震響、一山精修之士、藉以警動昏沈、即愚罔之夫、亦可震醒殘曠、實開修之一助云、按尊勝塔之築、殿啓正在雞山、見拓殖篇、順治丙申、永曆十年也、

九蓮寺、在福緣寺西里許、嘉靖間接待寺僧居靜於此、萬曆三十八年、延僧無爲居之、遂建寺、其徒紫真覺用、相繼增修、順治丁酉、沐湛重修、順治丁酉、永曆十一年也、

天咫樓、在迦葉殿前、順治丁酉修建、上貯藏經、中奉萬佛塔、最爲莊嚴、其樓三層、而地又最高、故名天咫、見藏經篇、

迦葉殿、原名袈裟殿、在插屏山麓、登絕頂懸崖之半、明初間有羽人結一小庵、至成化時傾廢、嘉靖壬子、僧圓慶募鄧川土官阿子賢建寺、後又傾圮、復募阿國禎重修、萬曆壬子、阿岑增修、僧洪詔募造萬佛銅塔一座、順治戊戌、僧廣高與合山重修、順治戊戌、永曆十二年也、

寶蓮庵、在鳳毛山下、淨覺庵上、古名蓮宗寺、萬曆庚辰、僧真慧初建、順治戊戌、僧普荷重修、內有罔措齋、庵後舊有斗母閣、今圮、

幻住庵、在林泉室下一里許、萬曆年僧如堂建、順治初年災、僧淨立重修、

以上均見雞山范志、其見雲南阮志者、雲南府五華寺、在覺照寺左、順治十年建、楚雄府大雲庵、在廣通縣城西三十里寶華山、順治間僧巍建、順寧府曇花寺、在城南五十里曇花山、順治七年郡人柴柱建、太平寺、在城西南二十里鬱密山、順治五年僧洪鑑建、蒼巖古徑、梵宇幽深、一郡禪林、此爲最勝、白猿寺、在城北十餘里、順治初建、曹溪寺、在城東北五十里高規槽、順治五年僧學朝建、曲靖府九蓮庵、在尋甸州城東三十里、順治三年建、黑鹽井萬全庵、在治東井南、舊名海月庵、順治初、蜀尼捐建、真覺寺、在治西萬春山、順治十六年、提舉張逢嘉倡修、所謂順治、皆永曆也、

景遂堂題跋二、勝越寶峰山佛殿碑記、胡璇撰、民國十五年重修山寺、掘土得原碑、題皇明永曆七年、歲次癸巳、仲夏月、賜進士出身、北京吏部驗封郎、前太常寺博士胡璇書、開山居士夜拱辰、夜廷弼、張雲鶴，住持僧眞徽、新建桂香閣善士劉御虛、指揮陳口舖李鎮維云云、鎮維、景遂堂十世祖也、可見永曆時寺院建築、無地不有、不獨雞山、惟雞山記載獨存耳、

右永曆時寺院修建

附弘光出家之謠

擁戴者	金國鼎	高士美	反對者	皮熊	米壽圖
信者	李若星	不信者	南豐王	李章玉	王達觀
未決者	喻思恂	范鑛	先信後反者	鄭逢元	徐煒

南詔史載段氏王南詔者三百十五年、歷二十二主、禪位爲僧者七人、蓋一時風尚哉、明初建文亦有出家之說、西南遺跡、所在多有、而弘光出家之說、亦發生於黔、奇也、建文事言者衆矣、弘光事、永曆實錄、所知錄、明季南略、三國讖略等、皆言之未詳、惟貴陽潘馴丙戌紀事專紀之、凡三千餘言、見黔詩紀略鄭逢元傳、喇崇禎十二年舉人、入清仕蒙自縣、固嘗目擊其事、亦晚明佛教史趣聞也、今論明季滇黔佛教、不得不兼論及之、丙戌紀事云、

查顯仁者、年可四十許、未詳何許人、亦不知何時爲僧、丙戌春、挾兩徒遊食於黔之平清間、自稱宗藩、所過

村落、厚索飲食供給、居民以其天潢也、稍餉之、去則昇以輿、如是者月餘、遂入平溪、止於蕭寺、時楚宗之避難者、多在平、偶遇一宗人、教之曰、君托迹緇流、恐爲世人所侮、曷標識之、因遣兩小赤棒樹門側、於是人咸以顯仁爲宗室矣、南豐王者亦楚宗、聞之過訪、適顯仁他出、南豐留刺而去、異日顯仁令其徒報刺、署曰華嚴僧拜、而不名、又不親往、南豐怒其輕己、率諸僮往詰之、顯仁匿不出、南豐益怒、遂排闥入、顯仁不得已、與南豐相見、南豐急詢顯仁名派、顯仁曰、問欲何爲、南豐迫之、顯仁終不言、南豐曰、得非詐乎、顯仁曰、即詐亦何與君事、南豐曰、若此支吾、定奸狡也、叱僮捧赴官、顯仁微哂曰、何遽至是、吾當往耳、遂振衣緩步、無懼容、亦無難色、諸僮不敢逼、但擁之行、南豐隨其後、往叩除司馬、司馬名思恂、蜀人、曾撫浙、流寓平城、新奉督餉之命者也、聞人通焉、思恂報曰、吾奉命來蒞事、且詰奸諸有司責、其付衛訊之、南豐遂返、令諸僮尾顯仁至衛署、顯仁入、登堂據公案、南向坐、兩徒鶴立侍衛、弁見之愕然、前致詞曰、師系出何藩、因何至此、幸明語我、庶可復司馬命、顯仁欲言復止、久乃嘆息曰、此間人那得知、須驗撫范鑄乃識我耳、弁愈益訝之、密引兩徒入內叩其詳、徒曰、我等相隨未久、實不知所從來、微聞師云是弘光帝、脫難雲遊、恐爲人覺、戒我等勿洩、弁聞言大駭、亟走白思恂、思恂曰、那有此、姑糜寺中、徐察之、弁乃躬送顯仁還寺、而道路遂喧傳爲弘光矣、僮歸告南豐、殊驚悔、平有金國鼎者、誕人也、先是鳳督馬士英徵兵於黔、鼎部數千人往應之、入金陵、得列棹枝、金陵陷、鼎遁歸、每對人言、迎駕時親把弘光御衣、以是誇耀於鄉間、平人偶憶其語、謂弘光鼎當辦之、趣召鼎、頃之鼎至、一見顯仁、即匍匐叩頭、涕泗交頤、曰臣何幸今日復親天顏、顯仁問何人、左右以國鼎對、顯仁曰、好忠臣、衆聽之、咸以爲真弘光矣、又有孝廉高士美、計偕歸、云過南都、曾與朝謁、亦在是、見國鼎拜、士美亦拜、衆見之、益以

爲弘光無疑矣、蓋國鼎所擇者道路之喧傳、而士美所信者國鼎之認識、兩人實未親炙弘光也、

思恂聞二人言已確、立命駕至、左右傳呼司馬來、顯仁命取片紙、舉筆書曰、朕乃弘光主也、脫難至此、賴卿保護之、思恂覽竟、即就席前跪奏曰、皇上蒙塵北去、何緣得出、顯仁曰、朕行至中途、守者稍懈、乘間脫身、仗天地祖宗福庇、閉關至此、開關已有君、無顏復出、思托身空門、不欲人知、不幸爲汝等所覺、言已泣數行下、又問聖母安在、思恂對曰、臣聞耶報、馬士英擁護至杭、兩月後杭復告陷、今不知所往、顯仁大恸、悲咽不自勝、思恂奏曰、道遠尙未有的耗、幸寬聖懷、俄思恂出、議奉蹕之所、士美進曰、官署久荒落不治、且百無一備、某家有園宅、去某第僅數武、稍華整、願奉聖安居之、思恂以爲可、遂以其與擁顯仁去、至則各官以次謁畢、士美具蘭湯、設綺紵、爲顯仁沐浴更衣、日進庶羞珍味、夜設錦衣繡幄、趨事罔不恪、明日思恂率各官起居、一面具狀聞於朝、且飛書四達、遠近來朝者踵相接矣、

又明日、遂命士美爲太僕少卿、國鼎及諸弁爲錦衣衛、鼎等循故事、謹巡邏城門戒嚴、一日顯仁語思恂曰、朕今已皈依西方、修淨土業、無復問天下事、大小臣工遠來修謁、不惟廢職、恐搖人心、宜禁之、思恂乃標示各路云、某日早朝、奉聖安皇帝面諭云云、初遠邇風傳、識者疑之、此示出而人益信、來朝者日益衆、然左右須臾乃引見、有爲所阻抑、不得一面、缺望而去者、顯仁開設宴與諸臣淋漓大嚼、譁浪笑傲、呼諸臣爲兒子、衆莫測、以爲弘光素不廟禮、或應爾、顯仁每飲必火酒、且令每日進御、蓋人言弘光嗜此物、顯仁或得之傳聞云、

越數日、國鼎等議設羽林卒、以備非常、下令召募、諸不逞之徒往往應之、旬日至千人、而儲侍無所出、乃命撫按司道、下至郡邑長、各輸金有差、又以平城狹隘、議徙沅、刻期啓行、思恂以老病辭、士美等從、及抵沅、士

民郊迎、皆掬香道左、有司飾臺使署爲行宮、備極華靡、諸器具半醜茗祭稱是、監舊督李若星、時寓黔陽縣、聞顯仁至、星馳來見、拜跪戰慄、顯仁命賜坐、謂若星曰、兒子頗稔錄、何馬士英遽謂老也、若星叩頭謝、侍宴時、顯仁舉卮酒賜若星曰、兒子飲此增算、若星避席叩頭、踞飲訖、又叩頭謝、顯仁見若星恭謹、遂留侍帷幄、與密計、顯仁又降諭曰、朕出亡時、對天默祝、幸免於難、當建無遮大會、施千僧以答神庥、今仰仗佛慈得至是、宜踐斯言、諸臣爲朕行之、乃召多僧於東寺、大演法事、施僧帽千頂、衣千領、鞋千緡、有司竭蹶從事、至日、顯仁詣寺拈香、入門即下車、若星掖左、士美掖右、升殿、觀者如堵、禮畢、顯仁諭衆僧宜虔誠、用稱朕報答至意、衆僧俯伏不敢仰視、顯仁還宮、

初思恂報至黔、巡撫范鏞、總鎮皮熊、先後往謁、黔紳進見於鏞曰、聖安眞僞未可知、且撫鎮俱去、會城空虛可虞、請留、鏞曰、匪舊主出、不一覲、臣子誰謂何、即使非眞、就彼處分之、亦所以鄭重其事也、時黔紳李章玉者、在弘光時爲職方郎、鏞約同行、且爲給傳、章玉曰、聖安被繫北庭、必無脫理、其僞無疑、辭不往、鏞強之、中途托病而還、鏞行次鎮遠、蹶馬折右足、不得前、而熊已先至沅矣、熊部將王達觀、洛陽人、曾充福邸儀衛、侍福世子久、熊攜之入見、時當盛夏、顯仁恆以幅巾覆首、只露半面、達觀出口、頃雖未視其全、然與福世子殊不類、熊知其詐、而未敢倉卒、姑順左右意、以覘其動靜、而國鼎等遂執金吾禮與熊抗、熊亦不校、

越數日、而蜀按米壽圖又至、壽圖則真南都勸進、舟中親奉玉音、而且簪筆起居者也、入視顯仁、果大非、伏謁不起、大言曰、自南都不守、諸大臣爲社稷計、迎立新主、陛下失國之君、旣削髮爲僧、固應居禪寺、候旨安置、何得儼然南面、臨蒞臣民、署官職、著士馬、搖動人心、非自全之策、顯仁不能答、壽圖又再申前說、慷慨抗論

、聲淚俱下、顯仁色沮、左右俱叱米御史起、皇上自有鑒哉、壽圖不得已趨出、往晤若星、若星極言聖主隆遇、感思之狀、期以死報、壽圖知不可與言、晤熊、熊細叩弘光真偽、壽圖曰僞也、熊曰、某部校王某亦言其非、猶恐誠認未確、且羽翼已成、未可輕動、俟公來耳、壽圖曰、願緩圖之、相與握手而別、

次日、左右傳諭、昨米御史驚聖躬、今不豫、趨召醫診視、勅壽圖勿得再見、壽圖就熊畫計、熊曰、君昨言太急切、故羣奸憚之、某稍委婉、彼不疑也、某部將某某、皆可使、明日言於左右、請以備宿衛、倘許之、吾事就矣、又曰、吾觀左右皆小人、可以利誘、君若啖之以重賂、必就吾繼繼、壽圖深以爲然、遲明、熊即以前說告左右、皆許諾、熊因進曰、昨米御史語言伉直、有忌故主意、若執迷不悟、當繩以法、以儆後來者、左右是其言、而壽圖亦致重僇於國鼎等、且謝時昔唐突之罪、漸代爲緩頰、國鼎受之、二人計已就、乃密約各官同歃血盟、與盟者爲太僕卿鄭逢元、辰沅道僉事徐煒、惟不令若星知、以其翼戴甚堅、恐生異議僭事也、

月幾望、擬顯仁當出、熊等選廐馬十四、飾以錦韉、絡以金勒、每馬令壯士控之、皆衷甲以待、俾壽圖繕疏進獻、翼日、顯仁御正殿、熊等先入侍、次傳御史進馬、左右以受賂故、聽入、諸壯士控馬隨之、立丹陛、壽圖持疏上奏曰、臣遠來、無以將憫、不驢下乘、以充外廐、顯仁頷之、壽圖復奏曰、天無二日、國無二君、今新主踐祚已久、陛下復招搖於此、是二君也、臣前日懇請退居屏跡、以安人心、實爲陛下計、願聽臣言、顯仁曰已知、壽圖曰、陛下不聽臣言、臣不敢愛一死、反覆辨析、聲色愈厲、熊進曰、皇上南歸、臣民共戴、壽圖倡邪議、辜恩背德、無人臣禮、宜速治、顯仁曰左右、叱緹騎執下、壽圖遽起曰、吾天子從官、誰敢執者、衆方欲前、爲控馬卒所格、不得近、熊急呼宿衛士、共擒壽圖、諸將應聲、鼓譟而進、直趨堂上、顯仁知事不諧、急向後走、諸將士追及之、

去其幅巾、左額上一刀痕、長二寸許、左右見顯仁被縛、皆長跪請死、壽爾曰、汝等認假爲真、未足深罪、所可恨者、選受僞職、作威納賄、不容於誅耳、令俱付獄、若星聞之大憲、自批其類數十、熊等遣人邀之、已駕舟遁矣、熊等就鞠顯仁於庭、顯仁閉口孫首曰、兒子輩反矣、欲加刑、恐致斃、乃取弓弦絞其足、顯仁楚、大呼曰、若星兒子何在、速來救朕、鞠其姓名、終不言、沅之長老曰、沅有查顯仁者、爲僧出外、久不歸、貌殊類之、遂皆以爲查顯仁云、

先是思恂等疏達於隆武、隆武批云、朕因亂爲衆所推、勉即大位、實無利天下心、據奏聖安復出、朕心慰悅、既誠認果真、當即備禮迎請前來、朕不難避位歸藩、九卿科道會議以聞、議者或謂宜還大內、待以太上之禮、或謂宜置善地、厚以養贍之資、隆武批、着遣部臣某、監臣某、往彼恭迎、經過地方官、用心保護、多備供億、不許怠事、使臣方就道、而壽爾擒妖之報至矣、隆武批云、妖僧查顯仁、假冒聖安皇帝、大逆不道、卿等設計擒獲、具見忠智、皮熊封定番伯、米壽爾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鄭逢元等加秩有差、金國鼎等附逆顯著、即着壽爾究問正法、險思恂不審來歷、幾致燎原、先雖誤認、後未相從、猶爲不遠之復、宜從薄罰、李若星身居大臣、忘冀擁戴之列、甘受兒子之呼、叩首乞憐、衣冠掃地、姑著革職爲民、顯仁作速解來行在、沿途嚴加防守、勿令致斃、俟與在廷諸臣及通國軍民共質、以釋天下後世之疑、旨下、熊等乃取國鼎等杖殺之、士美得從末減、顯仁方就檻車、而入閩繼陷、遂不果行、顯仁在獄、每自言必稱朕、衣服必稱御用、飲食必稱進膳、或飯不時至、則曰朕躬飢矣、稍蠶糲、則曰殊非朕所御、人至今傳笑、後數月、應恐其在獄召聲、遂斬之、

按永曆之被給至吳營也、有瀝膽將軍黎維禎者、密謀弑駕、入見上、上大哭曰、兒子、爾可致意于王家等、若

能救我出、我止願修行去、語見播雅十一陳啟相撰瀝磨道事、是永曆末路曾願出家也、而弘光出家之謠已先之、又皮熊鄧逢元本以誅妖僧有功、而其後皆逃於禪、可笑也、惟逢元對妖僧、其始亦信之、爲此文所未及、明季南略十三、武岡播遷始末云、太僕寺卿鄧逢元、以催粵餉駐武岡、見劉承胤兵盛、與承胤聯姻、先是沅州有妖僧查顯仁、假稱弘光帝、逢元亦具表稱賀、至是劉堯珍語譏之、逢元慙怒、以告承胤、次日對衆拳毆堯珍、此一證也、又卷十四塔胤錫始末云、丙戌四月、有僧自稱弘光帝、自思州歷平溪來、據沅道署爲行宮、辰沅道副使徐偉即徐燁馳文報公、公聞即曰、此必假託者、乃命監紀官某往辨之、諭以果僞即擒付有司、監紀至沅、見兵道徐偉及李若星、皆以爲無可擬議、時若星監軍鄧逢元、統兵二十餘爲之撫衛、儼然皇帝制、又一證也、而黃嘉穀撰鄧逢元傳、則云甲申之變、人懷割據、歲丙戌、妖僧姓查、於辰沅間冒稱弘光、楚人輕剽、爲其煽惑、且遣使致書、加元顯秩、元知其贗、暫使焚書、一面申滇黔督撫、一面會合湖南郡將、星馳電掃、妖僧伏誅、民乃寧靖、是特以此事歸功逢元也、然有建文事在前、則傳說之興、爲臣子者自當寧信其是、范鑄謂開舊主出、不一覓、臣子誼謂何、即使非真、就彼處分之、亦所以鄭重其事、此說至爲合理、永曆實錄十一、陳友龍傳云、有查和尚者、假稱弘光皇帝、入沅州、舉人高士美率衆推戴之、何騰蛟聞知不能辨、亦遣使問起居、僉都御史鄧逢元發其姦、已擒伏誅、騰蛟所遣使弗知也、猶窮傳行過武岡、爲劉承胤所得、騰蛟之心、猶范鑄也、觀過知仁矣、雖然、是否爲弘光、固不可知、是否爲查顯仁、亦傳說而已、僧鮮稱姓、是可疑也、觀其餽僧之衆、乃至千人、猶可見當日沙門之盛、雖流離瑣尼、禪誦不衰、又觀其羽翼之成、及所以覆亡之者、皆出於個人權位之私、非真有愛國忠君之意、卒至同歸於盡、以是知明之亡、亡於內訌耳、非清人之力足以亡明也、

徵引書目略

明史

武臣傳

逆臣傳

勝朝殉節諸臣錄

烈皇小識

永曆實錄

行朝錄

所知錄

存信編

明季南略

荆駝逸史

明儒學案

史外

留溪外傳

遺民所知傳

小腆紀年

小腆紀傳

庭聞錄

求野錄

廣陽雜記

五石瓠

金文毅集

陳瑚離憂集

陳瑚從遊集

確菴文鈔

確菴詩鈔

桴亭詩鈔

南雷文案

南雷詩曆

亭林詩集

邢昉石臼集

牧齋初學集

牧齋有學集

梅村家藏稿

魏叔子文集

汪堯學文鈔

青門篋稿

鄭敷教桐菴存稿

尤侗良齋倦稿

徐枋居易堂集

宋琬安雅堂未刻稿

漁洋文略

婁東十子詩選

雲間三子合稿

明末四百家遺民詩

漁洋詩話

漁洋感舊集小傳

張穆亭林年譜

明詩紀事

有關明季之書

李元陽雲南志

雲南鄂志

雲南阮志

乾隆貴州志

嘉慶四川志

道光寶慶志

光緒湖南志

滇繫

雞足山范志

雞足山志補

四庫總目提要

徐霞客遊記

黃孝子紀程

旅滇聞見隨筆

滇寇紀略

翰卷揆洱海叢談

陳鼎滇黔紀遊

倪覲滇小記

王士禎皇華紀聞

李宗昉黔記

田雯黔書

景遂堂題跋

明季滇南遺民錄

王文成全書

李元陽中谿集

鄒元標願學集

王元翰凝翠集

阮大鍼詠懷堂詩

謝三秀雪鴻堂詩蒐逸

擔當遺詩

大錯遺集

文祖堯明陽山房遺詩

吳中蕃敬帶集

陳翼叔詩集

雷躍龍石菴遺集

陸天麟烟坪詩鈔

趙士麟讀書堂集

文化遠晚春堂詩

沈奕琛寄庵詩集

查慎行敬業堂集

王昶春融堂集

邵亭遺文

邵亭詩鈔

李坤思亭文鈔

袁嘉穀臥雪堂集

滇南文略

滇南詩略

滇詩拾遺

滇詩拾遺補

黔風舊聞錄

播雅

黔詩紀略

黔詩紀略後編

黔詩紀略補

右關滇黔之書

中峯廣錄

古庭語錄

紫柏集

憨山集

密藏遺稿

蒼雪微南來堂集

顛愚衡語錄

靈峰宗論

牧雲門嬾齋後集

覺浪盛全錄

百愚斯語錄

寒松操語錄

雲外澤語錄

梓舟船語錄

錦屏破石卓雜著

石奇雲語錄

浮石賢語錄

木陳忞布水臺集

費隱容語錄

破山明全錄

丈雪醉語錄

放樹相語錄

密行忍語錄

雲幻宸語錄

靈隱文語錄

聖可玉語錄

蓮月正語錄

山暉澆語錄

雲腹智語錄

恆秀林語錄

知空菴語錄

梅溪度語錄

赤松頌語錄

懶石聆語錄

月幢了語錄

微引書目略

野竹慧語錄

野竹後錄

達夫鷄肋集

長日電語錄

善權位語錄

不磷厚語錄

天一悅語錄

善一純語錄

玉林琇年譜

破山明年譜

鐵壁機年錄

丈雪紀年錄

聖可玉年譜

補續高僧傳

曹溪一滴

五燈續略

續燈存稿

續燈正統

錦江禪燈

徑石滴乳集

五燈全書

濟宗世譜

黔南會燈錄

滇釋紀

新續高僧傳

一夢漫言

寶華山志

野竹和三聖詩

大悲懺法

楞嚴懺法

嘉興藏目錄

刻藏緣起

右關佛教之書

This gives another sound proof of the close connection between religion and civilization.

3. War in Central China (Vol. V-VI). At the end of the Ming Dynasty, a large part of Central China was occupied by the Manchus. Many loyal people, especially learned men, migrated to the unoccupied districts like Yünnan and Kweichow. Their assistance and collaboration greatly promoted the propagation of Buddhism.

The bibliography of this work contains about 160 books. Some 70 of them are books concerning Buddhism. Materials contained in the latter are all valuable historical facts overlooked by Chinese historians of the past hundred years.

BUDDHISM IN YÜNNAN AND KWEICHOW AT THE END OF THE MING DYNASTY

by the

Hon. Sir Ch'en Yüan, K. C. S. S.

This work of some 120,000 words consists of six volumes, divided into 18 chapters and an appendix. It gives an historical survey of the rapid progress and flourishing state of Buddhism in Yünnan and Kweichow at the end of the Ming Dynasty. The reasons as adduced by the author are as follows:

1. The Renaissance of Buddhism (Vol. I-III). The Middle of the Ming Dynasty was a period of decline for Buddhism. Since Wan Li Period (1573-1619 A.D.) there was a revival of Buddhist Schools especially in southeastern China and these gradually spread to the southwestern provinces.
2. The Pioneer Work of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done by Buddhists (Vol. IV). The establishment of Yünnan and Kweichow as Provinces was much later than that of the other Provinces. As shown by the historical facts newly discovered by the author, much of the work of opening up the country was done by Buddhist monk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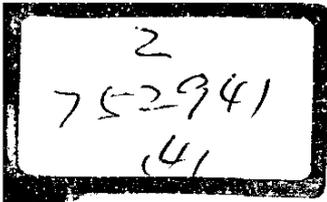
民國二十九年八月刊行

明季滇黔佛教考
定價肆圓伍角

著者 陳垣

發行者 北平輔仁大學

印刷者 京城印書局
和內北新寧街
電南三五七〇



2

752941

Catholic University of Peking Book Series No. 6.

BUDDHISM
in
YÜNNAN AND KWEICHOW
at the end of
THE MING DYNASTY
by
Ch'en Yüan

Published by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PEKING
1940